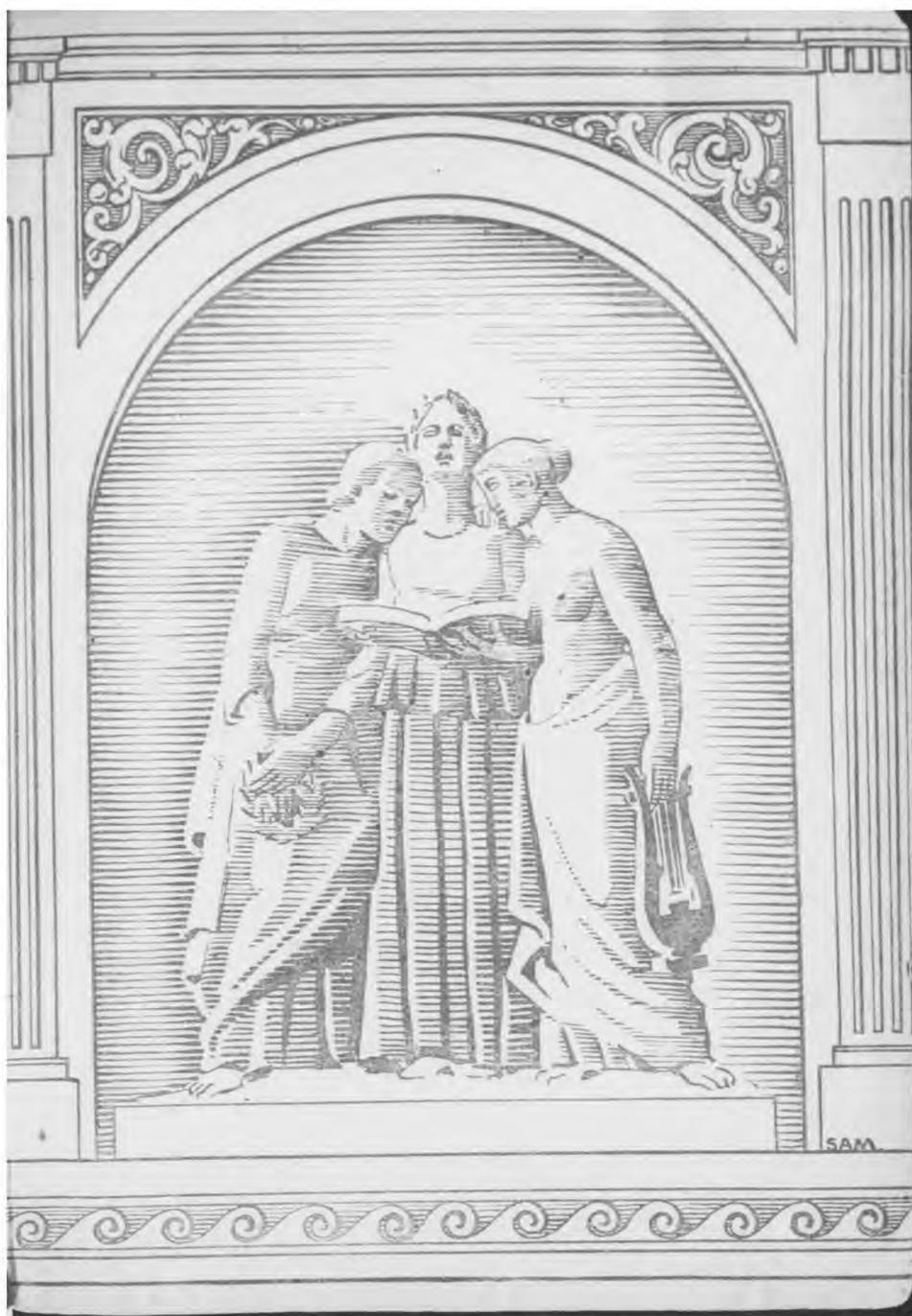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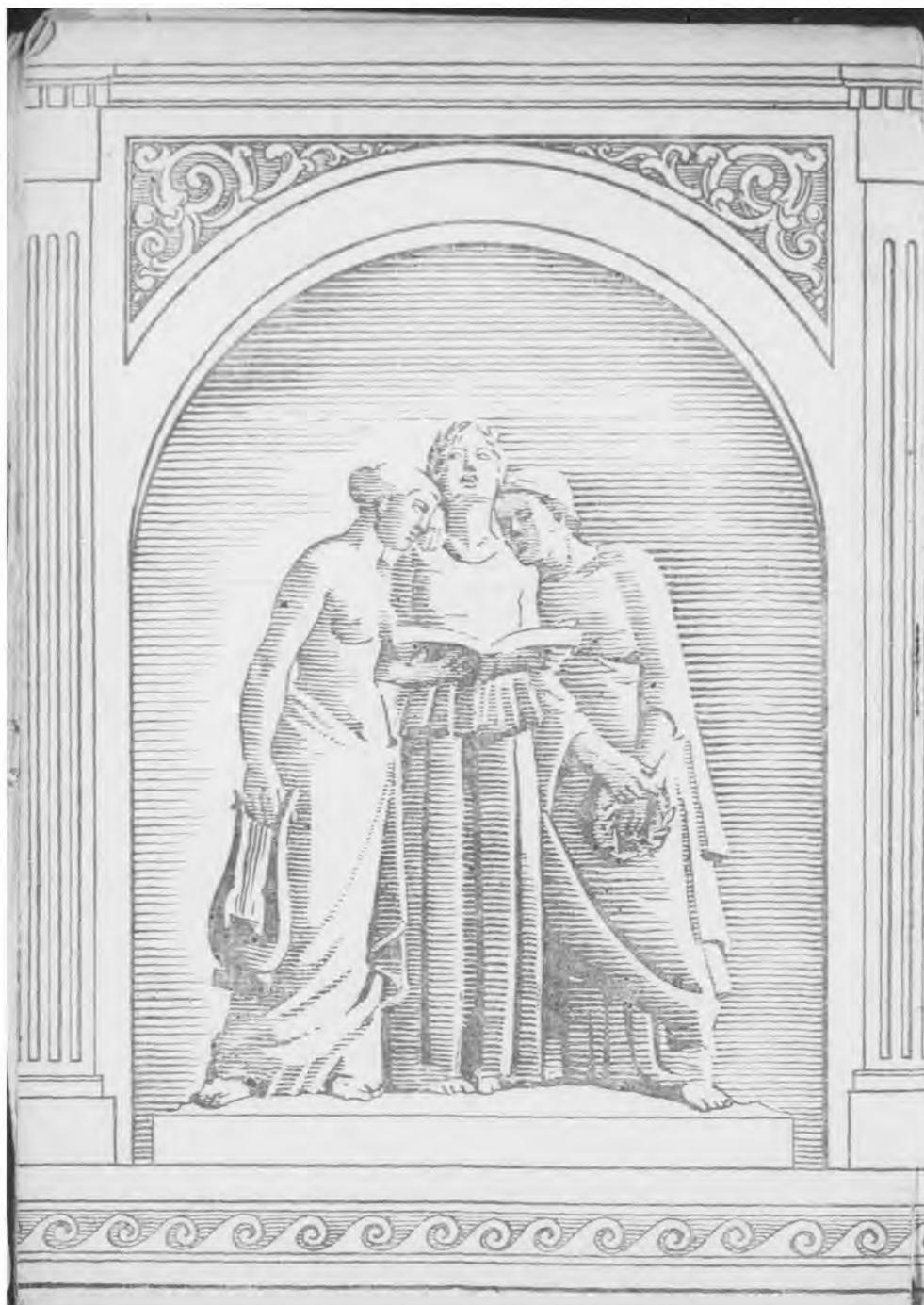
沫若
自傳

少年時代



國立北平圖書館
忍旭圖書





MA
15825.6=73
19

少年時代

卷一第·傳自若誌

每海書局發行

1 9 4 8



3 2167 6972 3



這里所收集的是民國二年以前我自己的生括記載，是
 把「我的幼年」(一九二六)、「反正前後」(一九二九)、「初出
 門」(一九三六)幾個合作在一個通函的。寫的期間不同，筆調上多少不大
 一致，有時也有些重複的地方，但在內容上是詳詳着的，
 寫的動機也依然一貫，便是通過自己看出一個時代。

中國社會的較變是過了時由，這使我的這些出水頭隨
 波逐流，要脫皮真是艱難。像我自已脫了五十多年，一直
 都還「乾淨」。誰保不會像他絕在「這邊」上？

我沒有什麼懊悔，少年人的生括自己是不難自責的。

何使我們自己做了些阻碍自己的路，定了下一代的少手人，
那倒是在正應該悔悟的事。自己捫着良心自問，似乎還是
有做過那樣的事情。不過何使我真的做了，那能恐怕也不
會懺悔了。

自己也沒有什麼天才。大作上是一個中等的資質，並
不怎麼聰明，也並不怎麼愚蠢罷，只是時代是一個天才的時
代，讓我們這些平常人四處碰壁。我自己頗感覺着也就像
大渡河裏面的水一樣，一道是崇山峻嶺中迂迴曲折地流着。
但那些激盪也不失望。無言的時代過去了，諱言也成
為覺醒意識的資料吧。覺醒着的人應該睜着眼睛走路，
睜着眼睛為自己年輕的人們領路。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郭沫若

目次

序

我的童年……………一

反正前後……………一七

黑貓……………三〇

初出愛門……………三四

我的童年

(一八九二——一九〇九年)

第一篇

第二篇

我的童年 原版「前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會向資本制度轉換的時代。

我現在把它從黑暗的石灰的坑底挖出土來。

我不是想學 Augustin 和 Rousseau 要表述甚麼懺悔。

我也不是想學 Goethe 和 Tolstoi 要描寫甚麼天才。

我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

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二八，二，二。

大渡河流入岷江處的西南岸，聳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鄉土志上是號稱爲「海棠香國」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現在是已經絕了種了。

從嘉定的大西門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過流入大渡河的雅河（這大約是古書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離城七十五里路遠的一個市鎮，名叫沙灣，那便是我的故鄉了。

沙灣的市面和大渡河兩岸的其他的市鎮一樣，是一條直街。兩邊的人家有很高而闊的街簷，中間挾着一條僅僅採光和洩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場期，鄉裏人負擔着自己的貨物到街上來販賣。平常是異常清靜的街面，到這時候兩邊的街簷便成爲肩摩踵接的市場了。

場的西面橫互着峨眉山的連山，東面流瀉着大渡河的流水，鄉裏人要用文雅的字眼來形容的時候，



總愛用『綏山毓秀、沫水鐘靈』的幾句，綏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峯，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鄉中的地理除掉這一山一水見於古代的文獻以外，沙灣場的本身是完全沒有古跡的。

場的北端有一個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壩，聽說那是舊沙灣場的廢墟。在一百幾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漲水把沙灣場沖沒了。後來才移到現在的場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幾家人家，有一座古廟名叫韓王廟，這所祀的韓王不知道是漢時的韓信，還是宋時的韓世忠。那以前大約是客省人的會館。

場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潔的茶溪，從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寬的石橋。過橋不遠在山麓的傾斜中，有一座明時開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鄉賢嘉定人的安磐寫的，只這一點怕是沙灣場的唯一的名跡。

寺前有一道很簡單的石坊，剛好就像寺的山門一樣。標記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節孝坊』，但在鄉中是連姓林的人也都沒有了。

儘管是沒有甚麼古跡名勝的沙灣，但它全體的印象比較起鄰近的村鎮來，總是秀麗的，開朗的。這自然是因為街道整齊新穎，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較適宜的原故。

特別可以記述的是那清潔的茶溪。

那溪水從峨眉山的餘脈蜿蜒地流瀉下來。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漸漸擴大了。橋的南端有好幾

家磨坊，爲用水的關係在溪面上斜橫地砌了一道長堤，把溪水歸引到一個水槽裏去。因爲這樣堤內的溪水自然匯成一個深潭。水是十分清潔的，一切的游魚細石都歷歷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幾株很茂盛的榕樹掩覆着。

四川的區域本來離熱帶很遠，但隨處差不多都有榕樹，都有荔枝，聽說還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梨，這真是奇異的現象。有香的，樹本的海棠我本沒有看見過，但聽說和這相類似的花木在廣東也有，那想來一定又是亞熱帶性的植物了。

在我們鄉下，榕樹每每是一二十圍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黃角』。這黃角樹每每愛寄生在別的大樹上，因爲發育的迅速，不兩年便要鬧到喧賓奪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爲自己身上的寄生樹一樣。因爲這樣的原故，鄉裏人總很嫌厭他。鄉裏人的迷信只要樹木一過於龐大了便要成精，每每要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兩三寸長的鐵釘，隔着小小的紅綠的三角布，拿去釘在樹身上，以爲這樣病痛就會祓除的。像那容易膨脹的黃角，那當然是不免要多受祓釘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幾株大榕樹的身上，當然也受了不少的這樣的祓釘的災難。這對於人雖然不免要給予一種陰慘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兒納涼垂釣，倒是再清涼也沒有的。

大約就是因爲山水比較清秀的原故罷，一般的人文風尚對於隣近的村鎮也覺稍有不同。

本是極偏僻的一個鄉村，當然不能夠要求它有多麼美的人文的表現，但那兒也有十來顆秀才的頂戴，後來在最後一科還出過一位恩舉，這在隣近各鄉是鳳毛麟角般的事體了。這位舉人可以說是時代悲劇的表現者，我在這兒不妨略略的把他的身世敘述一下。

這位舉人姓陳，他原來是一位貧寒的儒醫，在鄉上開了一間小小的藥店。他年紀已經老了，接連下了好十幾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後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雖然恩舉，當然也是很光耀的事情，他穿起花衣補褂，四處拜客，大約得來的賀喜錢也是不少的。

可憐這盼望了一生的舉人的頂戴，或者也可以說是盼望了一生的這一些賀喜錢，卻才是害人的毒藥。他中了不上半年，因為是舉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這位姑娘娶來不三個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賀喜錢拐帶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鄉裏的人都為這位陳老先生歎息，說：『假使他中這一個舉，不得這一筆賀喜錢，他總還可以多得一些年辰，不至於這這樣的慘難罷。』

人的壽命在當時的人看來好像比名和利還要貴重的一樣，但事實上也並不見得是那樣的。鄉裏人的主要營業是棧房茶店煙館，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尋，便把生命都置諸度外的嗎？他如越貨行劫的勾當，尤其是鄉裏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視為豪舉的行爲。

銅河沙灣——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灣，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出這個聯想的事實。事實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銅河的土匪頭領大多出在我們沙灣。我們沙灣的土匪頭領如徐大漢子、楊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兒、楊三花臉，都比我大不上六七歲的人，我們在小時候還一同遊戲過的。

楊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邊上放風箏，楊三和尚也走來了。他已經是不敢十分公開行動的人，他走到我們旁邊來站了一會，但一翻身又滾在旁邊的一個旡裏去了。他說：「差人來了，請費心遮掩着。」我們朝遠方望去，果然看見來了幾位差人，我們立在那旡路旁邊若無其事的一樣，一點也沒有移動，那差人們走近攏來，不注意地又走過去了。

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打救徐大漢子的時候。徐大漢子也是我們場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的頭領。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籠子裏面抬往嘉定的途中，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弟兄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這件事真把鄉裏鬧得天翻地覆了，本來是人人視爲畏途的銅河，更好像完全化爲了地獄，銅河裏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樣。

事情發生了以後開了好多糧子（當時稱兵爲糧子）到我們街上來，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都走來

了，我們真是看了不少的熱鬧。但在我們小人們以為熱鬧好玩的時候，老年人一個個都是懸心吊膽，食不下咽的。因為知府大人和知縣老爺一來，他們便要勦滅我們沙灣場，說沙灣場一場的人都是窩匪。父母大老爺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這可不是好玩的事體了。

全街的紳糧們不知道告了多少饒，兩位青天大老爺才准許專抄楊三和尙的家。楊三和尙的家是在場上，就在我們的住家的斜對面。青天大老爺的天恩雖然已允許了專抄楊三和尙的住家，但他們的頭腦真是聰明，他們要叫差人點起火來，就來燒毀那楊家的房子。這和燒毀全場依然沒有區別了，櫛比的街房中無論怎樣有靈的天火，怎能只乾脆地燒毀一家呢？為這件事情當然又苦了那十幾個秀才的頂戴。他們朝衣朝冠的屢次求情，最後才辦到把房廊拆毀之後，連往大渡河前去焚燒。一般的人說，這是青天大老爺們的無量的恩德，同時也增進了不少那十幾個亮銅頂子的光耀了。

就這樣費了不少的週折，在府縣到後的第三天，楊三和尙的房子才拆燒起來。那時候的光景真可說是壯觀了。堂皇的一列三間一連三晉的房子，連拆帶燒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邊上，好像火燒連營八百里一樣連燒了二十幾大堆。我們小人們不消說很愉快，老人們到這時候自然也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幸災樂禍的殘忍性，高談他們的福善禍淫的老教條了，他們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門一步的女人們，四鄉附近的農夫們也都走到河邊來看熱鬧；賣小食的，演戲法的，看相賣卜的，都屬集到火堆

近旁來包攬生意；簡直就像五月間辦王爺會的一樣了。——我們鄉裏人說，五月裏王爺菩薩生，每年都要辦神會的，但這位王爺菩薩究竟是甚麼人，這兒爲考證家留着一個資料。

鄉裏人這樣的高興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免去了自己的災難，他們樂得來看宵神（鄉裏人說幸災樂禍爲『看宵神』，大約是十二宵神和人的禍福很有關係的原故），樂得來看青天大老爺們的天顏，並且也樂得暗暗地滿足了自己報仇的欲望。

鄉裏人的地方觀念是很嚴重的，別的省份是怎樣我不甚知道，在我們四川真是在大的一個封建社會中又包含着無數的小的封建社會。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遇過一次很大的屠殺，便是殺人狂張獻忠的剿殺四川。四川人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這雖然不免有些誇大，但當時所遭屠殺的數量一定不小的。同時在那樣廣大的地面，空出許多吃飯的地方出來，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滿爲患的東南，在當時一定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向西發展。現在的四川人在滿清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的構成出自己的團體，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經過了三百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特別是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

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對於我們客籍總是遇事刁難的。我們那小小的沙灣，客籍人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長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楊姓一族也就

不能不遺棄裏的厭棄了。我們的祖先是從福建過來的，是汀州府寧化縣的人，聽說是背着兩個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時代弄到不能不離開故鄉，當然是赤貧的人。這樣赤貧的人流落到他鄉去，漸漸的在那兒發起籍來，這些地方當然有階級或身分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強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們一姓比較發達，因而和楊姓便成了對立的形式。關於地方上的事情公私兩面都暗暗的在那兒鬭爭。譬如我們發起了天足會，他們便要組織一個全足會；我們在福建人的會館裏開辦了一座蒙學堂，他們在他們的瑯琊宮也要另外開辦一個。凡事都是這樣。但土著只楊姓一家略有點門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戶，因此人財兩方都敵不過客籍，在競爭上自然總是居在劣敗的地位的。愈覺劣敗愈不心服，每每便不免有倒行逆施的時候，因而楊姓人在鄉裏差不多成爲了一般人的公敵了。

公敵的房廊被勦，這是怎樣大快人心的事體呢？大家都在河邊上看熱鬧，只有楊三和尚的家裏在被拆毀了的廢址上痛哭。楊三和尚的父親也被青天大老爺門綁去了。

像這樣氏族間的對立，地方觀念上的惡感，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裏卻是沒有甚麼作用的。我們小時候總覺得楊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國志或者水滸傳裏面的人物一樣。自從經過那次迫害以後，他便完全成爲了秘密社會的人，關於他有不少的類似小說一樣的傳說，後來又聽說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麼時候，死在甚麼地方。他在我的記憶中總永遠是我們放風箏的時候，十五六歲的靈敏的少年。

銅河的土匪儘管是怎樣的多，但我們生在銅河的人並不覺得它怎樣的可怕。一般成爲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產人家的子弟，在那時候他們是被罵爲不務正業的青年，但沒人知道當時的社會已無青年們可務的正業，不消說更沒有人知道弄成這樣的是甚麼原因了。

土匪的愛鄉心是十分濃厚的，他們儘管怎樣的兇橫，但他們的規矩是在本鄉十五里之內決不生事。他們劫財神，劫童子，劫觀音（鄉中土匪綁票用的專語，男爲財神，幼爲童子，女爲觀音），乃至明火搶劫，但決不會搶到過自己村上的人。他們所搶的人也大概是鄉下的所謂「土老肥」——一錢如命的惡地主。這些是他們所標榜的義氣，這種義氣在我們家裏出過一件事實的證明。

我們父親年青時候是採辦過雲土來做生意的，他自己雖然不會去過雲南，但他是時常派遣人去。聽說有一次我們家裏採辦雲土的人辦了十幾担從雲南運回，在離家三十里路遠的千佛崖地方便遭搶劫。挑脚逃散了，只剩下採辦的人回來。我們父親以爲我們家裏遭劫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後的第二天清早，我們家裏打開大門的時候，被搶劫去了的雲土原封原樣的陳列在門次的櫃檯上。搶去了的東西又送回來了，還附上了一張字條：

「得罪了。動手時疑是外來的客商，入手後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謹將原物歸原主，驚擾了，

恕罪。」

就這樣無姓無名，不知是甚麼人寫的，也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寄來。

就在那樣土匪的巢穴裏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這是甲午中東之戰的三年前，戊戌政變的七年前，庚子八國聯軍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時代不消說就是大中華老大帝國的最背時的時候。

我是生在陰歷九月尾上的，日期是二十一還是二十七，我現在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是午時生的。聽說我生的時候是脚先下地。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爲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說我生到世間上來第一步便把路走錯了。

我倒生下來，在那樣偏僻的鄉陞，在那全無助產智識的時代，我母親和我都沒有受厄，可以說多少是一個奇蹟。我母親生我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兩兄兩姐。聽說還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產，這樣的經產婦，產狀就略略有點異常是可以無礙的。我母親說我受胎的時候，是夢見一個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覺驚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爲行八，我母親又叫我是八兒。八兒雖然說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時候，可以說只是一匹馴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歷史，也可以說只是一匹受難的羔羊一樣。

在一生之中，特別是在幼年時代，影響我最深的當然要算是我母親。我母親愛我，我也愛她。我就到現在雖然有十幾年不會看見過她，不知道她現在是生是死，但在夢裏是時常要和她見面的。她的一生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受難的歷史。我母親是杜家場的人。杜家場在嘉定城東南十里，隔着一條大渡河。她是生在貴州黃平州的，她的父親是黃平州的州官。她的父親名叫杜琢璋，聽說是一位二甲進士，最初分發在雲南做過兩任縣官，後來才昇到黃平州的。我母親是庶出，她的母親謝氏，大約是雲南人罷。

就在生我母親那一年，計算起來大約七十多年前罷，（不孝之罪通於天，我母親的年紀實在不記得，）貴州的苗子造反，把黃平州攻破了。我們的外祖父因為城池失守，使自己殉了節，同時還手刃了一位四歲的四姨。外祖母謝氏和一位六歲的三姨，聽說是跳池自盡了。

那時候我的母親剛好一歲。撫育我母親的劉奶媽（好像是雲南人）背着我母親逃難。在路上千辛萬苦受了不少的災難，聽說我母親滿了三歲的時候才逃回了四川。在這逃難中的經過，可惜我母親那時太小了，完全不會記憶。劉奶媽呢？不消說已經老早死了。據劉奶媽的口述，我母親也還零碎的記憶得一些，小時候她對我們講起，連我們都覺得很光榮，但我現在也模糊影響地不能記憶了。

我母親就是那樣的一個零落了的女兒，所以她一點也沒有沾染着甚麼習氣，她在十五歲的

時候也就嫁到我們家裏來了。論起闊閩來，我們和杜家當然不能算是門當戶對，我們是兩個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們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個秀才，這和州官大老爺的門第比較起來當然要算是高攀了。不過我母親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兒也就可以下嫁到我們家裏了。

我們家裏在我有記憶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中等地主，雖然土地好像並不那麼多，但在那偏僻的鄉窩裏，也好像很少再多過我們的。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家裏收租，租穀是由佃農們親自措來的，措穀的時候在我們家裏有一頓白米飯吃。因為這樣的原故，農人在上租的時候，便一家老小都走來了。各人在背上多少措負一點，便可以大家吃一頓白米飯。

吃飯用白米，這在我們吃慣了白米飯的人，當然一點也不覺到稀奇，但是我們須要知道，在我們鄉裏，我想別地方的農民也怕是一樣罷，農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換句話說，農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養的豬的食料一樣。這還是三十多年前的現象，到現在當然是只有更壞的了。

爲吃一頓飯一家人都跑來，在小時候地主兒子的我們總覺得好笑，但我現在實在從心懺悔了。這兒不是很沉痛的一個悲劇嗎？自己做出來的東西自己不能吃，樂得吃點別人的殘餘，自己都覺得是無上的

恩惠，這不是很沉痛的一個悲劇嗎？

我們家裏由兩個麻布幾時變成了那樣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聽說我們的家產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積展起來的，是怎樣積展起來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同族上有一位剛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青的時候還在我們家裏當過長年（即是長年工人的意思；）他和我們的曾祖當然是從堂兄弟。一位從堂兄弟都還在當長年，想來我們的家也不會是怎樣光大的。

這位族曾祖他後來的財產比我們還要富裕了，他起家的歷史很有趣，我是聽得來的。聽說他在我們家裏當長年的時候，有一次挽糞，挽糞檔上有一個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樣他便下了工，他那個食指後來便成了殘疾。他下了工之後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並不是甚麼好高尚的營業，只是做了一個賣瘟豬肉的小食物的販子罷了。

我們鄉裏人的主要營業是以玉蜀黍來煮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爲豬的養料，所以養豬也就是糟房的附帶營業，大凡一家糟房總是要養四五十條肥豬的。

豬一多，豬瘟流行的時候那可無法泡製了。鄉裏人那時候當然沒有獸醫的知識，在豬瘟流行時，唯一的應付手段便是把豬牽出來『亮』（放在自由空氣裏面的意思，）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這樣簡單的方法，應効的時候很有，但不見効的時候也不能說不多。在豬主人看見無法

的時候，便趁着豬在未死之前趕快賣給瘟豬肉的販子——死後當然也賣，但價錢要便宜得很多。因為鄉裏的習慣，凡是出過血的豬，雖然是瘟豬都還有人吃；假如是死豬，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劇烈的春瘟流行的時候，瘟豬販子的族會祖，他一手承攬了幾百頭的肥豬載了幾船想運到大渡河下去販賣。他這當然是很大的一個投機事業，因為他這也等於是買空賣空，他並沒有一個錢的資本，瘟豬只是賁來，要變賣了之後再來還債；萬一載到下河去瘟豬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隨着瘟豬葬在大渡河裏面的魚腹了。

但是，他的運氣來了！病了的瘟豬從那穢氣淘天的豬圈裏解放了出來，在大渡河裏面受着新鮮的河風吹盪，溫暖的太陽光的浴沐，一條條病了的瘟豬，說奇怪一點也不奇怪，都不藥而癒，依然是上好的大肥豬了！

就這樣那位族會祖便發起籍來，這當然並不是甚麼光榮的歷史，但可以說是一個有趣的歷史。我們的會祖是不是也是這樣發的籍，我雖然不知道，但我想發籍的歷史恐怕也不算甚麼光榮罷，不然我們的老人們一定要向我們誇講的。

在會祖一代總發籍的家，但就在會祖的一代也花費了不少。會祖是一位獨兒，但他的兒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們的前會祖母，只生了一個叔祖便死了。我們的會祖母姓邱，是續絃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

有這樣多的兒婚女嫁，一代積展起來的家業當然要受很大的影響。這樣的家業分到我們祖父一代來的時候，又只是那贖下的四分之一，這當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們的祖父行二，他是外邊講江湖，和他的兄弟，我們的四叔祖，兩人執掌沙灣的碼頭，聽說他在世的當時銅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綽號叫『金臉戴王』，因為他左邊的太陽穴上有一個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這樣講江湖的人當然是不顧家，而且也不能不輸財仗義，所以在他的一代，家業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兒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這也是很費盤纏的一椿累贅。

在我們祖父一代家裏人好像才開始讀書，我們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進了學的，但是行二的我們三伯父，行三的我們父親，因為家業凋零，便再沒有讀書的餘裕了。我們的父親在十三歲的時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橋的王家，父親的外祖家裏的鹽井上當學徒。我們父親學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來當家管事了。

就這樣我們父親在年青的時候也吃了不少的辛苦。十三四歲的少年便要當家管事，我父親的實際家的手腕我是很欽服的。他雖然不是甚麼奸商，但是商業的性質，根本上不外是一種榨取，這是無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時候甚麼生意都好像做過，釀酒，榨油，賣雅片烟，兌換銀錢，糶納五穀，好像甚麼都來。甚麼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腳跑銅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處當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

的生意總是四處賒錢，但我們父親到後來也偶爾對我們說過，說他很有說不出來的痛苦，便是賒來的錢一手交給祖父，而那仗義性成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給他的弟兄們去了。但我們祖父儘管是怎樣的散財，不幾年間在我們父親手裏公然又把家業恢復了起來，又能買田買地買房廊買鹽井了。我們父親時常說，假使祖父不死，我們的家業還要發展到好幾十倍，因為在我們父親二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們祖父便過了世，弟兄之間便說起了不少的閑話來，使我們父親灰心，他有十幾二十年把家業完全丟了，沒有過問。

家裏雖然成了一個中等地主，但我在有記憶的時候，我記得我們母親還背着小我三歲的兄弟親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說都是我們母親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們的是一個大家庭，母親初來的時候，聽說所過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樣，洗衣漿裳掃地煮飯是由妯娌三人（那時我們的九叔還小）輪流擔任。一手要盤纏，一手還要服務家庭，令人倍感着貧窮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隸。

我們父親很有找錢的本領，我們這一房人也特別多，這是在兄弟之間遭忌的重大的原因。他們總以為我們有很大的私房的積蓄，但關於這個事情我有一個很明確的記憶可以證明是冤曲。

這已經是我十歲時候的後話了。鬧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終竟分拆了起來，但又並不是徹底的分拆。我們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沒有分，有可以進現錢的五六口鹽井沒有分，有好幾家租出去的鋪面和糟房沒有分，鹽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執掌，田地房廊歸三伯父掌管。我們就僅僅得了幾十担現存的租穀和十二串現存的制錢。拆議成定的那一天，我記得我們父親睡在自己的床上無言的苦悶了半天。我們人口又多，那時我們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讀書，用度又很不小，這當然是使我們父親苦悶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們母親和我和我的兄弟兩人，把母親床頭的一個木櫃打開，把我們兄弟姊妹歷年來逢年過節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們逢年過節賞給小人們的賞錢，多則百文，少則五文，都是用草紙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層紅紙的——一封一封的取出來。有些紅紙都已經翻黃了，我們把它一一的解開來，總共算湊積成了三十幾串錢，這要說是我們的私房，我們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僅僅只這一點。但就

只這一點的積蓄也成了我們父親的再起的資本。

我們父親把家業拋荒了二十年，但逼到臨頭，爲兒女的養育計，終竟不能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幾串的現錢，另外又在我們那位頂有錢的瘟猪販子出身的族會祖那裏借來了二百兩的馬蹄銀來做資本，從新又過起年青時候所過着的生活來。但是，實在也奇怪，不幾年間我們又在買田買地買房廊了。父親時常對我們說：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靈。但我恐怕應該說是：嗎啡有眼，酒精有靈罷？因爲我們父親的營業，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國全國的人無論有產無產都只好吸煙吃酒來麻醉自己的，更透關的說一句：是應該感謝帝國主義者的恩德！

我這樣說也不是有心要誹謗我的父親。我的父親處在那樣的社會，處在那樣的時代，他當然不能生出我們現在所有的這樣的意識。但父親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危害，他早已把這行營業中斷了。

父親的天分好像是很卓絕的，他早年失學，關於學問上的問題當然說不上來。但他實際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無師自通的中醫，一方面得着別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像很有堅決的自信。關於算術上的加減乘除，我們用筆算，他用珠算，我們總快不過他。後來因爲我在外國學醫，他來信笑過我，說是學醫何苦要跑到千萬里外的外國去。

父親的印象是很陰鬱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記憶的時候我覺得他已經是滿臉的愁容。他因早年過勞

和中年失意的關係，心身兩方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打擊，特別是他的神經系統我恐怕有時是有點反常？在小時候他對我說過兩件往事。

是父親年青的時候，有一次年關看看快要到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帶收了賈賤回到嘉定城，已經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他在城裏也了結了一些殘務，大概是午後二三點鐘的時候，想留在城裏過夜，時間未免過早，但要動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的。走黑路是他年青時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躊躇了一下也就決定動身回家。但走到離家十五里路遠的鄆都廟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來了。

鄆都廟是一個小小的鄉鎮，那兒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兒有一座奉着鄆都天子的鄆都廟，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時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掃墓，我們有走過鄆都廟的時候，那廟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雞脚神無常，那個地方在我們小時候的感覺中真正就像是鄆都一樣。

父親走到了鄆都廟了，天上雖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朧地有點月光，縱橫離家只有十五里路了，所以他依然決心着走路。

他走到離家十里的鞋兒石了。這兒是一座頹廢了的關口，地位是在一個頗險峻的斜坡上，一邊靠山，一邊臨河。河水在冬季枯涸的時候，關下是要露出一片很遠的沙磧的。

父親走上鞋兒石了，頭上有微微的絲雨朦朧的月光。他忽然聽見在遠遠的沙地上有奇怪的叫聲。父親說，那是鬼叫。

父親說：『我聽見那鬼叫的聲音在那遠遠的河邊上。我的毛根子擰了幾擰。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說：這鬼朋友可憐我，一個人走路太孤獨了，公然來陪伴我來了。』

『嚇，真是稀奇！待我說口沒落腳，那鬼的叫聲突然到我腳邊上叫來了！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聳然起來。我車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見甚麼，那聲音又往遠遠的河邊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腳根子上來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邊去了。就這樣每走三步，它總要叫喚一聲，但也並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來，任隨它跟着我叫。』

『就這樣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陳大溪（這兒離家只有五里路遠了，）我自己不免着起急來，我想，它跟着我走倒可不要緊，萬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裏作起怪來怎樣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頭又想：它既是那樣聽我的話，由我一呼而來，它也可以聽我的話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樣辦。我說：朋友，多謝你送了我一程，我現在快要到家，你也請回去安息罷。』

『嚇，奇怪，真是奇怪！』這依然還是父親自己的話，『我就這樣說了兩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叫喚了三聲！——但是，從此以後便永遠不叫了。』

小時候父親對我們這樣說，而且說也不僅一次，那樣嚴格的父親，他當然不會向我們兒輩撒謊的。小時候我爲這個問題很費解釋：我們當然不信有鬼，但是父親親自聽見鬼叫。

*

*

*

還有一件是我們九叔母死了的時候。不知道是做頭七還是二七，那時候是要燒冥錢的。同時也要燒『車夫』，是黃紙上印着的車夫，準備把冥錢運往陰間的苦力。

七的法事已經做過，冥錢已經燒了，我們小孩子已經都是睡了的時候了。我們父母的居室是與九叔的居室對稱的，中間夾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婦的棺材。

父親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九婦的居室門口有異常的叫聲，那兒是放着燒了冥錢的鐵鍋的。父親很詫異，他點起燈出來一照，但又甚麼聲音都沒有了。

『我起初怕是甚麼老鼠在叫了，』父親說，『但我轉身回到房裏，剛好要脫衣裳的時候，那怪聲氣又叫起來了。我覺得真是奇怪。我又點亮出去一照，但那聲音又沒有了。就這樣往返到第三次，那聲音又叫起來，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來問他。我問他聽見甚麼聲音沒有？他說他睡迷糊了沒有聽見。我問他，燒冥錢的時候車夫沒忘記燒他，他也答應不的確。後來我們便四處尋找，果然在外邊的酒缸上有一捲車夫原封原樣的放着。我說，啊哈，這真難怪得了！趕快把車夫來燒了之後，那聲音也就停止了。』

這也是父親親自對我說的，而且說時也不僅一次。這更是使兒童的腦筋得不出答案來的問題了。在這兒不惟有鬼，而且還有陰間，冥錢也有效力，車夫也和現世的苦力是一樣。天地間有這樣的事情嗎？然而父親親耳聽出，親眼看出，親口說出。

*

*

*

但這些在現在是很容易解釋的，便是我們的父親時而有一時性的精神上的異狀。兩種都是幻覺，特別是幻聽的一種。

前一件事情的解釋是他的精神已經很疲勞了，夜間走到鄮都廟那種富於超現實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朧的月，這在鄉裏人的迷信上是認為出鬼的時候。有這幾種原因盡足以構成鬼叫的幻聽了。父親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種呼之使來喚之使去的把戲，結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狀態向外邊的投射罷了。

第二件的解釋也是同樣。父親當時的身心狀態是怎樣，我現在不十分明瞭，我想大概也是因為甚麼事情疲勞了罷。那沒有燒的車夫他在無心之間一定是早已看見過的，只因爲忙於他事沒有提到意識界上來。但到夜深人靜時，潛意識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麼一番的周折。

父親是有這樣一時性的幻覺的，照他那異常苦悶，異常嚴格的風貌看來，或者還有點輕度的 *Idiopsie* 罷？但是原因是怎樣，我却不甚知道。

和父親的風貌正成反照的是我們母親。母親的印象是開明的，樂觀的；她有一個白皙的三角形面孔，前頭部非常的發達，我們的弟兄姊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她自己本身沒有異狀，但她異母的兄弟姊妹們裏面却是很鮮明的有精神病的患者。

我所知道得最詳細的是她的大哥，就是我們的大舅。他這人的確是一個早發性癡呆症 (*Dementia praecox*)，他年青時聽說是很聰雋的，八股也做得很出色當行，掛過水牌幾次，但幾次都沒有進學，就因為他有一種怪脾氣，總愛冒犯場規。譬如他把文章做好之後，自己太得意了，提起筆便圈點起來，這在當年的考場中是極端犯禁的。又譬如他默寫聖諭或四子書，一默寫總是任性寫一長篇，超過了所要求的限度之外。就這樣不怕因為他父親的關係和主考者時有夤緣，但終把他超拔不起。他這毛病後來簡直成爲永久性了。

在我小時，他一年總要到我們家裏來一兩次，他來的動機總是要點生活費去的。在他的意思以爲我們母親把杜家的祖坟山上的風水一個人佔去了，所以只發我們這一家。因而我們家裏的錢，他也可以來要求點餘潤。

他的面貌和我母親差不多，只身材是極端的矮小。他一天到晚都在唸金剛咒，走路是非常紆緩的，走不兩步便把眼睛閉起捧起佛來，口中唸唸有辭是：

金剛金剛，彌陀彌陀

四輪四乘四大天王

八輪八乘八大金剛

勅勅如律令嘸嘸嘸

我們小時候覺得非常滑稽，時而跟着他學，但他也不責備我們。我揣想他的眼前怕時常有甚麼鬼神的幻影出現罷，他相信那樣簡單莫名其妙的咒語有關邪的魔力。

他很會談鬼，我們小時候晚上放了課總愛去請他說鬼。他的資料多半是取於子不語和闕薇草堂記等筆記，他說起鬼來都很有條理，很有興會的。我們聽的人不消說也很有興會，儘管是聽得毛骨悚然，但總要無厭足的找他說鬼。

這種神經系統上的缺陷或者是由舅氏的母系傳來的罷，因為在異母妹的我們母親身上却沒有這樣的痕跡。我們的兄弟姊妹八人也沒有甚麼異常的狀態。

母親的資質很聰明，不怕她幼時成爲無父無母的孤兒，她完全沒有讀過書，但她耳濡目染的也認得

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誦得一些唐詩。在我未發蒙以前她教我暗誦了很多的詩，有一首是：

淡淡長江水 悠悠送客情

落花相與恨 到地亦無聲

這是一首唐詩，我始終能够記憶的，但我總沒有機會去考查這詩的作者和題名——其實這並不是好稀罕的詩，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親手很巧，很會繡花，她總是自畫自繡，鄉裏人很誇讚她。但她畫的荷花上，荷葉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們後來笑她，她說，『我是全憑一個人想出來的，那比你們有甚麼畫譜畫帖呢。』

母親的性格當然也是自負心很強的。

家庭中的長輩除父母而外影響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時候祖父母已經過了世的。伯叔輩有他們的僻見，雖然同居，和我們少發生關係。家中還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歲才死了的，她和我相處的日子很淺。多少有點關係的要算是她的百歲坊的建立罷。

她的百歲坊建立的時候是我八九歲的時候，坊表立在鄉場的北端，剛剛成爲了沙灣場的門戶。那建築工事的本身，有許多文字和雕塑的裝飾，這或者在我後來的文藝的傾向上有點潛在的作用。

工事的開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沒有。最初是去浮土，挖出一個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

一層一層的用大石細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充實起來，再在這樣的基礎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磚砌成一座很高很莊嚴的華表。

坊上用的磚是自己燒的。特別在遠處請來了有名的匠人，磚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這當然最能使我們小孩子喜悅了。燒磚的地方可惜是在離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過那塑像怎樣構造，在小孩子的當時真是很大的遺憾。我們家裏的規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許一個人走出離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簡直就和我們現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樣的困難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來已經是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臨河的崖岸刻着有許多佛像，雖然並沒有上千，但也有好幾十個。我們小時候並沒有查過那是甚麼時候鑿就的，可供考證的資料除佛像的本身外甚麼也沒有，沒有碑銘，也沒有寺院。這些東西在古時應該有的，但在我們所能知道的範圍內是連痕跡也沒有了。佛像已經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經過了很久的風化，有的面目已很模糊，有的更連影子都沒有，只剩着一個空的石龕了。這或許是唐代的舊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鑿成大佛岩的影響，有甚麼苦行的大師到那兒去駐錫才在壁上刻出來的紀念罷？這當然是我一人在這兒發出的空想，但要真正決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實也並不困難，由佛像的樣式可以考出，由地層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會實現以後的考古學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經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兒又有許多匠人在磚上塑像，我小時是怎樣的想去參觀，但我們家裏不許可，我們當時的家塾生活，不消說也是沒有星期的。

父親自己雖然失學，但他對於我們兒童的教育上是很費了一番苦心的。我們家裏自己起了一個家塾，請了一位專館先生。

先生姓沈，名燦章，是一位廩生。他是隰爲縣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來在家裏，我們的大哥，我們的二哥（三伯父的兒子）都先後進了學了。因爲這樣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們家裏人尊敬他，鄉裏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歲半發的蒙，我的發蒙是出於自己的要求。我爲甚麼那樣早的發生了讀書的好奇心呢？這兒是有幾個原故。

第一是我母親教我念詩，這是很有趣味的。一種遊戲。最有挑撥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詩句：

『翩翩少年郎，騎馬上學堂。先生嫌我小，肚內有文章。』

這對於兒童的好勝心真是一服絕好的興奮劑。兒童的慾望並不甚奢，他要『騎馬上學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騎起竹馬，抱着書本上學，這是怎樣得意的事情！要想實現這種

情景，這是使我早想讀書的一個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聽懂說善書的自信了。

我們鄉下每每有講聖諭的先生來講些忠孝節義的善書。這些善書大抵都是我們民間的傳說。敘述的體裁是由說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彈詞，但又不十分像彈詞。這些東西假如有人肯把它們收集起來，加以整理和修飾，或者可以產生些現成的民間文學吧。

在街門口由三張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點着香燭，供着一道「聖諭」的牌位。在下邊的右手一張桌上放着一張靠椅，有時是兩人合演的時候，便左右各放一張。

講聖諭的先生到了宣講的時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聖諭牌磕四個響頭，再立着拖長聲音唸出十條聖諭，然後再登上座位說起書來。說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單純的；凡是唱口的地方總要拖長聲音唱，特別是悲哀的時候要帶着哭聲。有的參加些金鐘和魚筒簡板之類以助腔調。

這種很單純的說書在鄉下人是很喜歡聽的一種娛樂，他們立在聖諭台前要聽過三兩鐘頭。講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淚講得出來。鄉下人的眼淚本來是很容易出來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聲音拖得長，多加得幾個悲哀的膈頓。

在我未發蒙以前，我已經能够聽得懂這種講聖諭先生的善書了。

我在未發蒙以前，記性也好像不很壞。比我長四五歲的次兄（我們依着大排行叫他五哥）在家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時候，每每要在燈下受父母的課讀。讀的當然不外是些易經書經。那種就像符咒一樣莫名其妙的文句從我次兄的口中唸了出來，唸來唸去總是不能唸熟。那種帶睡的無可奈何的聲音真是擾人，真是就像蚊蟲一樣。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燈下游戲，聽着他讀得幾遍，我倒可以成誦了。

這或者也是使我把讀書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歲半的時候便要求讀書。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還聰明，便允許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親引我到家塾裏去向沈先生拜了師，是用一對蠟三柱香在『大誠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磕了幾個響頭的。我從此以後便穿了牛鼻了。——我們鄉下人說發蒙叫『穿牛鼻』，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譬語。我想從前的兒童教育之猶沒兒童性靈，恐怕比用麻穿壞牛兒的鼻中膈還要厲害罷。

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甚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樣很曖昧的哲學問題，撇頭撇腦就擱在兒童的頭上。你教他怎麼能夠懂？你教他怎麼能夠感覺趣味？我讀不上三天便逃起學來，怎麼也不願意再上學。但已經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樣反抗也沒有辦法了，這回是我父親用強制手段把我抱進學堂裏去

的。別人都笑我是『逃學狗，逃學狗，』我那個時候真是無可如何了。

所謂『模倣教刑，』這是我們從古以來的教育方針，換句話說，要教育兒童就只有一個字，一個字，一個『打』字。——『不打成，人，打，到，做，官，人。』——讀書是爲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約能打徒弟的先生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們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說他的教刑也很嚴。

他的刑具是一兩分厚三尺來往長的竹片。非正式的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亂打，正式的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這打屁股的刑罰真是再野蠻也沒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擺自己抬到大誠至聖先師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的挽起衣裳，脫下褲襠，把兩個屁股露出來，讓大誠至聖先師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來亂打。兒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樣地在那刑具之下戰慄！兒童的廉恥心，自尊心，是怎樣地被人蹂躪到沒有絲毫的存在了！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們家裏的用人，我們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討他的歡心。但是事實上我們用的劉老么他是很能體貼我們的。他爲先生削竹片總是擇選嫩的竹子，而且兩頭都是不當着節疤的。這樣的竹片打起人來不大痛，而且是容易破。不過破了有一點不好處，就是打下去的時候，兩個破片有時

會挾着皮肉，特別疼痛。

還有不好處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時候，先生省得麻煩，便把學堂的籬柵上的細竹抽來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圓圓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節，斷一節，打在皮肉上的總是節頭。

我發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罰，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來，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實上這種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較起來還要好受些。因為受刑的人是有意識的，他的皮肉已經有接受竹片的準備。最難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亂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是不大適用，總是在夏天。這單薄的衣裳，單薄的便帽，怎麼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編籬柵的細竹。

我最忘記不了的是那鐵盜的故事。

那在發蒙以後怕已經有一兩年了，先生是愛用細竹打人的時候。小小的一個頭腦打得一面都是疤痕，晚上睡的時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親可憐起來，她尋出了一頂硬壳的舊帽子給我，裏面是有四個甕耳的。

這頂帽子便是一個抵禦刑具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來只是震空價的響，頭皮一點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爭起這頂帽子來。有一天在進學堂的途中他給我搶去了，我便號啕痛哭起來。這使先生發覺了那個秘密，他以後打我的腦壳時，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這樣又打得一頭都是泡塊，晚上又不能就起枕來。我們母親這回也沒有辦法了。

像這樣的刑罰我們叫做『筍子炒肉』。先生罵我們的時候就說是『牛皮子在痒』——其實何嘗是痒和搔痒的那樣輕快的事體呢！

除這『筍子炒肉』的刑罰之外，我們還要受各種各樣的刑罰。罰站，罰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誠至聖先師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們家塾裏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難受。單跪土地還不要緊，先生不高興的時候還要把一條板檯來頂在你的頭上，家裏的板檯多半是楠木的，而且還有牙齒，那真是又重又痛。但這還不夠的時候，先生還要叫你頂水。在板檯的兩端一頭放一碗滿滿的水，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頸子，長跪着動也不准一動的。動了一下，水如長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慘受筍子炒肉的非刑了。

從前的做官的人就是這樣打出來的，所以他們一做起官來便在百姓的頭上報仇，他們的嚴刑峻法不消說是青出於藍的了。當然像我們這樣超過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過這樣的教育，所以這種教育的應用我們也用不着太說遠了，就在上海的所謂文明都市，就在我們自己的目前，不是還有鐵鋸分屍，釘板抓背，硫酸灌頭，電流刺腦各種各樣新發明的花樣嗎？……

在家塾裏所受過的非刑中，我自己覺得還有一種更殘酷的便是『詩的刑罰』。這東西真把我苦够

了我在發蒙兩三年之後先生便要教我作對子，起初是兩個字，漸漸做到五個字，又漸漸做到七個字以上。這已經是够受的刑罰，因為連說話都怕還不能說條暢的小孩子，那里會能了解甚麼虛實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甚麼音律對仗呢？但是做不出也還是要叫你做，做到後來，公然要做試帖詩了。甚麼『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得樓字』或是『賦得漠漠水田飛白鷺得飛字』之類的詩題，你看這是不是就和巫師畫的神符一樣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時候，這樣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嘗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為在溫室的栽培裏，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開花。但我們所受的不僅不是溫室教育，儘可以說是冰窖教育。就是應時也怕開不出花來，那里還能早期呢？那種痛苦，回想起來都還有餘痛。每三天一回的詩課，早飯過後把應讀的書讀了，便對着課本子瞑坐，翻來覆去的把前面改了的舊課拚命的觀摩，想在油渣裏面再搾點油出來。用陳了的老套頭甚麼『二月風光好』、『三月風光好』、『四月風光好』之類，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覺得難乎爲情。起初是無聊的枯坐，後來漸漸變成焦燥的熬煎了。做不出來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來，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淚了。

這就是所謂詩刑。這詩刑怕足足受了兩三年的光景，這是怎樣的一個有期徒刑呢？不過在爲受這詩刑的準備上我算得到過一點好處。

我們家塾的規矩，白日是讀經，晚來是讀詩，讀詩不消說就是爲的是做詩的準備了。我們讀的是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這些雖然是一樣的不能全懂，但比較起甚麼易經，書經，周禮，儀禮等等，總要算有天淵的懸隔了。只有這一點可以說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還不能說是十分的安全。

關於讀詩上有點奇怪的現象，比較易懂的千家詩給予我的銘感很淺，反而是比較高古的唐詩很給了我莫大的與會。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韓退之的詩我不喜歡，文我也不喜歡，說到他的思想我更覺得淺薄；這或者是後來的感情也說不定。

庚子之變，資本帝國主義的狂濤衝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國的萬里長城，在一兩年前還視變法爲罪大惡極的清庭也不能不依照資本社會的模型來改造自己的國度了。

廢八股而爲策論，這是在變革過程中的一個最顯著的事實。這是必然發生的社會意識的變化。這個變化不消說便直接的影響到我們家塾教育的方法上來了。從前是死讀古書的，現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勢了。從前是除聖賢書外無學問的，現在是不能不注意些科學的智識了。不消說我們是從試帖詩的刑具解放了下來。我還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謝的，便是我還沒有受過八股的刑具。甚麼破題起講搭題承題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頭上來的，我在幾希一髮之間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樣地應該向着甚麼人道謝的呀！向着甚麼人呢？——向着帝國主義者罷。

帝國主義的惡浪不消說是早衝到了我們那樣偏僻的鄉陬。譬如洋煙的上癮，洋緞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實在已不計其數，不過使我們明白地認識了那種變革，就是我們小孩子也意識到的，是無過於讀洋書了。

真正的洋書不消說我們當時還沒有讀的資格，我們除聖賢經傳之外，開始讀了一部地球韻言，一部史鑑節要。這兩部在當時是絕好的啓蒙書籍，是用四言的韻語寫成，對於我們當時的兒童真是無上的天啓。

一直到癸卯年實行廢科舉而建學校的時候，這個變革才一直到達了他應該到達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闈過後，不久就有高等學堂、東文學堂、武備學堂在省城裏產生了出來。我們大哥進了東文，五哥進了武備。新學的書籍就由大哥的採集，像洪水一樣，由成都流到我們家塾裏來。

甚麼啓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書報差不多是源源不絕的寄來，這是我們課外的書籍。這些書籍裏面，啓蒙畫報一種對於我尤有莫大的影響。這書好像是上海出版的，是甚麼人編輯的，我已經忘記了。二十四開的書型，封面是紅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異常淺顯，每句之下空一字，絕對沒有唸不斷句讀的憂慮。每段記事都有插畫，是一種簡單的線畫，我用紙摹着它畫了許多下來貼在我睡的床頭牆壁上，有時候塗以各種顏色。

書中的記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崙、畢士麥的簡單的傳記。小時候崇拜他們兩個人真是可以說到了極點，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崙的廢后約塞芬，她在死的時候還取出拿破崙的相片來表示愛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淚。畢士麥沒有拿破崙那樣動人，但是我很高興與他愛狗。我家裏也有三條大狗，我一出

一入就呼着它們相隨，自己也就成了東方畢士麥的一樣。

還有一篇豬仔記。這是一篇小說體裁的文字，敘述外國人虐待中國工人。內容我現在不大記憶了，好像敘的是一位不學好的青年把家財蕩盡了，被人騙去做了豬仔，賣到美國的甚麼地方去開墾。沿途不消說受了無數的辛酸，買作農奴之後，在外國人的監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艱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錢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錢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剝削去的。地主有種種惡毒的制度圈套來束縛工人，譬如讓他們賭錢吃煙，使他們永遠是窮到一錢不名，永遠做終身的奴隸。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無限的虐待，已經弄得來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農場裏來了一位中國留學生來視察。這位留學生原來就是那豬仔的老同學，兩人無心相遇。學生雖已不認識豬仔，豬仔却還認得學生。到這兒學生才把他贖回了中國。

內容大概是這樣，這里雖然充分的包含着勸善懲惡，喚醒民族性的意思，但從那所敘述的是工人生活，對於榨取階級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點上看來，它可以說是中國無產文藝的鼻祖。

這文章從資料的性質上看大約是留美學生做的罷，處理材料的態度也很像受了一些美國作家Jack London的影響，但可惜我現在記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書中也好像是沒有姓名的。同樣性質的文章我在中國的近代的文學裏很少看見，中國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學生渡美，美國留學生中也有些文學

青年，中國工人的生活好像全不值他們一顧的樣子。中國先年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的人也不少，但沒有看見過有一篇描寫工場生活的文章。

這部啓蒙畫報的編述，我到現在還深深的記念着它。近來中國也出了一些兒童雜誌一類的刊物，但我總覺得太無趣味了，一點也引不起讀者的精神。或者我現在已經不是兒童，在兒童們看來或許又有別樣一種意見罷。以兒童爲對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可惜中國人太不留意了。

除開這些書報之外還有各種上海蒙學教科書，如格致地理，地質，東西洋史，脩身，國文等等，差不多現在中學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們家塾裏便用這些來做課本。有一部筆算數學，是甚麼教會學堂出版的東西，我們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來教我們，我們從加減乘除一直也就學到開方了。那書所用的亞刺伯數字都是楷書，我們運算時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亞刺伯數字來運算，現在想起來真覺得好笑，但當時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家塾的壁上掛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東亞輿地全圖，紅黃青綠的各種彩色真使我們的觀感煥然一新，我們到這時才真正的把蒙發了的一樣。

促成這樣的變革的自然時是時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們那種偏僻的鄉陬在周圍隣近乃至縣府城中都還不十分注意的時候，我們獨能開風氣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過來，這兒却不能不說是人力了。我

們沈先生的銳意變法，這是他卓識過人的地方。像他那樣忠於職守，能够離開我見專以兒童爲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見絕少。當然他起初也打過我們，而且很嚴峻的打過我們，但那也並不是出於他的惡意，因爲打就是當時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們，是當時的社會要叫他打我們的。但他能以尖銳的角度突然轉變過來，他以後便再沒有用刑具來打過我們了。在當時我們讀古書也比較有條理了，一面讀左氏春秋，一面就讀東萊博議，兩者的文章都比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發明，這真是給予了我很大的啓發，我的好議論的脾氣，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氣，或者就是從這兒養成的罷。我以後也好像又聰明了一些，先生隱隱的在把我當成得意門生在看待。

助成了我們家塾革命的還有一個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們大哥。他是十三歲便進了學的人，天資當然是很不錯的。不過他幾次秋闈都不能及第，在最後一科失敗之後，他突然成爲了啓蒙運動的急先鋒。成都是一省的都會，接受外來的影響自然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響直接傳達到我們鄉裏來。放足會是他首先提倡的，我們家裏人在鄉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歲的我們的母親，那時候也把腳解放了。女子素來是不讀書的，我們的妹子和姪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讀起書來，這些不消說都是他的主張。鄉裏的蒙學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但間接的受了很大的影響。

蒙學堂的先姓劉，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開辦的師範養成所的第一批學生，他也是很熱心，很能忠

於職守的一個人。由他的一來我們鄉裏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們的沈先生只有這一點他沒有採辦，但我們去參加劉先生的洋操。那時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時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圍集攏來參觀。

那時候叫立正並不叫立正，是叫『奇與次克』，叫向右轉是『米擬母克米擬』，向左轉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腳步來的時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覺有趣，又覺得好笑。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當時的人自然覺得是真的洋貨了，但可不知道它們究竟是那一洋。這個祕密在現在的我當然是解決了的，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謂『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們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辦學的當時，請來的日本教習特別多（其中連日本的皮匠師傅都聘請來了），聘金特別的貴，就像這樣騙小孩子的體操都用日本教習來教，連那樣基本的口令都沒有翻譯成中文，可見當時辦學人的外行，也可見中國人的辦事草率了。但儘管是那樣，我們是感覺着很濃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時候已經考上了東文學堂，在那兒學習一年便要送往東洋去留學，所以他能够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東文學堂的教習不消說重要的都是東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兩位東洋教習去遊峨眉山回來，他邀着那兩位東洋人繞道到了我們家裏。東洋人的名字一個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薩』，一個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粃爛』。他們說的話我不懂，我說的話他們當然也不

懂。他們在我家裏住了三天，那時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爲好奇心所驅遣，時常愛跑去找着那兩位東洋人說話；我也學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宋』、『薩約那羅』。

使我驚異的是這兩位東洋人非常的吝嗇，他們有一個寶鐵罐子，大概裝過點心的，上面有些油畫，我歡喜它。有一天我們同他們一同往韓王廟去釣魚，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裝魚，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話，意思就是說：我想要拿這個罐子去裝魚，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兩位東洋人照樣的說了那一句話。不知道是我學苦學得太不像，還是我大哥僅學了半年的日本話還沒有昇堂，那樣的一句話完全沒有打響。我簡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給他們放還原處去了。

但是要說他們完全沒有聽懂我所學說的那句話吧，好像也未見得。晚上回來了，在燈下吃了晚飯。我大哥在陪着他們談話，我也坐在那兒旁聽。他們有時候又說到了我身上來，我以我的直覺聽得他們說的是我剛纔學舌的那回事。我看他們的一個，就是那『佛菩薩』指着茶碗說『Chawan』（查汪）指着椅子說『Isa』（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後來大哥回到父親房裏的時候，他談起這件事情。他說，那東洋人的意思是說他教我說那樣長的一句話不大好，教小孩子學日本話最好取那聲音相近的來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類云云。這樣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們大哥說，他也佩服那兩位東洋人，一個空的罐子就把給小孩子做玩具也並不破費的，但他們却吝嗇着沒有給我。他很失悔教我去

說了那一句話。

東洋人客嘗不僅這一點。他們在我們家裏住了好幾天，我們也很有禮的款待了他們。他們回到成都以後，隔了好久給我們送了四本日俄戰爭的畫報來。這使我們父親也佩服着他們的慷慨了。

不過東洋人的一來也爲我們鄉下開通了不少的風氣，最顯著的是我們父親從那時候起便開始吃生雞蛋了，這在以前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時候，大哥也回來了。他那時候已經畢了業，在明年的正月裏便要出洋留學了。由他的宣傳號召，同縣中跟他同去有十幾個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我們父母不肯，爲這件事情也很爭執了一回，但總沒有成功。我自己後來時常在這樣作想：假使當時是跟着我大哥同出了東洋的時候，我的一生的路迥當然又不同，或者已經是成了一位純粹的科學家罷？未曾實現過的事體，當然是徒費想像，但至少我這以後的生活是應該取了另外的一條路迥的。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時和我的父母是同寢室的，我很早的便起來了，我的父親和母親還在『挖窖』（我們鄉裏的習慣元旦是要遲起的，俗間叫作『挖窖』就是挖金窖的意思。）大哥也起的很早，他走進房來了，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兩個談話。

『八弟，』他問我，『你是喜歡留在家裏，還是喜歡出東洋？』

我說：『我當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看學甚麼呢？』

我却答應不出來了：因為我當時實在不知道應該學甚麼，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麼好學。他代我答應道：

『還是學實業的好，學實業罷。實業學好了可以富國強兵。』

其實實業的概念是怎樣，我當時是很模糊；就是我們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罷。不過富國強兵的幾個字是很響亮的，那時候富國強兵，就等於現在說打倒帝國主義一樣，我當時記起了我們沙灣蒙學堂門口的門聯也是『儲材與學富國強兵』的八個字。

話頭無心之間又轉到放腳問題來了。大哥又問我是喜歡大腳還是喜歡小腳。

我說：『我自然喜歡大腳了。』

他滿高興的不免提高了一段的聲音來說：『好的，你很文明。大腳是文明，小腳是野蠻。』

——『混賬東西！』

突然一聲怒罵從父親的床上爆發了出來。

——『你這東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罵成蠻子去了！』

這真是晴天裏一聲霹靂。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了。我看見那快滿三十歲的大哥哭了起來。

父親並不是怎樣頑固的父親，但是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單是對於「野蠻」兩個字的解釋，輕重之間便有天淵的懸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我在這兒還要費幾行文字來敘述。大哥年青時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歡做詩，刻圖章，講究寫字，也學過畫。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畫稿和一部芥子園畫譜，這是我小時候當成兒童畫報一樣翻閱過的。

名人畫稿是工筆畫。那裏面有一幅公孫大娘舞劍器圖，這和我在唐詩上讀過的公孫大娘舞劍器行相印證，使我非常愛好。又有一幅美人圖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畫着半堵圓窗，一位美人掩着半邊立在那圓窗裏面。書是連史紙石印的，當然沒有着色，但那題的詩句却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這真真是富於暗示的題句了。這紅的一點不消說我可以想得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櫻桃。

大哥寫的是一手蘇字，他有不少的蘇字帖，這也是使我和書法接近了的機會。我們在家裏裏寫的是董其昌的蠶飛經，還有那俗不可耐的甚麼王狀元的文昌帝君陰騭文。蠶飛經還可以忍耐，但總是一種正工正楷的書法，令人感覺着非常的拘束。但一和蘇字接觸起來，那種放漫的精神就和從工筆畫移眼到南

畫一樣了。

蘇字在當時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師都是寫的蘇字。這個傾向好像一直到现在都還支配着。這本來是很小的一個問題，但在這兒也表示着一個社會的變革。封建制度逐漸崩潰，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像古代那樣的幽閑，生存競爭的巨浪也漸漸險惡起來了。所以一切的生活過程便必然的要趨向於簡易化，敏捷化。蘇字的不用中鋒，連真帶草，正合於這種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運命。

大哥的詩畫字，不客氣的說一句話，好像沒有一樣可以成家。他後來到日本也學的不是實業，結果是爲時流所勸學了法政回來。去年我脫險回武漢的時候，他自重慶寫信慰問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驚嘆時代的進行真如電火一樣迅速了！

六

在我十歲前後，和外界的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化一樣，我身體的內部也起了劇烈的變化。

我自己到現在都還在驚異；我不知道我爲甚麼會有那樣早期的性的覺醒。

那最初的徵候怕是在七八歲的時候罷，那時候我們的家塾還在三伯父家的屋後。三伯家和我們同居，他的家在街面上，和我們相隔有兩三家門面，但在後邊是由一院空地相聯係着的，在這空地上我們另外新建着一座學堂還沒有完工。

三伯父的後院裏面有一個花園，四圍是有幾籠竹林的，峨眉山的山脈橫亙在牆外。

有一天上午，讀書讀厭了，我借口向先生說要去小解——這是我們當時的唯一的偷懶手段。在家塾裏讀書是沒有休息時間的，筆直籠統地要坐到把書讀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己的大小便，整個是沒有鬆一口氣的機會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們的解放者，我們自然要盡量的來麻煩它們了。先生罵我們有一句口頭話，便是『懶牛懶馬屎尿多。』但是罵儘管是罵，多也未見得真多，而懶總儘管是要懶的。只要鬆得一口氣，那時候真是達觀，便是『呼我爲牛便爲牛，呼我爲馬便爲馬』了。

先生允許了出去小解，但並不往廁所裏去，却走到園子裏來。

時候是暮春天氣，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園門口來，看見我們的一位堂嫂背着手站在一籠竹林下面。她在那兒瞭望。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蔥白竹布衫子。帶着乳糜色的空中，輕鬆的竹尾不斷的在那兒動搖。堂嫂的兩隻手掌帶着粉棠花的顏色。我在這時突然起了一種美的念頭，我很想去捫觸那位嫂子的那粉紅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這個念頭也不敢走去實現。

這位嫂嫂是和我們同居的，我們三哥（大伯父的長子）那時也在家塾裏讀書，三嫂當然也是感着春閨的寂寞，希望在這兒和三哥邂逅的罷，但她那知道我那時那樣的一個孩子也起了一個怪異的念頭。我立在園門前躊躇了一下，我也沒有驚動她，便又轉回家塾裏去了。

這個回憶我始終覺得是我的性覺醒的最初的徵兆。

但到後來實際泛濫到幾乎不可收拾的，是在我十一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已經移徙到新的家塾裏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雖然沒有教我們的體操，但是聽隨我們自己學習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對，僅隔着一道籬柵。在籬柵的左端有一道石門，石門外邊便是一帶的田疇了。

校園中在石門的旁邊有一株很大的桑樹，那雖然並不是庭園性質的樹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裏人

顯情着沒有斬伐它。

我們就在那石門和桑樹之間安上一根堅硬的竹木，這便成爲我們的鐵槓了。倚在桑樹上又豎了一根竹木，以備我們學習猿昇式的攀援。

就是那豎的一根竹木壞了事。

猿昇式的運動是以兩手和兩腳夾着竹桿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只用兩手，我們最初學習當然也是兩手兩腳的。竹木過粗，攀援的時候很費力氣。攀上了頂了總不免要用兩腳把竹桿緊緊的夾着以防墜落，以便在上面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爲在那上面休息得過久，竟很怪異地感覺着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過後，異常的感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個萍果一樣滑落下來。

就這樣發覺了這種怪味之後，我便要時常來貪享這種快樂了。把竹竿當成了自己的愛人。

但是竹竿過高過大，未免太吃力了；後來在三伯父的園中又發現了一株還未十分長成的枇杷樹，在一人高的地方有兩枝對稱的橫枝，剛好可以托手。枇杷樹雖還稚嫩，但因木質堅實，也儘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於是乎這枇杷樹又奪了那竹竿的愛寵了。

就在這樣的時候不湊巧的又發現了幾種奇書。

自從大哥出了東洋，我在他的書櫥裏面發現了一部西廂，一部西湖佳話，還有一部花月痕。

西廂是木板的小本，有些不甚鮮明的木板畫。關於西廂的智識在各種機會看舊戲的時候，耳濡目染地一定得過了一些，但和真正的原書相接觸的，這要算是第一次了。自己也曉得是小孩子不應該看的禁書，便白天託頭痛把帳子放下了來偷看。那時候大約是暑天，因為先生已經回去了。

詞調是不甚懂得的，但科白却容易看懂；因此蛛絲馬跡地也把前後線索可以看得明白。甚麼「鶯鶯不語科」，「紅娘云小姐，去來，去來」，「鶯鶯行且止科」等等，很葱蘢的暗示，真是够受挑發了。到了那時候，指頭兒自然又忙碌起來，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又達到了它的第三段的進展。從此以後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連西湖佳話那樣的書也含着了挑發性，花月痕那樣的書也含着了挑發性了。斷橋情跡的幻影，蘇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弄得人似醉如癡了。

我偷看西廂，後來被我們大嫂發覺了，她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把我責備了一場。但是責備有甚麼裨益呢？已經開了閘的水總得要流瀉到它的內外平靜了的一天。這種生理上的變動實在是無可如何的，能够的時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刺激性的東西。兒童的讀物當然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回想起來，怕我們發蒙當時天天所讀的甚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聖經賢傳，對於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負很重大的責任罷！

淫書倒不必一定限於小說，就是從前發蒙用的三字經也可以說是一本淫書。譬如說：

蔡文姬 能辨琴 謝道韞 能詠吟

彼女子 且聰敏 爾男子 當自儆

像這樣好像是含着勉勵的教訓話，其實正是促進兒童早意識到性的差別。又如那些天經地義的聖人的典禮，甚麼『男女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長幼不比肩』之類，這比紅娘鶯鶯的去來去來，所含的暗示還要厲害呢。近來聽說還有些大人先生在提倡讀經，愚而可憫的禮教大人們喲！你們爲你們自己的兒女打算一下罷！

一九〇五年科舉廢止了。嘉定府的首縣樂山縣開辦高等小學。

小學是設在城北的草堂寺的，還在建築中便開始招考，招考的時期好像是九十月罷。

科舉初停，一切都還是舊時的習慣，我們鄉裏有十幾個人去投考，差不多各人的父兄都親自送子弟入城，就像遇着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樣。

我當時也是應考者的一個，我的父親也親自送我入城。我們一共包了三隻船，一同駛下嘉定。

從大渡河下嘉定是一船下水，假使是在暑天水大的時候，只要三兩個鐘頭的光景。是在小水天那就要五六個鐘頭了。

我們從清早動身，坐到午後三點鐘的時候，遠遠看見有座很高的塔隱隱約約的從水平線上聳立出來。塔影漸漸鮮明了，在那右邊又可以看見一座。前的一座是嘉定城內高標山附近的塔，後的一座便是正

對着大渡河口的密雲山上的塔了。嘉定城一帶紅牆的影子也漸漸地在大渡河的左岸現了出來，高聳着的飛臺躍領的城樓，黑遼遼的森嚴的城門洞口，這是在自然中生長成的鄉下人所缺少看見的。

我們同船的長輩向着我們說：

「凡是初進城的人，進城的時候要向城門洞口作三個揖。」

這句話我們分明曉得是開玩笑，但在心境裏面總挾着幾分懷疑，好像進城的時候真正是非作揖不可的一樣。同時在他們長輩的心中也怕同樣地懷着了一種對於悲壯美的屈服罷？不然他們何以會拿作揖的話來向兒童開玩笑呢？人力的偉大這把城牆偶像化了。無論任何大小縣城都有城隍廟，供奉城隍老爺，這不和小兒要向城牆作揖的心理是一樣的嗎？——城牆的壯美是四川普遍的現象，出省以來這種觀感便缺少發動了。北京城的城牆究竟不媿是首都的關係，那的確是很雄壯的建築。

我下府城其實也不開始在這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時候跟着母親到過一次杜家場——我母親的娘家。那時候我還只有一個兄弟，他還在吃奶。我們去的時候不消說也怕是趕的下水船罷，但這個記憶我一點都沒有了。我只記得我們走旱路的時候，母親乘着肩輿，我們兄弟兩人是一人坐一個籠兜被一人担着。在田土裏面走過，看見青青的菜葉，那時候一定是秋天，我記得是摘過胡桃的時候。在路上走的時候，太陽還有不小的力量，母親把她的換洗衣裳來掛在扁挑的兩端，一頭籠着一件，就這樣便剛好構成兩個小小

的圓錐形的天幕，我坐在這樣的一個天幕裏面覺得非常有趣，我時常從那衣縫的門口掉頭去望母親或者看別的事物。我總這樣好動，挑的人只是訴苦。

那時候的我，我想來怕至多也只有四歲罷。那時候的確是到過嘉定的。

我們的大舅住在城裏，住在他的大女家中，我們叫她是張大姐的。她的家在做木炭生意，同時也在賣煤球。我們有一位啞子的白癡的大表兄就是她家中捏煤球的工人。他的頭非着龐大，那顯然是一種水腦（Hydrocephalus）。他的白癡的原因就是在這水腦的關係上面了。他雖然是白癡，但他非常的愛我們，他看見我們便帶着一種很親密的癡笑，口中不住啊啦啊啦。

母親的異母的二姐嫁在珠市塘的張家，我們叫她是張二姨孃。二姨孃的家在城北的外城之內，已經帶有幾分鄉村的風味。家的前面是一片草坪，聽說那便是珠市塘了。草堂寺就在家後不遠的地方，從那兒有一溝溪水向珠市塘流來。

右手是一片岩窟，在那時候住着一個年老的女丐，我覺得她好像那童話中的熊家婆一樣，她好像是吃人的一個女魔。

張家門口懸着一道立扁，寫的是『太僕寺卿第』的幾個字。這太僕寺卿是怎樣的官職，我到現在也莫明其妙。聽說我們二姨爹的大哥是李鴻章的很好的朋友。他的二哥或是三哥好像做過江蘇的巡撫，他

們的家本是煊赫過一時的，但在我小時去的時候已經是頹敗得不堪的了。頹敗了的原因便是一時死了那兩位撐天的台柱。

那兩位有勢力的兄長一死，全家就像冰山一樣溶解下來。二姨爹自己在家裏起了一座私塾，便靠教讀糊口。他還有一位兄弟張十爺，這是很有名的一位瘋子。我小時看見過他在大暑天穿着皮袍，拿着一柄光框子的團扇，有時又戴着一付光框子的眼鏡。他的病症的確是一種燥性狂（Mania），但他狂的原因是怎樣，我可不甚明白。他這狂病不消說也遺傳到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名叫張杰，僅僅小我一歲的光景，我們後來是在小學裏同過學的。

——『張杰，張杰，你有膽量吃沙麼？』

——『怎麼不敢。』他說着便在操場上杓把沙來，接連連的吞進肚裏。

我們嘲笑他：『你這人真蠢！那好不衛生！』

他還揚揚得意地說：『昔時蚩尤，兄弟九人，銅頭鐵臂，以沙爲食。夫蚩尤以沙爲食，乃臂可鐵而頭可銅，何不衛生之有？』

他總是這樣的調門。他有一回吃屎，別人笑他，他又耍舉出越王勾踐嘗糞的典故了。他的文字頗清通，也證明他的腦髓並未完全失掉作用，不過有時發作起來便莫明其妙。後來終竟退了學，更好像是跳岩死

了的。

這位發狂的老表還算是我們二姨爹的子姪中的好的一個。還有幾個我不認識，他們終年在外面浪蕩，把錢用完了便偷家裏的東西出去變賣，東西偷完了又下板壁，下屋頂上的瓦。到我們後來快要離開嘉定城的時候，二姨爹家裏的中堂已經只剩下幾根樑柱了。

那回我和母親進城的時候，便住在珍珠市塘的二姨孃的家裏。這兒的確是比張大姐的家要舒展得許多。

我記得那時候草堂寺正在唱戲。有一位張狗兒，他是在二姨爹家裏走動的，大約是他們族上的人；他攆起我去看過戲。戲場裏的人很多，攆在背上也看不見台上的戲文，他便把我跨在他的項上。

戲台上右邊的台口上坐着一位戴野雞翎子的女人，正在臨鏡梳妝。一位年青的公子在她的左手邊偷看她，漸漸移到她的背後；那女子大吃一驚掉頭回顧，那當然是因為鏡子裏面現出了一位男子的影子了。女子一掉頭，男子又趕快躲藏了。就這樣一隱一顯的往復了好幾次。台上的樂器也就時抑時揚幫助這種動作的律呂。

這是川戲『遊金河』的一個場面——這不消說是後來才知道的。這戲的情節我現在也記不的確了，約略是一位貴家的公子在金河弄舟，舟覆落水，被神人引到龍宮，與龍王公主配合成親的故事。那場面

便是與龍王公主初次見面時的光景了。奇妙的是這場光景在幼兒的腦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記憶。

我們住在二姨孃家裏，那張大姐說起了閑話來，在第三天晚上母親生了氣，便臨夜趕回杜家場去。杜家場在嘉定城東南，隔着了那條大渡河的。從城北到東門乘船，勢必要穿城而過。我們母子三人同坐在一乘轎子裏。母親在轎門外插了三柱香，一面走一面喚我們的名字：

「八兒，訝出回來啲，元兒，訝出回來啲」……就這樣返復的呼喚着我們，這是怕我們的魂魄在黑暗中，被甚麼鬼魔駭出了軀壳，所以不斷的叫我們回來。這是我們鄉下人的一種迷信。這種迷信好像是有世性的，我們假如讀過德國詩人歌德的「魔王 Erlking」的時候，我們一定便要生出一個聯想。一位騎在馬上的父親懷抱着一個幼兒在夜中走路，魔王來誘惑幼兒，幼兒看見了那魔王的尾巴，聽見了那魔王說話；父親幾次替他排解，但等他走到自己的中庭，幼兒已經死在懷裏了。

母親一面叫着我們，我總覺得有點奇怪。不消說我是沒有看見魔王的尾巴，也沒有聽見魔王說話，不過在那黑洞洞的轎中站着，時而又穿過兩面都是封火磚牆的陰晦的窄巷，也覺得有些陰氣逼人的光景。

像這些事體——熊家婆的女丐，遊金河的場面，趕夜路時母親的咒語，封火磚牆的陰森——雖然很模糊，可確確實實是留在記憶裏的。那凌雲山上的塔，高標山上的塔，赭紅色的城牆，黑城的城門洞口，應該是在幼兒的眼裏顯現過的東西，但不知怎的關於這些易惹注意的物象却偏偏一點記憶也沒有。

我就這樣在一九〇五年進城的時候，就像第一次纔看見了這些事物的一樣，起了一種很大的驚異——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時的驚異怕也不過如是吧。

——我現在想起熊家婆的故事來了，那大約是在二姨孃家裏纔聽得來的。那的確是德國的 Grimm 童話裏面的『紅帽子 Rotkappchen』的古話。紅帽子姑娘的母親叫紅帽子姑娘送點心和葡萄酒到林子裏的家婆家去，在路上遇見了一匹老熊（德文原文是狼）誘惑她去採花，老熊先跑到家婆家裏去把家婆吃了，那老熊把家婆的衣裳穿起，裝起家婆來，這便是所謂熊家婆了。等那紅帽子姑娘跑到時，她又被熊家婆吃了。——我所隱約記得的熊家婆的傳說好像就在這兒截止；但在德文原文上還有一段後文。狼把紅帽子和家婆吞了之後，便在床上睡熟了，發出很大的鼾聲。一位獵夫走過，發現了它，用剪刀把狼的肚腹剪開，紅帽子和家婆又活了轉來，紅帽子還趕快去運一個大石頭來裝在狼的肚腹裏面，等狼醒來，要走也走不動，終把它壓死了。

熊家婆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從這紅帽子轉化出來的。二姨孃家裏人早在江蘇一帶往來，這種外國的童話，或者由英文的翻譯，或者由德國的原文，很可能有由他們輸入到我們嘉定來的可能性。但可惜我的記憶並不甚強，終竟只記得一點模糊的影子了；或許把後來讀過的書（紅帽子的童話在普通的英文讀本上差不多都有）影射到兒時的記憶裏去了也是說不定的。但是關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問題，我現在沒

有去深求考索的必要，也沒有那樣的機會去求得一個實證了。

考試的規矩差不多完全和舊時的科舉一樣。因為科舉初停，而且小學畢業的資格在當時是秀才，所以有不少的年老的童生投考，年在三四十歲以上的都有。

考的地方就是從前的考棚——這在後來改成了嘉定中學校的。差不多有一兩千學生擁集在考棚的儀門前應考。點名。點了名進去是左右兩列很長很大的敞廊，夾着一個很寬很大的草地。敞廊裏面橫設着一排一排的案桌和板橙。案桌是在兩邊的石板檯上放着一個長而厚的木板構成的，在最外面的一個石檯上編着『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字號。

考題是一道國文題和幾道數學，我老早就把卷繳了。搶食了場中的麵包之後，和一些小學生們把考案移在一個石檯上，一人騎着一頭，便一上一下地鬧起軒輊戲來。

頭場揭曉了，在將近兩百名的考取生中我考的是第二十七名，在同鄉的幾個人中，我最年少，我也是佔上列，父親真是歡喜異常，就好像小考的時候我已經掛了水牌，立刻便可以成爲秀才一樣。

覆試也大概是同樣的情景，結果我在正取九十名中考上了第十一名。別人很誇獎我，我父親替我謙

虛，其實他自己也是暗暗得意的。很陰鬱的父親平時不大肯笑，但在我考上了小學之後，他時常帶着笑容，在城裏帶着我走了好幾處親戚人家。

我們那瘋癩識倒的大舅說：杜家的一門風水傳到五姨媽（這是指我們母親）那里去了。

我們的張二姨爹說：八老表和大老表一樣，年少成名。

我自己真是不免有點肉麻，我不知道怎麼會受他們那樣的誇獎。

在我考試期中我們時常去遊城內的高標山。山在城的西部，那和他的名字所指示的一樣，實在是高標在一切之上。從那兒可以俯瞰城市，從那兒可以眺望四方的遠景，從那兒我們可以看見嘉定城就像一個楔子一樣，楔在兩條河的中間。

一條是從我們的故鄉流下來的大渡河，那在城的東面流過。

一條是從成都流下來的浪江的支派——府河（大約就是平羌江），在城的東北角上與大渡河匯合。

大渡河的流水是比較湍急的，府河便十分平緩。兩河合流的地方就好像府河是被大渡河衝斷了的一樣。就在這合流處的北岸有一帶淺山，那便是凌雲九峯了。這把大渡河的水勢障着，使兩河合流後的河水不能不折向東流。

正當着大渡河口的凌雲山的崖壁上我們可以看出見一個很大的石佛，那是唐朝時候一位海通和尚修的，很深很闊地把山崖回陷了進去。這在當年大約是爲滅殺水勢的原故罷？但就在那樣功利的目的之下，竟鑿就了那麼一座偉大的佛身作爲永遠的裝飾，唐代封建文明的進步的確是可以驚人的。

石佛坐北向南，正整地和峨眉山觀面。峨眉山的山脈遠遠的橫互着以爲天然的屏障。

兩河合流後的一段江水大約就叫青衣江罷？明朝時候有一位鄉賢（他與王陽明同時，是爲諫劄瑾受廷杖處死的，在高標山上有他的祠堂，好像姓彭，名字我不記憶了，）他有兩首卽景詩是：

『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閑借竹床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峯。』

這首怕就是在高標山上做的，在空氣很清澄的時候，凌雲山上大佛寺的暮鼓晨鐘，不消說可以聽見，就是木魚的聲音也隱隱地可以傳來。

『林竹斑斑日上遲，鳥啼花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卻有峨眉望九疑。』

這首好像又是在凌雲山上做的了。在凌雲山上有這首詩的一個石碑，是倚立在大佛寺的門前的，這在從前聽說被農人們運去做成了石橋，被王漁洋發現了又纔收復了轉來。

這兩首詩真可算道盡了嘉定城周圍的那種零團氣。

嘉定城的確是有幾分舊式的詩的趣味。王漁洋的蜀道驛程說上說：『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

嘉州。——這可不是四川的嘉定人對於他的故鄉的阿好語了。

考試過後我們同到蒙學堂的劉先生的家裏過去，他也是送我們入城考試的一人，他的家就在凌雲山的背後，我們便先上凌雲山去遊玩一回。

從迎春門出城走到府河邊上。渡過河有一個小小的村落叫篾子街，在街的東頭就是登山的道口了。

臨河的山道在岩壁的半腰作平緩的傾斜而上。山石是赭紅色的，清潔的泉水在路畔的細澗中流瀉。臨河的一面有蒼鬱的叢林，只能聽見水聲，看不見河面。依岩的一面都是岩壁。岩壁上有所謂「蠻洞」（其實是漢墓），有歷代文人墨客的題壁，有一個周年不斷的滴泉匯成一個小小的清池，池後向前傾斜的岩壁上面大書着一個「龍」字——這或者就是蘇東坡的詩上所說的「龍滌」罷？

蘇東坡有一首詩好像就是在這凌雲山上做的，我只東鱗西爪地記得幾節是：

『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卻到龍滌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諸君看月時登樓。』

蘇東坡是在凌雲山上讀過書的人，就因為他那「載酒時作凌雲遊」的一句，岩壁上也有一處刻着「東坡先生載酒時遊處」的九個字的。

在這題壁附近，約略在登山的半途上，那偉大的石佛的顛頂便從岩畔突兀了出來。

石佛的顛頂刻着螺髻，從山路可以跨到頭上去，一頭都是很滑的青苔。那頭頂的面積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光景。

大佛的頂上古時原有佛閣，在明末時候被張獻忠燒毀了。佛閣的遺址只在兩旁的石壁上留着了幾個筍頭穴。佛身從前也是金身，過了露天生活幾百年，現在是一身的雜草了。

佛的右手有一條羊腸小道，我們走到半途，路便斷了，這在古時怕就是走進佛閣的通路。由佛閣應該再有樓梯可以一直達到蓮台的腳底的，那兒有一個小小的草坪。

大佛寺就在石佛的背後不遠；更朝山上走，在那最高峯上便是蘇東坡先生的讀書樓了。此外還有甚麼人的註易洞，有郭舍人的爾雅台，一座凌雲山，儘足够騷人墨客們一日的遊玩。

小學是在一九〇六年的春正開學的。

所有的學生都在堂裏寄宿，我們從鄉裏進城便一直搬進學校。

這就草堂寺所改修的學校，我要算是前度劉郎。從前的戲台毀滅了，那兒成了學校的正門，和一帶辦事人的居室。戲台前後的廣場成爲操場，面着一片銀白的細沙。左邊是自修室，右邊是寢室，正面的大殿便改成講堂了。

學校的背後是一片荒山，同時也就是一片荒塚。建築在那荒山上的外城便天然的成爲了學校的後牆。學校左翼的盡頭處有一道城門名叫勝門，這是證明那外城在平定了一次內亂之後修的，聽說修後還不很久，大約是李短縫或者藍大順起事時的事罷。

小學生活的第一學期，我雖然經過了性的覺醒，但還沒有完全失盡我自己的兒童生活的天真。因爲是過度時代的學校，學生的年齡相隔很遠，三十歲上下的成年要佔過半數以上。我的年齡算是最幼的一起，體操的次序我是站在倒數第三的。

第一學期的課程貧弱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入校不久，校長陳濟民先生便辭了職，他到離城三十里的流華溪公立小學校去當校長去了。他爲甚麼辭去官立去就私立，這兒當然有種種的暗潮存在，但這種暗潮的內幕我們當時可無從知道了。

最可令人害怕綽號名叫「老虎」的監學易曙輝先生，他教了我們一些鄉土誌，這是比較有趣味的一門功課；他把嘉定城附近的名勝的沿革很詳細的教授了我們，同時還徵引了些歷史文人的吟詠作爲教材。這雖然是一種變格的教法，但於我們，特別是我自己，却有很大的影響。不過聽他的功課是一種苦事。在一點鐘之內坐在禱上他不許你動移一下，你要略略動移一下，他便要大發雷霆了。學校開辦後，「樸作教刑」的古制雖然廢了，但他依然還是要打人的。

他是一位副榜，從前教散館的時候也就可怕得有名，他的「老虎」的綽號就是從那時候得來。但在我們小學生中又把它音變而爲「老鼠」了。他的眼睛很近，根據鼠目寸光的成語，我們又號他爲「寸光先生」。但是事實上我們之怕他，實在比老鼠怕貓還要厲害。他的面色就像戲台上傅了粉的姦臣一樣，兩個雪白的面龐，一個大紅的酒糟鼻，一付玳瑁圓框的近視眼鏡，他叫喚起來真是有咆哮生風的虎威。

但就是這樣一位可怕的先生，他不久又病了，一直到了暑假都沒有回校。
結果只剝着兩位先生。

一位是帥平均，他是本縣的廩生，是以本縣的官費最初送出東洋的。他是那時候日本人特別替中國人辦的驅錢學校宏文師範畢業的學生。他擔任的教課是算學，音樂，體操，讀經講經。

他的算術真是可憐，除了照着鈔本教了我們一些，就像圖畫一樣的羅馬數字以外，他演起題來差不多連加法都要弄錯。

他學的是甚麼柔軟體操，教了我們許多日本式的舞蹈的步法。

他的音樂最是自鳴得意的，他按會了風琴，教了我們好幾首吾黨何日醒的愛國歌。

這些便是他關於新學一方面的學問，縣裏人費了不少的公費特別派遣人到日本去學習得來的一點成績。帥先生已是中年，又沒有甚麼科學上的準備智識，當然也怪不得甚麼，不過日本人慣會辦學校來騙中國人的學費，這是公然的祕密。

帥先生的授課比較有趣味的還是他的讀經講經。第一學期中他整整的教了一篇王制，這是使我和舊學接近的原因。禮記中的王制是釘釘不可卒讀的，但他把它分成經傳註箋四項，以為經是仲尼的微言，傳是孔門的大義，註箋是後儒的附說，就這樣把它分拆開來，也就勉強可以尋出條理了。

帥先生說：這不是他的發明，是得自他的「吾師廖井研」的傳授。這「吾師廖井研」的五個字在一點鐘裏面他怕要說上一二十遍。因此他的綽號也就成爲「巫師吊頸」，再反過來便成爲「吊頸巫師」。

廖井研就是四川井研縣的廖季平先生了，他是滿清末年我們中國的一位有名的經學家。他是張之洞、王壬秋的門下生，聽說張之洞有許多學說是剽竊他的。譬如公穀、左三傳一家說，便是廖季平的創道。他的根據是公穀、羊梁、疊韻，同爲卜商的音變。論語孔子有「啓予者商也」的一句話，啓予就是左丘、子夏、喪子失明，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所以左丘明就是卜商。

廖先生的經學多半就是這種新異的創見。他以離經畔道的罪名兩次由進士革成白丁，就在宣統年間滿清快要滅亡的時候，他還受過當時的四川提學使趙炳麟的斥革，把他逐出成都學界，永遠不准他回到成都。他在新舊過渡的時候可以說是最有革命性的一位學者。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聽說也是採取了他的意見。

廖先生大約現在也還健在罷？他的著作極多，他的弟子可以說普遍於四川。帥先生是他的一名高足。帥先生很尊敬他，在我們當時看來，覺得他就好像是一位教祖一樣。

帥先生的功課就是這幾門，但這幾門是並不吃力的學問；就是應該很艱澀的經學也因為他的教材有趣，我們是一點也不覺得辛苦的。

剩下的還有一位劉書林先生，他是成都附近的什方縣的人，也是一名廩生。他這人非常的溫和，在小學校中能夠和學生接近而且沒有綽號的，就只有他一個。他擔任的是歷史、地理、作文。

就因爲這樣的原故在第一學期中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場上玩耍，在操場上拋沙作戲，在操場上打兔子洞，在操場上翻筋斗，不到上燈沒有上自習室的時候。

除在操場裏遊戲之外我還有一件更專心的工作便是毀壞偶像。學校本是寺院改修的，正殿和後殿依然存在，一些偶像都是垂下了籬幕的。在後殿的右手邊有一座送子觀音院，當中塑着三尊送子娘娘，下面塑着許多站像。觀音院本是有木欄圍着的，把木欄的柱子拔去一根便可以容一人進出。我們起初只是在院裏作戲迷藏，或者爬上蓮台去把送子娘娘頭上頂着的紅綾帶子取下來。後來我們在偶像裏面發現了一個祕密。

有一個站像是一個裸體的男孩，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小帽。這帽子原來是可以揭下來的。我們把帽子給它揭下，在它的頭頂上發現了一個小洞，原來那孩子的肚腹才是空的。把水從頭上灌下去，水便從玉莖裏流瀉出來。這不消說就是從前的和尚對於祈求子息的人的一個騙錢的工具了。

這一個發現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壞者的義憤，我開始推倒那些偶像，更向它們洒起尿來。後來經施主們提出抗議，更在木欄外築了一道板壁，我們便無從進去了。

在第一學期中我有一個極好的朋友名叫吳尙之，他和我同年同月，只比我長得幾天。他的身材比我

矮小，看來就像我的弟弟一樣。

他是城裏人，他的家就在月兒塘的丁東街，在城內是很有名的地點。那是在文廟的附近。文廟前面有兩盞半圓形的泮池，池畔是砌着紅石欄干的。就因為這泮池的原故，在那文廟附近的區域就叫着月兒塘。在泮池前面不遠有一眼異常清冽的井水，井內流泉的滴落時常丁東有聲，因此便名叫丁東井。那丁東街又是因為丁東井得名的。

尚之的性情很馴靜，他的面貌言語行動都帶着一種馴靜美，他的性格可以說和我是相反的，但我們却是非常親密，比兄弟骨肉間的感情還要親密。

我認識他是在入小學校以前。還是在考小學校的時候，有一天上午我到高標山去，無意之間就走到縣城隍廟的背後去了。

縣城隍廟的後部是一所有名的蒙學校，那後面的戲場裏有鞦韆，有鐵架，有浪橋。有許多學生正在那兒遊戲。

我立在高坡上看望他們。那時有一位很馴靜白皙的少年從那草地走上坡來，他穿的是青洋緞的馬褂，葱白絲布的長衫，我一眼看見他好像接近了一個很清淨的存在一樣。他比如就像一個水晶石，隱隱含着有一段冷意，但這是很有含蓄的一種冷意。

我看見他，他也看了我一眼，但我們彼此都沒有招呼，不消說我們彼此都不知道姓名的。

這位馴靜的少年就是尙之了。後來他對我說，我們的初次會面，他也和我一樣，是留在記憶裏的。那回他是由學校裏回家。

因這樣的一見傾心，我們不久便同了學，而且還同在一個自修室裏，這不消說是很容易給我們一個親密的機會。但我們是怎樣親密起的，我却一點也不能記憶了。

他喜歡研究地理，最愛畫地圖，而且畫得非常精巧。他比我用功得多，白天是不大肯在操場裏面閑耍的，毀壞偶像的玩意兒他也是決不肯做，但他時常肯和我『奮飛』——這是我和他兩人之中的一個暗語，我們在夜間上自修室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人說一聲『奮飛』，我們便先後偷出學堂門，在城內去遊散一兩點鐘回來。莫有假單是不得出學堂門的，但我們和那門口的張稽查串通了，我們答應他給他買些鹹牛肉豆腐乾或者落花生回來下酒，那他是不能阻礙我們的。

我們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奮飛』。奮飛出去做些甚麼呢？大概是吃酒的次數多了。

尙之家裏也是賣酒的，在玉堂街小十字口上他們開了一家酒店。我們便在那兒附近買些白斬雞來下酒。嘉定城的白斬雞是最有名的，那是很簡單的一種做法，把雞在白水裏圍煮，煮熟後切成肉片拌以海椒醬油。就這樣簡單的烹法，却是最可口的佳肴。做這種小生意的，在嘉定城裏差不多處處都是。雪白的雞

片，鮮紅的辣油海椒，濃黑的醬油……這樣寫着都禁不住垂涎的津津分泌了。

禮拜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裏人並且得以在家裏過夜。休假的時候我們總是時常在一道，登高標山，遊凌雲山，進西湖堂，城內城外儘有供我們遊玩的地方。同一的地方我們每次去遊玩也不會生出厭倦。

晚上他要回家，我也不得不回學堂了，我送他回到了東街，他總又要回送我一程。我們在月兒塘那個空地裏面送來送去的總要送好幾次。

禮拜我一早起來便要跑出學校了。跑到甚麼地方去呢？不是跑到玉堂街，便是跑到丁東街，找着尚之時，又是一天的遊玩了。遇着下雨或者彼此有事情的時候，那我們便要彼此感覺着痛苦，彼此都寫起信來，等第二天見面的時候，你拿給我，我看，我拿給你。

我們決裂的時候也有，並且是容易決裂的。到那時候便彼此不說話。這樣的悶過一天或者兩天，便又用紙條子寫起信來互相責問，責問的結果大家把意思疏通了，便又豁然的好起來了。

這樣的情景我們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種同性戀愛的心理一樣，但是我們的相愛確是比戀愛更嚴肅。在旁觀者看見我們，也有不少的人疑我們有甚麼關係的，在我們當時的那些卑劣的同學們當中，這種揣測怎麼也是難免。

那時候的那些同學們，不知怎的，大概都是一種變態性慾者。面貌稍微端麗的人他們都要以一種奇

異的眼光看你，他們都好像把你當成了女性的一樣。一種不好的很普遍的習慣便是見了你咳嗽，這和一般下流人見了年青的女子走過身時向她咳嗽是一樣的意義。

還有一種更下流而且在我們當時的同學中非常普遍的怪現象，便是「偷營」一事。這是在夜半深更乘着別人睡熟了要想去褻瀆他的一種勾當。這在當時的小學生中稍有面首的差不多都人人自危。

我記得那是在第一學期的暑期試驗的時候了，有一位姓楊的同學他有一天晚上約我半夜去喚醒他，他要起來溫習功課。我照着他的約束去喚醒他的時候，他真可憐！在那樣熱的天氣，我們差不多甚麼都不蓋的，他却是捺着很厚的棉被，在腳的一頭而且還是用帶子來細了又細的。他睡得很熱，但一顫都是汗珠。我看見這樣的情景起初很奇怪，但我立刻覺悟到他在嚴防「偷營」的了。

就是吳尚之咧，在當時也有人向他起過異心的。那是在第二學期中的事體了。有一天晚上已經點名進了寢室，在九點鐘搖鈴熄燈前的十五分鐘裏，我從一間寢室的窗外經過，窗內有幾個人正在聚首商談，談的就是怎樣去暗算尚之的事體。

那時候我和尚之不知道又因甚麼事情決裂了，我不好直接去告訴他，我便託了一位姓蔡的同學去和他說叫他今晚上睡覺謹慎些。

不知道是傳話的人傳錯了，還是尚之聽錯了，他竟疑我要去偷他的營，這把尚之氣壞了，和我竟有兩

三個禮拜不談話。

當我們恢復了交情之後，有一天晚上他叫那位姓楊的小同學來叫我進他的自修室去。那時候他已經和我不同班，我們是不同自修室的了。他說：你對於朋友很忠心，你很好，剛纔你和你那幾位同鄉談話，我派了偵探去聽來。

他派的偵探就是那小同學楊君了。

原來我的幾個小同鄉也疑我和尙之有甚麼醜惡的關係，他們那天晚上在飲茶室裏問我，我極端的否認，而且還責備了他們幾句。

我和尙之是結拜成了弟兄的。這種結拜的風氣在小學生中很盛行，但是交誼的篤摯却沒有人趕得上我們。

* * *

我小時侯的記性頗好，尙之也很不弱。

我記得是第一學期的學期試驗的時候，劉先生講的歷史是十六國春秋，那一些胡人的名字，是非常難記的。

尙之和我藏在一間沒有人的自修室裏面，我們彼此拿着書本暗記。我們分十行一次，十行一次的競

爭，結果是只讀一兩遍便兩人都記得了。

在那一回他吐了一口血，這使我非常驚駭。我們那時候當然是一點醫學常識也沒有，滿以為他是過勞把血累出來了的。我覺得非常地對不住他，但是尙之說：他時常有這樣的毛病，不要緊。——照這樣看來，他當然在年幼的時候，就是得着肺結核的險症的了。

在第一學期中的生活只是玩耍二字，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學期試驗的成績我竟佔了第一名。這使全堂的人都出乎意外了。

天大的風潮激發了起來。

第一我是貪耍的一個孩子，平時毫不用功，何以會有那樣的成績？

第二我在家塾裏相當是受了科學的洗禮來的，同學的老學生們當然無從知道。

第三我的高列損傷了他們老學生們的尊嚴。

第四學堂的校長辭了職，監學病了，只剩下很軟弱的帥先生，很溫和的劉先生。

老學生們爆發起來，他們竟不惜加我以無上的污名了。

當時我還未滿十四歲。我有一個豐滿而白皙的面孔，因為發育好，身體很健康的原故，兩頰上暈着紅潮。還有我們家裏的習慣和城裏的風氣，不大協合的，我們那時候還有辮子，我們家裏是要用紅頭繩纏的。

這在平時也就常受城裏的學生和老學生們挪揄的了，到風潮起來的時候，他們的殘忍性便盡情的發洩了出來。

他們舉出代表去包圍帥先生。他們要查卷子。代表在教務長室和帥先生談判的時候，一大羣的人便圍在窗外，大家你一聲我一句的亂吼。

『不公平！不公平！』

『可惜我們的面孔不好看呀……我們也去買根紅頭繩子來纏辮子罷！買點粉來打罷……搽點胭脂罷……』

起初我不知道他們在鬧些甚麼，我還走去看熱鬧。

一位姓徐的老學生，他那時候已經有三十二歲的，一把捉住我的右手；他說了一聲『你好呀！』捉着我總是不放。怕有十分鐘的光景罷，我的手指都麻木起來了。好容易他把手放了，我的右手頸上顯出一輪一輪的血痕，就像帶了幾付紫藤手鐲一樣。

榜也扯了，卷子也考查了，他們又找不出甚麼不公平的證據出來。把那位帥先生從教務長室趕到校長室，從校長室趕到會客室，無論如何要他改榜。那帥先生逼得沒法，也就只好扣了我幾分分數；因為我在端午節請過一禮拜的節假回家。我降到第八名，一般老學生方才把氣平下去了。

——「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

受了侮辱的小學生暑假回到他的故鄉，他所苦心慘淡地籌畫的便是暑假後怎樣去洗刷他的恥辱。他曉得那些老學生們是很卑怯的，他們只是欺軟怕硬。他的計策便決定了：暑假過後他要專門和他們所懼怕的先生們反抗，特別是那帥先生，那是他恨入骨髓的。

在他的意思以為那帥先生也是侮辱了他的一個。

端午節請假回家，原是學校准許了不扣分數的：因為城廂附近的人三天的節假中可以回家，而且平常的禮拜六和禮拜都是准許回家的。離城過遠的人佔不着這種便宜，所以纔給了那種特典。但是那帥先生却被老學生們脅服了，終竟扣了我的分數。

扣分數是不要緊的，但那些老學生們所借口的不是說他循私，不是還加了我一個不堪入耳的污辱嗎？他不但不懲戒他們，而且還屈服了；這豈不是自己承認是循私，並且證明他們所妄加於我的污辱是事實嗎？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到下學期去總要報仇！

*

*

*

就這樣我決定了報仇的方針，在暑假過後又進城上學。

第二學期的學堂比第一學期要算是大有起色了。

易先生當了校長，他的病也好了。

前任的校長陳濟民先生也回到了學校裏來，他專門擔任國文。

這位陳先生是一位舉人，他是再滑稽也不過的，但他的滑稽是包含得有針刺的滑稽，大家都有些怕他。

他是把包慎伯的「藝舟雙楫」拿來作教材的。講的是奇偶急徐起承轉合的文法。文法的引例是書、堯典，這可以說是非常的艱深，但是在他講來却是津津有味。不過程度太淺，全然不感覺趣味的人也怕是有，因為在他那樣有趣味的鐘點裏，偏偏有人睡覺。像遇着這樣的時候，那陳先生的滑稽性便要發揮出來了。

——『O-ho O-ho！去，去，去！』

他偃着頭，斜着眼睛，用這樣的腔調形容那打瞌睡的人。那打瞌睡的人不消說是把頭垂着就像風中

的向日葵一樣，東偏西倒，前顛後拐的。

陳先生一形容着，滿堂的人便要笑起來；那可憐的人還是笑不醒的時候，陳先生便要打開講堂門連呼學堂的老雜役李華：

「李華！李華！你趕快抬一架床來，給某某先生睡覺。」

滿堂的人轟堂大笑起來。——像這樣的轟堂大笑，原因不必是一樣，在陳先生的教課時間裏總要起一兩次的。

陳先生教課非常親切，他改國文每改一個字或者添一個字，他都要很詳細地替你說出理由來。他是一個理想的小學教師。

他本是一位舉人，他的專門學識是大清刑律，但關於這項我們沒有受過他的教益。

第二學期開學不久便行了一次分班考試。因為嘉定府在第二年便要開辦中學了，要在小學堂中預先抽一班人出來提前畢業。

分班試驗只是一道國文題，我考的第三，那是易先生出的題，易先生看的卷子，這回可沒有人說閑話了。

分班的標準不消說就在這國文程度的高下，但是還有一個附帶條件，而且可以說是重要的條件，便

是年齡的大小。年齡大的人雖然文字不好都可以昇入預備班，年齡小的人那就不免有些危險了。

那一次照易先生及其他先生們的意思要把我降到乙班的，是劉書林先生替我力爭纔得保持在甲班裏。事實上年齡雖比我稍長幾天而體格卻小過我的吳尙之，他雖然考的第七，但也降到乙班去了。

尙之降到乙班，這是我們當時的一個共通的痛苦。我們雖然同住一個學堂，但我們的生活勢不能不漸就分離了。

自從分入甲班以後我又得到了一個新的朋友。這位朋友名叫張伯安。他的左眼是瞎了的，一臉都是天花的斑痕。他失了的是一隻眼睛聽說就是出天花的原故。

他是一位數學的天才，在小學校的當時，憑着自己的力量已經通曉代數了。

他在第一學期的時候和我差不多完全沒有關係，在第二學期中是怎麼突然親密起來的，我現在也不記得了。他是二姨爹族上的一位姪孫，我們最初的接近好像是在二姨爹的家裏。

伯安比我要大一兩歲的光景。他和尙之是同小學的，在前原是非常的親密，但在學校的第一學期中他們也因為甚麼事情決裂了。他們絕了交半年，經我的調解又纔把他們的交誼恢復了起來，我們三人真正正學起了桃園結拜的故事來了。我們的結義愈添愈多，由三人添成五人，由五人添成七人，在中學堂的時候竟添到二十三人；有許多人我現在連名字都想不起來了。

我同伯安交好之後，我們的聚合便集中在他的家裏。他的家在高北門外。他的父親和伯父都是江湖上掌碼頭的大爺，是很可以號召一兩萬人的。就因為這樣喜歡交遊的原故，他們的家業非常空虛。不久他的父親死了，他的伯父也相繼死了，剩着許多兄弟姊妹全靠伯安一個人支持，後來他雖然勉強從高等學堂畢了業，但他終沒有機會出外發展他的稟賦，在我們四川的那樣個井底天裏可惜埋沒了一個天才。

第二學期中把原有的學生分成兩班之外，還招了一班丙班和一班半年畢業的師範班。許多老的學生也轉入師範班去了。

班數一加多，教員也不能不添聘，我們便得到了好幾個新的教員。

有一位是杜少裳先生，他是一位廩生，也是由日本宏文師範畢業，在暑假期中才回來的。他這人很聰明，很敏捷，很漂亮，一般人給了他一個綽號叫做『水晶猴子』。他是易先生最得意的人。他教我們甲班的數學和物理。

還有一位是王祚堂先生，他也是一位廩生，是成都高等學堂預科畢業的。他的性格和杜先生剛好成一個對照。他很溫厚，很寡默，很樸素，而且很矮，我們叫他『地藏王菩薩』。他教我們甲班的歷史、地理。他卻是陳先生的得意門生。

這兩位先生來了之後便把劉書林和帥平兩位先生擠到乙班去了。但是帥先生依然在教我們的

讀經講經。他講的是今文尙書，以孫星衍的伏生今文尙書爲教本。我們在家塾裏讀的尙書是梅賾的古文尙書，經他的解釋我們纔知道經學中有今文派古文派的辨別。事實上帥先生所給我的教益是很多的，但我因爲上學期受了侮辱的關係，我怎麼也不能滿意他，無論遇着甚麼事情我都要和他反對。

我是決定了以反對教員爲宗旨的，我已經把那種無嫌猜的兒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學堂裏的新舊先生我們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反對過的。就是最令人害怕的易老虎，我也犯過他幾次的逆鱗。

學堂後面都是亂葬墳的荒山，因此學生間有許多人怕鬼。終日鎖閉着的寢室，在晚上點名進去的時候差不多是誰也不敢走前頭的。晚上大家都進了寢室後的自修室，也差不多誰也不敢一人留着。荒山上大約時常是有鴉鳥啼飢的，那樣的時候大家便要以爲是鬼在叫了。

有一回禮拜六的晚上，大家都進寢室去了。我和尙之兩人在自修室裏留着。（從第二學期起，禮拜六的半日休假廢止了，城內的人也不能不在室內寄宿了。）易先生突然走了進來，他是有幾分酒意的，大約又是和幾位名下士在渝州公所撞了詩鐘回來的了。

「啊，你們兩個小學生還胆大，不怕鬼啦。」

尙之說：「我們不怕，易先生，你怕不怕呢？」

「我怕？」他反問一聲：「哈哈，哈哈，鬼倒要怕我啦！邪氣是不敵正氣的，像我這樣的人是一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鬼那里敢來近我哈哈哈哈哈……」

我說：「易先生，你的見解還沒有升堂入室。」

「唔？」他把兩隻眼睛白着。

「我們學過物理學的人，曉得鬼神這樣東西是根本沒有的。」

「哈哈哈哈哈，現在的學生要打老師的翻天印了。」

這回真是出乎意外的，他一點都沒有生氣，他說完了後還把手來在我們頭上摩了好幾下。

學堂裏的飯桌是長方形的，兩端各坐四人，中間放一個飯甌。座位是依着體操的順序坐的，所以我們的一桌是最後的一桌，剛剛缺少一個人。

上半年把我的手捏出了好幾個指痕的那位徐老童生，因為他的祖母或者母親過了世，他來校得很遲；食堂的順序已經編好了，他便只好和我們同桌。

這位老童生是一位饕餮，飯量既佳，吃菜更不讓人，吃了這一邊的，還要吃那一邊的。我們把他厭恨極了。

有一天中午我們幾個小學生約定，我們每次盛飯都要盛得很少很少的，彼此輪流地把飯瓢把持着，不使落在他的手裏，這樣十二分幼稚的計畫公然把那位老童生難着了，等我們把菜搶乾淨了，他始終只

吃得一碗飯。

飯後他公然跑去告了我們，這倒是出乎我們的意外的。

易先生把我們七個小孩子叫去和徐老童生對審，在辦事人會食處裏面。窗外站滿了看熱鬧的學生。

「你們爲甚麼不把飯給他吃？」易老虎很嚴厲的詰問我們。

「那個不把飯給他吃呢？飯甑是放在桌子當中的。」有一位同學這樣回答了一句。

那徐老童生說：「你們把飯甑估着不把給我啦。」很可憫的一種聲調。

窗外哄笑起來。

「你們這些東西笑甚麼！」易老虎向着窗外發起虎威來了。看熱鬧的人跑散了一批，但轉眼又聚集了攏來。

「你們爲甚麼不把飯甑給他呢？」

「飯甑少了倒是有的，八個人只有一個飯甑啦。但是他太不聰明啦。飯甑輪不到他，他用碗可以啦。」

又有一位同學這樣回答。

「你們這些小東西！你們纔聰明啦，你們不怕短命！（窗外又嗤嗤的有些笑聲）你怕我不曉得，你們這些小東西在作鬼啦！」

窗外又大笑起來。

老虎又向窗外發了一次威，窗外的人又駭散了。但不久又聚集了一批。

『我們實在搶不贏他，他平常非常搶嘴。今天他沒有搶贏我們，便來告我們。』這是丙班的一位小學生說的，這卻把我們站在老虎面前的人都說笑了。

易老虎自己也好像是忍俊不禁的，但他總放不下臉來；他大約是要借一種高壓手段來保持他的尊嚴罷，出乎意外的他卻給了那小學生一個耳光。小學生哭起來了。

我忍不住了。『易先生，你這未免野蠻！』

——『是的，野蠻！野蠻！』窗外的人同聲的叫起來了。

——『野蠻校長！野蠻校長！——那有在這文明時代還要打學生的！——太無人道了，蔑視了我們學生的人格……』

窗外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鬧作一團，易老虎還要起來咆哮，但他看見他的虎威完全倒了，他悻悻的站起來走進了他的房裏去。

易先生當時便退出了學校，他倡言要辭職，這把一學堂的人都鬧翻了。教職員去挽留，老學生舉代表去挽留，那天下午沒有上課，一直鬧到晚上。

易先生被挽留住了，第二天清早他又來了。

那回我記了一次大過，其餘的六個人罰了兩個禮拜的禁足。

自從這一回反抗過易老虎之後，我在學生裏面的威勢完全樹立了起來，我算成爲了學堂裏的一個小領袖了。雖然有極少數的老學生和我仍不相能，但他們已把我沒可如何。他們的目的只在分數，他們是盡力要向教職員討好的，除了死咬着課本之外，學生間的一切的行政事宜他們都全不過問。

這一學期的生活和第一學期的生活差不多便有天淵的懸殊了。因爲要想征服一切，所以總極力想擺脫小孩子氣，有意識地想裝成一個大人。於是乎不良的傾向一天一天的顯著起來。

酒是吃得更多了。嘉定城外沿着府河的邊上有許多豆花店，這便是我們每星期的常會地點。雪嫩的豆花——這和豆腐一樣的製作，只是比豆腐還要簡單，還要好吃。豆漿熬熟了，加以亞爾加利，凝集起來，加以相當的壓力，就在鍋裏便成豆花。四川境內這種賣店是最普遍的。

雪嫩的豆花拌着辣油海椒的豆油，這和白斬雞一樣是極平民極可口的一種食品。

菸也吃起來了。因爲吃菸是裝大人的要素。於是便學吃水煙，學吃葉子煙——那時候香煙還沒有傳到我們嘉定。噫了，我不知道吐過多少回，但是我終於吃會了。

我們那時候吃水煙是並沒有水煙袋的。家裏自然不會給，我們那麼多的餘錢來買煙袋，同時也無須

乎煙袋：因為有一種極簡便的煙袋的代替物。這種代替物是甚麼呢？就是把轆竿頭子削一節下來，在節疤上鑿一個小孔，這便是我們那時候的煙袋了，這種東西容易藏躲，先生也查不出來。

還有一件最笑話的事體，便是要梳一個長搭辮了。在從前有搭辮的時候，梳長搭辮便是成了人的記號。這種搭辮是組成了一副三紐的青條，末梢有流蘇的。但是我的頭髮太短，因為我們家裏的習慣要到十二歲纔准蓄髮，怎麼也搭不上條子，便只好買了一組假髮來添上去。但這種的裝扮是不敢回家的，到年假回家的時候，把這些通通取下來，又纏着頭繩回去。

年假期間在家裏做了些甚麼事情，我現在怎麼也記不清楚了。受了帥先生的啓發，把家塾裏的皇清經解來繙閱了一些的，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最感覺着趣味的是閔百詩的偽尚書考（題名我不甚記得清楚），他把梅頤的古文尚書的偽撰，差不多一字一句地都找出處找了出來，把它暴露了。這真是一種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是最愛挑剔別人的祕密的，這一點可以說恰如所好。

把史記讀了一遍的也怕就在這個時候。那時候我很喜歡太史公的筆調，史記中的項羽本紀，伯夷列傳，屈原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信陵君列傳，刺客列傳等等是我最喜歡讀的文章。這些古人的生活同時也引起了我無上的同情。

伯夷列傳裏面我發見一句話，所有的古代註家差不多完全是解錯了的。那本是一句極簡單的話，但在傳中是極重要的一個文字上的關鍵，假使講錯了，那全盤的文字便通不過去，但是古時候的人一方面講錯，一方面拚命的極口讚頌那篇文章，我發現了這個現象之後真是覺得好笑。

太史公的伯夷列傳那決不是在替伯夷作傳，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種論說體（四庫全書），伯夷的傳只是

那文中的一個插話。那篇文章的主要眼目是在論身後名的能傳與否的因數。許由卞隨 務光與伯夷 叔齊一樣，是讓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伯夷 叔齊得以傳於後世，而許由務光之倫不傳？這便是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主要的問題。

三代以後重儒，三代以前的人能傳與否要看儒家稱道他與否。對於伯夷 叔齊 孔二先生是極力稱道的，所以他們便得傳於後世；然而與夷 齊同樣高潔的許由 務光等等，何以在儒家的六藝裏面不見記載，而孔二先生也不見稱讚呢？要說都是莫須有的人，但是許由的坟分明在稽山上，太史公（或者是他的父親）都是親眼看見過的。

對於這些問題他找尋着了兩個因數：一個是人的好惡關係，一個是時代的清濁關係。

許由 務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種超現實的，所以見稱於道家而不見稱於儒家。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所謂「從吾所好。」這是人的因數。

許由 務光生，在唐虞 盛世（古來的傳說是這樣，）因此不甚稀奇；伯夷 叔齊是生在天下散亂的時候，所以特別出衆。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所謂「舉世混濁清士乃見。」這是時的因數。

有了這兩個因數，便可以知道夷 齊何以能傳，由 光何以不傳。雖然他隱隱約約的在罵孔二先生有點畸重畸輕，但他不敢直說出口來，只是細細的分析出了上項的原因，便總括一句，「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

此——這就是對於上文的『夫子敍列古之仁聖賢人若伯夷與太伯之倫詳矣，以余所聞，由光誼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的答案。『彼』是指的伯夷與太伯，『此』是指的由光；這在文脈上十分明晰，但因為在這一問一答的中間插進了一段伯夷、叔齊的傳說在裏面，這把古今來的註疏家批評家便完全弄昏迷了，他們都解釋爲『其重道義，其輕富貴，』這真是有點滑天下之大稽。

那傳末落尾的兩句：所謂『崖壑之士趨舍有時，』這是把時字的因數點醒了出來；又有所謂『後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這所點醒的是人字的因數。他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稱悲夫』的『此類』所指的也就是許由、務光了。

年假過後回到學堂裏去，前學期的成績公然還是第二，這更增加了自己的自負心。所有一切不良的習慣不消說又要繼續起來。我的懶惰、散漫、驕傲，差不多連自己都覺得有幾分討厭。這時候又是性的煩悶，非常猖獗的時候，自瀆的行爲差不多一天有兩三次。

有一種頂奇怪的心理便是覺得自己太豐滿，總要想再瘦削一些，希望如像尙之那樣的瘦削。要想自己瘦削便不免愈見自戕，以爲這樣是便使自己美好的唯一的妙策。

我臉上的紅暈不知道幾時已全盤消去了。

就在這時候學堂裏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打擊。

學校在第一學期中星期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內的學生還可以回家留宿。自從第二學期起，這個制度便廢了。學生們都要求復活，尤其是城裏的學生們。

我們學代表向辦事人要求，甲班的代表就是我。我們要求，要求不遂便同盟罷課。

這樣一來風潮便漸漸擴大了。

學生裏面當然也有不少的卑劣分子，私下和辦事人串通的。辦事人便定下了一個奸計，他們要召集學生談話。全堂的學生召集在一個大講堂上，易老虎走來又用他的嚴威向學生們警告了一場。他說：學堂在禮拜六是可以放假的，不過替你們的學業和健康設想，才把這個制度廢了。你們一定要要求放假，以後也可以照辦。但你們這同盟罷課真是大逆不道。他又說：我曉得這也並不是你們全體的意志，只是有一二敗類在裏面慫恿；這一二敗類要希望你們指摘出來，不然就要全盤斥退，看你們回去怎樣對得起自己的父兄！

他威脅一陣又勸誘了一陣，都沒有甚麼效果；是那水晶猴子的杜先生出來提議，他說用無記名投票的選舉法罷，那個是這次的罪魁，讓學生們投票選舉。

這樣一來學生方面便全盤失敗了，開票的結果除少數白票外，我竟以一百幾十票的多數當選。當堂

宣佈死刑，我受了退學的處分。

由學校把行李一切搬了出來，在城內的一家客棧裏面淒淒涼涼的過了一夜。

那時候真是不免有無限的淒涼，甚至於有落淚的時候。但是我的淒涼，我的落淚，並不是對於我自己的後悔，寧是對於同學的卑劣，辦事人的陰險的一種失望的悲憤。

我在學生裏面主持，辦事人方面分明很明白的；要斥退我便直切了當的斥退好了，爲什麼要經過那樣一道手段，使學生們都成了一羣賣友的人？在辦事人方面斥退我或者真是出於一種苦心，但是這樣的苦心在我自己是怎麼也不能夠諒解。

我被斥退了，我決心不回家，我想要上成都去，張伯安吳尙之都在替我經營盤費，預算在城裏要捱擱一兩天才有着落。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就在我被斥退了的第二天下午我的父親突然下城來了。父親也落在我住着的客棧裏。我是住在那客棧的官房裏的，父親走進房來，本是憂鬱的面色，被憂愁和不快的情緒緊鎖着，愈見嚴重得可怕。我不曉得父親會來，頭上是依然辮着長搭辮子的，父親一看見我，便將就我頭上的髮辮來做皮鞭在我身上鞭打了幾下。『你這不成材的東西！』他罵了我一聲，便沉默着倒在床上睡着了。

原來一切的經過父親已經早知道了，學校在要斥退我的那一天，已經專派了一個人到我家裏去。社

先生直接寫了一封信去給父親。父親看了信便立刻趕來了。

斥退這是最嚴重的刑罰，在當時就好像由秀才革成了白丁一樣，父親是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嚴重的。

父親來的消息一到，杜先生就在那天下午走來拜訪。杜先生是我們母親的一位族孫，但他和我們大哥相好，他叫我們父親是『世伯。』

據他的說明，學校當局斥退我，是想玉成我的。說是『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成大器。』我經過這一次挫折，只要我能够悔悟，學校是要收回成命的。

父親聽了這一般話，當然又歡喜得一點。

晚上王畏巖先生來訪。他是縣視學，是一位副榜。他那時候已經是我們五哥的岳父了，他的說話更是客氣。他說：『八世兄高明有餘，沈潛不足，只要稍微柔克一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的斥退不消說他也是表同意的了。

父親第二天還到學堂去拜會了易先生陳先生，是帶着我一道去的。自己的兒子被人斥退了，心裏的不高興說不出口來，反轉要向着人陪不是，向別人道歉，做父親的這種苦心我是很能够推察的。因為是要挫折我的意思，父親更決定了一種計畫，要帶我到各地的親戚故舊處去顯示，就好像犯了罪的人要綁着

街上示衆的一樣。

最初到的是流華溪，我們大伯父是在後山鹽廠上的。在這兒我們的親戚故舊很多，最集中的要算是文昌宮的公立小學校了。那時候李肇芳先生在當校長，我們的沈老師也在當教習，另外還有一批新進氣銳的人在那兒主持。因為處於競爭的地位，同時又以私立的原故，一切的措施總覺得比縣城官立的高小更要來得自由。

父親一到流華溪便把我引到小學校去，父親的意思不消說是要大大的使我在稠人廣衆中受辱一番。但是結果是和父親的期待完全相反。

地方小，薄有的文名已經噪於遐邇，又加以遭了斥退，我一到文昌宮，在學生當中便起了一個很大的激動。我的一個胞弟那時已在那兒唸書，我到我兄弟的自修室裏，由他引我到各處去參觀的時候，所有的學生都簇擁着我，表示着無上的敬慕。我在他們裏面就好像是一個凱旋將軍一樣。

我是一位來客，吃飯會話都是和先生們一道，這在無形之中更顯得有一層優越。但我的決心還不僅這一點。

我遭斥退在流華溪早已傳遍，但不十分明瞭當時的情形，經我把鬧風潮的原因和學校當局的辦法報告了之後，一切的先生們都反對易先生們的辦法，當時便聯名寫了一封信去質問易先生，信中很帶有

非難的口吻。末後還附帶一段是年少的光陰絕不可任其虛擲，聞有收回成命之說，究係何時？若尙遲遲無期，便準備把我收入文昌宮學校作爲特別研究生，免使我長久失學。

這封信，父親很主張不寄，但是終竟專人送去了。這好像是一個哀的美頌書，當局者都是很緊張的。

父親的意思本來想把我帶到五通橋杜家場繞道回家的，李肇芳先生們不贊成他，便作了罷論。李先生的主張我覺得是很正確的。他們說：年青人不可使他太受恥辱了，阻止了他的競爭心，向上心。我覺得這真是正確的見解。由這個見解當然可以引導出一個教育方針，便是兒童教育就應該利用他的競爭心，自負心從積極的一方面使他能猛勇向上，性情就流於驕傲也是不要緊的。總要使他有如像拿破崙一樣的見解：『不可能的字只有愚人的字典裏才可以翻出。』

李先生們把父親留在流華溪了，他們要等到易先生們的回信來再作第二步的進行。

李先生和我們大哥同是郭敬武先生的弟子。郭敬武就是這流華溪的人，他和廖季平同學，也是一位漢學家，同時並長於辭章。李先生在流華溪要算是他的繼承者了。這李先生後來在中學校當過我的先生。我在後邊還有機會敘到。

李先生們的信到了嘉定起了一個很大的反應。不久回信就來了，回信的意旨也頗堅持，着一種教育的主張，但是事實上是屈服了，學校裏叫我立刻返校。

那時是二三月間的時候，我揣想易先生們的意思，怕至少要停我半年學的，因為他們起初便不想要我進甲班，不想要我早進中學；但經流華溪的一反對，便很狼狽地立刻召我回校，我心裏暗暗含着隱笑。同時我父親在這時候也才展開了他的愁容。

易先生們的教育主張失敗了，我自己便是一個鐵證。

我停了差不多兩個禮拜的學，跟着父親又回到學校。

斥退牌取消了，另外換了一道悔過自新准其復學的牌示。一切都是虛偽，——爲辦事人敷衍面子的虛偽。——這是他們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啓示。

學校裏面又招了一班丁班了。有一位姓吳的，一般人都叫他『吳弟兄』，很有姿首。他在操場裏遊戲的時候，一般人都要去和他親近，但他却是很有戒備的神情。我纔回學校的一天，在後操場裏面去看他們遊戲，便先看見他。他的確是很美貌。他那雙眼睛非常敏活，非常濃黑，睫毛是很長而密的。他的臉並不蒼白，寧可說是嫩黃，是一個瓜子形，但怎麼也覺得可愛。

我從操場裏走過，從另外一邊的坡路走下自修室的時候，他跟着我走。走到那坡坎上只有我們兩個人的地方，他搶前幾步來握着我的左手——他那柔嫩而溫暖的手。

他合着笑望着我說：

「你是不是就是郭君？」

我說：「你怎麼會認得我呢？」

他說：「那牌上不是有你的名字？」

我那時覺得真是榮幸，我得了這樣一個意外的報償，把所受的一切的恥辱都拋流到那東洋大海去了。

自從遭了一次斥退之後，我的性情愈見有意識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發展。

——「我縱橫是破了臉的，管他媽的！」

這樣的想念怎麼也離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見懶，愈見散漫，愈見驕傲。我清早睡起懶覺來了，就是點名的時候我也不肯起床，起來之後床也不理，帳子也不挂，這樣的一直經過了一個學期。

自己一不良，不良的朋友便走來依附。我因為朋友的誘引，瀕到墮落的深淵的也有好幾次。

城內府街的中部有一條死巷名叫臙脂巷。這是有名的賣淫窟。

巷口的左側有一家酒店。

有一天晚上有兩個同學和我在這兒喝酒。喝得有幾分醉意了，他們約我進臙脂巷去。躊躇了好一陣，終竟克服不了自己的一種好奇心，便答應了他們進去。

巷道是很黑暗的，覺得非常可怕。踏進一步就好像墮入了無底的深淵一樣，自己的心臟非常的悸動，走進巷口不上五六步路，終竟害怕，一掉頭又跑了出來。

同時把我當成女性一樣戀慕的人也有。

有一位姓章的，在學校裏素來是不良分子，就因為我被斥退的時候，他也和我一道，我們便漸漸接近了起來。

他住在月兒塘的文廟旁邊，在那附近有一家姓杜的酒店。當爐的老板娘已經在三十以上了，她是一位私娼。我們不知道在那兒吃過多少次數的酒，吃得有些醉了，那姓章的調笑她，我也跟着調笑她。我有一次跑去坐在她的懷裏。她對我說：『小先生你還年輕，你不應該跟着他們學。他們把你帶壞了。』我感覺得她就像我的一位老嫂子一樣，警惕了起來。

就是那位姓章的，他有一回約我到他家裏去吃酒。他家裏除了一弟一嫂和一位老媽子之外是再沒有甚麼人的。

他儘勸我喝酒，我喝吐了。我決意要回學校去，他勸休息一下再走，引我到一間房間裏面，大約就是他的寢室。他勸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門門了，走到床邊來，出乎意外的便把我抱着，要和我親吻，我用力的給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來了。我憤憤地起來抽開房門走了。

在第三學期中除掉這些惡心的不愉快的記憶之外，我差不多沒有一件光榮的事情可以紀述。我感覺得學校生活是極危險的一種。職司兒童教育的人是應該負有很重大的責任。兒童一生的運命和性格差不多全部就鑄成在這個時候。職司教育的人不想去完成自己的責任，只圖保持自己的尊嚴；敷衍自己的體面，兒童的生活他毫不接近，兒童期的危險他也不事預防，這真真是等於把羔羊送在老虎口裏。

我在老虎口裏七顛八倒過了一年半，怕還是我家庭的嚴烈的教訓把我救了罷？我算也脫離了那個危機，把畸形的小學生活告了一個終結。

我們是提早在五月畢業的，因為六月裏要考中學。

榜示也揭曉了，我是發的第三。這三學期的成績順序剛好表示了我的一個墮落的途徑。但我自己是甘心墮落的嗎？

畢業了，畢業了，好容易才盼到了的畢業喇！雖然只有三學期，但就好像受了三十年的監禁。畢業文憑是縣官親自臨場手授的。大家都好像覺得光榮。

大家在食堂上吃畢業的筵席。自有天地以來的第一次的高小畢業生們猜拳的猜拳，射覆的射覆，真是不亦樂乎。

我吃得也有好幾分醉意了。

我自己跑到後操場絕底的甲班教室裏去，把鞋子脫下來，套在兩手上，一年來憤積着的怒氣湧上心來，我提起全身的力量來猛撲上去。

——「你這混賬東西！」——撒東割零的打破了兩扇玻璃。

玻璃的破片彈在我手背上，彈出了血來。

——「嚇嚇，我的血公然還是紅的！」

一九〇七年的秋季我從小學升入中學了。

中學的校舍就是從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標山的東麓，學校的後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禮堂，左右的考棚，左邊的改成講堂，右邊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邊是一帶寢室，一直地綿延着差不多與學校的深度相等。

學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熱鬧的玉堂街，左邊的側門與縣街相通，右邊的側門與府街相通。但因為學堂的地基很宏大，學堂的前面也有一個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斷了的，平時只開左邊的側門或者右邊的側門以供學生出入，所以雖然處在城的中央，一點也不覺得城市的喧嘩。

從前的嘉定府管轄七屬。七屬是樂山、犍爲、威遠、榮縣、峨眉、洪雅、夾江。這幾縣的文化程度大約也就依

着這個順序。洪雅、夾江最爲落後，因爲是在雅河上遊，有一部分已經和野蠻人的地域（猓、猓）接近了。

中學堂的第一學期是發揮盡致了當時的一種過渡的現象。

校長是我們樂山縣人，在湖南做過幾任縣官的，對於辦學的經驗和知識完全沒有。由他這樣的人當然是聘請不出甚麼好的教習，而且教習的產生法是要按照縣份攤派，有這樣一個條件限制，結果是愈見笑話了。

張鬍子是夾江人，他住家在草堂寺小學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爲夾江沒有人材也就聘他去當了監學。在行開學式的時候，本來客氣一下不講話也未嘗不可以的，他偏要在那時候出一次風頭。他登台演說，開口就是：

「學問之道，得於師者半，得於友者半，得於己者半……」

說得滿堂的人都笑起來，但他還很得意，後來我們就稱他爲「三半先生」。這個徽號由夾江人傳到他耳裏去時，他很不心服，他還說：「一個橋柑不是有十好幾半嗎？」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習，我不記得是峨眉人還是洪雅人，他公然講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來，他連東西南北都不清楚，他說日本是在中國的南邊，朝鮮是在日本的東邊，講得比山海經、淮南子的地形訓還要神祕。

此外大概都是這樣相差不遠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員是湖北人，他一上講堂便用英文來說話，寫也寫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們也不知道他的程度怎麼樣，他說的寫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現在也是不敢保險的。

在這樣的一些教職員之下，四方雜處的從各縣來了四五百名的學生，嘉定城從此便多事了。

學生在教課上得不到滿足，在校內便時常愛鬧風潮，在校外也時常惹是生非。城裏的各處會館差不多毫無間斷地時常在演戲的。禮拜可不用說，就是禮拜三禮拜六我們那時都有半日的休假；在這樣的时间每處的戲場沒有學生鬧事的差不多沒有一次。

我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是怎麼樣的呢？

我焦燥。我自己對於自己時常起着一種懷疑：就是我自己不知道將來會成爲一種甚麼物什？

我對於學校的課程十二分的不滿意，能够填補我這種不滿意的校外的研究又完全沒有，我自己真是焦燥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時留美熟已經漸漸在蔓延了，我對於歐美不消說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這是斷難實現的一種祈願。我的大哥是早出了東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學的時候也由武備學堂畢業派到東洋去實習去了。這兒也是很景慕的地方。這兒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辦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這些地方去學習甚麼，那

時候並沒有怎樣明確的志向，實在也是不能有怎樣明確的志向，科學裏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種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樣，那時候我實在是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到了外邊去覺得總可以學些甚麼，總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習的陶冶之下要得到許多的智識。

奮飛，奮飛，這是當時怎樣焦燥的一種心境，但是我的父母怎麼也不肯許可。父親不知道學堂的情形，他總以為不至於像我們所說的那樣厲害。母親是完全出於溺愛。自從大哥五哥出洋以後，我們母親時常思念他們，差不多一說便要流淚。她常常說：『我的心是碎了，小的兩個是怎麼也不肯放他們出遠門了。』我究竟是一個膽怯的人，家裏一不許我出遠門，我雖然幾次想逃走，但終竟沒有這種決心。由是自暴自棄的念頭便一天一天促進起來，鬧事的學生中當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禮拜，陝西街的秦晉公所唱戲。我因為換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筵布長衫。這件長衫不幸的是紐絆帶紅色的，當然是裁縫師傅誤把紅色的布條做了骨子的原故。這樣的衣裳怎麼也不好穿出街去，這使我破天荒地禮拜日也在學校裏留着了。

吃中飯的時候，一位從戲場回來的同學說：『清和班的王花臉下午唱霸王別姬。』

這真是含有無限的魔力的一句話。王花臉是嘉定優伶界有數的名角，霸王別姬是他的拿手好戲，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紅紐絆的葱白竺布長衫，光頭，鬆三把的長搭襠，還拿着一把張開時要超過半圓以上的黑紙扇……這實在是極不莊重的一種裝束。就這樣跑到秦晉公所。

舊式的戲場在演戲的時候，舞台前面的左右兩翼要擺着兩列連環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腳長櫈，正中和後部空着，看戲的人不是立在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腳櫈上。坐櫈的要被徵收座錢，大概看半天戲每個人頂多不過十文錢的光景。不消說這種高腳櫈是誰也想爭着坐的，特別是靠近舞台的最前排，戲場就因為看戲的人要爭着坐櫈的原故，在未開戲以前總時常是坐滿了的。

我走進秦晉公所，戲場早已坐滿了。但這兒正是學生逞威風的地方，他是不講理的。選着第二排的坐櫈我就想攀上去。坐在櫈頭上的人大大的表示出一種不愉快的樣子。第二的一個更指着他們兩人中間伸出着的櫈腳的筍頭對我說：

「這兒有個櫈，你來坐罷！」

這句話是含着一個很下流的意義的。

「好的，我就來坐罷！」

不客氣地我便一直攀上去，一坐就坐在兩個人的大腿上。兩個人不消說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囉哩起來。

我說：『是你們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經不是看戲的興趣，只是吵架的興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鬧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兩人的同黨，他回過頭來打幫腔。

「這兒不是你應該來鬧的！」

「混賬東西！」

我劈的就給他一耳光，端端正正的就打在他回過頭來的臉皮上。他伸過手來抓着我的領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時我的衣裳卻被他拉破了。

「打喇！打喇！」全場都號起來了；這兒的高檯上立起一個人，那兒的高檯上立起一個人，有的從人頭上便撲過來，就像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樣。全場轟動着的都是學堂裏的學生。和我口角的看見勢火不好便混在人叢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個？是那個亡八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我們查出來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鐵牛門掌碼頭的劉大爺，還有兩個便是他的弟兄。這位劉大爺是張伯安的父親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戲場上，他隔的很遠，聽說我在打架，也從人頭上游泳過來了。當時我們就去找伯安的父親，那劉大爺還陪了不是，補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級的，好像有仁義禮智信的幾種堂子，就像高曾祖父兒孫的五族一樣。那位劉大爺大約是沒有把我看成學生，把我看成了義字堂或者禮字堂的矮輩，或更看得不值錢罷，他竟上了一個當，折了不少的威風。不過我也好久不敢一個人到鐵牛門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要向我報仇。

像這樣倚仗人多勢衆的在戲場內惹是生非，這在當時的學生界是最流行的風氣，而我自己差不多又是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鬧得來嘉定城內在休假日不敢唱戲，以後竟連戲都少唱了。這兒不消說是合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經濟的變革。

最初我們總下嘉定的時候嘉定城裏有三座班子，各處會館的堂戲差不多連續不斷。這時候香煙還沒有到嘉定，學生身上穿的還多是一些銀綢繭綢巴綉或毛藍布大衫之類的手工業的土產。但是隔不兩年身上的穿著完全變了。洋緞大呢嗶嘰天鵝絨乃至葱白竺布，一切的東西差不多都帶着一種洋味，機械生產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煙草公司的「Pilot」所謂「強盜牌」的香煙，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雅片閣下惠顧到我們城裏了。

在這時候，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自然是土產生意的衰頹，行幫制度的崩壞。以行幫為基礎的各省會館自然要還打聲，自然要減少他們的行樂機會了。

唱戲的機會減少，戲班子也就一天一天的減少下來。從前的三座歸併成兩座，更歸併成一座；一座也

不能維持，後來終竟消滅了。

這時候好像省城、重慶、自流井那些繁華的地方，就是唱戲的生意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的營業，已經有戲場主集資合設的常設的戲園了。這些常設的戲園不斷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戲班子便坍臺，這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但也是社會變革的一種。

經受學生的搗亂，行幫的潰崩，常設戲園的吸引，封建制度的會館戲便漸漸絕跡了。學生的出現本來也就是社會變革的一種上層現象。結果是封建制度的經濟組織被資本主義的洪濤沖破了的現象，在戲台的一角上很鮮明地表現了出來。演戲的方式，演戲的內容，演戲的劇團的組織，演戲的舞台的建築，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確的唯物史觀。精神盲目的羣新劇運動家，他們說：他們的戲劇是超過時代的，他們是為戲劇而戲劇。

在學校裏愛鬧風潮，在學校外愛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內校外的不良少年曾發生密切的關係。

當時校內有八個最愛遊耍的學生號稱「八大行星」，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其餘的樂山縣人佔了四個，犍爲縣人佔了三個。大約是因為地理相近而且同班的原故罷。

第一學期分了三班。樂山犍爲的學生是一班，威遠榮縣的學生是一班，峨眉洪雅夾江的學生又是一班。

這三組，地方區域很相近，同時學生的性情也大概相同。樂山犍爲的人帶些都會氣質，不免有些輕薄；威遠榮縣的人很粗暴；峨眉洪雅夾江簡直是鄉下佬了。

本來已有縣界的地方觀念，又加以不同班，在學堂中雖同住了許久，有的完全不知道姓名，有的就給仇敵一樣。能夠接近而相得的人不消說還是同縣或同班的人了。

由這些行星的吸引，逐漸的認識了城內的一羣遊蕩子弟。這些大概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兒子，家裏錢是有的，又不讀書，只是追逐時好，穿些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們是有一個「轉轉會」的，便是定一

個日期輪流的請吃酒宴。在酒席前後不消說就是打牌。

那時候我們打的還是紙牌，是由一點至十二點的，我們喜歡打的是「逗十四」和「卯十」再不然就是「推牌九」了。麻雀牌已經到了嘉定，但是很少。

我不久也成了這「轉轉會」的一位會員。

在那會員裏面有一位姓汪的少年，他的面貌很端麗，是「轉轉會內之花」一班的人都是如蠅逐膻的向他獻媚，向他誘惑。

他特別和我要好來。我們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見面了。

他家裏開的是綢緞舖，也是在玉堂街上。他只有一位母親，所以他的行動便流於放蕩。每天午後他在舖店門口等我，我只要一下課便請假出去會他。

我在這兒總感着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於男性的初戀。

他在前本來有一位很鍾愛他的人，但他把他疏遠了；他傾向到我來也到了一刻不能相離的光景。

我的嚴正的一批朋友，張伯安與尚之諸人，他們看見我一天一天地趨於遊蕩，便暗暗替我担心。在休假的時候他們每愛把我引到別的地方去，避免我的那些遊蕩的友人。但是那姓汪的少年我是不能離開他的，他也因為我的關係偶爾加入我們的嚴正的遊隊裏面。

少年一和我接近之後，漸漸和他從前的朋友們隔離了；他喜歡的是單獨地和我兩人遊玩。我們相會多半是在夜間或者黃昏的時候，我們總是避開繁華的市街，向那絕少人行的城外或者城牆邊上去散步。

我們時而是很感傷的。

我問他爲甚麼不讀書？

他說是他父親死早了，便失了學。

我時常想，假使他是在讀書，而且和我是同學同班的時候，那真是再圓滿也沒有了。

他有時候也要求我，要我得志後不要忘記他。我當時也好像覺得我很有力量把他提拔出那種境遇的一樣。

他避人也是因爲怕人說閒話的原故。他專一於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對於他嘖有煩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兒塘的草地上走着，我們時而又去倚着那月兒塘上的紅石欄杆。月光是很朦朧的，四面的人家也點起了朦朧的燈火。

他對我說：『我和你好，他們在說我的閒話，但是我不怕的，我們一個是心甘，一個是情願。』

正說到這兒遠遠來了一個人，我們把話停止了。人影走攏了來，原來就是『轉轉會』裏面的一個人。他很有意義的說：

「啊，你兩個！」

就這樣說了一聲，那人便走過身去了。少年向着他的背影回答一聲：

「唔，我兩個！我兩個又怎樣呢？」

那邊也沒有回話。

我和他交好，我的朋友們很替我危險，甚至於連遊星裏面的天王星都在忠告我，說我和汪少年要好，我反轉要受他的暗算。我只是感覺着一種苦笑。

他對於我十分懇切，有時候就像我的一位姐姐一樣。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吃醉了，是有許多人一道喝酒的，散後只有他跟隨着我。我們走過一家煙館門前，突然遇着一位「鷄仔」。他本來是一位府學的兒子，後來府學死了，一家人流落在嘉定也相繼死了，只賸下這位兒子竟成了「鷄仔」——這是相公的別名。我拉着他，叫他陪我去喝酒，我們在一家小酒店裏面又喝起來，夜漸漸深了，汪君催我回學堂去。我說不回去，要引着那位相公去開旅館。汪君他也把我沒法。他借着買下酒菜爲名，拿了兩塊大洋給那相公，和他說了一些話叫他走了。那人一去便沒有轉來。

汪君後來還對我說：那孩子很不肯走，他的意思好像還怪他吃醋的樣子。

那晚上我醉得一踏糊塗，汪君把我扶到他自己家裏去，還勞他的母親服侍了我一夜。

是那年的年底，還是第二年的年初，我現在記不準確了。

那也是一場醉後的事情。

我同幾個『轉轉會』的人喝酒，喝了後又打牌，已經半夜過了，我的錢輸乾淨了，我還要要求打。有一位說要打現錢，我便和他吵鬧起來；我痛罵他，說他侮辱了我，怕我輸了不給錢。兩個都把臉破了，我便一衝衝出那店舖來，那是縣街上的一家藥店，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人家裏的。

那時還沒有電燈，昏黃的街燈照着悠悠的夜景，街上已經沒有行人了。

打牌是有汪君在場的，我和主人決裂了，衝了出來，我相信他一定要跟着我走；但我走出街來以後，走不多遠，我便立在街邊等了一會，卻不見有人在後面跟來。我又憤恨，又絕望，想到學堂的門是已經關了，便順便走進街頭的一家客棧裏去。客棧的么司務把我引上了樓。一個長條房間，沿着壁擺了三尊床。床上是只有草蓆和一張草席的。

我搶着床頭有一個長桌的床便和着衣裳倒了下去。么司務抱着一床被條走進來蓋在我的身上，就像壓下了一張石板一樣。隨手點燃了桌上的一盞菜油燈，他又走出去了。

我模模糊糊的睡着，恨我受了侮辱，又恨那汪少年不跟着我來。我想到身上沒有錢，明天怎樣出客棧，心裏也暗暗的着急。口渴極了，向么司務要茶水喝，但他說已熄了爐火了。沒有法子，只得忍耐。

模糊的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涼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睜開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責備他：『你爲甚麼不跟着我來？』

他說：『在人面前怎麼好那樣呢？你走了我們還打了一兩和牌，我裝着肚痛才告退出來了的。他們也醉了，和你吵的老陳吐得一踏糊塗。』

——『你怎麼曉得我是在這兒的？』

——『我曉得你不能回學堂，一定是在客棧裏睡，幾家客棧我都沿街打聽了來，在這兒才找着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在街上買了幾節紅甘蔗來。』

說着他又笑融融的咬了一口來渡在我的口裏。

——『啊，我真愛你呀！』我緊緊的把他抱着。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還是他給了棧房錢我纔出來了的。

第一學期的半年就是這樣放蕩過去了，學堂裏面不消說是完全沒有給我學到一點甚麼。我的修身分數是在二十五分前面還打了一個負號的。

第二學期的中學校和第一學期又換了一種花樣了。

全校的教職員完全更換，一個都沒有剩留。

校長姓秦，是隄爲縣的人，他在成都師範學校做過監學，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學期的是要稍微整齊一點。但嚴格的說來，兩者的相差也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學校預科畢業的數學教員，讀英文的 English 爲「因革賴徐」讀學校的 School 爲「時西火兒」這已經是够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員把別人的鈔本來講授，竟把草寫的「天然景象」誤認成「天龍景象」講了一大篇飛龍在天現龍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羅的監學，他本是峨眉縣的秀才，又是留東學生。他替我們講國文，講韓退之送董少南序，那裏面有「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猶復有昔日之屠狗者乎」的一句話，他不知道「望諸君」就是樂毅，他講道：

「你去把那些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罷，看那市面上還有沒有從前的賣狗肉的？」我們好笑，笑得忍

不住，我們給他取了一個日本式的渾名叫『豬頭望三郎』，別號又叫『狗肉先生』。

像這樣的笑話是不一而足的，不過從整個的來說這一學期的先生比第一學期是要高超一點，多少他們還見過一些世面，進過幾天學堂門。但他們自己卻異常的自負，特別是一位監學名叫丁平子的先生。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是榮縣人，是一九〇七年日本留學生鬧取締風潮回國的。那時候他在當四川留東同鄉會的總幹事，他在留學界中當然是錚錚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體非常矮小，面孔是一個正三角形，上顎的兩個門牙爆得非常厲害。他自己很以辯才自雄，但他的聲音非常尖銳，語調非常的不自然，這無論怎麼也沒有雄辯家的資格的。不過他為人很狡猾，他愛說辯，你要和他說話總是說不過他。

他們這些先生在那時候或者勢有不免，因為要統轄在第一學期中過於放縱的學生，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要採取嚴厲的手段。但是他們是過於專橫了，他們不是以學生利益為本位，只是以顯示自己的身手，顯示自己的威風為目的。

才開學不兩天，有一位夾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學生，他在吃中飯的時候，因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會食的監學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來。監學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當然會有剩餘。出乎意外的是那天會食的詹監學，他竟拍案大怒，說這姓宿的同學侮慢師長。

姓宿的本來是很守本分的一位孩子，他去拿監學桌上的辣子，一定以為這是很平常的事，其實在誰個看來也是很平常的事，決不會有甚麼侮慢師長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頭上，就在那天下午，學校竟公然雷厲風行的掛了宿君的斥退牌。

這真是太橫暴了！這便激起了全校學生的公憤，當天下午便罷了課，舉出了兩位代表去和監學們辦交涉。代表，一位是樂山學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遠學生。

他們兩人在監學室裏和三位監學先生講話，差不多只聽見丁平子一個人的咬文嚼字的尖銳的聲音。

全校的學生都圍在窗前，那當然是嘈雜不堪的，丁平子便藉着彈壓窗外的學生為名總不與代表們說到本題上來。

姓周的說：『我們是全校學生的代表，先生，你且聽我們說，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聽窗外的聲音向窗外的人說話。』

『然而監學有目，誰能令其不視？監學有耳，誰能令其不聽？監學有舌，誰能令其不說？』這就是雄辯家的一種尖聲尖氣的雄辯。

姓易的是一位老學生，他的年紀怕比那任誰那一位監學的年紀還要大些，他素來談話是老氣橫秋

的；他又橫秋起他的老氣來了。他向丁監學說：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聲音。

「甚麼？甚麼叫肝火旺？你真胡鬧！你真侮慢師長！斥退！斥退！」

尖聲氣連連的冒火，怎麼也不由分說，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來。

不上十分鐘的光景，監學堂的窗上又掛了一道牌出來，周易二君以煽動罷課，侮慢師長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學生還繼續罷了兩天的課，終因他們用高壓手段和牢籠政策，把學生的團結切破了，他們便硬把學生的憤怒鎮壓了下來，但是稍有血氣的人誰個能够心服呢？

平心的說，他們就這樣橫不講理的把學生壓伏着了，假使他們真真正正有相當的學殖足以引導學生，那他們也未嘗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們卻是空空如也，而且還十二萬分的心驕氣浮。

像丁平子要算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擔任世界地理，他的講義模仿的是章太炎的筆法，寫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顛而倒之倒而顛之的奇句，他並不是在講科學，他是拚命在熬文章，講了半年僅僅講了幾篇序論——實在是倒通不通的序論。

世間上的通病，不美的婦人總愛搽一臉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總愛鏤心刻骨的彫琢。結果是愈妝扮愈醜，愈彫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彫琢不裝飾的自然美，那他已經達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膚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樣，它總要有一種內在的顯示。

他們的驕傲不僅在學生間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裏的老名士輩都看不慣了。他們有一次去遊高標山的美景樓，做了一副木聯來掛在樓上，那聯語是：

六秀才同遊一日
萬景樓從此千秋

因為他們去的人中剛好有六位秀才，這種旁若無人的態度把那極溫誠的王畏巖老先生也激憤了，老先生把那聯語改成：

六秀才只通六竅
萬景樓遺臭萬年

在下邊正當當題出了改竄者王畏巖的幾個字。

他們受了這樣的毒罵，後來還鬧了很久的筆墨官司。

他們這一批教職員來了之後把學生的班次也從新改組過了，把我們舊的學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

是從前純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楊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幾分叛逆性的集合。

我們的英文那時候真是可憐。用的是日本正則英文學校的教本，那位楊先生以他僅僅在高等學校學了一兩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奧保』『比愛擺』的拼音便教了我們半年。

我們的日文不消說也是一樣的可憐。教日文的先生也僅是在成都東遊預備學堂學了一年的程度；這樣的程度便來教人的外國語真是無理到十二萬分的事情。我們學日文學了一兩個學期，用盡我們的力量連五十音都沒有學好。

學堂裏沒有可學的東西，少年的各種能力他總要尋出發洩的機會來消費的。第一學期中是消費於酒，消費於遊蕩，第二學期中這個傾向雖然仍舊繼續，但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厲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從和他兩個成了莫逆的時候，我事實上成爲了那一羣遊蕩兒們的情敵，自然不能不和他們疏遠。我一和他們疏遠，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發展了。

我所發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麼呢？便是文學，因為我們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學，有資格足以供我們領教的也只有通文學的人。

中學堂的經學教員黃華先生是我們樂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門生。他很喜歡我，借了不少的

書給我看。在小學校對於今文學發生的趣味是他爲我護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據廖季平先生三傳一家的學說。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傾向，他說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藝都是孔子的創作，就是所謂託古改制。爲甚麼左傳裏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徵引六藝的文字？他說這便是孔門的有組織有計畫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無益，所以才借重於外，託諸古人，又怕別人看穿了他的僞託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別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許多的歷史。他這種見解在當時是很新鮮的。

章太炎的國粹學報，梁任公的清議報，就在這時候和我見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實在看不懂，不過我們很崇拜他，因爲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論爲甚麼要那樣的難懂，一點也不帶點革命性？這是很懷疑的地方。有人對我說，難懂的是他論學的文章，他關於革命的言論是比較容易懂的。但那時候他辦的民報是禁書，我們怎麼也不能得到閱讀的機會。

清議報很容易看懂，雖然言論很淺薄，但他卻表現得很有一種新的氣象。那時候的梁任公已經成了保皇黨了。我們心裏很鄙屑他，但卻喜歡他的著書。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崙、畢士麥之餘便是崇拜的加富爾、加里波蒂、瑪志尼了。

平心而論，梁任公的地位在當時確是不失爲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

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着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他們所不同的，只是後者的主張要經過一次狹義的民族革命，前者以為這是不必要的破壞罷了。他們都是醉心資本主義的人，都是資本制度國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張立憲。同樣的立憲，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並沒有兩樣的……

林琴南譯的小說在當時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種讀物。我最初讀的是Madame de la M...的迦茵小傳。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樣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誘出了我大量的眼淚。我很愛憐她，我也很羨慕她的愛人亨利。當我讀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鴉雛，從古塔的頂上墜下，她張着兩手去接受着他的時候，就好像我自己是從凌雲山上的古塔頂墜下來了的一樣。我想假使有那樣愛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從凌雲山的塔頂墜下，我就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時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換上去，但總覺得不自然。因為他也是男子，很像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護他的一樣。

迦茵小傳有兩種譯本，林琴南譯的在後。在前的一種只譯了一半。這兩種譯本我都讀過，這怕是我讀過的西洋小說的第一種。這在世界的文學史上並沒有甚麼地位，但經林琴南的那種簡潔的古文譯出來，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幾年我們在戰取白話文的地位的時候，林琴南是我們當前的敵人，那時的人對於他的批評或者不免有一概抹殺的傾向，但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夠抹殺的。他在文學上的功勞，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評上的一樣，他們都是資本制度革命時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相當有些建樹的人物。

林譯小說中對於我後來文學傾向上有一個決定的影響的，其次是 Scott 的『Ivanhoe』，他譯成撒喀遜劫後英雄略的一書。這書後來我讀過英文，他的誤譯和省略處雖不少，但那種浪漫派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給我了。我受 Scott 的影響很深，這差不多是我的一個祕密，我的朋友差不多沒有人注意到過這一點。我讀 Scott 的著作也並不多，實際上怕只有『Ivanhoe』一種，我對於他並沒有甚麼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時印入腦中的銘感，就好像車轍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滅。

Lamb 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譯為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的，也是使我感着無上的趣味，無形之間影響我最深的一種。我到後來雖然也讀過『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沙氏的原作，但總覺得沒有小時所讀的那種童話式的譯述更來得親切了。

四

回想起來，我那回所害的大病的確是 Typhus abdominalis (腸迭扶司)。

那是一九〇八年的秋天，中學堂第二學年的第一學期。

中秋過後沒有幾天，人總是非常的疲倦。頭痛、下痢、咳嗽、時時流鼻血、食慾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油葷非常厭棄，吃素菜也完全沒有口味。

要說有甚麼大了不起的病吧，又像沒有，每天還是在起床，還是在照常上課。但是自己卻非常悲觀，好像自己的病異常嚴重，非死不可的一樣。

死！這是從來沒有上過念頭的事情，突然好像在航海中的遠山，模糊的顯現在水平線上來了。疲倦得不能支持，向監學請了假，把白晝是鎖閉着的寢室打開，一進寂寥的寢室裏去，向着空漠處突然站立着了。

『啊，我是一定要死的！』

不知不覺的流出眼淚來。

這是所謂 Hypochondria 的現象，這在腸迭扶司的潛伏期中是必然要發生的現象。

像這樣前驅的症候怕經過了一個星期，漸漸的不能支持，我便決心回家。由城裏回家是要坐轎的，適逢其會正當我要回家的頭一天，我那位嫡堂兄的三哥從省城回來，他是在省城鐵道學堂才畢了業的。他也要回家，我們兩人便恰好同路。但到第二天上不湊巧的是他找不着轎子。

我想他是衣錦榮歸的人，同時又有三嫂在家裏等着他的，我便把我的轎子讓給他坐了。

三哥回去後我又在城裏就攔了四五天，下痢的次數愈見加多，熱候漸漸持續起來，怎麼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回去，回去，我是不能再遲延的。』

雇定了肩輿由大西門出城，走到十里路的地方要渡過那條雅河。過河再走十里，是轉向東南的，便是水口場，與夫照例是要在這兒吃早飯過煙癮的。

我們四川的與夫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吃雅片煙的人，他們是到了只要有煙吃甚至於連飯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結果是他們一天所得的錢也就只好勉強够他們吃煙。在那時候雅片煙還不很貴，吃飯倒很有幾分艱難了。與夫們在吃飯艱難的時候，逢着可以當飯的便宜的雅片煙，那他們是怎樣的歡喜呢。他們自然管不到甚麼中毒不中毒，只要可以免掉吃飯的艱難而且還可以除去許多痛苦，那便是天賜的靈膏，他們更管不到甚麼亡國不亡國了。所以結果是與夫吃雅片煙竟成爲普遍的現象，但是，是多麼悲慘的現象。

呢！

鴉片煙——吃飯問題，這是相連繫的。鴉片煙的輸入就是資本帝國主義的襲來。資本帝國主義的襲來就是使吃飯成爲問題的重要原因。做苦力的人在封建制度的社會中已經就是由吃飯困難產生出來的，那更經得起更高級的擄取，更高級的剝削呢？種田十年不如種煙一年。煙愈多，飯愈少。做苦力的人當然只好吃煙而不見吃飯了。

四川的與夫你們是看不得的，一個個就像墳墓裏拖出來的骷髏一樣。然而他們還是要吃煙，還是不能不吃煙。

我從前讀過 Tolstoy 的一篇論麻醉性嗜好品的文章，他的大意是勞動階級多半喜歡吃酒吃煙，那原因是想麻醉自己的良心，不忍見自己妻兒們無法避免的受難。這個當然是一個可以推想的原因。但我感覺着怕還是自己吃飯的問題要佔第一位的動機罷？服用麻醉劑自己可以多出些力少吃些飯，這是科學的事實。

到了水口場，與夫們照例去吃煙去了。我坐在一家么店裏休息——那是兼營着飯館，客棧，茶店，酒店各種生意的地方。這種舖店的街燈上照例是寫着『酒飯便易，河水香茶』的幾個字。

我坐在店門口的一座方桌上，泡了一碗普洱茶，飯是一點也不想用的。淡淡的秋陽很憂鬱地照在不

潔的街道上，一切都好像帶着一種慘白的顏色。自己心裏非常憂慮，因為一天要瀉好幾次的肚腹要坐長途的肩輿真是一種黃色的恐怖。

——「八老師，你的顏色怎麼那樣蒼白？你人不好嗎？」

我們同場的人叫我們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師兩個字的。是一位同場的人名叫杜子康的突然遇見我，很驚異地向我發問。

——「是的，我瀉肚子。」

——「哦，那是不方便的，你是回府，還是下嘉定呢？」

——「我是要回家去養病的。」

——「哦，還要坐五六十里路的轎子啦！」

他躊躇了一下又說道：「你來，你來，我拿一樣藥給你吃。」

他也是在那么店裏休息着的，他是要進城去。我跟着他走進店裏的一間房間裏，那兒擺着幾尊床，床上放着草繩和蓆子，枕頭是幾樁圓木。他向一尊擺着煙家具的床上躺下去了，叫我睡在他的對面。

——「這東西對於止瀉是很有效的，你要吃一兩口才好。」

他把煙燈點燃，一面開着煙泡一面對我說。雅片煙的煙味很好聞，靠在別人的煙盤上「擺龍門陣」。

那真是一種神秘的境地。在吃飯不大成問題的人也普遍的嗜好雅片煙，他們所追求的便是這種神味，比這還要更進好幾百層的神味。煙盤子對於他們是地上的天國。

我勉強強強的吃了兩口煙，煙泡子怕起了好幾次火，吃起來的味道很苦，沒有不吃的時候那樣好聞。吃煙也是有藝術的，吃不來煙的人只是好像吹洞簫一樣的吹，不會吸。不是把燈吹熄，便是讓煙泡子着火，要吃一兩口煙，裝煙的人真是要費很大的氣力。

你聽吃煙的人講起吃煙的藝術，那真津津有味了。

開始是煙家具的講究。所有一切的煙斗、煙槍、煙燈、煙籤都是有名的出產地或專門的匠人。煙槍的講究可真不亞於女人的講究梳頭。爲要使那槍桿的色氣染成金黃，他們不惜把自己的煙槍在尿缸裏浸過好幾個禮拜。煙嘴和煙脚是要用上好的玉石來裝飾的。槍裏肚不是純銀便是純金，還要嵌許多寶石上去。

其次是開煙的手腕。這是很精巧的一種技藝，要把煙泡子煉來非常粘軟，上在煙斗上要成一個肚臍眼形，那便是上選。

連吃煙的聲音也可以聽出那人的手腕的高下。要一氣呵成，要玲瓏清冽，活樂翁活樂翁活樂翁地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盤一樣。

這些藝術，門外的人只憑着耳食的緒餘是不能够形容盡致的。這是吸雅片的藝術，也就是有階級的藝術一般。他們是要講究彫琢，講究色彩，講究聲韻，講究神味的，這不是與吃雅片煙的藝術是完全相通的嗎？歐洲類廣派的文人 Coleridge, de Quinsey, Baudelaire, Verlain 等等不同時就是雅片煙的嗜好者，讚美者嗎？

「有產階級的藝術就是雅片！」

吃了杜子康的兩口雅片委實是見了奇效，那天一直坐了一天的轎子，在黃昏的時候到家，竟一次都沒有瀉過。

回家走進中堂，在階緣上遇着三嫂。

她笑着說：「八弟，你回來了。」

我也笑着回應她說：「我回來了。」後來她對我說，我那時的笑容是很淒寂的。

我走路已經很勉強了，父親從後堂走出劈頭遇着我，父親很帶着一種驚異的神色。

——「八兒，你怎樣的？」

——「我人不大好。」

父親轉過來跟着我走進去，我的兩個妹妹和三個姪女來扶着我，她們是和母親坐在後堂的門口的。

母親也站起來迎着我。

——「八兒，你回來了，你人不好嗎？」

——「我回來了，媽，我人不大好。」

走進母親房裏去，倒在前面的一間廂房裏的床上睡下，我從此便失掉知覺了。

父親是懂中醫的，但他並沒有學過醫；他只是憑自己的聰明和經驗，集收了不少的醫藥的知識。他看病不評脈，也不談甚麼陰陽五行的玄理，他只望望氣色，問問病情，看看舌苔，審審熱候罷了。在缺少醫師的我們鄉下，他雖然並沒有掛牌，但也有不少的病人找他。事情也奇怪，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藥到病除。因此一般鄉裏人差不多把他當成了救世主一樣，我們的大伯父也時常嘲笑他，說他是「神仙太醫。」

這種事實，在科學上是可以用說明的。本來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療養的力量，一切的患者都是自己，在療養，醫生不過是幫助這種機構的運行罷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夠靜養，都可以不藥而痊。一般醫生雖然平庸到十二萬分，也能夠糊口的原故就在這個地方了。我們父親用的藥大概是一些溫和的藥，這對於人的身體是不會有害的，又加以別人對於他的信仰，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這是醫病的第一種妙劑。

我那回回到家中，父親照着平常的慣例，也就開一服溫和的藥給我吃了。平常家裏人一有病痛都是用父親的藥方的，但我的病情太沉重了，使他失了主宰，他便不能不去找我們場上的唯一的儒醫宋相臣了。

宋相臣先生是一位秀才，他本來不是我們場上的人，是從流華溪遷徙來的。聽說他在小的時候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他在一家藥店裏當小工，藥店的主人看見他勤敏，才收他為弟子，教他讀書，後來他竟成了名，進了學的。他的夫人就是那藥店主人的女公子了。他是在藥店裏面陶養出來的，不消說是以醫為業，但他的醫業的行世，與其說是靠他的技術，寧肯說是靠他秀才的學位罷。他是專家，但是鄉裏人卻不大肯去找他，也怕是因為要錢的原故。

我們父親和他很相好，對於他的醫道雖不甚心服，但我的病症太重，終因為他是專門家的原故便走去和他商量。

我在瀉肚子，宋相臣先生便說這是陰症；我的發燒流鼻血等等又是外感；要先治裏後治表。於是給我一服分兩很重的附片乾姜。

藥方的決定是在我回家後的第二天上午。我的熱度那時稍微退了一點——這是當然的，迭扶可的熱候通是上半天低，下半天高。我那時候一點意識也沒有，怕已經在四十度以上了罷。

藥方決定了，是我的大嫂親手替我煎熬。大伯父也很關心，他平常是不進我們父母房間的，他一天也要來看我一兩次，他看見大嫂在熬藥，他還給她些注意，說要留心，不要使藥罐沸了，總要熬得很濃。

一服大熱藥而且還熬得很濃，這吃了便立地見效。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沒有一處不

是純黑的。腦症爆發了出來，就像發了狂的一樣。

——『我要到地下去睡！我要到地下去睡！』

我在床上總是不想安定，總要奔往床下。我不住的亂吼。我所吼的要往地下去睡，聽的人又加上了一種不祥的意思，這使全家上下都鼎沸了，尤其不安的是我的母親。

宋相臣縮手無策，父親和伯父也都縮手無策了，只是一刻一刻的等待我死。所有隣村附近的醫生是有限的，誰都配不上去請求。要下城去請呢，醫生請來恐怕人已經死了。

但是說死，我又沒有斷氣，只要有法可想總也不能不設法。當天便去請巫師來降神了，聽說在我的床前殺了一隻雄雞，把心臟挖了出來敷在我的心上，這倒不曉得甚麼意思。

還吃過甚麼雄黃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盡了。

到了第三天上半天有位從堂的叔父，他推荐一位姓趙的醫生。趙先生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從來沒有名望。瑞叔好像也只是在偶爾的一個機會上認識了他。死馬當着活馬醫吧，沒有辦法只好去請趙先生了。

趙先生是到第四天上午才請來的。他一來，他的主張和宋相臣完全相反。他說我的病是陽症，完全要用涼藥。他開了一服分兩很重的芒硝大黃。宋先生不消說是反對的，父親也不敢贊成他的主張。從上午

起彼此討論病情，討論到下午，怕要到四五點鐘的時候了，藥方都還是不能決定下來。母親爲催這藥方，從後堂走到前堂來都走了五六次。

我的四姐是許在隔河的許灣的，那在太平市下遊還有十里路遠。我回家的晚上便請母親派人去接四姐回來。四姐大約是第二天的下午或者第三天的上午纔回來了。她就和我母親交替的看護着我。

四姐回來的時候聽說我好像清醒過一下，我對四姐說：

『四姐，五哥死了！』

我說了就哭了起來，她起初還以爲我是在說謊，但我給她說在某一本書裏面挾着一封信，教她不要把給父母看。

信是果然有的，那是五哥從日本寫回來的，他在日本和大哥生了點間隙，大約因爲錢不够用，他便寫了許多要自殺的話頭。信我是在嘉定接着的，回家來便挾在那書裏面，但這些我在病好後都沒有記憶了，是家裏人告訴我的。我和四姐的對話完全是下層意識的作用。

在那最後一次我母親出去催藥方的時候，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本來是光線不足的房裏便愈加陰晦起來。四姐一個人對着我，我是一個半死的人。張起焦黑的嘴唇，眨着白眼睡着，安靜的時候就像死人一樣，不安靜的時候就像狂人一樣。四姐不消說是很害怕的。她在我母親出去了之後，也出來喚我母親。

她只叫了一聲「媽！」

我母親胸痛哭起來了：

「啊，八兒死了嗎？八兒死了嗎？趕快把帳子給他下了，免得他打進枉（網）死城去。」

說着，哭着，便朝裏面走，再沒有閑暇聽四姐的分說。伯母叔母嫂子姐子都跟着母親朝裏走。但是我是並沒有死的。後來在我病好的時候，我母親笑我四姐，我四姐也笑我母親。

母親說：「四姑娘，你想，那時候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你把他丟了，一個人跑出來，哭聲哭氣的喊我，誰個也會想到八兒是已經死了的啦。」

我們四姐也說母親太着急了，一點都不由分說。

「那時候你就向我分說，我以爲你是假意說來安我的心的。」

*

*

*

趙醫生的主見很堅強，他絕對要用他的藥方，如不用他的藥方他就要走。他說他的藥方雖然是瀉藥，但吃下去病人瀉的次數會一天一天的減少，而且要乾到沒有的程度。連父親要稍微減輕他的分兩他都不肯贊成，他那種剛愎的態度聽說實在是少見的。

在那時我也奇怪。我母親說我是有神人打救，我是該得不死。但那也自然是一種潛在意識的作用了。

分明是失了意識的我，我偏偏會說：『我要吃姓趙的藥！我要吃姓趙的藥！』我們母親把這件事情看到很不可思議，吃姓趙的藥最後是母親作主，也大約就由這句話決定的。父親呢？他完全沒有主宰了，他只是聽天由命。假使吃了是死，那不吃也是死。所以他也贊成吃了。是一種絕望的贊成。

出乎意外的是吃了姓趙的瀉藥，病情並不見加增，而且果如所料瀉的次數減少了下來。他主張還要吃，一連吃了六服，大概是兩天一服的光景，這也差不多有兩個禮拜了，我那時候下的只是一個兩個很小的黑結，臭氣是非常厲害的。那時候我的意識漸漸恢復了，我自己也曉得臭味了。那種黑結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甚麼東西，或者是那腸內的結痂的排除罷？在這時候那姓趙的還要下藥，父親便再沒有執行他的主張了。醫生把藥方開好總是不用的，用的是父親自己處的藥方。這或者也是我該得不死，我父親把我打救了的。在那脫痂的時候最容易發生腸穿孔腸出血的危機的，假使在那時候還要繼續用瀉藥，那會得到一個甚麼結果，真是誰也不能預料的了。

把那高度的熱候經過了之後漸漸的也就平復了起來。我差不多有三個禮拜水米不曾粘牙，我是骨瘦如柴的；到我能够起床，能够坐着不發生動搖，也好像還經過了三四個禮拜。不幸的是併發症發作了。耳朵聾了好久，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十分重聽，這是併發症的中耳炎。腰部痛了好久，痛得夜裏都失了睡眠，這是併發症的脊椎加里司（Wirdelaurien）。這些併發症的病因和治療在當時都是不知道的，雖然也吃了

些漢藥，但等於聽其自然！耳朵的轟聾，腰錐的不能久經勞動，這是我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

當我熱度很高的時候，我一切知覺都失掉了，但我的潛在意識卻非常活動，我是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

我已經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進了學堂，那學堂也是考棚改的。

我在那兒住了一學期竟公然考了第一。在第二學期中我因為跳木馬把左手跳傷了，不能不回家就醫，但我又捨不得拋荒了學校的學業；後來我想了一個兩全的方法，便是把手切下來送回家就醫，我自己仍留在學校裏。

就這樣昏昏昏昏似夢非夢的繼續下去。一時好像看見自己的左肘掛在父親的床柱上就醫，脫離了軀幹的左肘已經枯黑了，自己不免有些傷感。同時自己也覺得好像有些不合理。

但一時又站在上海城頭看東海日出。那時候我以為上海是在海邊，只要立在城頭便可以看海。茫茫的一片大海從城下一直迷漫出去，一望都是雲霧，在那雲霧當中昏昏昏昏的一輪紅日，這便是所謂東海出日的光景了，但過細的看又好像只是立在嘉定城頭看青衣江上的紅日一樣。

自己的左肘在家裏就醫，在上海的身體不免時常想回家來看看。正在疑惑着太遠了怎麼可以回去？

但一轉瞬間又已經飛回到家裏了。飛回家的時候路上是必然要經過巫峽的，甚想在飛回上海時看個清楚，但總是雲霧層層的，看不清楚。

有時候好像有一位朋友把我引到一家人家去，一進門纔曉得是娼家，我便責罵了那位朋友一場和他絕了交。

有時候又好像因爲自己的書法很好，被那一個的國王看中了，便聘請我去做客卿，因爲我愛菊花，便替我修了一園菊圃。我住在一座玻璃亭子裏面，四面都是各種各樣的菊花。

就是這樣的好像有聯絡又好像沒有聯絡的不規則的幻想時隱時現，一直纏繞了我好幾天，但我在夢中就好像過了好幾年的一樣。

六

三月了。

學校正在舉行臨時試驗，家裏打發了一乘轎子來接我回去，因為在去年年底死了的大伯父要上山了。

我們大伯父是在二十歲的時候得了癆症，真是虧他調養，他一直活到六十二歲才過了世的。試驗要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才能完畢，完畢了啓身出城時怕已經是三點鐘了。

三月的天氣很短，抬我的兩個輿夫，一個叫吳長發，一個叫張老大，都是我們鄉裏有數的老輿夫。他們抬着我走不上四十里路光景，天便黑了下來。我心裏非常着急，我便下來讓轎，讓他們抬着空轎子走。那兩個老先生真是沒中用，抬着空轎子都走不贏我，一直便落在後邊去了。

我一個人走在路上走。天色漸漸的黑到快要伸手不見掌了。我是從來沒有走過夜路的，路又非常的寥寂，沿着大渡河走差不多三五里路都是渺無人煙。大渡河的流水活活活活活活的在那黑暗中流着。靠山的一面不斷的有風吹林木的聲音。

路愈黑，愈見增加着膽怯。一面怕有強盜乘着夜陰出來搶劫，一面又在怕鬼，雖然自己並不相信有鬼。路上黑森森的林木都好像活着的魔鬼一樣向你襲來，只是使你的毛骨悚然。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時，怕強盜的心理又要佔優勢了。到那時又只好放輕着脚步，凝集着呼吸，一樣毛骨悚然的悄悄的走過。就這樣我走了二十幾里路，走到鄆都廟了。

鄆都廟的村落是在一個山坳裏，平時我們很忌避那個地方，在小水天的時候，前面一個大大的水灣現成沙地，我們大概就在這沙地上取捷路走過的。

我走到鄆都廟了。沒有燈亮一人還要走十五里路，我終竟沒有那樣的膽量了。但我同時也放大了膽子走進了鄆都廟的市街。我有兩種想法。我想那兩位老與夫走到這兒一定要上街買燈火的，我不如在那街口的一家么店上等他們。萬一他們不來時，不買燈火我也不敢再走了。

我上街去走到一家賣蠟燭的店裏。這兒剛好有幾位我們場上的人在那兒做飯吃。他們都是江湖上的人，好像是禮字堂或智字堂的兄弟，他們見了我非常地親密的。

『哦，八老師，你是回府嗎？』

『是的，我路走黑了，我來買燈火。』

『你爲甚麼沒有坐轎子呢？』

「我讓了轎，是吳長發張老大抬我的，他們抬不動。」

「啊，是那兩位蠢棒嗎？」

他們和我談了一陣話，我坐在門口等那兩位轎夫。他們的飯弄好了，無論如何都要請我去吃。我不得已只得聽從了。有一位銅河上游的銅街子的某老大伯爺，他們替我指識了，我便和他兩人坐在上席。那老大伯爺真是老，鬚眉一切都是雪白的了，他非常客氣。

我把飯吃完了又坐在門口等，但那兩位轎夫還不見來，我心裏有些着急了。

「八老師，你是在甚麼地方讓了他們的轎？」

「還沒到羅漢場的時候。」

「哦，那嗎他們一定在羅漢場吃了雅片煙，看見天氣晚了便在那兒落宿了。不然便灣道走到堰溪口去了。」

我也是這樣想。我想他們假如走過都廟時，無論怎樣是要上街來買燈火的。但是想頭這樣一決定後，我反躊躇起來了。我是回去，還是不回去呢？要回去時一個人還要走十五里路。

「八老師，我看你今晚不要回去了罷，路上很不好走。萬一踏失了腳，落在河裏去了，那不是好玩的。我們明天清早一大早回沙灣，我們一道走罷，連我們今晚都是不敢走的。」

『不走，我可沒有地方睡呢。』

『啊，那不要緊，那不要緊！大伯爺的床很寬，可以睡兩個人，八老師，你一點也不要客氣，我們出門人是用不着客氣的。』

『我一點也沒有客氣呢，多謝你們。』

坐了好一陣，他們替我把床敷好，我便和那位大伯爺一床。

那是一間很小很小的房間，除我們的床外另外還有兩尊。我看看他們吃雅片煙，把癮過足了，把燈吹熄之後，大家便脫衣就寢。

房壁是有無數的大框小洞的，睡在床上可以望得見天星。一陣一陣的牛屎臭味。

這是一種奇怪的際遇，我一來不安，二來不慣，睡在床上只聽見他們次第的吹起鼾聲，我自己卻怎麼也不能睡熟。

快天亮了罷，快天亮了罷？怎麼總聽不見鷄聲？這兒的鄉村難道是沒有人家養鷄的嗎？沒有鷄，狗總會有的。天將亮時，狗或許要叫，但也聽不着狗的叫聲。睜着眼睛在床上總是不能睡熟，但又不好翻身，怕把同床的那位老人攪醒了，我漸漸感覺着燥熱起來了。

『啊，好容易！遠遠聽着狗的叫聲了。不一會又聽到許多人的嘈雜的脚步聲音。』

我睡的地方，隔壁便是一條巷道。嘈雜的脚步聲，人聲，愈見近了，愈見近了。明幌幌的一道一道的火光從巷道中走過，這從壁縫裏是看得很鮮明的。我心裏又頓然感覺着一種別樣的不安。啊哈，在這兒今晚上有甚麼明火搶劫的事情嗎？門外有猛烈的敲門聲了。啊，就是搶的這家店舖嗎？我的懸念剛好起來，又聽見門外的人在叫喊了。

——「趙老板，趙老板，沙灣場郭鳴興堂的八老師……」

啊，救命菩薩！我剛好聽了一半便從床上跳起來了。

「哦，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在外邊叫門的分明是我父親的學徒朱先生和我家裏的用人劉老大劉老么的聲音。這當然是我家裏派來接我的人。

我一起床，房裏的人大家都醒來了。趙老板和老板娘也起來了，他們把門打開，朱先生劉老大劉老么還有其他的人都同聲的叫道：

「啊，八老師！你趕快回去！趕快回去！」

「怎麼？家裏出了甚麼事情嗎？」

「張老大吳長發抬着空轎子回去，老太爺老太娘都以爲他們把你倒在河裏面淹死了，老太娘氣得

死去活來。你趕快回去！趕快回去！」

我回頭向各人告辭了，跟着我家裏的人回去。

前途隔不上三五百步路遠的光景又是一羣燈籠火把走來。看見我們的燈籠火把在走回頭路，遠遠的聽見那邊的喊聲：

——「八老師找着了嗎？」

——「找着了！找着了！」

我們這邊的一羣人回答。從山邊的空氣中也回答出一片聲音：

——「找着了！找着了！」

找着我的打頭陣的人們很高興，我起初還可以聽見他們自鳴得意的一番談話，但漸漸落在我的後邊去了。沿途隔不好遠便有燈籠火把，都是前前後後派來接我的人，我就像飛的一樣走過，他們都掉頭跟着我走，一隊一隊的也漸漸的落在我的後邊去了。

我走了十里路，走到了陳大溪。前面又有人在叫：

——「八老師找着了嗎？」

是五哥的聲音，五哥是去年年底從日本回來的。

——「找着了，找着了！」

——「五哥，我回來了。」

——「啊，你趕快回去！趕快回去！趕快回去看姆。」

我又趕過了他們，我走到了街口了。在百歲坊下又有人在叫：

——「八老師找着了嗎？」

是我父親的聲音。

——「找着了，找着了。」

——「爹，我回來了。」

——「哦，你趕快回去！趕快回去看你母親！」

我又把父親趕過了。走到家門口，同樣遇着許多人，差不多沒有時候和他們應答，我一直走進後堂，走進我母親房裏。許多人圍在母親床前，一看見我，——「啊，八弟回來了！——八哥回來了！——八叔回來了！」

——「八老表回來了……」

差不多異口同音的一齊叫喚了起來。

母親是睡在床上的。我把床前的人分開，走到床前握着母親的手。母親沒有等我說話，先開口道：

「啊，八兒！你回來了！你把娘望得好苦。」

母親的聲音很弱很弱的。母親把我拉來坐在她的床邊。

大家談起張老大吳長發回家時的情形了。

原來他兩個是走鄆都廟前面的沙地裏通過的。他們走到離城四十里的羅漢場慢慢的吃了飯和煙，再走到堰溪口（隔羅漢場五里路遠）天就黑了，在那兒買了燈火，因此便用不着走上鄆都廟了。

他們走到家裏才曉得我沒有回家，這是使他們吃了一驚的地方，同時也是使我們家裏人吃了一驚的地方。

父母盤問他們，問他們是在甚麼地方和我分手的？駭昏了的兩位老頭子支支離離的答應不出一個所以然。

問他們是不是在堰溪口買了燈火沒有上鄆都廟去？他們一個人說沒有，一個人又說去過。就這樣使家裏人墮入了迷宮。

他們愈受盤問愈發慌，結果是發起抖來，流起眼淚來，一句話也說不出。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自然要疑他們把我倒在河裏去了。這在一邊臨河，一邊靠山的道路上是可能的事情。

他們回家的時候是兩點鐘的光景，我回家的時候已經快要四點鐘了。母親差不多是哭了兩個鐘頭的。我們一面在閑話，母親一面在嘆氣。

母親說：「我真以為你是死了。我怎麼也不甘心。你去年害了那場大病，娘好像把你再生了一場的一樣。」

我們說了一陣話父親五哥才繼續回來了。

還有一會才天亮，大家又各自去就寢去了。

*

*

*

第二天清早在母親房裏遇見我們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來之後，在今年三月初頭才結婚的。五嫂到我們家裏怕還不上兩個禮拜。

母親爲我指示說：「這是你的五嫂。」

我說：「我們從前是見過的。」

五嫂紅着臉給我一揖，我還了「一揖。」

五嫂是王畏巖先生的次女，她長我不過一兩個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當我在小學校的時候，每逢休假進城出城都要走他房子面前經過。那王師母是喜歡站在門口閑望的。有時候在她

的後邊立着一個髮才覆額的姑娘，只露出半面來偷看外邊，假使一看見有人經過，她便要立地躲開的。有

時候也可以看見這個同樣的姑娘站在門槽裏面的側門旁邊，微微把側門移開一個縫穴來向外邊偷看。

這樣的情景在現在是不能看見了。從前女子還沒有解放的時候，一到十一二歲便要纏腳，蓄頭，從此不能出大門一步。要出大門也是坐到水洩不通的轎子裏面，和外邊的世界可以說完全是絕離了的。在這樣的時候外界對於人的誘惑是怎樣的猛烈，所以雖然是百無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閨秀們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們可以知道了。

那位髮才覆額的姑娘便是我們的五嫂了。在我小學校的第二學期的時候，她家裏遣人到我家裏來談親，要論年齡相當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的時候便已經定了婚，當時五哥的未婚妻剛好死了。我們父親把這種情形回復了王家，五嫂又才同五哥定了婚的。定婚沒兩禮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這件事情我們母親後來常常說起：「一切的事情都是姻緣。假使王家的親事再遲兩個禮拜，叔嫂不就成爲了夫婦嗎？」是的，一切都是姻緣。從前女子的運命就是這樣決定的，遲早兩個禮拜，便有終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與五哥的結婚自然不能說是不幸，但就因爲有這樣幾微之差而生出幸與不幸的，恐怕是不計其數的罷。

五哥定婚的時候是在東洋，他不知道是聽着甚麼人的中傷說王家的出身微賤，王畏巖先生的祖父好像是位裁縫，他便對於這件婚姻大不滿意，從日本寫了無數次的家信回來反對，這或者也怕是對於戀

愛結婚的一種憧憬的表現罷，在他們尙未成婚之前我們是很擔心的，因為五哥是軍人，他的性情很剛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們結婚之後，伉儷之篤真真正正如膠如漆了。

在我害腸迭扶司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危篤的時候，王家遣人來報信，說五嫂也患着熱症很危篤。五嫂的熱症我想來也怕是腸迭扶司罷，因為那是一種傳染症，同在嘉定是有同受傳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起來。我們的四姐後來還說過笑話，說：

「你兩個幸好不是夫婦，假如你們是夫婦，別人會說你們是害的相思病呢。」

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樣，就在害了這一場重病。

她病後沒半年便和五哥結了婚。年底便生了一個姪男，產後僅僅三個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們中國，從前叫作產後癆，又叫百日癆，這不消說是一種急性的肺結核（Tuberculosis Pulmonum）在從前的人以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這種險症，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迷信。

在這兒我有兩個揣測。

一個是我們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迭扶司後得的，就像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樣，她是得了輕微的肺結核症——迭扶司患者是有這種併發症的可能。有肺結核的人經不得生產，假使一經生產，不怕就是輕症也可以立地變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險。在醫藥進步的國家，有肺結核的孕婦是要用人工

墮胎的。我們的產後癆，百日癆，就是因為缺少這種知識犧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還有一個是到了我們家裏之後受了傳染。

我們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結核患者，我們的九姨也是得了產後癆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姨住過的房間，我們中國人又不曉得消毒，這是十二萬分有受傳染的可能。

無論是那個原因，我們的五嫂是因為社會的無智而犧牲了。

五嫂死的時候我已經在成都讀書。她在臨終大約是看見我的幻影罷，聽說她向着空漠中說：『八弟！八弟！你回來了，啊，你回來了！』母親安慰她說：『你在思念你八弟嗎？你八弟在成都讀書不能夠回來。』但她始終堅持着說：『八弟回來了，回來了，』她還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這位五嫂和我因為年紀不相上下的原故，我們彼此都很避嫌疑，平時是連交談的時候都是很少的。好像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還有幾位兄弟在最外一重的中堂裏面押詩謎，押到興頭上來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時刻不離的，那晚他卻為詩謎所纏縛着了。我因為要去找幾本舊詩本來便一個人走進後堂去，在那第三重的後堂前五嫂一個人孤另另地坐在那兒，她看見我進來了，遠遠的就呼喚着我：

『八弟，你們在外邊做甚麼有趣的玩意兒？』

「在押詩謎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參加嗎？」

「有三哥在那兒，我不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兒呢，你怕甚麼呢？」

「你一個人怎樣又跑進來了呢？」

「我是進來找詩本子的。」

「你們倒很有趣，我一個人在這兒坐得真是有點寂寞。」

「我去把五哥叫進來罷，說你有事情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坐坐好了。」

她這樣說了，我覺得好像有暫時留着陪伴她的義務一樣，怎麼也不好離開她就一人走去。

「怎麼不進母親房間裏去坐呢？」

「母親已經睡了。」

我走下階沿，走到養着睡蓮的石缸邊上。

「哦，子午這都開了。」

「可不是嗎？我看着月光從壁上移到了天井的當中。」

就這樣我把取舊詩本的念頭拋去了，就立在水缸邊上陪着她，想暫時療慰她的寂寞。

可供說話的資料是很少的，因此沉默的時候也很多。

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會，她突然的微微笑出了聲來。

『想起了甚麼事情好笑嗎？』我問她。

她說：『我想起了你的相片好笑。』

『我的相片？』

『是的呢，我們家裏有一張小學堂甲班畢業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麼一張相片。那時候她的父親王畏巖先生在做縣視學，那相片的當中是有他的，縣長坐在正中，他坐在縣長的左邊，校長坐在右邊。

『我有甚麼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樣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層，你把你的胸口挺着，頸子扛在一邊，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說着，一面也做出這樣的姿勢來形容，自己又忍不住的好笑，連我也陪着笑了。

『不過，』她又說，『那也正是你的好勝心的表現，你凡事都想出人一頭地，你凡事都想不輸給別

人。」

這是她的觀察的銳敏的地方，我那時候真是隱隱的佩服她，她好像就有讀心術的能力的一樣。就這樣淡淡的幾句話卻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樣在我的心中印着一個不能消滅的痕跡，只要天上一有月光總要令人發生出一種這樣的悵惘。

七

大伯父的會葬過後，學校裏起了一個瀟天的風潮。

事情是這樣：那驕氣橫溢的丁監學在學生吸菸室裏尋出了『丁平子不通』的五個字的題壁。

吸菸室和廁所的題壁本是學生生活的安全瓣。學生時常受着管理人的壓制脅迫就好像一個罪人，只有到這些地方他纔感覺到他自己的自由，把他胸中的憤激或者希望向着牆壁發洩。這樣的事情你是不能夠追究的，假使連這樣的事情你也要追究，那學堂的管理人也就不勝其煩了。

但是那驕氣橫溢的丁先生卻激烈的追究起來。

他把全班的學生都召集到大禮堂上，把全班的教職員都請了來。他當着衆人發表了他在吸菸室裏尋出了那五個字：『丁平子不通。』他接着就是一篇演說：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東渡，前年留學界鬧取締風潮，鄙人被選爲四川留學生同鄉會的總幹事，回到上海也曾侃侃諍譎建言當道。適因本府中學腐敗，監督秦公（那時候校長稱爲監督）受當局寵任，榮膺整理之責，來函以監學相委，以爲整理本校非鄙人之力不能。鄙人難負監督秦公之雅望及桑梓

之重託，勉力來就斯職。就職以來，對於學風之整飭，學生之管理，自以為已鞠躬盡瘁，當不無幾希成效之可言，乃今竟蒙賜以最不名譽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學界猶稱爲通之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學的一通不通的學生們稱爲不通呀，這在我從大通而特通的日本留學界猶稱爲通之又通的丁平子，豈不是奇恥大辱嗎……」

就這樣以他那尖銳的洋鋼籤子的聲音在通與不通的幾個字上翻來覆去的做了一篇翻案，接着又把他講了一兩個學期還沒講上兩三千字的世界地理的講義——章太炎風的文章——從頭至尾讀了一遍。他當着衆人辭職，說道要限在三天之內把那寫字的人尋出來處分，如若不然，他便永不回校。

丁先生辭職這可不得了，這簡直好像國王退位一樣。

學校把課也停了，一方面教職員舉代表，學生舉代表去挽留，另一方面教職員私下密查，學生自行檢舉的尋找那寫「丁平子不通」的人，真真是就像秦始皇找博浪沙投錐的勇士一樣。一學堂都鬧翻了，找了三天竟公然把那個人找了出來，那是我們樂山學生的劉祖堯。

其實那「丁平子不通」的五個字究竟是不是劉祖堯寫的，還是一個疑問。雖然有些與丁平子同縣的學生說是親眼看見劉祖堯寫的，但他自己是否認的，在壁上用白墨寫的字，誰也把誰的筆跡認不出來。然而學堂的辦事人卻高興到十二萬分，當晚就把劉祖堯斥退，逼着把他的舖陳行李送出學堂；一方面教

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才又出去把那夫子去堂三日而就宿於旅館的，大通先生迎接回來，這大通先生真是就好像凱旋將軍一樣的了。

啊，好不威風！學堂是監學的江山，學生是辦事人的奴隸！

劉祖堯是我們換帖的朋友之一。在小學時張伯安、吳尙之和我的換帖行爲漸漸展開，在中學堂的時候已經有二十好幾個人了，劉祖堯也是其中的一個。

像這樣因爲莫須有的文字獄便犧牲了一個很好的朋友，這叫我們怎麼能够心服呢？但是學校的高壓，丁平子的嚴威，學生的衆怒，誰也沒可如何。因此我們對於丁平子的怨恨可說與時俱進了。

轉瞬之間也就到了暑假。學年試驗已經完畢，我不兩天也就要回家去了。伯安、尙之和我餞別，在那天晚上我們同在土橋街的意如軒吃酒。

尙之那時候也放進中學了，他在乙班。伯安是自始至終和我同在甲三班的。

因爲都是喜歡酒的人，我們好像吃了好幾樣酒，外來的紹酒、白玫瑰、四川的大麵高粱，一樣都吃了一點。吃得並不多，但因爲是混成的原故，卻早早醉了。

醉了把尙之送回家，我又到伯安家裏去談了一會，伯安雇了一乘轎子把我送回學校。

我回到自己的寢室，睡了。有一位同學來談起了劉祖堯的事情，這便引起了我一腔的悲憤。一年以來

壓在心頭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

我破口的罵丁平子，罵他是專制魔王，罵他虛驕，罵他稚氣，罵他沒有學問，罵他不通，差不多足足罵了兩個鐘頭，把甚麼都給他罵到了。

我的窗外忿懣愈多的擁集了無數的學生，丁平子聽說也到我窗外來徘徊了好幾次，他終竟也把他
的怒火爆發了。

待我漸漸清醒起來的時候，學校又由丁平子一個人鬧得天翻地覆。他也一樣的罵我，罵我沒有家教，罵我倚仗父兄的勢力侮慢師長，罵我破壞校規，罵我不知羞恥。他把對待劉祖堯的態度來對待起我來了。就是把他一人的去留來脅迫着校長斥退我。

不過這回他卻受着了意外的障礙。

第一是我們樂山縣的教員們極端反對。經學教員的黃經華先生，國文教員的李肇芳先生，東文教員的魏文通先生，都說是有望的青年不能處以絕路，並且是酒醉了的人，便是國法也應該減等。最有趣味的是黃經華老先生，他說：

『丁先生，郭某爲甚麼該斥退？』

『他的罪過那樣的鮮明，你還要問我嗎？』

「是不是說他吃醉了酒罵你呢？」

「自然！」

「他是年青人，又是吃醉了酒的，不能夠和他究竟；你是先生，又並沒有吃醉，你不是也很回罵了他一番嗎？」

「那嗎，請秦監督免我的職！」

他一衝的從那最高一層的教職員會議室衝了下來，在大禮堂後邊劈頭便碰着張伯安，他是聽見我生了事從家裏趕上學堂來的，他也是有酒意的人。

「甚麼！丁丁兒（丁平子的混名）要斥退嗎？我和他勢不兩立！」

丁平子聽了這話當然又是一肚皮的氣。他剛剛走來禮堂，劈頭又碰着帥鎮華，他是我們小學堂的先生帥平均的兒子，他大約也是吃醉了罷，他也很大聲的叫：

「丁丁兒要斥退老郭，我要以手槍對待！」

丁先生更忍耐不住，氣沖沖的又跳上教職員會議室。那時候我正在那兒，我已醒了一大半，被兩位同學挾着，要我在校長面前陳辯。

丁先生很高聲的叫進來：

「哦，秦先生，秦先生，不得了，不得了，我辦了一年半的學堂，犯了死罪，竟公然有人要槍斃我！你看，這還了得？這學堂還可以辦嗎？」

他一眼看見了我，又像燕子一樣，一翻身又往外邊走：

「郭某和我，勢不兩立，我在這兒，斥退不了他，我要上省去告；我在省裏告不了他，我要進京！」

那時候，嘉定還沒有電燈（就是現在有沒有我也不知道），會議室裏點着一盞掛燈，在桌上還高燒着幾隻洋燭。燭光和燈光射到室外的天井裏，那兒依然是薄暗的。丁先生的剪了的頭髮還沒有長齊，剛好披到肩上。他又矮，走路是一跳一跳的，因此他的頭髮便在肩頭上一披一披的披打。我從薄暗的光中醉眼朦朧地看着他的背影，我隱隱自咎起來，我好像欺負了一位比我還年青的小兄弟一樣。

事實上丁先生也未免太年青了！吃醉了酒罵人，這在我本來是一種惡德；但是，你被罵的丁先生也應該反省一下，你到底為甚麼受罵？假使你內省不疚，那小孩子的醉態就像蜉蝣撼大樹一樣，何甚於你的秦山北斗呢？但他偏偏要和我那樣究竟，我現在除我自己甘願認錯之外，我覺得你意氣用事的丁先生也未免錯了。

丁先生遇着了兩重障礙，教職員一部分的反對和學生的反對，他當時終沒有把我斥退得成，第二天他回他的榮縣，我也回我的故鄉去了。我的斥退便成了懸案。校長的意思是只要丁先生不說話，他是可以

不斥退我的。問題就在丁先生一個人身上了。

我以待罪的身子回到故鄉，不消說是不很愉快的。但我父親好像沒有前次在小學校被斥退的那一回擔心了。我們三哥那時在做鐵路路股調查委員，由省城派到榮縣去，父親還請他和丁先生私下交涉，只要學校不斥退我，便把我送到成都去就學也可以，請他不要追究。但三哥還沒有到榮縣，丁先生已經得了急症，一命嗚呼了。

聽說丁先生得的是喉症，剛好一晚上便死了，話也不能說出一句。他的夫人不久也得着同樣的病相繼死了。

丁先生一死那我的懸案便無形解決，暑假過後，我又公然回到了學堂。那時候一般的朋友真是快意，特別是在第二學期中說了一句『肝筋火旺』，便被他斥退了的易老同學。他那時候已經在成都存古學堂讀書，暑假後上省時我們在城裏會着。他說：

「你的星宿高，硬把丁丁兒剋死了。」

他總是離不了這種俗調。他還說：

「丁丁兒那張尖嘴平生帶過太帶多了，所以死的時候連話都不能夠說一句。這是活眼現報。」

其實丁先生的急症的確是白喉症（diphtheria）的最猛烈的一種（toxicol-sequela），聽說他的

喉膜帶灰綠色，這正是確證。鄉裏人就因為他不帶白色，所以便相傳以為是奇症了。白喉症的傳染性是很厲害的，不幸的他的夫人也就成為了這同病的犧牲。

但我在嘉定中學堂就在一九〇九年的下半年，終竟遭了斥退。

中秋過後不久的一個禮拜日，我同好幾位同學到樂山勸學所裏去了。那時候是魏文通先生在當視學，我們去幫忙製造表冊。從清早九點鐘起製到午後兩點鐘，才告了一個段落；我們從勸學所辭退了出來，沿着城牆邊正想走到蕭公廟去看戲。

蕭公廟在城的正南麗正門內，勸學所是在城西的白塔街。我們沿着大渡河畔的城邊走去，途中是要經過王爺廟和鐵牛門的。

走到王爺廟的時候，看見裏面駐劄的糧子們正在準備武器，好像要和甚麼人作戰的光景。

我們看了並沒有甚麼驚異。因為那時峨邊廳附近的蠻子造反，在此駐劄的營防是下了動員令，不久就要出發的。

同時迎面絡繹有零碎的散兵跑來，有的是把包頭打散，有的是把上衣脫了，情形頗有幾分狼狽。還有一兩個警察，也拉着他的手棒跟着飛跑。

我們還在笑：因為我說「這幾位英雄爲甚麼乘甲曳兵而走？」

我們再走，剛走過鐵牛門，前面城牆上就像海濤一樣，黑沉沉的湧着一大羣人來了，爲首的都是嘉定中學校的學生，看這個光景，不消說又是惹了事。

——「是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

我們接上前去探問。同學的好幾位爭着說，結果是不出所料，在蕭公廟的戲場裏面學生和王爺廟的糧子發生了衝突。

兩方面都是羣衆，而且兩方面都是很驕縱的羣衆。從前有句俗話，叫着「考試的童生出陣的兵」。這是說這兩種羣衆都是不好惹的。嘉定中學的學生鬧事很有名，他的不好惹正不亞於從前的考試的童生。但是王爺廟的糧子又正是要出陣的時候。

這兩件不好惹的東西彼此鬧起事來，兩方都訴諸武力，打呀，打呀，打呀，把一個戲場打得落花流水，兩方都打出重傷來了。我們有一位同學打得吐血，聽說有一位糧子也打得半死。糧子的一邊終因爲衆寡不敵先逃走了。

許多同學就簇擁着那受傷甚重的一位同學向我們走來，他們要到王爺廟去和那兒的營長理論。我們盡力的阻擋着他們，到這時候那士兵們爲甚麼在準備武器的意義，我們才知道了。

「去不得去不得！那兒已經在準備武器，你們簇擁起去，他們開起槍來，那不是好玩的。」

同學們聽我們的話鎮靜着了，我們主張暫且先回學校，和辦事人商量好了之後，再作辦法。

那時候校長回到他家裏去了，我們只好找着教務長的張先生，監學的詹先生。

學生見教職員是怕慣了的，每次鬧事凡是當代表的人總是要遭斥退，把張先生詹先生請到禮堂來了，誰也不敢說一句話。那時候又是我逞強，我是並沒有在場的人，我偏代替他們把當時的光景報告了。張先生和詹先生都很表同情，就說非去和他們長官理論不可。他們自告奮勇，擔任去開談判。我們的要求是：

1. 要那營長親自到校來陪罪。

2. 要斥革那肇事的主子。

3. 要對於受傷甚重的某君賠償醫藥費。

這三個條件，兩位先生也承認拿去和對方接洽了。大家也以為這次總可以見些效果，可以揚眉吐氣了，但結果是和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兩先生走回來的報告是：

1. 營長因公上省，現在是副營長負責，公務甚忙，不敢擅離職守。

2. 在國家有事的時候不能夠輕易開除弟兄以渙散軍心。

5. 對方的受傷者比我們的更重，他們兩位先生還去慰問過來。

這樣一來，不惟我們的要求完全沒有達到，反轉是我們學校派了當事人去賠罪的一樣了。這不消說不能夠使學生滿足的，要求那兩位先生再取強硬的態度去開談判，但我們那些先生終不愧待人寬而責已嚴的古之君子，他們把在軍門面前倒折了的威風在學生面前恢復起來了。他們大大的責備了學生一場，但弄到第二天上課的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上課了。

由校外的風潮轉成了校內的風潮，教職員和學生方面都只好靜聽校長回來解決。學校派了專差往健爲縣去接校長，在第三天的午後校長回來了。

不公平到這一次的斥退，那真是自有人類以來所未有！

校長回來的第二天上午掛了一道牌，斥退了八個人，記了好幾十名的大過。

被斥退的八個人中不消說是有我的，但最殘酷的是把那位受傷甚重平常是十分馴良的學生也斥退了。張伯安的斥退大約是幫助我罵了丁平子的原故罷？再老好也沒有的我的一位堂兄，那天看戲雖然在場，他還受了誤傷，但也遭了斥退。

我的「革命」原稿「後話」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間在養病期中的隨時的記述，純然是一種自敘傳的性質，沒有一事一語是加了一點意思化的。

自己的計畫本來還想繼續的寫下去，寫出反正前後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歐戰前後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後寫到最近在社會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這樣枯燥的文字，自己在敘述的途中都已經感覺着無上的厭倦了。縱橫在這兒是自然成了一個段落的，我便採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罰：把這個腦袋子鏟了下來。

沒有甚麼可說的了。讀了這部書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讀到捲卷，在捲卷的時候假使在中心要這樣問我：

——「你這樣的文章爲甚麼要拿來發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說：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

反正前後

(一九〇一—一九二一年)

第一篇

第二篇

發 端

一年以來從未接到過未知的朋友的來信了，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天上的太陽失掉了它的照耀我的自由，不過今天卻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沫若！

」近來直譯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幼年在我看來真是有意義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為怎麼樣，我總覺得這種現身說法的作品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寫的時候當然更會貼切一些，第二讀者讀的時候，他可以單刀直入的便認定了一個社會，而知道這不是「小說」。有的人過於偏僻，好像以為文筆一發到自己身邊上來，便不是我們陣營裏的文字，其實這是錯誤。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主要的是要以我們的觀點來作一切的批判，關於這一層我覺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這部新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記述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資本制度的轉換，但這個轉換在你那幼年時代

其實還未完成。這個轉換在反正前後才得到它的劃時期的表現，在歐戰前後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進展，餘波一直到現在，然而它的轉換終久還是沒有完成，而且運命上是永遠不能完成的。中國的資產階級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階級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肯允許。這是資本主義本身中的矛盾，帝國主義者唯一的地盤是不能讓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起來佔領的。所以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永遠只能做帝國主義者的買辦，而中國便永遠肩戴着一個半殖民地的運命。這個運命果真是永遠的嗎？不然，解決這個永遠的詛咒的威力是無須乎細說的。中國總是飛躍，總是不能不飛躍，自五卅以來，年年的事變不已經鐵石一樣地證明了這件事情嗎？所以我想你想繼續寫下去的反正前後，或歐戰前後，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無非也就想敘述這些鐵石的事實。同志，你假如是這樣，我希望你迅速的寫下去罷！聽說你的反正前後將由某書局出版，我想這一定是妳年的續篇，我正伸長頸子在等着，同時我還希望你把反正前後以後的東西越快繼續的發表出來。」

就這樣一封很簡單的信，但這裏面是含有怎樣強烈的力量呀！特別是對於我的激發！我的這部自敘傳的工作自從去年四五月間把幼年時代寫完之後便把它丟下了，丟了已經一年。我自己實在有點懷疑，我疑惑我這樣的文章對於社會上究竟有無效用。個人的吃飯當然是要附帶解決的問題，

而在我們現在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動都應該以社會的效用爲前提，換句話說，便是對於理想社會實現上的政治的價值要佔一切價值的首位。假使白空地寫出一些無意識的文字出來，不僅文字是白無意義，連寫的本身也就是一項罪惡。這是使我躊躇的一個重大的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卻意外地接到了這封未知同志的來信呢！

「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這真是怎樣透徹的一個見解呢！在寫者自身不必是苦心思索得來的結果，然而在認識明瞭了的人他隨便的一言一語都說的這個真理，而這個真理也自然而然地流露用於他的言語之間，沒有半點的矜持，沒有用半句「直譯式」的文句。我也讀了不少的直譯式的文章，但沒有得到過他這樣一句話的力量。好的，我感謝你的激發，我也接受了你的勸告，我現在提起我全部的勇氣來繼續我這項工作了。總之我盡我的力量寫罷，當然我同時也要顧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濃，然而也不要成爲一杯白水！」

這樣是我們現在所受的條件，也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言論所受的條件，我們的一句話總要透過一道迷宮然後才可以發出聲來，我們的一個字總要加上一層方解石然後才能射出光線，你看我們現在所處的是這麼可以謳歌的自由時代喲！

回信。

我現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無須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所以我現在就把這部書來做我的！

好了，不再多說閒話了，下面便當轉入反正前後的正文。

從前的人說：吳牛喘月，蜀犬吠日。這是說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陽的光威沒有遮攔，所以江南的牛見着月光都要喘氣。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見太陽的時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見太陽也要少見多怪的狂吠起來。其實這兩句話不過是文人的誇張罷了。

江南是誠然少山的，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滬寧車道或滬杭車道上，你從那車窗中，望見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畝，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巨海一樣，一直展開到遠遠的地平線上而隱沒下去。在這時太陽的光威倒不覺得有怎麼嚴峻，祇是這眼前大好的平原，真真是如像一片錦繡一樣可以讚美。在這時你會暫時忘記，覺得中國的前途是有無窮的希望，葱翠着在那田疇中工作着的農人，乃至在那圓草亭中拖着水龍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好像是世界的主人一樣。

四川的中央部其實也不外是這樣的光景。

四川是一個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雖然不曾去過，但從地圖上看來，從各道的水脈上看來，大約四面都是山，而中央是一個坦平的地面。這個平的地面究竟有怎樣的廣袤，在不曾去過四川的人是誰也想像不到的。

我自己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這是在四川的南部。從我的家鄉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經是比較平坦的，並不是怎樣崎嶇的路程，嘉定城內外雖然有些丘陵，但離山岳的氣味便已經很遠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們的背後漸漸低遠下去，漸漸淺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縣治便全部消滅在天空裏去了。由此以後的兩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圍四際遠望，無論在那一方你都會看不出有一些兒的山影！我們在這兒可以想像一下罷。大約就以成都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離為半徑，向周圍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有這樣的光景。因為是這樣的盆地，而且是很穹腹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為『天府雄區』。事實上中國的富源——專以農業來說——除江浙以外，便要說到四川。四川自從黃色大龍旗變成了五條顏色以來已經十七八年，時時包擁着一二十個大小軍閥，人人都有百幾十萬的大兵，年年都要鬧一兩次的內亂，然而四川的七千萬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公然還是勉勉強強的在生活下去，你們想，那四川的富厚便可以知道了。

我對於四川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時候，用陽曆來說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得到成都，不消說是要多謝嘉定府中學堂的把我斥退。我在嘉定讀書的時候，因為學校的腐敗，教職員的腐敗，自己的智識慾沒有方法可以滿足，祇是一方面自暴自棄的朝墮落的徑路上走，一方面又祇好就讀一些古代文學和小說傳奇一類的東西。但我當時想走的心事是怎樣的焦急呢！嘉定那樣的井底我是一刻也不想羈留的。能夠的時候是歐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滬，更其次——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到成都了，從這些地方好像發散着有很強的磁力把我全身的血液裏面的鐵質都吸引了去的一樣。這祇是一種不可遏抑的無名的憧憬。到這些地方應該學習甚麼，究竟有甚麼可以學習，當時不消說完全沒有明確的意識。

景仰歐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滬，就給五牛崩屍的一樣，少年的神經受着四方的牽引，他自然是沒有一刻鎮靜過的。然而我的父母是絕對不允許我走的，我受着那樣的磔刑，荏苒苒地在嘉定也就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這是怎樣可以歡迎的事體呢！這回家裏人無論怎樣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得到成都去了！

*

*

*

學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的十月，在斥退後不免還有一場小小的風波。

事情像那樣湊巧的實在沒有，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掛了八個人的斥退牌，記了好幾十名的大過。在我們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學堂門的時候，有一乘四轎坐進了中學堂的轅門，前面一個跟班捧着一個很長很大的硃紅紙的名片，我們起初以為怕是甚麼省視學或者委員來了；但看那四轎後面掛的一對燈籠一邊寫着「四川提學使委任」一邊寫着「嘉定中學監督嚴。」

——「這真奇怪了，嘉定中學會生出兩個監督來！」

然而事情並不奇怪，委實是一位新任的監督前來上任。這對於學校的辦事人們當然是晴天裏一個霹靂，而對於我們又是一陣霹靂後的一片晴光了。

新監督是一位洪雅縣的老舉人，他怎樣受了提學使的委任，那提學使又怎樣突頭突腦的撤了舊監督的差，這些情由我到現在也全不知道。看他是一位鬚鬚斑斑非人不暖的老先生，又看他那種走馬上任的神氣，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敗，那是一眼可以知道的。但這對於舊的辦事人就好像是一種報復的一樣，所以我們對於這位老先生便表示了無上的歡迎。當天下午學生就派了代表去見他，請他立刻進堂主持，要他撤換一切壓制學生的舊的教職員，要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幾十名的大過。嚴先生一一都承應了——其實他也是樂得做人情的，中國舊式的交替是「朝天子一朝臣」，跟着嚴先生來的新教職員已經是很不少了。但是嚴老先生說：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

事，因為秦監督沒有準備，要到三天上才能籌交代。

這幾天之中的學生，當然就給新的女蜂王出現，蜂子鬧分窩時一樣的開雜了，學校成了無政府狀態，以前的教職員都不敢出頭，都知道自己是要遭替換，便都向舊監督辭了職，就在我們被斥退的那天晚上，都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學校的後門搬出去了。剩下那位舊監督秦先生，他因為是責任者的關係，不能不留在這裏辦移交，那真把他可憐了。他一進一出，要受學生們的冷嘲熱罵，然而也不能不忍耐着裝裝賣啞。

學校是由舊式的考棚改成的，從前的大堂便改成禮堂，大堂前面的一條很長很寬的空場便改成操場，兩側又有扶手的欄杆。

在第三天移交辦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禮堂後面送出。隨後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從禮堂後面走了出來，嚴老先生在後面送他。

兩邊的欄杆上都站的是學生，看見兩位先生走下了禮堂，便一陣的鼓掌的聲音，一陣的萬歲的聲音，但這鼓掌聲和萬歲聲決不是對於甚麼人表示歡迎和歡送的喝采。可憐那位秦先生聽說是把他的古銅色的面皮青一陣紫一陣的頭也不敢抬起來，眼也不敢側視。我想古人所謂絞腸的痛苦的怕他這時候是正在經驗着的罷？他的心臟最初一定興奮過一時，使他覺得全身發燒；但一回頭又緊縮得好像在斷氣一

樣，使他覺得全身發冷，全身都在顫戰。他當然要痛恨那位嚴老舉人，在這時不一定是痛恨他奪倒了自己的飯碗，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走得過於委遲；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謝的，在他踏完了那長的操場的最後一步的時候，他要感謝那操場幸好沒有再長。

* * *

不過秦先生的報復，他也早就預備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後，學生便簇湧着嚴老舉人，要他立即取消我們的斥退牌；他這次當然也無可推諉了。但他叫人檢查文案，才發現了一個絕望的事實。原來前任的監督早知道自己自己一走，學生一定要要求繼任者取消我們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們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監督突然走來接事的那天的下午，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稟告出去了！這在新任者和在堂的學生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對於我們被斥退者尤其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在當時斥退了學生，掛了斥退牌還要下通稟，這簡直是一條絕路。學生從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從此便不能在本省讀書了，假如那提學使更給予全省的學校下了通飭的時候，秦先生這個報復手段，真是狠毒。他不惟斷送了好幾位學生的前途，而且還斷送一位同學的生命。

那位帶了重傷的同學，是洪雅縣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平常是很用功，很守本分的人，他有一個

很有趣味的自修課程，便是每天要讀英文字典，至少要讀二十個字來暗記。像他這樣用死工的人我實在是少有看見的。那天他真是冤枉，學生們在和糧子鬧事的時候，他無辜的受了重傷，打得當場便在吐血。那味盡天良的辦事人，就以這爲他鬧事在場的證據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謹的人遭了斥退，已經是使他傷上加傷，但幸好他們同縣的新監督來，以爲有法挽回，他也就暫時得到安慰了，誰料得斥退了他的人，還把他稟上去了呢？這個消息一傳到他的耳裏，可憐他的內傷大裂，竟至開倉的大吐起來。他始終的愛說一句英文：『You See, I am killed! You See, I am killed!』除此以外並沒一句話好說，他同時不消說已經失掉了他的本性了。

這位同學就在開倉大吐後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縣去的肩輿裏面。

當時辦學的人對待學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這個往事，回憶起來真不免有點令人痛心。

不過我自己是應該感謝的。他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飭，那也更好。因爲我不惟可以到成都，或者說不定還可以出省，這是怎樣的一種幸運呢！

我往成都是五哥和我同路，我們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巖先生的家裏。王先生在我進了中學之後，他曾經在省城的分設中學做過兩年的國文教員，他是才卸了職回來的。他便爲我寫了幾封介紹信給分設中學的他的舊同事。

在王先生家裏担擱了一天，第二天便動身了，我們雇的是長途轎子。在當時的與夫大概一個人一天祇要一吊錢的光景，每天平均大概要走一百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時分便到達眉山，這兒是蘇氏父子的故鄉了。地名雖然號稱「眉山」，其實隔峨眉山已經有兩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已剩得一些兒若隱若現的影子了。在這兒有一座三蘇祠，但是關於他們，特別是蘇東坡的遺跡，倒不如嘉定還要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央，從這兒以上風氣便漸漸的感覺着不同了。最顯着地令人感覺着變異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種很原始的交通機關名叫「雞公車。」這是一種獨輪車，車夫在後面推送的，和上海一帶的小車子很相像，但比這更小，更矮，而且是祇坐一個人的。車柄上縛着一張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對着前面。這種雞公車多得非常，有時候一來一往在路上連成着一條很長的直線，嚙呀嚙呀的聲音是

非常聒耳的。這種雞公車在眉山以南是沒有蹤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這種簡單的交通機關的使用，正足以證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樣是一望坦平了。

雞公車雖然很簡單，但他是破壞道路的健將。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這些原始的車輪縱橫地拖出轍跡。下雨的時候自然是滿路濘泥，天晴的時候又是崎嶇不平的。在這種道路上，有時遇着一個小小的石子，雞公便立地跳起來，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彈落在地上。然而在這種小車上公然也還有能够睡覺的人，你可以看見那頭巍巍地挺在空氣中的上半身，就給風中的竹尾一樣，祇是東倒西歪，或者是前顛後簸。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雙流，這些都是縣治。它們有甚麼特色的地方，我現在可不記清楚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動身，走不上半天你便可以到達成都。你進成都的市面自然是由南門進城，但你在離城還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便可以望見道旁一叢很葱鬱的樹林，那就是有名的「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廟門是坐東向西的，門內庭園中參天的古柏，雖不必一定就是漢時之物，但有的總怕是有五六百歲的年齡。

我們初到成都的時候就在這廟門口息了一次肩，我們進裏面去瞻望了一下，裏面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園，有無數名人或不名人的題詠，頂多要算是對聯，但是說來說去總不外是一些三分六出三顧

兩表之類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的墳在祠的南苑，墳的附近更有三義祠。全體的建築是很巍峨的，碑銘也特別多，我不知道那是甚麼時候建的。這兒對於專治考古學的人我想來是一項很現成的資料，特別是那昭烈帝的墳，那假使發掘出來，總可以得一些甚麼古物足以解決歷史上的許多問題的罷。我想中國現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應該發掘，使那內藏的寶物重見天日。假使以為古跡須保存，那問題非常簡單，發掘了之後依然給它一個墳堆，那自然是無損於舊觀的；然而發掘物對於文化上卻是會有怎樣重要的貢獻呀！不過主要的是發掘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於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觀的觀點上去整理，去清算我們中國的古代以來的社會的進展。這件事項的實現當然不是我們一天一日可以說到的了。

到了成都，我們住在一家嘉定人慣住的旅店裏面，張伯安已經比我們先到了兩天。這時候已經是正月尾間，各學堂都絡繹在開課了。

我們進甚麼學校好呢？有沒有希望得進省城的學校呢？

我們小學校裏的杜紹裳先生，這時候在做提學使衙門的科長，不消說他便是我們的唯一的軍師。他替我們考查了案件，知道我們是被稟告上去了，然而沒有下我們的通飭。這不消說是很有希望再進別的

學校的。他勸告我們考中等工業，他說我們祇要把名字一改，便甚麼都不成問題。他之所以這樣勸告，自然不外是『實業救國』的一個口號。不過關於這層，我們五哥和其他的同鄉都不甚贊成，以為這樣是旁道。這旁道的意思是對正道而言，所謂正道要像從前的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翰林一樣，是要由小學而中學而高等而大學。我們——我和張伯安——也覺得自己心不甘：因為中等工業的招考資格是小學畢業程度，而我們是有中學兩年半的學歷的。我們都不大喜歡，杜先生也就不好勉強。結局我們還是先去找中學堂插班，假如這一條路絕了望，我們又再來投考中等工業。

我們便得到好幾封介紹書，大都是杜先生親自給我們或是他替我們斡旋的。照他的意見我們須先得說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來插班的，這層或者是他要卸掉他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來介紹我們的責任，但同時我們也覺得這樣爽快些，免得後來進了學校之後發生甚麼問題。

我們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負盛名的分設中學了。

這分設中學在南校場高等學堂的旁邊，本來是高等學堂的附屬中學，因為前任的校長劉士志先生不甘受這種附屬的名義，才改為了『分設』成了一種半獨立式的性質。因為是高等學堂的附屬學校，它的經費很充足，設備很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學堂的設備），又加以劉士志的聲望，所以學校的聲望也就非常的盛大。

我們到省的時候劉士志已經到北京去了。他之到北京也就給我們由嘉定運到省城一樣，是因為與當時的四川總督趙爾巽發生了衝突。事情的詳細我不十分知道，好像是在年底省城開運動會的時候，在會場上和那總督部堂發生了甚麼意見。這樣能和總督部堂衝突的辦事人，當然也就給我們能和學校辦事人衝突的學生一樣，是很可以博得人讚獎的。這位劉士志先生雖然待學生也很嚴烈，卻是很能得到學生的敬愛。但可惜我們沒有受過他的陶冶，也沒有接近過他的風采，在他去北京之後不久便在都門客死了。

我們去投考分設中學的時候，那時候的新任的監督姓都，名字叫靜階。大約因為是他的姓氏很奇怪的原故罷，他在社會上有個綽號（並不是學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面孔也有點異乎尋常，八字鬚鬚，棕黃色的面皮，額部很突出，帶着一頂平頂的便帽珊瑚的小紅結子，一切的動作都有幾分機械式，真個就好像是西藏的喇嘛和尙一樣。

我們拿着一些介紹書去謁見喇嘛先生。這位先生還很容易謁見，我們的謁見單由傳事房遞上去之後他立刻就傳見我們。還有一位國文教員的鄭先生，是王畏巖先生的同事，我們曉得他還在學堂裏，便把王先生的介紹信也交給傳事房傳進去了。

都先生接見了我們，他祇把介紹信看了一遍，便問我們：

『你們帶筆墨來沒有？』

這一問真是來得突然。我們答應道：『沒有。』

他說：『唔？你們怎樣的呀？怎麼來考插班都不帶筆墨來呀？』

這意見使我們詫異了。我們以為我們是斥退生，雖然有人寫介紹信來，但信的內容我們是看過的，這裏祇是說『有無相當的班次准與插班。』怎麼這樣的容易，纔拿起信來就要叫我們受試驗呢？

『我們沒有想出先生今天就准許我們受試驗。』

『唔，今天不受試驗，要等到幾時啦？同學們你們看不是都在上學了嗎？你們的光陰好拿來混盪？』

正當他在這樣教訓着我們的時候，鄧先生也出來了，他問明了之後接見着我，問了些王畏巖先生的近狀。回頭他把王先生寫給他的介紹信轉遞了給都監督。都監督接到手裏看了。

『好的，鄧先生，你來得恰好。我就請你出一道國文題來試驗他們。』

『今天就試驗嗎？』

『是的，今天就試驗好了。』

『在甚麼地方好呢？講堂沒有空的呢。』

『就在這兒好了。唉，不要用甚麼空講堂。』

『好的，我去向曾先生（學堂的監學）說，請他們備兩份卷子，我同時把題附在裏面好了。』
鄭先生說了便告辭着退進去了。

回頭鄒先生對我們說：『你們沒帶筆墨來，同學裏面你們有朋友好借用的沒有呢？』

我們說：『我們初來沒有甚麼朋友。』

『好的，那我就借給你們用。不過你們不要辜負了我上好的筆墨啦。』

*

*

*

就這樣第一天我們就受了入學試驗，試驗祇是一道國文，題是

『士先氣質而後文藝』（限二小時完卷。）

我和伯安兩人就在會客廳裏面的茶几上做起試卷來，他坐在左邊的一排，我坐在右邊的一排，也沒有甚麼人來監考。鄒先生的住房是就在會客廳的右手的，祇有他時常來看看我們。學堂內部每次課堂的上堂下堂的搖鈴的聲音可以聽見。在有一次大約是下堂鈴罷，有幾個比我們更小的學生在休息時間走到會客廳的簾外來的用着好奇的眼光，隔着簾子偷看我們。起初是一兩個，但他們就像螞蟻子一樣，有一個看了進去好像報了信來，又來了十好幾個。他們有的笑着指着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着自己的毛辮。這是在奚落我們的，因為伯安是獨眼，而我是因為患了那場沉重的傷寒病之後，脫完了的頭毛還沒有長齊。

但等第二次上堂的鈴子一響，他們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兩個鐘頭的樣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來接到了我們的卷子，他自己就闔起卷來。他約略看了一遍，還看了我們幾眼。

「唔，唉，你們還好，還好，你們可以進來，你們明天就可以進來。」

「我們來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實，這個我倒還不十分清楚。你們等一等，我去請曾先生來問一問。」

說着他把竹籬揭開，隔着天井便向着傳事房喊叫：

「傳房！你進去，請曾監督曾老爺來。」

不一會曾先生出來了。都監督問他學校裏有怎樣的班次。曾先生說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級，乙班是四年級，丙班是三年級，丁班是二年級。

「我就插甲班好了，唉，文字做得都還通順。」這是都先生說的。
曾監督很有幾分遲疑的神氣。

「他們原來是有幾年的學歷的呢？」

「哦，老實，你們是祇有兩年半的，是嗎？」

『是的，我們兩年半還沒有住完。』

曾先生說：『那嗎要插甲班，年次太差遠了。』

『插入乙班怎樣呢？』

曾先生依然有點遲疑：『我看丙班不最相當嗎？』

『唔，好的。不過……唉，好的，就插丙班罷。唉，你們今天下午來把學費繳了，把一切手續辦妥了，明天就可以搬進堂來。唉，不要在外邊久混了！』

就這樣我們便插入了分設中學的丙班，這是怎樣的出人意外的容易，怎樣的自始至終就像在一場夢裏的一樣呢！一時由鄉僻地方初進省城來的學生，考的是省城數一數二的中學，而且自己是有內傷的斥退生，自始至終都是惡心吊膽的怕不會收容，怕自己不合格，怕對不住一切寫介紹信的師長；然而這是怎樣出乎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終就像在一場夢裏的一樣呢！這是都先生辦學外行，還是真的看中了我們的文字，還是幾封條子的力量呢？這些問題我現在當然找不出適當的解決，不過在我們進了學堂之後才知道有了兩個事實。一個是嘉定府中學堂第二學期，因為吃了監學先生的一碟辣椒醬油便遭斥退的姓宿的同學，他本來是和我们同年級的，然而已早來插入了乙班。還有一個在小學校裏低我們三級的一位姓羅的同鄉，他在這兒住的是了班了。我們時常在這樣想：假使那位曾先生，我們預先也託了甚麼人寫了

一封介紹信的時候，或者我們的中學課程，怕提早了兩年畢業罷？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學校，終竟是如願相償了，然而結果是怎樣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魯衛之政！——這是我進學校不上兩個禮拜便得了一個幻滅的結論。一樣是一些做官的教職員，一樣是一些騙文憑的學生。爲我們講經學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祇拿着一本左傳，事緯，照本宣科，國文是熬來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歷史呢差不多就祇是一個歷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號表。這是國學一方面的東西，嚴格說起來連我們嘉定中學的有些先生都還趕不上。關於新學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樣的可憐！講理化數學的教員們連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沒有，講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不過他對於學生很寬大，一切的問題他是不管學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說也樂得節省些精力。然而這樣的教員公然還是擔任好幾個學校的教課的紅教習，這樣的紅色到真是有點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員是江浙人，大約是上海那一座教會學堂的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時髦，甚麼海虎絨，鐵絲緞，有好些是我們鄉下人自出世以來第一次才看見的東西。金絲眼鏡，一把抓的尖帽子（我們四川人當時叫作京帽），嘴裏也含有好幾個金牙。他是不住在學校裏的，一來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桿大轎；因

爲他當時在做提學使衙門的英文科的科長。然而這位科長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麼樣呢？說來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爲我是過甚其辭，然而始終是事實，連虛構也是不容易構出的事實。我們讀的是 *Oran-bertain* 的二十世紀讀本，我記得是卷二，那開始一課的是『一條 Newfoundland 的狗』。我們那位英文科長，他竟不知道這 Newfoundland 是一個海島的名字，他竟拿出我們中國人的望文生義的本事出來，把它直譯成爲『新大陸』。祇消這樣一點便可以够了，我看不必再舉其他的例證了罷。

你想，一個頂重要的省會地方，而且是最高的學政機關的英文科長，他的英文程度才僅僅是這樣！在當時我們是非常悲憤的，我們當時的觀點雖然沒有明確的意識，可以說誰都是立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的，我們自然要痛恨中國爲甚麼要這樣的不長進，中國的所謂教育家所謂一切水面上的辦事人爲甚麼要欺騙國家誤人子弟了。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爲甚麼會發生出這種現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由也祇是在個人的良心或者是社會的道德上去尋求，所以不是歸之於社會的腐敗便是歸之於個人的昧良，更進一步便是說整個精神文明的墮落，要挽救它當然就祇有革心的一條方法了。其實這些鬼話，說來說去的祇是等於放屁！我們現在不消說是已經知道了，很明白的知道了。中國僵定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支配階級中發生了一個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學是爲做官。他們要支配封建社會中的單純的農民，那是用不着多麼大的學識的，祇消熬些資格便够了。所以他們的所謂的學結果就是資格，所謂求學結果就

是熬資格。海禁一開，資本主義一侵入到中國的內地以來，他整個的把中國化成了一個鄉村，化成了一個供給原料的鄉村。中國的支配階級看見自己的支配權日漸動搖，所以也想到採取一些資本制度下的利器來鞏固自己的權威，然而在永遠是一個封建社會的鄉村中資本制度的所謂科學文明始終沒有基地來培植。外國人到中國來所施行的教育不消說祇是在教育奴才，我們從外國請來的一些導師不消說都是些他本國不要祇能到這半殖民地的海外來投機的妖怪，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你怎麼能够希望它有甚麼好的教育，有甚麼好的人才出現呢？中國鬧洋學已經鬧了好幾十年，然而一直到现在就連科學的科字都還說不上半邊。中國是祇有飛躍的，有產階級的文明雖然無法產生，而無產階級的文化素質卻已經充分具備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聲的中學校都是這樣的情形，其他的中學自然是不言而喻；說到成都全體的一種學界的空氣那更是在一種絕望的狀態之下。成都除分設中學，成都府中學，華陽縣中學等官立的中學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學校。官立中學已經是入情性的世界，私立中學更用不着說簡直是四馬路上的野雞了。一學堂大門開，有錢的就請進來，因而賣文憑的風氣便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連小學都祇住得兩年的，祇要把中學堂五年的學費繳足或者其它再繳納些甚麼手續費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張中學畢業文憑。這樣的文憑在我們看來當然狗屁不值，然而它的效用卻是非常的宏大。一個中學畢業生在當時

實際是等於一名舉人，他有了這樣一張文憑可以拿回家去貼報條，誑惑鄉民，增長他新地主的候補資格。而在省他更可以飛揚，他有一張中學文憑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學堂，文官考試，法官考試，法政學堂，高等師範，更可以應考京滬各地的官公立學校，乃至東西洋留學生的考送。

在這種私立中學之外還有無數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國人的投機心理，做官熱，表示得更爲盡致。周圍祇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在反正以前我們初到的時候，已經包含有了好幾座私立法政學校，在反正以後的頭一二年間，有一時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當時的學界製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花還要非常的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學祖孫同學的佳話便處處都有傳聞。就那樣，中國說是也就變了法，也就在自強了。你可以向着鬼說：『鬼喲，你不要笑起尿來！』然而你想，鬼會怎樣答應你呢？

我們就在這樣的一種學校的陶冶之下，這樣的一種學界的霧圍氣裏面，你想，你怎麼能够不失望，怎麼能够不焦燥，怎麼能够不憤懣，怎麼能够不煩惱？最壞的是分設中學即位置在高等學堂的旁邊，高等學堂在成都是最高學的學府。然而那最高學府的最高學員，就我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是買得私立中學的文憑而考入的。他年紀和你相若，學問不管是怎樣，然而他總是你的『上級。』這對於年青人的自負心是怎樣大的一種打擊呢！

失望，焦燥，憤懣，煩惱，這幾條支流所匯合而成的自然是無爲墮落自暴自棄的洪流，永遠沒有解救，在嘉定時是這樣，在成都時也還是這樣！我到成都不久又痛飲起酒來了。成都有名的大麪酒那真不知道醉壞了我腦袋子裏面的多少腦細胞了！啊，那大麪酒，那可怕的大麪酒！那怕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酒精。我記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麪酒潑在桌上，用火柴把它點燃時，它燃到沒有痕跡，幾乎把桌面都燒了。大麪酒本是高粱製的，香味非常的濃烈，但是吃起來，實在非常的辣口。我自己就我自己的經驗說，酒實在並不是好吃的東西。我自己吃酒並不是喜歡吃，實在是一種賭氣吃。自己心裏一肚皮的不高興，一肚皮的不滿足的時候，便想借酒來淘瀉。酒真可淘瀉這些憂鬱憤懣的嗎？其實那有那麼一回事！李太白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酒消愁愁更愁。』我看這倒是很有經驗的酒徒的告白。酒實在是祇有增長愁人的憤懣的。平常人的憂鬱是受着中樞神經一種制止機關的命令，不准它過度表現的。這種機關愈高級，對於麻醉劑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它便先被麻醉。制止機關一受了麻醉，所以人在有一個期間便盡情把自己的憤懣憂鬱都發洩出來，有的暴燥，有的悲哭，便就是這樣的表現。到酒力把一切意識都完全消滅了之後，它也可以得到暫時的一段忘我的死靜，然而那酒醒後的報仇是怎樣苛烈喇！酒醒後的苦楚，那真是說不出來的苦楚，腦管痛，口管苦，人管無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斷地抽搐。那時候慘淡的心境就好像烈火過後的一座火燒場一樣。這到底有甚麼樂趣呢？這種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覺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尋苦惱。我可以說

飲酒的人實在並不是享樂，他頂多是想把精神的苦痛轉換成肉體上的苦痛，更換一句話說，他是想自殺而已。貧窮人飲酒的我想來也不外是這種心理，自然有的因為天寒無衣要借酒來抵禦的，這雖是別樣的要求，卻也是同樣的悲劇。

吃酒時自然要朋友，而我們是新入生，舊的一些學生和我們總是格格不相容的。我的舊友張伯安自然也可以時常陪我，但是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歡的數學，他能够在那一方面自求滿足。但是我呢？我對於數學不知道從幾時起便有點畏難，而對於文學卻又差不多含有一種無條件的輕視。那時候一般的口號是『實業救國』，所以凡是有志救國的人——就沒有真誠的志向也不要緊，縱橫救國是很美的名聲——總不得不傾向實業，要傾向實業便不能不注重數學或科學，而對於所謂文學便加以輕視。應該注重的數學有點畏難，而應該輕視的文學不知道怎的卻像一個私娼一樣總愛誘引着我。單是這樣一層的自然自艾，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自己不知道苦了多少。我想凡和我同時代的人，有的一定是同受過這樣的苦楚的。伯安有他的數學可以嗜好，所以有時我羨慕他，有時我更微微有點惱恨他的沉着。

和我們同時考插班的另外還有兩個人，兩位都是都監督的同鄉。一位姓羅，和我們同考入丙班的。他的學歷很有曲折，他是到過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學校好像住過幾天，因為鬧取締風潮的時候他便跟着一批中國的志士回到中國，起初在上海的中國公學住了兩年，他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的年紀略略長我

一兩歲，因為到過東洋的關係自然是一種短髮。這個人物很增進了我的失望，然而他也有使我隱隱佩服他的地方。他使我失望的是，他是到過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瀛的人，而他的不懂科學的程度卻比我還要厲害。我記得他有一部英文的邁爾通史，這怕是表示他出過洋或者到過上海的唯一的裝飾品。的確是裝飾品，因為他放在他的書匣裏從來沒有繙讀過的。這部書或者怕是我開始讀真正的『洋書』的第一部罷。他有這部書，我們又同自修室，我自然時常向他借來看，我每每不客氣地繙出的生字便用鉛筆注在那書上，他責備過我一次，很鄭重地用橡膠來擦了。不過我對於這位姓羅的同學也很隱隱的佩服他，我佩服他有那種不自欺的勇氣，到過東洋到過上海之後，公然還有雄心再進本省的中學，中國當時出洋留學者，在上海留學的人，誰個不是學得幾句『瓦搭西』、『阿拿搭』，或者是『那麼溫』、『阿爾來』的幾句洋涇浜的『剝落坑』，就可以回到家鄉地方上去稱孤道寡的嗎？不忙說到十幾年前的當時，不忙說到那鄉僻的邊陲省份，就是在我們目前，在我們目前的上海，不是儘有跳到美國的旅館裏去鬼混了兩三年，一回國來便是甚麼博士碩士由他自稱着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麼機關的委員，甚麼大學的教授，甚麼印書館的編輯嗎？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聽說是有定價的，留美學生是兩百，日本帝大畢業生是一百五，其他的學校是一百。朋友們，你們會做生意的，還是多花點錢到美國。

總之，這位姓羅的要算是我在成都新得的朋友。

還有一位是姓李的，這位先生真是徹底！他是因為家庭的悲劇使他陷入於自暴自棄的境地的。他插的是丁班，雖然和我們不同班，但因為我們同是插班生的關係，我們是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寢室。他雖然也是彭縣的人，家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們的一位很好的嚮導。他真是懶得有點程度，他清早是死不起床的，點名的時候，監學向床上去拉他，也把他拉不動，而監學也把他沒可奈何。這自然是因為他是監督的同鄉，而且好像還沒有甚麼親誼，所以監學先生們對於他須得有格外的一番關照；然而重要的原因還是他是死了心的人。他絲毫沒有向學的心，自然他也並不怕你甚麼斥退。是的，他並不僅是不怕，而且還由衷的歡迎。他的章法是：『你要斥退就請斥退罷，正合孤家之願也！』在這一點上他倒有點像死了心的革命家，無論用怎樣的嚴刑峻法你都是把他沒有辦法。不怕你就鋸下他的頭，你就挖出他的心，你就用硫酸來把他燒死，你就把他身上的肉用刺刀一片一片的割下來凌遲碎剝，任你就用盡了你所能想到的新式的革命的刑罰，你都是把他沒有辦法。革命家的死了心，死是他所歡迎的，所以你不能夠把死的威脅來屈服他。不過革命家的信念自然和李同學的信念大不相同。革命家的信念是『非革命不足以救濟社會』，而李同學的是『就把書讀好也會被晚母毒死』。無論怎樣的信念祇怕你死了心，在死心踏地的面前，一切支配者的權威都失掉了他的作用。

這位李同學的這種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自然很引起了我們的深厚的同情，他不久便成爲了我

們的很好的朋友。

這幾位同學們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還有些在別的學校的我們嘉定的同鄉。我們祇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時候自然是在城裏，天晴的時候我們大概是到城外各處的名勝地方。

成都城外本很有不少的名勝足以供我們遊玩的地方。東門外的望江樓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錦江的對岸，臨着江邊。那兒有不少的曲曲的建築招攬遊人，最負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濤井。薛濤是唐朝章臺鎮蜀的時候一位有名的校書，她能詩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濤箋」，傳說她製薛濤箋的時候便是用的那薛濤井的井水。井水誠然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便汲取井水來煮茶以供享遊客。舊式的雅人自然是時常到這井邊來喝茶的。井的附近乃至望江樓的區域裏面隨處都是有嵌壁的題詠的，可是我連一個字也不記得，竟連望江樓的區域內部的結構我都全然不記得了。那好像是一座寺院的附屬物，寺名好像是雷音寺，好像那有名的校書薛濤在後來就是在這兒落髮做了女冠子的。

我一切的以往的記憶都很模糊，但是有一個記憶，特別是與望江樓有關係的，卻很鮮明地留存着。那是成都辦花會的時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宮和草堂寺是要辦花會的。這種措辦並不甚古，

是在「變法自強」以後所產生出來的花樣，是一種博覽會的性質。會期大概有兩個月的光景。

草堂寺本來就是以有杜工部的草堂而得名的地方，那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門出城與由西門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離。由南門出城，約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經過浣花潭，青羊宮和其他私人的別墅，最後是到達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這條路徑，平常除鄉裏的農人，寺院的僧侶，或極少數極少數偶爾要去尋幽訪勝的墨客騷人之外，是很少人來往的。然而到了花會的時候，那真是要成爲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了。最好你從南校場的城牆上去俯瞰——先附帶着說一句，成都的城牆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牆上可以品排着跑三兩部汽車，別處都在鬧拆城牆，我看成都的城牆至少是古人替我們築好了的環城汽車道，最好是在城牆上多開些寬大的洞口，我想來於城內的交通怕不會有多大的妨礙的。

你最好是站在那城牆上面去俯瞰。你看那直接沿着城下的馬車道一來一往的都是很新式的馬車。

浣花溪裏面平常是，從不見有舟楫的痕跡的，不知道幾時從浙江的西湖裏面搬去了好幾十隻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兒很匆忙的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睜着了驚異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道，溪的彼岸是馬道。你看那人道上的行人影。那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裏去的，由鄉下來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過了一行成羣結隊的女學生之後，必定有一行成羣結隊的男學生跟着。平常的兩脚除三合土以外從不粘地皮的人，現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這可以說是人羣的大解放。

成都好像年青了三千年的一樣。

彼岸的馬道是沿着一些淺山的，那兒雖祇是一些很可憐被人虐待到已經不成形狀的『溜溜馬』正在疲於奔命，然而都好像才從外國來的西伯利亞或高加索的高頭健步的洋馬一樣大有精神。不消說真正的洋馬，時而也可以看見，那是由鳳凰山的新軍騎來遊玩的。像在那樣的時候，馬會看不出是馬，會看成麒麟了。

平常不是禮拜的時候，每天下午四五點鐘都是可以走出南校場去遊戲的，我們便愛在那城牆上去看熱鬧。但一到禮拜，那我們便要成爲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馬道上的人了。馬車那時我們是不敢坐的，自己覺得還沒有那樣的資格，其實也就是還沒有那樣的錢。

就在辦花會時候的一個禮拜，我們上半天在花會場上遊玩了半天，下半年我們再決議騎馬去遊望江樓。我們——羅李兩位同學，伯安和我，此外還有些同縣人——騎了將近十匹馬，由南門進城，向着東門方面穿城而過。

馬是溜溜馬。這種可憐的馬可以說是已經把馬的性格完全磨滅掉了的。馬不消說大抵是狠老很瘦。它對於人類的虐待也有種種消極的方法來抵抗。它走路是異常迂緩的，你打它幾鞭它跑得快幾步，接着它又迂緩下去了。假使它前面有一匹馬的時候，它便緊緊接着前面的屁股，夫子亦步亦趨地任你打死它。

它都不肯走前。這是溜溜馬的差不多唯一的特性。這種特性我可以說是馬的 *grogg* (怠工)。但假如你是不會騎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來，它便一溜烟地跑了。再不然你騎在它的身上，它橫着便要把手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滾，這時候不消說你的腳是很危險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條狹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動，兩邊都是有水的田，讓你下了它的鞍背，也還要弄得你兩脚的爛泥。

我們騎着馬由南門穿過東門。我騎的是一匹黑馬，這位先生比較還壯健，它從小資產階級零落成無產階級的溜溜馬大約還不很久，我騎着它便打頭陣。它自然也不肯十分走快，但在城裏不走快也正合我們的要求：因為城裏人太多，走快了把人踏了，反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的走出了東門，在我們的意思出了城門便很想馳騁它們一下了。出城之後是還有一段很長的附廓的街道的，不幸就在出城之後走不幾步，便遇着兩位兵快牽着兩條軍馬在街上慢慢的走。我的馬照着它們溜溜馬公會的規則，走上去接着了軍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來，便死也不再走前，死也不再走快。這真是難乎爲情的一個光景，前面是兩匹正在散步的閒馬，而我們騎在馬上便跟着它們在街上散步，兩邊兩街的人是萬目瞻仰着的。

惱羞成怒的我們把恐怖的手段施行起來了。我拚命把我手中從南門外折來的柳條鞭子在馬屁股上亂打，我的背後的伯安也幫助打我坐下的馬屁股。柳條鞭子打脫了皮，打斷成了幾節，然而馬先生的意

工依然沒法解決。

「這該死的馬亡八！這是非用最後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來。我僅僅把刀柄的頭子用勁的鑿了一下，啊，這可不得了！馬公暴動起來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躍起來，我死命的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約懷恨着沒有把我扔得下背來，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來，一直往前面衝，全街的人都驚惶了，祇是往兩邊讓。我自己又是初學騎馬的，馬術不消說絲毫也不懂，僅死守着一句成語：便是「馬兒跑得兇，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的程度倒不僅「一把」，簡直是兩把了。韁繩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馬兒跑兇了的時候，制馬的韁繩是怎樣拉法，我祇是死死的兩手抓着馬的鬃毛，兩膝不消說是挾不牢的，兩個屁股，就給打連枷的一樣，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馬鞍上亂打。自己一心怕滾下馬去，一心又怕那樣的奔馬踏傷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來有點魂不附體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過，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終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沒有踏傷了甚麼，但它還一直在奔跑，好像一直要把我帶進地獄裏去。

馬自然知道我是會騎馬的，它的目的——報仇的目的——自然是想把我扔下背來，然而它不知道是怎樣痛恨的是它項上多生了那一項的鬃毛的！我死死的拉着鬃毛不放，任隨屁股在馬鞍上打鐵，可總也拼不下地去。我的屁股自然打得很痛，但是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馬的計策突然轉變了，它自從

暴動以來一直是筆直的往前奔跑，跑穿街道了，在道右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磚牆與路向成爲直角。前邊的牆畔有一條小徑，與大路的路向自然也成爲一個正整的直角。嚇，那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聰明。它一直都是風馳電掣的跑了來，跑到這兒卻真如電火一般的轉折一樣，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轉了方向，方向一轉它便和石馬一樣死立着了。這樣一來依着慣性的法則，我無論怎樣是應該落下馬來來的，但終賴它項上的鬃毛沒有扯脫，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這一場惡鬪把我這位騎馬的階級真是制服得魂飛魄散了。亞非利加有一種黑色白條紋花的斑馬名叫 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獅子，在狩取這種斑馬的時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項脊。斑馬自然是死亡的奔跑，跑到筋疲力盡的時候，倒在地上終竟成爲獅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馬，在它拼命狂崩的時候，我想來怕祇有 Zebra 奔命時的迅速才可以比擬，然而可憐我這位獅子，雖然始終沒有被扔下，但在它靜立着時我祇好倒在地上僵臥了好一會。心臟好像要爆裂的一樣，周身的骨節好像解了體的一樣，屁股特別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們是要往望江樓的，然而我這一匹單人獨馬，卻沿着濯錦江邊在河這一面奔跑，離隔河的江樓不消說已經很遠了。我同路的人，當其我的馬把街道跑穿了之後，他們在河的對岸是看明白了的，他們便有兩位掉轉頭來迎接我。在他們走來接着我的時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側的出圍上沒動顫，馬大約也很疲

倦了，它也沒有再朝遠處走，祇在近處吃草。

兩個人把我扶着，我才站立了起來。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難移的地步。他們沒法，祇好一方面去雇了一乘小轎，把我送到了望江樓，而他們兩個人牽着三匹馬跟在我的轎子背後。

在望江樓裏息了好一會，自己的精神才漸漸恢復了起來。大家在望江樓上吃酒。吃酒之間自然是滿口的國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騷不平，我們痛罵起學校的腐敗，辦事人的腐敗，學界的腐敗。在我們沒有出過省的人自然又要說到自己對於京滬歐美的憧憬，這時候姓羅的同學便要說話了。

「嗶嗶，四處的老鴉班班黑，你任隨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歐美我沒有去過，但是聽說到那邊去的人沒有一個學過一點正經學問。博士的文憑各國都是可以用錢買的，像美國更有這種滑頭的辦法，祇要你肯出多少錢他可以給你一張甚麼大學的博士或者碩士的文憑，然而這座甚麼大學結果祇是一種幽靈大學，它根本是沒有的。中國人便拿着這種文憑回到中國來騙錢，騙官做。日本我是到過的。日本鬼很窮，他祇要你的錢，管你用力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學不消說都照例販賣文憑。中國留學生在那邊祇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學幾句下賤的下女話罷了。本來是全無科學常識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中國去少則一二年，多則三五年便跑回來，你想，單是要把外國話學好都還說不上，怎麼會有好大的學問學回來呢？然而他們反正是留學生，反正是博士碩士，你把他們怎樣？弱瀆的學校！幾座奴才教育的教會學

堂不用說了，甚麼國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的學校那一種不是驅鬼的地方？你想，教員祇是那樣資料，學校那裏會有甚麼出色？當行。學生是一些青年人，虛榮心很重的，真正有志趣向學的人，一百人之中找不出幾個。我覺得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理想是教科書一切都要用原本，案子上擺着一兩本原文的教科書便好像把滿清皇帝的江山都奪到了手的一樣。你想，連“National Reader”卷二的甚麼“Dear me, Dear mol I am a little bee”的兒歌都讀不懂的人，那裏就會懂得甚麼邁爾通史，又是甚麼麥銓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學生都像中了魔的一樣要誇讀甚麼原書，這樣一來倒也好，學生樂得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教員也樂得遮醜。甚麼，他給你一用原文來解釋，天老爺明白，你曉得他講的是那一個星球上的話呢？所以照我看來，還是像本省本分地用本國繙譯或著述的教科書，還多少有點益處。」

結論不外是兩粒，一種是滿清政府沒有認真改革的誠意，所以滿天下的辦事人都不肯認真，更進一步便是把中國弄好，那是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還有一種李同學的虛無主義。

「管他媽的，學校就認真也好不認真也好，中國就滅亡也好不滅亡也好，縱橫老子是看不見的，我幾時用砒霜被人毒死，誰個能够保障呢？」

一面是興奮，一面又是消沉，而結果呢同樣是年青人的悲歌慷慨。不過我始終忘不了是那匹溜溜馬的暴動，它使我坐凳都很艱難，回城的時候依然是用轎子。

然而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中心，所有舊時代的勢力與新時代的影響都是集中在這兒的。

舊的政治勢力有總督部堂，藩台臬台鎮台滿將軍。在這些舊式的官職之外表示着新時代的影響的要算是提學使司，巡警道，鹽茶道之類的設置了。鳳凰山已經創辦了兩師新軍，總督衙門的旁邊有西式建築的督練公所，這些都是很鮮明的時代的表現。

當時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懷，他是滿清末年的一位幹員，他在那不生的新舊官場中委實是巍然地露出了一頭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們嘉定還賣過字的，後來不知怎樣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約在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幹才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給了他五個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場廠唱寮。』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調成了兩個區域，一處是劉玄德即位為漢中王的武担山，一處是好像在東門附近的甚麼石子院（院名好像是這樣。）使娼妓成爲了一種公開的營業，政府從而抽取花捐的這

種近代的辦法，在四川大約由他創始。

場是「勸業場」。他在成都的中央處修了一條半西式的二層樓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業，然而開辦的結果是一場都是洋貨。刻薄的成都人當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評：便是周孝懷勸洋業，發洋財。大約這種品評向周孝懷的耳朵裏也是傳達到了的，他自己手書的趙堯笙體的「勸業場」的勸字後來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這本來是一件很小的笑話，但這兒正明顯地表示着中國資本主義的運命。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雖然醉心於新式的工商業而提倡有心，而結果祇能成爲一種買辦式的營業。

廠是「製革廠」。這怕是他最成功了一項事業罷。這是用牛皮來製造各種西式皮篋的犯人的工廠。所出的革製品在四川自然成爲最新式的流行的品物，據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我們大哥的來信說，好像比日本的成品還要價廉物美：因爲日本的革製品都是紙做的。

唱是戲園。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戲園，名叫「悅來茶園」的，是取的官商合辦的有限公司的制度。那兒在初是唱的川戲，所謂「改良川戲」，自行招集了一批戲子來教練，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國劇場」。當時「改良川戲」的名目頗流行於一時，好像老名士趙堯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紅梅閣」之類的劇本出現，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詞子改得異常的文雅。這要算是戲劇的資本制度化，本身雖

不是生產的，而在剝削者一方面卻很是生產的。

察便是『警察』。這不消說完全是採用的新式的辦法。這辦警察的費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場廠唱』得來，經費很充足，因而在表現上也很有成績。在漫無組織的社會當中，突然生出了這樣的監視機關，而在創立的當時又取的是極端的嚴刑峻法主義，這在一般的無產者不消說都是視為眼中釘，而就是大中小的有產階級都因為未曾習慣的原故，也屢屢的感覺不便；例如學生和警察的衝突，新軍和警察的衝突，便是這種情趣的表現了。因而周孝懷也就成為了衆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個個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說起『周禿子』（四川人給他的諱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寢其皮。他後來由巡警道調充了鹽茶道的原故也就是對於這種衆怒的緩衝政策了。

平心而論，這位周先生在當時——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制度的當時——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雖然他自己庸或沒有這樣的意識，而他所歸屬的當時的官場又是以拿辦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勢力的集團，但他所舉辦的事業可以說全部都是對於封建社會的破壞，對於封建社會的革命。他比當時的職業的革命家，所謂『亂黨』，在使中國產業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階段上，實在是做了一番實際的工作。自然這些都不能說是他一個人的功德，而同時他的事業僅能限於極消極的一部分的消費部門，且如像『勸業場』之不能不改為『商業場』一樣，多半是招來了一個滑稽的結果，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

罪過。換一句話說，便是『成也是你蕭，何，敗也是你蕭，何，』而這位『蕭何』便是近代的資本帝國主義。近代的資本主義把幾千年來殫定了的中國的封建社會勳翻了，它儘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爲一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然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它不需要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外圍來以維繫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國永遠遏抑在原料供給者與精製品消費者的鄉村狀態之下，半殖民地的狀態之下。中國的覺醒了的新興資產階級，任你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掙扎，總不外是一個沐猴而冠，總打不破這樣一條宿命的金剛咒。所以中國的宿命就是這樣：你假使不澈底的和帝國主義者對抗，那你便祇好成爲一個不生的不死的長久的鄉村。這個長久當然也並不是無窮永劫的永久，資本主義早遲有一天要達到它的總崩潰的時候的。這是中國社會的進展上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在當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懷的這些局部的事業之外，還有一件最普遍最澈底的資本主義化的表現，便是川漢鐵路公司的建立。以武漢爲中心的京漢、粵漢、川漢的三大鐵路幹線的建築，可以說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化以來的新興階級的一個理想。京漢雖是借的外債算已經落成，粵漢也繼續在動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來經營川漢鐵路了。完全採取的是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卻是帶有政治

勢力的強制性質。我記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縣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攤派到各地的鄉紳。在這兒可以說是地主階級的資本主義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爲了鐵路公司的股東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豐饒的地方，鐵路的股本所蒐集到約略在兩三千萬以上。有這樣的資本，雖不算十分雄厚，但怎樣也可以做出一項事業了，於是在成都設了一座總公司，在宜昌設了一座分行，由公司的經費更在成都建設了一座鐵道學堂，這個脚步好像很可以使那鄉僻的四川一躍而與歐美並駕齊驅的一樣。

川漢鐵路雖名說是川漢，而事實上在當時的四川人所計畫着的祇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這一段也就是很長大的工程，而且中間還要打通一條巫山山脈。在測量的當時，工程是分成了三個段落，第一是由成都至重慶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慶至萬縣的渝萬，又其次是由萬縣至宜昌的宜萬。在未動工的時候，股東間，否，乃是股東的代表間，起了很大的爭論，便是先修成渝，後修宜萬，還是先修宜萬，後修成渝，兩者也各有它的利益，兩者也各有它的困難。

譬如先修成渝，那因爲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進行。鐵路一容易成功自然使省內的交通增加無限的便宜，使省內的股東得到鐵路的觀感，於將來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無限的效力。但是修這段路有它的困難處便是材料運輸艱難：因爲建築上所必需的材料都不能不仰給於外來，而這外來材料便不能不

專顧那峻險的川河來輸運。這個困難本來在主張這一說的人是有它的解決方法的，便是鐵路公司同時兼營川河的航業，購買些小輪船來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機關化。然而這項提議終竟招了失敗，終竟是提倡先修宜萬的人佔了勝利。

主張先修宜萬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運輸的困難，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項利益便不能不全盤犧牲了，而且這一段路要通過巫山，正是最難修的一條道路。這在主張先修的人反轉成爲了一種理由，以爲唯其難修，所以便應該先修。先修成了宜萬，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危險，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難。大約在這兒就像這樣含了幾分有挑發性的英雄色彩罷——甚麼？圖大事成大業者不可畏難苟安！就像這樣一種土豪式的英雄主義便決定了川漢鐵路的運命，兩三十萬的股份，一部分歸了耗費，一部分歸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軍人的私關的軍費，於是便煙消雲散了川漢鐵路的運命！

主張後一說的人多半是川東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別是當時在四川智識界中振振有聲的蒲殿俊羅綸一流人物。據反對他們的人說，他們主張先修宜萬是帶有鄉梓觀念的私見，因爲宜萬先修通，川東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這或者也怕是一種理由罷。總之事實上是證明着主張先修宜萬的人是失敗了的。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幾英里的鐵路在十幾年來的拋棄之中已經隨着所有一切的鐵材木材成爲了廢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由四川本省人的手裏，一大部分是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不僅逐步的早已

實現到了重慶，而且實現到了嘉定了。

事實是最公平的法官，儘管你是怎樣煊赫一時的大英雄大豪傑轉瞬之間便已證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類的罪人。

在當時反對先修宜萬，主張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師名叫胡朝棟。他並不是四川人，可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卻忘記了。他，以他專門家的資格，以他工程師的職責，做了一本『爲先修成渝鐵路告四川父老意見書』，這書我是讀過的，是報紙十二開的書型，大概有一兩百頁的光景。他，以去就力爭，結果是他失敗了。同時他就辭去了他的位置。像這樣有人格有主見的胡先生，後來不知道怎樣在中國的土木工程界裏他再沒有看見過他的名字。是他早死了呢？還是有人格有點骨梗之氣的人在中國的社會終竟埋沒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羅給的聲名差不多就像 Lenin, Trotsky 之於革命的蘇俄一樣，四川人恐怕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他們的。他們是癸卯年最後一科的舉人，特別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較有名，在民國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過一任北京反動政府的教育次長，也創辦過戲劇學校，在晨報副刊上還做過些白話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較有才藝的時代兒，然而他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的時代。

他們生自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制度的一個時代，成爲了那個時代的新興階級的代言人，特別是在四川，他們是當時新興勢力的領袖。他們的思想始終是不贊成劇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實現出歐美的立憲制度的所謂穩健派。他們和當時主張民族革命的一派『亂黨』自然是成爲對立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這一派便是新興資產階級的陣營內的右翼。然而正因爲這樣的原故，他們一方面得到新興勢力的擁護，而同時也得到舊有的封建勢力的寬容，所以他們便得到了他們的榮達的機會。

滿清末年在宣統那位小兒皇帝即位之後在各省成立了咨議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資政院，雖

然是一種過渡時代的形式，總算是成了一個半立憲的國家。四川咨議局的正議長便是蒲殿俊，副議長便是羅給。他們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記憶的有鄧孝可，有朱山。他們的言論機關便是月刊雜誌的蜀報。文字是當時風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閩墨式的文章，於六朝風味的美詞麗句之中，愛嵌以沉痛絕叫的狀況；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嗚呼』，總是一結便是『噫嘻』的。這種體裁在二十年後的今日還有多少保存着的，可以說是二二年前的『醒獅派』的文字了。這種文字在當時自然也不失為是帶着一種革命性的，這就給放了足的中年婦人一樣，雖然不是天腳，總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體儘管怎樣帶有挑發性，而他們的內容卻總不外是一種君主立憲，更換一句話說，便是一方面承認着滿清的支配權，甚或認這種支配權的存在為神聖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參政，要求國會之早開。這種言論在當時是很不能滿足我們的。在當時的中國的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憲和孫黃的排滿與漢的對立，在四川雖然祇是片面的前一派人佔有勢力，而在我們青年人的心目中卻是儼然地對立着的。中國的不富不強就祇因為滿清政府存在，祇要把滿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國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第一等的國家。這便是支配着當時青年腦中的最有勢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張這種思想的人，凡是這種思想的實行家，不消說都是我們青年人崇拜的對象。我們崇拜十九歲在上海入西牢而瘦死了的鄒容，我們崇拜徐錫麟秋瑾，我們崇拜溫生材，我們崇拜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

着的當時有名的革命黨人不用說，就是不甚轟烈的馬君武，有一時傳說要到成都來主辦工業學校，那可
是怎樣的成爲了我們一種不可言狀的憧憬嘍！

我們並不是甚麼同盟會的會員，事實上當時同盟會的會員也好像並沒有好幾個，特別是我們四川，
我們時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遇得着一位革命黨人。我們在那出過外洋或者到過京滬的教
員先生裏面找，但始終沒有一個像。我們同年輩的同學連因爲我們是插班生的關係都好像在把我們當
成異民族在看待的一樣，不消說更說不上了。我們讀過一些俄國的燒炭黨人的小說，以爲革命家的生活
一定是很艱苦的，他們以殉教的精神在從事於救濟國家，救濟人類的事業，或者他們是爲避免權力者的
注意，爲便於宣傳民衆起見，他們是間雜於卑賤的廝役之間。然而我們在我們所能接近的校役裏面找，依
然和我們的教員先生相差不多。

分設中學的一些同學，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劉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來的。就是後來在四川成爲
了革命黨人的元祖的楊庶堪也在那兒當過英文教員，在我們入學的頭一年年底才和劉士志一道辭了
職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學卻連絲毫的革命性也沒有，妙的是二十年後的國家主義派的健將差不多都
出在那兒。那爲首的聖人會琦，便是在我們丙班住過的人物。他比我們早一年來插班，在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剛好廢了學，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先後同班的。他的綽號叫「會補人」，這好像是成都的一種新方言，凡

是滑稽的事物便稱爲「補人」，本義是從中藥的溫補裏面取出來的。我在成都祇和他會過一兩面，然而都沒有打過招呼。聽一些老學生說，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有「補人」。他學了一年的英文連 *abcd* 都記不得。他學體操是出左足擺左手，出右足擺右手，就給木製的機械一樣。關於這體育一項至少我是可以證明的，因爲後來我們有一個夏天同在日本洗過海水澡，補人先生發實是連兩尺寬的溝都很難跳過的。你想，像這樣的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會以克來曼梭、麥索里尼自命，你說究竟補人不補人呢？補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紀其實和我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氣之橫秋也，實足以上感五而下尊三，自比克來曼梭、自比吾家國藩，或者還是他的客氣罷？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鑾、李勗、周太玄諸人都是我們當時的同學，前三位尤其是我們丙班的同班。在當時都要算是同學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們一班，他是翩翩濁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們的鄰縣峨眉縣的人，他的父親在峨眉縣做過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學堂同過學的。他真是多材多藝。據我所知道的，他會做詩會填詞會彈七弦琴會畫畫，筆下也很能寫一手的好字。後來聽說他在法國是研究的古生物學，這是他的選擇異於尋常的地方，大約我們中國關於考古的一方面，將來正大大的有待於他罷？他的兒女聽說也很多，生活聽說也很苦，而所學的又是歷史的科學，我想他將來或許有機會可以轉換到他應該轉換的方向罷？我想真正的聰明人祇要覺悟了一個做人的應該

走的路，他會可以拋去一切的過去而煥然一新的。

舊的一些同學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別是我們丙班。他們的不肯好事，或者有些是出於他們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於聰明。大凡在學校裏愛管事的學生，到頭終竟是沒有好的結果的，能够獲得這一點經驗的聰明，大抵的學生都是有的。我自嘉定中學遭了斥退，我這個愚蠢人也學得了一些聰明，進分設中學以後，自己是有意識地遵守本分了。但誰料還有比我更聰明的人。我進學堂不久，學堂要對於劉志先生開追悼會，劉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人，追悼會也並不是甚麼危險的集會，我們丙班的同學公然舉了我做籌備員，這真是出乎我的意外。而且從此以後我的丙班代表的資格，差不多成了終身大總統一樣，總是次次被選了。平常對於你儘管冷落，一遇有事的時候，總把你推選出來，這點厚意實在是一點也不敢領情。然而一被舉出了之後總還是要去擔任，或者也怕是我生來便賦有了一種愚而好自用的宿命。

*

*

*

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中心，所以學生在鬧事的時候，它的性質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樂山小學遭了斥退，是因爲鬧在禮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學又遭了斥退，是因爲在會館裏看戲學生和營防的鬪毆；都是一些百無聊賴的原因，說起來真是很可慚愧的事體。然而成都學生界鬧事的性質，

就我所曾經參加過的看來，畢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陽曆的十一月），天津開過一次國會請願，有三四千的羣衆向直隸總督請求代表。還有溫世霖諸人組織了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計畫着以全國學校總罷課作爲要求的後盾。請願結果失敗了，清廷把溫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爲相隔太遠，大凡外界的風潮總要相隔一月之後，然後才能波及。外邊的請願運動已經鎮壓下去，而它的反響卻在四川發生了出來。

時候已經在停課準備學年試驗的期中，風潮的發源地是四川最高學府的高等學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學校舉出代表來在教育總會開會。丙班的代表不消說又是我。

教育總會是在高等學堂的右手的，在午前十點鐘開會的一個長方形的議事廳，早被各學校的代表塞滿了，爲恐怕有兩百人的光景。但因爲大家都沒有受過訓練，對於開會的方式，開會的程序都完全沒有把握。演壇上簇擁着許多的人，議論紛紛的開始便討論怎樣開會。壇上的人壇下的人爭着說話，你插說幾句，我插說幾句，一直綿延到午後一二點鐘了，都還不能正式的宣佈開會。因而走來談趣的人不免也就嘖有繁言起來了。

「喂，今天到底開會不開會喲？」

「我們餓着肚子還沒有吃中飯呢！」

「到底是請願國會呢還是看你們爭風？」

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本來是沒有秩序的一個會場更加紛亂起來。在這時學生間慣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腳。

「好，開會了，開會了！」

發起的人幾個爭着叫，不知道那一個是會長，不知道那一個是主席，結局依然是把會場整頓不起來，連宣佈開會都宣佈了好幾次。

這種滑稽的現象，我想在初次從事運動的團體，大約隨處都是有的。在當時不要說是學生會，就是堂堂的資政院或者咨議局都是時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場。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歲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馬褂，帶一副鐵絲的近視眼鏡。他的穿着雖很樸素，但看他的風度卻不像一位學生。

他在壇上幾次想發言，也終不能如意。演壇上有兩三個學生便同時大叫起來。

「這是劉子通先生，我們請聽劉先生說話！」

劉先生的名氣我老早就聽見過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見他。他是湖北人，在鐵道學堂裏面當教習。他在成都學生間很有聲望。就是他這聲望把一些無經驗無訓練的學生征服了，會場便立地靜鎮了下來。

但這劉先生是教習，爲什麼那天來參加了學生的集會，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來指導，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請他來的，我都不甚明白。總之有他的一登壇，會場靜鎮着了。

大家都在靜待着聽劉先生說話。

「同學諸君！劉先生這樣先叫了一聲。『我們今天開會的目的是要請願早開國會，但不幸我們今天的這個會場便沒有請願國會的資格！』」

他一起便是這樣的一句穢案文章，這樣的演說在羣衆中本來很帶危險性的：因爲羣衆立地便可以哄動起來。但大約一方面是劉先生的聲望服人，一方面也是會場的情景着實令人難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還有他這樣的一句嚴烈的批判，很注意的是實際上並不帶有嚴烈性。我現在過細的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稱是『我們』而不是『你們』罷？他開口一聲便是『我們』，這樣他自己便忘記了他的教習的資格，他是和學生羣衆合成了一體，學生羣衆的錯誤他也把來加在了自己的頭上的。就在這樣一字間的差別，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教養，而且也可以判別一句話的力量。

劉先生的演說，結局是並沒有甚麼崇論宏議，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後，只是說：『今天的會不是趕緊開的，應該先推舉出一個臨時的主席，再來討論本會的進行，產生出本會的決議。在我看來，今天我們的話已經說了不少了，凡是到會的人對於今天的宗旨沒有不贊成，沒有多作討論的必要。我們最好是趕快產生

決議來從事進行。我們應該進行的步驟，我看是第一步應該組織一個常務機關，第二步是舉代表去見咨議局長，請咨議局把這次的運動擴大起來，第三步是請四川總督代表。此外如像通電京滬學界表示聲援，通函省內各學校各界共同起來參加，都是今天本會應該急於解決的事體。大會把大綱決定了，就移交給常務機關執行，一刻也是不能容緩的。」

這樣簡單的幾句話，真好像是撥雲霧而見青天的一樣，贊成的聲浪在全場中沸騰了起來，有的竟高聲叫着：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主席！」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代表！」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起草委員！」

大家在這時候也把劉先生的身分忘記了，忘記了他是鐵道學堂的教習。

*

*

*

劉先生的這一番指導在我們目前已經充分受過政治訓練的學生界看來，本來只是家常茶飯，並不是怎樣可以記述的事；但在當時的學生界而且在當時的四川，它的評價卻是不能和今日同論的。那樣簡單的一種實地訓練給予了學生以多大的經驗，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是在我自己，可以說是

生以來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訓練。

會の後段便很順暢的進行起來了。由幾個高級的學校的代表組織了一個常務機關，分頭去進行各種事務。大抵的決議是：

1. 要求在明年便開設國會；
2. 要求四川總督代表；
3. 一律罷課，不達到目的時誓不復課。

當時四川的總督是趙爾巽，他在滿清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數的重臣。他是漢軍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漢人而投降了滿人的。這種『奴才』對於他的『主子』——當時的大官或一般的滿人都稱滿室爲『主子』，稱自己爲『奴才』——自然是要表示兩倍的忠誠的了。

學生在第三天又開第二次的代表大會。目的是報告常務委員會成立後的經過，及今後進行的方針。

開會仍在午前十點鐘，但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裝警察和營防軍，在步槍上上着刺刀，在教育總會的前門前巡邏着了。

這對於學生是很大的威嚇，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預感到今天會發生甚麼危險，在報到簿上偷偷地簽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的自然有；然而到會的人依然是異常踴躍，到開會的時候，小小的一個議事廳又壅塞得像一匣火柴了。

受過了一次訓練的羣衆究竟不同，一切開會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條，同時幾個人在那兒主持，但和前

一次的開會判然是兩個時代。

開會了。劈頭的一個臨時動議是質問當局爲甚派兵來彈壓。當時的封疆天子雖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幾個毛桃子的學生便輕易見面，輕易質問唯一的拐杖當然又只好去找咨議局的正副議長。

據代表回來的報告，他們去會着了蒲議長。蒲議長頓時打電話（當時已有電話，但只限於行政機關）去問警察廳，說是奉了趙制軍的命令，怕有亂黨借端生事特地派來保護的。說是蒲議長昨天已經去謁見了趙制軍，趙制軍已經允許了爲我們代表。照趙的意思以爲學生關心國事是出於愛國的至誠，固然可以嘉許；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罷課要挾。

我們的代表質問過議長，問趙答應爲我們代表究竟有何誠意的表示？他口頭答應，而實際並不執行，我們有什麼方法保障？我們請開國會即是求言論集會的自由，然在我們今天開會的會場上卻派軍警來彈壓，豈不是完全表示了並無代表的誠意？

蒲議長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許了爲我們再去見趙制軍，一切的回話等得到結果之後再親自到會場上來報告。在他未來之前，大家應該嚴守秩序，決不可輕舉妄動。

一省最高的言論代表者的議論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們報告完畢了之後，已經是午後一點鐘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會上準備好了的饅頭。饅頭，這真是再得機宜也沒有的，像前回爲餓飯

訴苦的代表當然也就沒有了。

在學生們休會用饅頭的時候，到場的軍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槍駕在教育總會門口，在附近的吃食店裏，各自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切身的問題去了。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支配階級的爪牙，真是有點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當時學生要暴動，那不已經是送來了很完備的武器嗎？一切都是進化着的，便是支配階級殺人的手腕也是一樣。

有一個比較老一點的警察，大概已經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他還是在門外站崗沒有去吃飯。我看他入很和氣。他看見我們在吃饅頭好像很有點垂涎的樣子。

我問他：『老總，你肚子不餓嗎？爲什麼不去吃飯？』

『不餓？你說我不餓？老先生，吃飯要錢呢。』

『你們平時站崗不吃中飯的嗎？』

『平時是要換班的，今天是專差，署長叫我們沒有命令不准動。我們又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這兒來，又不派人來替代我們。』

『我好不好送兩個饅頭給你？』

「哼哼，」他祇是笑。

這兒真是立地表現出了一個天國。究竟是饑餓的力量，饑餓的力量大，它立地便可以使獅子和嬰兒同遊，老虎和羔羊攜手。

「老先生，今天你們到底爲甚麼開會呀？」

「你們還不曉得嗎？我們是請願早開國會。」

「國會國會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說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管國家的大事，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說話。」

「哦噠！他很驚駭了的一個神情，『怪不得我們的署長老爺說你們要造反啦！』」

這個泛泛的插話，我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很有趣味。我們在請願早開國會，而當時的支配階級說我們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認我們在造反。我在當時不消說還替他解釋了一下，怎樣怎樣，如此這般的並不是造反，然而現在想起來我們當時不真正是在造反嗎？造反就是革命，現在想起來那對於封建社會的支配階級要求立憲，不就是革命的行動嗎？當時的所謂「革命」不消說是「滅滿興漢」乃至是投炸彈拉手槍，甚至於有時指斥要求立憲的行動是保皇黨的行動；但現在由我們批判起來，兩者在社會的機轉上不正是一樣的嗎？當時的革命黨人以爲滿清是一切罪惡的淵藪，當然也就是立憲的唯一的障礙，但這個

見解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並沒有摩着實際。中國在滿清滅後已經二十年，不是一直都還不能立憲嗎？中國在帝國主義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這個資本制的革命，始終不能由中國的資產階級來完成。它無論怎樣是會有飛躍的，就是兩步要當成一步走。中國在不能脫掉帝國主義宰制的期間，它始終是在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階級上鬧軒輊戲的。

*

*

*

會場在繼續開會的時候，大概是兩點鐘過了。這時又來了一批新的巡警，他們走來把劉子通先生提去了，說是提學使司要請他說話。

劉先生在會中指使，當然一定有內探已經向當局報告了的。大家阻擋着他，勸他不要去，但他終竟去了。他以為不會有甚麼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劉先生去了，但從此以後便渺如黃鶴，不僅那天他沒有再回會場，就在四川的學界也永久沒有他的形跡了。有人說他是被遞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後在中國的活動上也就不再沒有看見『劉子通』這個人物了。我想，他或許在四川便遭了暗算，或許是在武漢起義的時候，他已經陣亡了。

劉先生去後，羣衆事實上是失掉了它的領袖，他們等蒲議長的到來，而蒲議長卻終不容易到來。時間遲緩得就和癩病患者的脚步一樣，祇帶來着許多的焦燥，憤懣，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議長的到來，已經是快

要上燈的時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滿議長的風采的便在這個時候，其實他貌不驚人，我現在也想不出他有甚麼殊異的特徵。不過他來的聲勢真是浩大，大家一聽說他來，便都狂濤一樣拍起掌來了，拍掌的聲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開口說話。

議長的聲音很尖銳，不過他的說話卻還井井有條，我很感謝他的是他把當時要求立憲運動的歷史，敘述了一個梗概。

中國立憲運動的具體的表現大約是發軔於戊戌政變，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緒三十二年，就是民國前六年，在上海靜安寺路成立的『豫備立憲公會』。這個公會的發起那江蘇的新興資本家張謇，便是主要人物。運動的起源是由英國資本家手裏爭回滬杭甬鐵路，在這爭路的工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便一轉而為立憲運動。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由經濟鬭爭轉到政治鬭爭的一個最規範的事實。將來假使有想編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或者是中國資本家政治運動發展史的人，我覺得這個事實應該站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為有這些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提倡，所以一時才四方響應起來。在宣統元年（民國前三年）才有九年立憲的詔書，到宣統二年更由這些人鬭爭的結果又才有六年立憲的縮短。當時一般新興階級的

要求是在宣統三年就要立憲，我們學生界的運動，自然就是承繼的他們的意識。

蒲議長不消說也是當時鬭爭中的健將，他是才從北京請願了回來，溫世霖的被捕，外邊運動的風潮已經鎮攝，他是知道的。四川學生界的運動，祇是圈外的餘波，當然他不會有甚麼不明白。所以他始終勸學生不要操切，他以爲祇要省當局答應了代表，儘他口頭也好實際也好，祇好暫時以爲滿足，靜待時機。而且他說，當局是有意拿人，假使運動尙要繼續，那就非出於流血不可了。

議長的舌鋒便突入革命與立憲的問題上來。他說兩者的對立便在這兒。一種是以非法的手段爭奪政權，一種是以合法的主張要求立法。祇有法是必由之路，祇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議事廳必然要由門逕，不能打破玻璃窗亂跳。

議長的話很有他的條理，學生方面終覺駁不倒他，然而總覺尋不到十分的滿足。自然這在老人們看來，總會說學生幼稚，學生的客氣未除，但僅僅這樣的批評終竟是難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門不跳窗眼的譬語，那祇是片面的事實，萬一有甚麼意外的災難突然逼來的時候，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許你不跳。這就是所謂突變的理論，這在當時不消說是沒有人明白地認識的，然而真理的影子總默默地含在人的腦中。

夜分已經深了。

蒲議長辯論了一番，勸解了一番，但沒有得到一個決議的形式，他便走了；不過他的辯論他的勸解也

好像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辯論正熱烈的時候，多數的人已經在絡繹的退場。剛才湧擠得像一匣火柴一樣的會場，真個又像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樣，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後來怕沒有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會場的熱度自然也就減退了下來。還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的疲勞和黑夜的女神隨身帶來的睡藥幫助把問題暫時告了一個結束。大家最後的決議是：一律再繼續停課拒絕試驗，偵查劉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這樣在一個不得要領的觀望的形勢之中也就祇好宣告散會了。

在我們退出會場的時候人已很少，早來的軍警依然還在那兒站崗，有的在紛紛吐出怨言：

「媽的，今天不曉得見了甚麼鬼？」

今天沒有製造出一些鬼來，這些造鬼者當然有點不愉快。

八

在學生無法下馬的時候，當局者絆馬的方法已經準備周到了。

就在宣佈繼續罷課的那一天下午，提學使司有一道很嚴厲的通令下來，就是禁止學生借故生事，罷課要挾，假使有不聽命的，還要懲辦各學校辦事人。

這不消說對於學生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在起初開始運動的時候，因為運動的目標純全是一種愛國的表現，所以各學校的辦事人，無論是一樣頑固或內心是怎樣的惴惴焉恐懼怕犯所轄官長的逆鱗，然而在表面上總不能不取一種放任的態度。這回提學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還要懲辦他們，這比甚麼早開國會自然是要更切己得幾百倍的問題；他們的態度也就靠着有這一個藉口，便由放任一變而為高壓了。

這對於運動的前途自然是很大的一個打擊，然而比這個打擊還有更大的，是學生自己臨到了不能繼續罷課的關頭。平常學生罷課除極少數是熱心運動之外，大多是趁趁熱鬧，樂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動機與其說是熱誠，寧肯說是偷懶。在這一運動的開始宣告罷課的時候是處在一個很有便宜的

時期，便是各學校都已經在準備試驗的停課期中，有的應該畢業的班次也因畢業試驗提前開始的結果，大都已經試驗完畢，祇在等待文憑的分發了。

但不幸的是已經罷了課三天，試驗已逼在眼前。在試驗未開始的期中，儘管名目是在罷課，其實大家是在按着課本拚命死讀的。別的學校，別的班次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至少是我們丙班，從這兒後來出了不少的國家主義着的丙班，他們之所以舉我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說：讓你這個豬頭三去為我們撐門面，你沒有時間溫課，也好讓我們來高列。在當時科舉才廢止不久，試驗的觀念在學生的眼中比自己的生命怕還要重要。好像自己來當學生，便是專為來受試驗的一樣。這逼到臨頭的試驗對於運動的進行比起五百道提學使司的命令來是更加頑強的阻礙了。

在這兒教職員與學生大眾的利害便完全是一致，少數學生代表便在虛空中倒懸起來，成爲了兩種羣衆的公敵！

最不幸的是分設中學，試驗的開始就在罷課後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試驗是英文，從一大清早起來自修室裏都在 *chink* 的亂唸，大家都把鋼筆墨水準備得上好的，自然是充分的表現着有願受試驗的心意。

八點鐘了，已經搖了課堂鈴，英文教習的 W 先生已經上了課堂坐在黑板面前等着了。但是人的羞恥

心畢竟還有它最後的一番控制，想受試驗的心事，想昇班的心事，儘管是怎樣迫切，而出賣團結的一種工賊式的行爲，誰也不願意來做一個魁首。在自修室裏面你觀望我，我觀望你的祇是不動。監學走來勸告了，就給從後牢裏面來趕羊子的一樣，一個二個從自修室裏面拉出房門去，但等他前腳走進第三室裏拉夫的時候，第一室裏的人又一個二個的退回自修室裏去了。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兩位監學疲於奔命。

監學的勸誘不行，最後是監督走來了。

監督的都喇嘛先生照列是像麒麟一樣，把頸子向前面伸長着，一手理着他的八字鬚，一手垂在長統的袖子裏面，一拐一拐的擺着他的官派的脚步走來了。

「唔唔？你們爲何不上課堂？唔唔？你們爲何不上課？」

從甲班說到乙班，從乙班說到丙班，但僅僅是這樣一種催促要把羣衆的羞恥心克服是很不够勁的。喇嘛先生畢竟是老手，他看見整個的勸說是不行，他使用切散的辦法，向軟弱的各部分來零碎的進攻。他第一步是去誘導乙班的那十幾個滿人。成都是有滿人駐防的，所以乙班裏面便有十幾個滿人。這十幾個滿人平常和我們漢人便不大接近，他們自己另外成爲一個部落。他們的自修室和寢室都是聚在一處，我們平時也就稱他們的自修室或寢室爲「滿城。」他走進滿城去勸那些滿學生。

「噯？你們真蠢！你們也要罷甚麼課？你們要和你們的主子作對？」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來敬動，那些蠢如采鹿的滿學生公然也就被他敬動了，於是乎他們便先上講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這一着的成功，他便更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兩班比較年紀大的學生，又來專攻丙丁兩班。

「你看，你們爲何還不上課堂？乙班都已經上課堂了。」

大家仍然不動。他又檢着丙丁兩班的比較更年輕的小孩子來拖。

「噯，你們這些小孩子，你們爲何也要跟着他們大孩子鬧？你們也要去參政嗎？噯？你看，乙班都上課堂了。噯，你們真蠢！你們跟着他們大孩子鬧，你們是受了騙。噯，你們不知道嗎？像高等學堂，師範學堂，那些承頭的學生都是受了畢業試驗的。他們受了試驗，讓你們來罷課，你看你們蠢不蠢，噯？」

小的被他拉出來一個，但等他去拉第二個的時候前一個又跑進自修室裏去了，依然就給拾取地上的板粟投進沒有底子的提籃裏的一樣。

「翻先生，我們不是滿人呢！」

「翻先生，我們不好做漢奸呢！」

「管他是端人也好，漢人也好，你們小孩子要參甚麼政？不怕人家笑脫牙齒嗎？」
綽號結果總沒有辦法。

綽先生又想出了一條妙計來了。他見一個一個的拉夫式的辦法不行，他便叫兩位監學把丙丁兩班的學生全體都整列着在自修室的門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間房舍，和丙丁兩班的講堂相隔僅一個天井。

他也並不是要來演說，從前的舊人對於演說這一套本事是不够拿手的。他依然還是那種勸說的調門。

「好，我看，唔，你們是害羞，你們怕先走了，別人笑你們。好的，我來給你們叫口令，你們一齊走過這道天井。唔？唔？你們——用意！」

大家都笑起來了，喇嘛先生得到這一笑，以為他的幽默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種半像京腔不像京腔的聲音，又來了一聲——「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們便一齊開步——走！好，來啊！……一二……一二一齊開步——走！
儘管像在跳猴戲的一樣，表示得異常滑稽，然而走還是沒人走。

像這樣低首下心的滑稽過後仍然發生不出效力，那必然的結果是惱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個古銅色的面孔氣漲得成了一個鷄血銅的面盆一樣，八字的鬍子隨着他嘴唇的痙攣，就像去了磅的天秤，在一上一下的搖動。

『唔？唔？你們……你們……你們要和我作對！你們這些糊塗蟲！』

這樣暴怒着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裏依然是運用着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約以爲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便用下了擒賊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喚我，『你可以叫他們上課堂啦！』』

『連監督都叫不動的，我怎麼有那樣的力量呢？』

『那嗎，你就先上課堂做一個榜樣！』

他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爲愛國運動甘願犧牲自己的學業，我不能來做破壞運動的罪魁。』

他眯着眼睛看了幾眼，鬍子翹了幾翹，他憤憤地走上階沿，走向他的居室裏去了。但他剛好走進房裏又退了出來。

『張生！郭生！』他站在階沿上氣憤憤地在招呼着張伯安和我。

「你們上來！」

我和張伯安服從了他的命令，沿着自修室前的北階走上他站立着的東廊上。那兒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兩尺，隨着天井的廊邊是有一帶迴欄可以憑坐的。

我們走到了他的面前，他當着兩位監學和兩班的學生便痛責我們。

「啊，你兩個！你們真對不住我！你們在本地的中學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們收容了進來。啊，你們，你們！我以爲你們可以改過自新，啊，你們又才來和我作對，你們又在這兒來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學都帶壞了！你們到底上課堂不上課堂？不上課堂我要斥退你們！」

「翻先生，伯安也很憤氣的說，『士可殺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請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麼運命。從前嘉定中學堂的斥退是因爲我連累了他，這回又是我把他連累了。喇嘛先生說要斥退我倒還有理可說，因爲我當了代表，但是伯安是並沒有甚麼罪過的，他之不上課堂也就給全班的人不上課堂一樣，不是甚麼罪魁，也不是甚麼禍首。

好的，我們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說是宿命，怕也祇好說是宿命罷。我們當時便退到自修室裏收拾書籍。兩位監學在自修室外面對着丙丁兩班的學生威脅起來了。

「好的，你們看爲首的兩個人都斥退了，你們自己還想怎樣？你們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們回去怎樣

見你們的父兄？」

是的，對於羞恥心的壓迫得到了一個緩頰的口實了：爲首的都已斥退，我們還想怎樣呢？

就這樣連拉帶勸的把一羣半推半就的學生便勸上了講堂。

姓羅的一位同學，他和我們是同自修室的，他還算走得頂遲，在他和我們分別的時候他和我們一一拉了手，問明了我們住的旅館，他說他今晚上要來看我們。

那位懶得最澈底的姓李的同學（我真是對不住，我現在怎麼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自始至終是陪伴着我們的，他看見一個二個人都上了課堂，他不知不覺的流出了眼淚來。

『媽的一個×！他很大的叫了一聲，『辦你媽的一個鬼學！老子也不願意讀書了！』

他在書桌上打了幾拳，憤憤的也就把他的書籍收拾了起來，跟着我們走進寢室。

在我們把一切行李從寢室裏搬出來，從東廊上走過的時候，大家都在講堂上埋頭受着試驗，真是寒蟬仗馬，悄然無聲，比起剛才四五十分前的光景，就好像隔了四五個世紀的一樣。

走過都監督的居室的時候，聽見他在室內朗聲朗氣的誦讀很高古的魏季子白盤的銘文：

『……不顯子白……庸武於戎工……經維四方……傅伐獵於洛之陽……折首五百……

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於王……』

聲音繼續到我們走出了的學堂門外。

照陽曆說起來，在我們開國會請願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這一年，中華老大帝國的黃色大龍旗的商標就要改變，這有甚麼人曾經夢想到的呢？

滿清在他末年的時代因為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這兒發生出了一個舊有的封建社會對資本主義的鬭爭。然自鴉片之戰而中東之戰而庚子八國聯軍入京，舊有的封建勢力被外來的資本主義打得一敗塗地，自此便不能不折首請降，中國的封建勢力一直到現在便都成為資本帝國主義的爪牙了。資本主義的本身是一種傳染病，它到東方來，把東方固定了幾千年的金甌無缺的封建社會弄得七零八碎的時候，它同時在中國的內部也播下了它的種子。這種子剛好就像過了時季的花草一樣，一播下去便蓬然地發生了出來；於是中國的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的鬭爭便改換了形式，從前是與國外的資本主義的鬭爭，現在是與國內的資本主義的鬭爭了。在這兒中國的資本主義便成為舊有的封建勢力與外

來的帝國主義的共同的敵人。在這兒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手段是利用舊有的封建勢力，而舊有的封建勢力要維繫着它的支配權也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自從庚子以來一直支持到現在差不多是成爲了一種固定的方式。

因此，中國的資本主義在它起初戰取它的位置的時候，它不能不遇着兩重的敵人，一方面要和國內的帝國主義抗爭，一方面又要和國內的封建勢力巷戰。大資本家張謇輩的滬杭甬鐵路的抗爭一轉而舉出國會請願立憲要求的烽火，不更明白地表示着這個路徑嗎？更明白的是這個方式的複寫而更加擴大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這在我們看來並不是有多麼大的光耀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自民國成立以後是爲一小部分的人所壟斷了。革命的紀念爲武漢起義的十月十日所佔有，由資本主義所醞釀成的中華民國就好像是天上降下的神祇所創造的一樣。其實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歷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來，他會知道辛亥革命祇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延長，中華民國的雙十節怕至少應該改成雙九節罷。

滿清末年中國的封建勢力達到了它的最後的專制階段。因爲要和國內新起的資產階級鬭爭不得不盡力的主張中央集權，把素來就和封建諸侯一樣的各個省份，各個省份的督撫的軍民財政大權都集

中到了中央。在這兒更加上一種民族的感情，便是封建社會之中心勢力的滿人對於漢人的排滿，便極端的排漢。宣統小兒皇帝一卽位的時候，把一時炙手可熱的袁世凱譴貶，大大的起用滿人親貴，使漢人不得入掌軍機。對於革命黨人的屠殺，對於立憲運動的牽延敷衍，對於請願國會的重要人物的拿捕，變相的科舉制的復活（宣統二年會恢復過一次留學生的科考）這些都是封建勢力的獨裁專擅，倒行逆施的表現，而在實質上也就是封建勢力對新興資產階級的鬭爭！

這個鬭爭最赤裸的是表現在盛宣懷的入掌郵傳部而施行他的鐵路國有的政策。

國有政策，在這政策的本身寧是可以獎勵的。它的最高尙的動機不消說是想加速度的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進展。因為中國商辦的資產事業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粵漢鐵路以四五十萬的資金僅僅修了兩百里路長的不生不死的路軌，川漢鐵路的三四千萬的資金在未動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煙消雲散之勢。重要的原因在當時的人所觸目到的便是辦事人的中飽。一方面中飽的惡習差不多是中國社會的胃癥，而中國的資本的來源又敵不過這個無限量的中飽，所以像盛宣懷那樣比較有點產業上的智識的人他自然會提出這種國有的政策而以外來的雄厚的資本來代替民間的類似括骨抽筋而來的一點薄弱的資本了。

盛宣懷所找的財東便是當時由英美德法四國所成立的銀行團，他所要收回國有的對象便是商辦

的川漢粵漢鐵路。

這在形式與實質上結局祇是國外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侵略，國內的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鬭爭。

商辦誠然是腐敗。他們知道腐敗的原因一大部份是在中飽，而他們不知道中飽的原因又是甚麼。商辦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結果不外是一些腐敗的官僚，即是舊有的封建勢力。由這種腐敗的官僚手裏又接收到腐敗的官僚手裏，這樣便可以免掉他們的中飽，免掉專業的腐敗嗎？

中飽以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在當時的人差不多全然盲目的便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剝削。中國人自己要修鐵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給於外國人，在這中間還要經過幾道的轉折。你想，中國有多大的資本來供這種層層的剝削呢？所以結果是資本耗費了而專業卻沒有眉目。近視眼的中國人祇看見事業的沒有眉目，便索性把自己的經營權取消了而移交給資本帝國主義。這豈不是就給自己園裏的花木被鄰人們偷去種植在他們的園裏去了，園主人祇看見本園的凋落，鄰園的繁榮，便羨慕鄰人的經營的手腕，走去請他們來替自己園子嗎？

產業國有本是很高尙的政策，借外債來舉辦產業也並不是可以厚非的事體，然而主要的是要你能夠把債權者的帝國主義克服，把你自己的私有財產的慾望克服。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能夠辦得到嗎？在中國的當時更能夠辦得到嗎？

所以結果國家的誠意不能敷衍於人，而實際上激成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流血的鬭爭。

鐵路國有的上諭是那年的五月二十二日（陽曆）下的，必然的反響便是民間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廣東的人士起來鬭爭，當時外面鬭爭的情形我們不甚明瞭，大約粵漢鐵路的股本沒有川漢鐵路的來得那樣『括奪』（四川方言，有殘刻的意思）罷，在那外面的反抗運動漸漸陰消下去的時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熱，卻如像死火山復活了的一樣，突然的爆發起來了。

四川的運動照例是要比外邊遲過一兩個月的，運動的開始大約是在六七月間，頓時有保路同志會的成立，全省的大中小的資產階級乃至於無產者可以說全省七千萬人都全部參加了。結果是九月九日的趙爾豐的屠殺，各地保路同志會的暴動，攻打各地的府縣城池，圍攻成都，有一個時期把成都圍得幾幾乎水洩不通。九月十日清廷命端方做督辦鐵路大臣，把鄂軍先後帶領了幾旅人要去勦滅四川。到這時候，武漢才乘着這個機會於十月十日起義，於是各省便先後響應起來，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兒皇帝退位，清廷終竟把它二百七十年的統治權雙手捧交出來了。

所以公平而且嚴格的說，辛亥革命的首功是應該由四川人擔負，更應該由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們擔負的。雖然他們並沒有革命的意識，然而要他們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的發動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發動者，事實是這樣，這並不是我們目前想有意的阿諛或有意的翻案。這場革命是中國社會史上最典型

的一個插話。它是一個階級鬭爭的表現，而且也是由經濟鬭爭轉化而為政治鬭爭的。所以我說它是滬杭兩爭路事件的複寫與其擴大。在敘述中國社會發展史的人，特別是在敘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或者是反帝國主義的鬭爭史的人，這個插話，便是川漢鐵路的發生、經營，一直到保路同志會的轉化而為暴動而為革命的詳細的史跡，有值得我們十二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從事於文化運動的人，特別是四川境內的朋友，應該在目前趕緊把那行將散佚或者已經散佚了的材料盡量的收集起來，加以合理的整頓，那真是一個很有價值而且很有效用的——一個事業。因為這件史事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上，它不僅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而且它還明白地指示出了將來的中國的去向。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對於當前的敵人的封建勢力的鬭爭算是得到了意外的勝利，封建社會的中心勢力的清廷倒潰了，鐵路國有的政策不消說沒有現實，而且由立憲運動一躍而辦到共和政體，五條顏色的商標也登錄了將近二十年，然而鬭爭中心的產業問題是怎麼樣？川漢鐵路不是早已陰消了嗎？粵漢鐵路不是依然還是一個不具的侏儒嗎？重要的原因是怎麼樣？不是它在形式上雖然打倒了它當前的一個敵人——不消說在實質上這個敵人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打倒，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它卻祇在它的掌上翻筋斗嗎？

這個更大的敵人是甚麼？

就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把中國的經濟權緊緊的搯握着了，使你中國成爲一個永遠的鄉村，使你中國人的產業永遠沒有方法發展。

所以保路同志會的運動，乃至結晶於辛亥革命的整個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結果是失敗了的，而它的失敗卻告訴了我們一條路：便是中國的革命自始至終應該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因而這種革命不能由中國的資本家的手裏來完成。

中國的資本主義始終是過了時期的一個播種，它在不適當的溫度與各種條件之中終竟達不到它的應有的長成，而在它畸形的狀態之內已經就達到它的衰老的時期——反動的時期了。

在鬧鐵路風潮的時候，我們還是在成都，而且還是在分設中學。

這說來差不多好像是一種奇蹟。

都喇嘛先生那樣嚴烈的說要斥退我們，我們自分從此以後也不想再吃學生的飯了，但是他終竟沒有掛我們的斥退牌。在我現在想來，在事實上也沒有掛牌的必要。他們斥退我們並不是和我們有什麼仇恨，或者他也知道我們並不是怎樣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過想在一般學生面前表示一番威風，先把我們弱者來做一個榜樣，好教別人震恐。結果他的目的是達到了，祇當着衆人怒罵了我們一番，全堂的學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課堂去受試驗去了。我們事實上是已經出了堂的，他何苦定要費一番手續呢？

不過從他自己的口中允許我們復校而且允許我們補考，這要說是奇蹟也可以說是奇蹟。

就在我們撥出學堂的一天，大哥回省來了，他和我們同落在東大街上那家痢定人常住的旅館。

大哥自從乙巳年出省以後，他在日本學了幾年的法政，後來回到上海在盛宣懷的商埠督辦衙門裏做過一向事情，在宣統二年在北京考得了一個法科舉人，得到一個七品小京官的頭銜，分發在法部衙門

裏行走，他這次回省來了。他回省的消息早是有的，但沒想出他回得這樣快。

我們是六年不見了。這六年不見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緒。他聽說我們遭了斥退，他也沒有十分責備我們，他還安慰我們說：

「斥退了也不要緊，明年好進官班法政學校。」

我接受了他的這個安慰時，委實說我是不免感受了一番驚異。他在去國之前不是再三叮嚀過我，要教我學習實業嗎？他不是常常說實業救國，實業救國，要整興實業才可以富國強兵嗎？會幾何時他自己去做了一個小小的官兒回來，而他又勸我去學法政了。

他回成都就是受了官班法政學堂的聘請的，成都的法政有兩個，一個是官班，一個是紳班。官班收容的是一些候補官員或宦家子弟，紳班便是一些紳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來是我們所鄙視的，而尤其鄙視的是那官班。那真腐敗得有點程度，那兒都是一些封建餘孽，他們的上學下學都是轎子，有的還要帶着跟班。這樣的學校，他要去就聘，我們已經有點奇異，他還勸我們去當學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過我們那時候對於他還有點原諒，因為他是才回省的人，所以他不大明白學界上的形勢。

他回省便不免有很多的交際，一時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們，要我們和他同路。

來訪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為分設中學的甲班已經五年級了，每週有兩點

鐘的法制經濟，要請他兼任。大約這兩點鐘的法制經濟便成了我和張伯安兩個人復學的交流條件罷。他對着我們大哥說我們平時很用功，成績也很好，不該乘着一時的感情為別人所利用了。他許可我們還是進學去讀書，到來學期再下補受試驗。

就這樣我們在一九二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讀書，仍然住在分設中學裏面。

回想起來在成都的幾年中，實在是甚麼收穫，甚麼長進也沒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說是使我們得以看見了保路同志會的經過，乃至反正前後的一些大小事變，大小人物的真相罷。

記憶已經十分朦朧了。保路同志會成立的究竟是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經不能確定。我所記得的祇是我們快要受暑期試驗的時候，而且開會一天的確是禮拜。所以推算起來，在陰曆總是六月初旬，在陽曆總是六七月之交。運動的發生離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諭相差了這麼久的原因，也因為要召集股東會議，不免需費了一些時日。

這次的運動，主持的就是咨議局的一批新人，在開股東會議之前他們已經極力的在鼓動反對的空氣，因而學生的工作倒反沒有甚麼了。

在開股東會的那個禮拜日的上午，我們有幾個學生在一位瀘州人的英文教員家裏閑談，那時候來

了一位當時的青年名士朱山。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瀘州人，他和羅綸蒲殿俊是一黨的。不消說他也是蜀報的一位編輯，他很會做一筆在當時很覺得清新雋逸的一種舊詩。他還很年青，在當時頂多怕還不上二十四五？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會你去參加不去參加？』英文教習問他。

『我去參加的。』

『你看這一次可以鬧得出一個甚麼結果不？』

『噫，』朱山冷笑了一下，『不過趁趁熱鬧罷了。』

我們和他本不認識的，看他來了，便都靜坐着聽了他說了這樣的幾句話，我們也就起身告辭走了。

我們有一位堂兄，三哥，當時在鐵路公司做科員，我們每逢禮拜，照例是要到那兒去一次的。在股東會開會的時候，因此我們也得以在那兒參觀。

股東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會場是設在一個天井裏面的，上面搭着棚廠。因為鐵路公司的所在是從前打大小金川封了侯爵的楊遇春的宮保府，全部是舊式的建築，沒有那樣寬廠的可供一二百人開會的會場。做演壇的是從前的一個戲台，在前面擺着一張方桌，靠壁和兩側是放着了一排太師椅的。壇上壇下的人都坐定了。鐵路公司的總理——姓甚名誰我已全然不記憶了——起來搖鈴報告開會。

劈頭所討論的不消說便是鐵路國有的問題，關於這個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鄧孝可起來報告的——當時四川的鄧孝可就好像蘇聯的魯那查爾斯基一樣。不消說他的報告並不是純粹的報告，他是帶有批評帶有反抗意味的報告。會場在他報告的經過中已經就很有幾分緊張的氣味了，在他報告完了之後接着是羅給登壇。

羅給，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並不甚高。他一登壇向滿場的人行了一禮，開口便是：

『各位股東！』很宏朗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

就這樣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簡單的說了這幾句，他接着便號啕大哭起來，滿場便都號啕大哭起來了——真真是在號啕，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汪的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們要反對，我們誓死反對呀汪汪汪……』

『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

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哄動起來了，羅給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公司裏面跑動着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是在哭的。已經不是演說的時候，已經不是開會的時候，會場

怕足足動搖了二三十分鐘。

接着還是羅綸以他那很宏大的聲音叫出的，待他看見會場已經稍稍在鎮定的時候。

「我們的父老伯叔！我們，我們，要誓死反對！」

「我們要誓死反對！」砰的一聲在桌上一拳。壇下也同聲的反響了一聲，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方面我們要連絡本省的人，一方面我們要連絡外省的全國的同胞，我們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我們達不到目的的時候，我們四川人要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贊成

兩三百人同聲叫出的這「贊成」的一聲，要用古式的修辭來形容，說它是「聲震瓦屋」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就這樣鐵路總公司的第七次的股東大會搖身一變便變成了川漢鐵路的「保路同志會」公司總理的主席的位置，無形之間便被羅綸諸人剝奪去了。保路同志會頓時便成立起來，會長舉的是蒲殿俊，這

是羅給當場推薦的，副會長不消說就是羅給。下面分四股辦事，有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遊說股。各股的幹事都是當場的人自己告奮勇來擔負的，大體上都是羅蒲一派的人，他們當時真是有點本領，把那滿場的股東羣衆好像搏成了一團粘土的一樣。

遊說在現在說來就是宣傳，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幹事好像是羅給兼任。遊說股中要分派出四位遊說員向川西川南川東川北各道去宣傳，這也是當場由各人自己來擔任的。我最感覺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我們上午在英文教員家裏看見他的時候，他不是說過這次的運動祇是「趁趁熱鬧」嗎？然而這時候他登壇了。當羅給在壇上大聲的說：

「川東的遊說員那一位同志擔任？」

朱先生兩脚跨到方桌面前，他說：

「川東的遊說員我朱山擔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滿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個碗茶上，把茶盞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處飛濺，手也打出了血來。這朱先生竟有這樣的熱烈，真是有點出人意外。不過就是這位自薦爲川東遊說員的朱先生，走到重慶，竟投到督辦鐵路大臣帶着勦辦四川的使命而來的端午帥那兒去當幕府去了。這雖然是後事，但也後得並不許久，這真是使我有點懷疑，懷疑到當時從事

運動的指導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誠意。

在同志會的佈署大體就緒之後，又是一個臨時動議，便是全會場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門去請願。這不消說是沒有人不贊成的。大家從鐵路公司走出，沿途走起去就是一個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便都簇湧着跟來，走到藩台衙門的時候，把那轅門裏面的一個大敞地完全站滿了。

這時候趙爾巽已經調京，繼任的他的兄弟趙爾豐還在西藏，在這過渡期間是藩台王人文在署理。這位王人文在民國元年似乎是國民黨的領袖，更在前幾年是在上海一品香門前被人暗殺了的。由他後來的行徑看來，他在當時確是比較進步的份子，四川的保路同志會能夠收到那樣的成功，一多半可以說是他的功勞。

羣衆擠在藩台衙門的大堂面前，爲首的羅給先進衙門裏去了，不一會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來。羣衆狂歡的鼓掌。一省總督部堂，儘管是署理，要出來和羣衆見面，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體。

一位師爺提了一把太師椅來，王藩台立在太師椅上和羣衆說話。他真是再溫和也沒有，滿臉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氣和的說。他說，大家的來意由副議長已經傳達了給他，他始終是表示同情的。他自己雖是貴州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實際上是他的鄉梓之邦。祇要於國計民生有關休戚的事情，在他職責上，無論怎樣是要力爭的，更何況是關於桑梓的利害。所以這次的問題，他對於朝廷要力爭到底，在他

在任的一天他總決不負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這真是從古以來所未有的奇事，以一個官僚而能和民衆接近，而且對於民衆煽動。素來是怕官怕債了的百姓，得到了官府的一道護符，他們還有甚麼顧忌呢？於是乎保路同志會的氣勢便真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了。

保路同志會在當時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庶政公諸輿論』，一個是『鐵路准歸商辦』。這本來是從光緒皇帝的一道上諭上摘下來。這兩個口號把當時的那個社會革命的精神表示得很完備的，前一個是參政權的要求，後一個是財產權的爭鬪。兩個一合併起來，正好是經濟鬪爭與政治鬪爭打成了一片。

羅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們對於光緒皇帝特別崇拜。上面的兩個口號採自光緒的上諭，不用說，由保路同志會發出來的命令，要四川人在爭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緒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變的一個插話，表示這位滿州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時川漢鐵路准歸商辦又是在他當位的時候實現的。這個策略在當時的指導者中可以說是傑作。保路同志會有的是錢，因為有鐵路公司做背景。宣傳的文件因而也層出不窮，如像小冊子，如像日報，都絡繹發行，還發行了無數的光緒皇帝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長條的黃紙印的，正中寫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邊寫着『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的兩個口號。這在現在想起來，覺得好像有點滑稽，然而它在當時的效果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這種黃紙條來貼在自己門口，一早一晚都焚香點燭的禮拜。

這給大家的效果是怎麼樣？

這使運動帶着了一種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時代的迷信，無形之間把羣衆在一個目標之下統一了起來，團結了起來。

在封建社會的教條之下束縛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亂，不忠不義』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的要教他起來造反，要教他起來革命，那不怕你就要殺他的頭，勸他的家，他也不敢擔負這個罪名的。在當時從正面來運動革命的人，所以總難得到羣衆的響應，總由羣衆誤會爲『亂黨』或『會匪』的也就是這個原故。好了，大家這次卻供的是光緒皇帝，大家的行動是對於皇帝的忠義，所以無論怎樣都不會是造反。大家有了這樣的一個安心，所以不期然而然的便全部響應了。

鐵路的股東是由各縣派來的代表，在成都所擬定的宣傳方針，在成都所擬定的運動步驟，便照樣的傳到各鄉各縣，於是俄傾之間而運動便普遍於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緒皇帝的牌位之外，每條街道都要紮割『聖位臺』便是在街心紮割一個臨時的臺子，同樣供着光緒皇帝的牌位。舊式的街道本來是不十分寬敞的，在這街心要搭上一個聖位臺，那街道兩旁差不多是不留遺地的。臺層又並不甚高，有的從那下面通過的時候也叫你不能不把頭低着。

這個建築真是發生了不少的效果。

當時的市民非常的虔誠，對於聖位臺的紮割繁費苦心，有的裝飾得很輝煌，結彩張燈，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燭的三跪九叩，那是不用說的。

最有趣味的是對於當時官場上所發生的影響。市民在頂禮皇帝，無論是怎樣反動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的兩個字。當時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職員之類的準官界有一種很流行的惡習便是坐弓桿轎子。這弓桿轎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樣，兩枝轎桿朝天穹窿出去好像兩張彎弓一樣。但同時在橫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結果是形成一個橄欖形，兩頭是尖削着的。兩頭的轎夫把轎子跨在肩上剛好挾着一個頸子。那在轎子前後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兩肘緊挾胸廓，兩手緊擎着轎桿的。這種轎子自始至終都是跑步，跑的時候一前一後的轎夫只是硬着頸子向前竄，兩手擺搖得很高，口裏只是在『邊讓，邊讓』的亂叫。像這樣跑當然很容易疲倦的，所以每乘轎子的後邊總有三四個跟着跑的空手，預備着在街上隨時的換班。

這樣的轎子跑起來很快，而轎身又高，坐轎的人就好像是坐在雲端的一樣，真可顯得是很有威風的。這不知道是那一位發明家所發明的東西，我自出省以來還不曾看見過。我想這大約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過的人發明出來的，因為他們習慣了那外邊的電車或者汽車的生活，所以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要

發明出一種調子比較輕快的機關，大約那橄欖形的弓桿或者也就是從電車下面的發條裝置所脫化出來的罷？不過那全體的結構好像很不安定的樣子，因為重心離地太高。因此偶一不慎也有橫倒在街上的時候。

這些都是不要不緊的問題，但我在這兒不厭縷述的是在證明聖位臺的收了意外的效果，證明當時的這個奇怪的戰略真是高妙。

我們可以想像了。你想，成都城內每條街都有聖位臺，而每座臺子至多只有一人來往高，那裏通得過官長老爺們的轎子，更那裏通得過那種作威作福的橫衝直撞的弓桿轎呢？於是乎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位臺低而弓桿轎廢，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諭禁止還要神迅，立地便斷絕了肩輿及別種交通機關的往來。我們再可以想見的，便是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撫司道，在他們有事要出衙門的時候，都不能不自己走路了！這是多麼珍妙的一個現象，多麼痛快的一件事情呢！

有一個笑話。

成都都是有滿城的，就在城內的西南隅。在保路同志會成立以後，滿將軍有什麼事情要去拜會總督。他坐着轎子從一道城門出城，走不多遠便遇着一座聖位臺，他問明緣故知道供的是光緒皇帝，他在轎裏說：「啊，這是咱們的主子，趕快回轎，趕快回轎！」

回轎去從另外一道門出城，又遇着同樣的聖位臺，他又叫道：

『又遇着咱們的主子，趕快回轎，趕快回轎！』

就這樣他走了三道門終竟走不通，弄得他一直不能出滿城一步。

你想，這是多麼有趣的事體呢！在當時成都的人差不多個個都引以為快。但效果倒不僅止是滑稽痛快，最大的作用是剝掉了官府的虎皮，證明了他們的屈服，證明了他們在民衆的戰略之下投降了。這同時在另一方面便增長着擁護這戰略的熱力與對於團結的信心。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這樣，我想在地方上的各府州縣的情形大約也不外是這樣罷。幾千年來的官威一時便倒拆了下來，這倒不能不說是天變地異呢。

這種情形在王人文在任的期中不消說是繼續着的，就到了趙爾豐上任之後，那起初的半個月，他也沒法變更。

趙爾豐是有名的殺人狂，四川人叫他『屠戶』。他本來是一位武將出身，從前在四川的甚麼地方勦匪，硬把一村的人無論老幼男女都燒殺乾淨了，那是有名的事實。（這個事實，四川人大抵都是知道的，我現在把那地名忘了。）他後來去經營西藏，很有點功勞，大約也就是用他的殺人的本領去威駭震壓了那些未脫原始性的西藏人的。就因為他有這些殺人的本領，又因為他們趙氏一門是清室的重臣，所以清

廷把他提拔起來做了四川總督。

四川人都有點怕他，聽說他要從西藏回來，大家都有點懸心吊膽。所以一方面對於他表示迴避，一方面對於王人文便盡力的挽留。但是你那裏迴避得開，又那裏挽留得住呢？王人文在他未到任之前便被他人參了一本，說他收攬民心，養癰成患，結果王人文是革職調京，而屠戶公然到成都來了！

趙屠戶到成都來的時期我現在記不確實，大約是在陽曆八月中旬罷？他到成都來以後誰人都豫想得到他定會有一番的舉動，但是他初到的半個月，至少像有半個月，他硬是弄得來一點也不能舉動。

那樣有名的屠戶上任的當初爲甚麼不立即放出三把火出來，這一方面是證明當時的運動已經深入於民衆之間，所以他不敢有所造次；同時也怕是他自己的官階已經達到了使他要持盈保泰的時候。假使滿清政府不操之過切，不要那樣火迫他，他一方面以恩惠的形式軟化那些智識階級的首領，對於地方上的運動逐漸的用嚴烈的手腕來取締，四川的亂子想來也終不會鬧到那樣。但是滿清政府一再的逼迫他，甚至到了後來一再的對於他表示着不信任，於是逼得他在九月八號終竟把羅綸、蒲殿俊及其他的幾個領袖通同拘禁了起來。

在這次的運動中，蒲殿俊自始至終是沒有出過水面的，這在他們的計畫中便是預先準備着一個退路，預備到高壓臨頭的時候，蒲殿俊好出來轉環，做一個和事老。終竟是武人出身的趙爾豐，他竟連這點機

徽都沒有看到，他把羅蒲一併的拘禁起來了。

釋繪蒲殿俊被捕！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全城的人便都震動起來，到第二天九月九號的上午便有成都全市民赴總督衙門要求釋放羅蒲的請願。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門口貼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來，有的捧在手裏，有的頂在頭上，各人手裏拿着一炷香向總督衙門裏湧去。

趙爾豐早是有準備的了。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及附近的要隘處已經派兵把守着了，手無寸鐵的市民剛好走到督署的東轅門，門口的衛兵便一排槍打過來，可憐爲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附近要隘處把守着的衛兵聽見督署的衛兵在開槍，他們也就開起槍來，打那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的羣衆。這樣，羣衆便陷在槍彈的重圍中了，大家只好向兩街兩側的舖面裏逃避。槍聲只開了幾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踩脫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當時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連大概的數目都忘記了。我所能記憶的，只是那死者裏面有十二三歲的小兒，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媽。街上的聖位臺也同時由軍警拆毀了。

這樣一來簡直是趙爾豐造反。成都全市從那天起便開始罷市。對於成都附近的縣份，消息是很容易傳達的，各地的同志會便都暴動化了。對於遠方的縣份，當時的宣傳方法是利用的『水電報』。

『水電報』這個名詞乃至這個方法是四川人特造出來的。方法是在一個木板上寫着成都的消息，

叫各地的同志會起義，速來救援；上面塗以桐油，就把這種信板投在川河中，四川的河差不多是四通八達的，它便被傳達到各處下遊的地方去了。這個方法最初是學生會發明的，一應用起來便一個傳十，十個傳百；一處的人接到了一通水電報，同時又仿造出無數的信板流下河去。在這時儘管當局者在怎樣的戒嚴，要檢查郵電，檢査出版物，但這逼地逼河的水電報它怎麼也沒有方法來扣留了。

暴動的中心是在新津，這兒是首先發難的地方。這兒的同志會把城池攻陷了，殺了縣官，佔領了縣城，各地的武裝勢力便都絡繹的投到這兒來。趙爾豐先派鳳凰山的新軍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軍不惟毫無戰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軍。舊式的營防軍更全無戰鬥的能力。

新津一縣既不能彈壓下來，各縣的同志軍又開風興起，趙爾豐弄到無兵可派，無兵可戰的地步，他不能不屢電滿清的朝廷請援，甚至於請撤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以緩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亂機已經使中國的全局騷動。各省的咨議局都起來力爭，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請朝廷速斬趙爾豐以謝天下。

於是滿清的朝廷弄到這兒也有點蒼皇失措的程度了，它一再起用些舊人來專門應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為四川宣撫使，這當然是要利用四川人對於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來把四川人軟化的。繼後又起用端方，任命他為督辦鐵路大臣並兼管四省軍事，把鄂軍帶領了兩旅人進川，叫他勦辦。像這樣一硬

一軟的雙刀並用，所謂懷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這在當時的清廷一定煞費了一番的思索而自以為得計的，然而結果它是鑄就了一個大錯，把它二百七十年的江山終竟送掉了。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聲望的，他在趙爾巽之前做過一任四川總督。由四川又轉到兩廣，在小兒皇帝即位之後大約他和攝政王有甚麼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的。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實並沒有甚麼，據有識者說來他倒很興了不少的苛捐雜稅，然而一般的四川人愛戴他真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樣。他之所以得到這樣好的聲望，是因為他的官紀很嚴，他他能懲辦得一些貪官污吏，滿清二百七十餘年間的統治在官場中已經凝集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貪婪的惡習，一般的官府均以貪贓枉法爲能，在上的鬻爵收賄，在下的括骨抽筋，『官官相衛』讓你受苦的民間硬是呼天無路，籲地無門，人民的怕官府真的比怕閻羅王老子還要厲害。然而在這樣的官場中岑春煊的治績卻特放了一個異彩；他差不多好像是專門生來懲治那些貪贓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貪枉的行爲他准許民間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個有九個都是革職，因此使官場中的人，人人自危，而使民間的百姓也就人人稱快。

四川人爲爭路的問題，正弄得來騎虎不能下轡的時候，聽說『岑制軍』要來了，一般的人士是怎樣的歡欣鼓舞。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弟的文電，那措辭的娓娓動人而且得體，

真是極盡了他的宣撫的能事。

電文並不甚長，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當成禱言書一樣誦讀，在日前我和幾位朋友談到這個問題，都還有人能夠把它全盤背誦出來的。我現在把它開首的幾句寫出來罷：

「春煊與吾蜀父老子弟別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尙念及春煊與否，而春煊則未嘗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遭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吾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歔歔之感，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時方寸中當作何狀耶……」

就這樣他很娓娓婉婉的開腔一聲春煊，閉腔一聲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來動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分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擾亂，而他這樣寥寥的幾百言實在可以當幾百萬的大兵，四川人險些就被他這樣的一篇文字軟化了。我們時常想，清廷假使專門倚賴春煊，讓他一人單人獨馬的進四川，那川事一定會立地平息，因此則鄂軍不會調空，武漢不會起義，而清廷也不會那樣迅速地便遭了滅亡。然而他終竟自己揀取了一條滅亡的道路來走。他才命令岑春煊去宣撫，而立地又命端方去勦辦，一方面表示他信人不專，一方面也令宣撫的人無從下手。因此岑春煊走到漢口便逗留着了，而端方則威風凜凜的執掌了兵馬大權，浩浩蕩蕩的入川。

端方在人四川之前也是有一通文電的，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子弟的書，真可以說是一個絕好的

對照。端電是告示體裁，文字之長將近萬言，這在形式上已和岑電大不相同，而在內容上更有天淵之別。

那麼一通長電文，我現在當然不能記憶了，只記得開口一聲『本大臣』，閉口一聲『爾川人』，把四川人看得好像還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時的蠻子一樣。他又拚命的誇張他屠殺革命黨的手腕。說他從前在山西怎樣怎樣的懲治亂黨，在江蘇又怎樣怎樣的剪滅會匪，他現在帶領大兵前來，假使川人還是冥頑不靈敢於上抗王命的時候，他要勦滅四川。

這樣一來簡直把四川人逼得來絕體絕命了。縱橫是已經成了亂黨的，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幾稀的生路便只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講究一些中國式的考古學上，比較都還是一個聰明的人，說到政治上的處理上來，我不知道他怎麼是這樣的愚蠢。自然這樣的電文不必一定是出於他的手稿，在他的幕府裏總還有不少的名下士的，或者說不定那樣尊嚴的一篇文章怕還是我們年青的名士朱山先生做的罷？他們習慣了他們的官威，以為從來的百姓只要一加威嚇便可以俯首貼耳的，然而他們不知道老百姓的忍耐早已經達到了它的沸騰點了。用舊式的眼光來批判，要說清朝的滅亡是由於端方的這通電報也不能說是過論。因為有他的一來使四川的禍亂愈見蔓延，而且不久之間武漢便起了響應。

*

*

*

武漢的起義在現在的人不消說是誰也知道是那年的十月十號，但這個確實的消息我們得以知道了的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號成都獨立了以後。在成都獨立以前，官界把外來消息完全封鎖了。後來我們看上海的報——好像是神州日報——畫有一方漫畫嘲笑岑春煊的，題字爲岑三少割鬚棄袍。岑春煊自受命爲宣撫使以後，因爲權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漢口不進，終於遇着了武漢革命軍的爆發，弄到他演了一場曹孟德的舊戲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並沒有入夔門一步，而入了夔門的端午橋那簡直是入了鬼門一樣了。

端午橋帶領着大兵浩浩蕩蕩的聲明要來『勦滅』四川，在他剛走到重慶，他的後路便已經斷了。重慶是四川革命勢力的策源地，他羈留在這兒的時候，部下的軍心已經不免在動搖，在這兒已經不是『勦滅』的時候，卻是他自己逃難的時候了。他假如有岑春煊那樣的聰明，索性把鬚子剃了，一個人改裝逃走，或者他到現在都還存命着，至少他的陶齋吉金錄或者是更續編了好幾本出來了。但他到底沒有這樣的幽默，他逃命也帶着兵隊同走，他愈朝西方前進，終竟走到了資州。在這時候重慶和成都都先後獨立了。他這個釜底的遊魂終竟爲他所帶來的鄂軍所殺。

他死時的照片我是看見過的，一個大洋磁盤裏面盛着被斫下來的頭首，由一個兵捧着。他自己不肯唱割鬚棄袍的舊戲，卻讓着這位兵士來唱了一場沙樂美的新戲了。

剩下的還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趙爾豐，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鎖了，但這是對於我們的封鎖，對他自己乃至當時的官場當然是開放着的。

上海的新聞紙，特別是現在已經若存若亡的神州日報和已經消滅了的民立報，那真是做了一項很偉大的工作。中國人慣會造謠的偉大的本事在革命運動上倒真是發揮盡了它的偉大的潛能。清廷事實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纔退位的，但在上海的報紙上在辛亥年的十一月便已經崩潰了。又譬如我們四川在事實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佈獨立的，但在上海的報紙上省城成都是老早便爲保路同志軍所佔領了。這些在起初的官場，不消說它很知道是在製造謠言：因爲清廷就在武漢起義之後經由山西陝西對於趙爾豐還有無數的電報來斥責。然在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環繞着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獨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日獨立的，陝西是二十五日，雲南是十一月七日的貴州，廣西，八日的廣東。從此以後四川的官場便成了一個孤島完全和清廷隔離了。在這以後的上海的謠言，你要不信但你怎能不信呢？不然，像趙爾豐那樣倔強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滿清並未滅亡之前終竟把政權和平地移交了出來，那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

趙爾豐自從九月八日把羅綸蒲殿俊輩拘禁了之後，我們對外的宣傳是說羅蒲遇害，其實他對於他

們是十二分優待的。他只是不許他們出來活動罷了，一切都把他們禮如上賓。我們那時聽說他們在督署裏面，時而打麻將，時而唱京戲，並且時而還飲酒賦詩——這些名士假如如詩集傳世，那時的詩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傑作。所以他們在那兒反是得了一兩個月的休養了。

外面的形勢日非，四川在中國成了一個孤島，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個孤島。在那快要獨立的前幾天，同志軍已經有來圍城的消息，四鄉進城來的蔬菜以及米糧的來路都已斷絕了。在這時候假使四川的新軍裏面真正是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兒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經獨立了的，可惜妥協性成的我們四川人就給全中國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收得了一樣，我們四川人把成都獨立的首功卻讓給趙爾豐去了。

成都獨立的首功無論怎麼說是應該寫在趙爾豐名下。他在要獨立的前幾天終竟把羅蒲諸人釋放了。他在免使省民塗炭的口實之下（其實是想把政權交給溫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他們定下了幾條條約。一條是宣佈四川的獨立，由咨議局的議長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設副都督二人，一位是羅給，一位是趙爾豐的私人陸軍總統朱靖瀾，兵權仍操在朱靖瀾手裏。還有一條便是趙爾豐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庫，他自己退回打箭爐去繼續經營西藏，一切的旅費政費仍由四川支給。重要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於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獨立也就給中華民國的成立一樣，在新舊雙

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類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實現了。就這樣中國便說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說是革了命。

趙爾豐在後來雖然遭了殺戮，但從革命的立場上說來成都的反正總應該推他爲首功，而從舊式的觀點來說他算已經是做了貳臣。滿清滅亡之際，貳臣之多實在今古無兩，這裏自然是因爲有種族的界限存在，然而也就是封建思想已經失掉了它的勢力的證明。我們平心靜氣的來說，像趙爾豐之於清廷實在可以說是相當的鞠了一下躬，盡了一下瘁的。請拿當時各省起事的先後和獨立的先後來看罷，四川是起事得最先，而獨立得卻差不多是在最後。無論怎樣趙爾豐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衆總還打過幾次仗，火支持了兩三個月，弄到後來實在是山盡水窮，才把政權交卸了出來的。他對於清廷總算是可以對得住罷？然而清廷對於他怎樣？清廷昧於局勢的已經變遷，一味的對於民衆加以壓迫，一味的對於他個人加以責罵，任命了岑春煊來宣撫，又任命了端方來查辦，把他看來祇成了一個罪人，他矢盡了忠誠，樂得博到了一個「屠戶」的美名的一生，到這時候恐怕也很不免有知己的寥落感罷？在反正的當時聽說他自己本有想做第一任都督的意思，終因爲他自己已負有「屠戶」的美名不能壓服人心，所以他就自行退讓了。所以從滿清的立場上來說，他比雲南的李經羲，廣東的張鳴岐，廣西的沈秉堃，乃至王莽再世的袁世凱，雖然已經是貳，總還算貳得不甚厲害的。

立在反動的立場上對於趙爾豐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場上對於四川當年的新與勢力的指導者們實在是萬分不能容恕。羅葡諸人本來是不贊成革命的妥協派，他們在長時期內也失掉了他們的自由，那是有可以藉口的；但當時自命爲革命黨的，在獨立以後雖然湧出了不少的人材出來，在獨立以前他們到底在做甚麼甜夢呢？特別是四川的新軍界。統觀各省的獨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軍掉頭，這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戰勝了封建制度的最積極的表現，然而四川的新軍，雖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志軍的陣營裏，而大部分却祇保持着一個消極的不動主義，竟使趙屠戶那樣的一個獨夫在成都也支持了兩三個月。坐使政權終竟在暗默中從反動派又移到保守派手裏去了。從這兒便種下了二十年來的不斷的醜惡的政權爭奪的種子。天下從此多事，四川也就從此多事了。

五

辛亥革命的結果，中國的支配權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裏的，形式上雖然號稱革命，而實質上則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成功，而封建的頑強勢力始終是沒有被打破的。然在革命成功了的當時，我們一般的人是怎樣的歡欣鼓舞呀！特別是我們四川；因為它鬪爭的時候長，所以得到勝利的時候也就分外狂喜得可怕。

先從我們一些小孩子說起罷。我們最高的喜興便是等不到獨立的宣佈在頭一天晚上便把毛辮子剪了。在這時候我們拿着剪子去強迫一些怕事的學生和首鼠兩端的老教員們，我們趕得他們雞飛狗跳。特別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們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圍着，弄得他無處可逃，終竟在談笑之間把他的毛辮子的支配權授受下來了。

萬歲！革命成功萬歲！從此以後，就好像祇消大家把頭上的毛辮子一剪，中國便可以一躍而為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強國一樣。

這樣歡狂的態度，那些得到政權的新的支配者比我們更要荒唐。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

皇城正式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在一切的政權都還沒有穩固的時候，他們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賞三軍，准許新舊的軍士自由十天，不受軍律的拘束。這真不知道是那一位軍師想出的妙計。本來就是帶着獸性容易放縱的軍士，還要准許他們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面在那幾天當中真正成爲了百鬼畫行的世界。

新軍是駐劄在城外的鳳凰山，而且多少是有點新式的紀律的，都還看不出他們的怎樣的驕縱。可怕的是那營防軍了。

營防軍穿的是舊式的號勇褂子，頭上用黑色的紗布像印度人一樣打一個很大的包頭。在這時候他們的包頭愈見大起來了，在額上加上一個英雄結子，有的還要加上一頂『英雄草帽』（就給京戲『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樣。）兩邊的鬢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號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斗篷（所謂『一口鐘』）把明幌幌的馬刀斂插在腰邊。短褲下用黑色的紗羅打着裹腿，裹腿上也一邊插着一枝匕首。脚上是線耳子草鞋，草鞋頭上紮一朵很大的絨條花。

就是這樣的裝束，他們把兩個肩頭聳着，把兩隻肘拐斂開，兩個品着在街上走的時候，一兩丈寬的街面便都被他們佔領了。

我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形容，但我恐怕讀者還是得不到那種可恐怖的光景，因爲我們沒有當場的實

感的人會以為這是一種假裝行列，他們在扮演着戲台上所常見的武生。是的，是的，就有那樣的一個觀念好了，他們實在是就好像在舞台上裝扮着的英雄，不下裝就走下舞台來了的一樣；但他們卻比任何的名優還要演扮得逼真，因為他們能够使得任何的人都感覺到他們是十分的可怕。他們在街上滿鬼橫的搖擺，開口一聲老子們怎麼樣，閉口一聲老子們怎麼樣，平常在街上點綴風光的女學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說，就連出門買菜的老板娘丫頭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

這樣的情形就是我們狂喜着的一些年青學生也都預感到這新興的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國家總怕會要遭一次厄運。

四川的獨立本來是重慶在前，成都在後的，照我們現在用公平的眼光來批判，羅蒲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國家為前提的人，他們不應該作政權的迷戀者，在趙爾豐把政權交出之後便應該和重慶的一部分勢力合併起來，最好是自己退讓；因為他們本來不是革命黨人，不應該來享受革命的光寵。然而他們卻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否，他們寧是出馬便和革命的一派對立的。在他們得到了政權之後，一上台便撤下了上面所述的那樣的一個爛污，這用舊式的話來說，便是一出馬便把民心失掉了。而他們對於政權的分配是怎樣呢？依然還是他們川北一派人的包辦。於是在這分贓不平上又樹下了無限的敵人。第一是和他們對立的當時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實力的新軍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這些在無形之中

便組織成了一個反川北系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獨立後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獨立的那一天下午有一張佈告出來，是說在二十七號的上午要在南校場召集省民大會，希望各界的同胞去參加。佈告後的署名是

同盟會會長 孫文

四川支部長 董脩武（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黃帝紀元，數目好像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孫文這在當年是使我們怎樣憧憬的一個對象，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出頭的怕這才是第一次罷。有他的名字列着的佈告，就好像他親自在對我們說話的一樣，使我們少年人的心血真是起了高度的沸騰。

開會的時候是很熱鬧的，會場就在我們學校前面的南校場，在我們當然是就地風光。校場正中搭了一座臨時的舞台，舞台上簇擁着不少的革命黨。革命成功以後的革命黨人真是不少！平常我們時常看見的官班法政的教習，紳班法政的教習，乃至有許多穿軍服帶指揮刀的原來都是革命黨人。

董脩武是四川人後來稱他爲『董太師』的，東文學堂出身的留學生，是我們大哥的同學。他學的也是經濟，在紳班法政教書。平常我們也時常看見過他，但我們的感覺真鈍，連革命黨的革字的氣味都不會

吳彭，今天他的主席，登臺的人大概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議論。會場上是有軍樂隊助興的，因此也招颯了不少的聽衆，但這些聽衆不用說是全無組織的，就給鄉裏人來看神會的一樣，來了一批又去了一批。當時的那些悲歌慷慨的演說沒有一句是留在我的記憶裏的，我恐怕同時也沒有一句是鑽進了聽衆的耳裏。

總之這是一個對立。明顯的是平時風頭很旺的羅蒲及鄧孝可諸人今天卻誰也沒有到場。

不過革命黨人中在當時也有對立，便是洋貨和土貨的對立。董脩武所代表的是留學生一派的洋貨，還有是楊莘友們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貨。

我們有一位從堂的姊夫，原來他也是革命黨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楊莘友們的辦事室裏去，我到這兒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風味了。

楊莘友王述懷還有其他的一共六個人是反正以後才從牢裏放出來的。他們是在己酉年的年底圖謀革命，在未舉事時被趙爾豐破獲了，丟在了牢裏的，算已經坐了將近兩年的牢獄。他們才從牢裏出來，有的因爲忙於奔走竟連剃頭的時候都沒有。一頭蓬鬆的亂髮，一嘴蓬鬆的亂鬚，一個蒼白色的面孔，一雙放着異樣的光彩的鴿子一樣的眼睛，一身的不相稱的大約是借來的衣裳，這樣的革命黨人讓你一眼看見了，令你怎麼也要肅然生敬。我看見他們的握手了。他們的握手和平常不同，寧可說是扣手。他們是把幾個

指頭並着彎起來，就給太極圈一樣彼此扣上的。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別高，背有點彎，鼻子是一種羅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談過幾句話，說他們不贊成羅蒲的辦法，那是投降了趙爾豐，那是趙氏的家奴。這個人我看是在六人之中的領袖，他也特別忙，和我說不上幾句話又有別的同志來會他，他回頭又帶着手槍出去了。這個人我現在把他的姓名忘記了。他好像是就在那天遭了別人的暗殺。下手的是甚麼人，以及他的身後是怎樣，我完全不知道。

從那辦事處退出來的時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的對我說，說他們要暗殺羅蒲。

*

*

*

在革命的期中一個人上臺很快，下臺也很容易。羅蒲一做了都督之後，他們的政治手腕已經落第，更加以一般智識份子的不合作，他們的末路當然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們沒落的直接的動力卻是他們自己所釀成的兵變。

羅蒲在四川是稱爲十日都督的，因爲他們的都督夢剛好做了十天。

十天，這是新舊各軍的自由假期滿的日子。羅蒲在東校場檢閱營防軍，自此以後要叫他們重守軍律了。真是可憐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經放出籠牢的老虎，他們要想憑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叫它重入籠牢。兵士們也提出了他們的條件，他們要求要發三月份的全餉。財政權大約在當時也還不會被羅蒲掌握着，

即已被他們掌握，然在已經經過兩三月變亂後的四川，更那有那樣的餘裕。這個要求不能乾脆的答覆，兵士們當場便嘩變起來了，當場便有兵士開槍。羅滯二先生幾曾經受過這樣的局面，幾曾聽見過這樣的槍聲呢？他們一聽槍聲，就給林子裏面的瓦雀一樣，立地便逃遁得一個不見蹤形。從此便不可收拾了。

兵士的開槍大約是在午後兩點鐘的時分。就從那時起槍聲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時候一城都是槍聲，而且四處都在放火，一個錦繡的成都城，就好像楚霸王火燒阿房宮，奈羅皇帝火燒羅馬城一樣了。

我們學堂老早是把學堂門關了。我們的都喇嘛先生把我們約束着不准誰出門一步。我們在學堂裏守着聽了一夜的槍聲，看了一夜的大火。夜來槍聲很密的時候，城裏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門逃難，學堂門外就是南校場，簇擁到這兒來的自然有不少的人，有的在學堂門外打門，很想進學堂裏來躲避。我們做學生的便主張把學堂門打開，然而「各人打掃門前雪」的老教條到這時也應用到我們的學堂門上來了，我們都先生卻始終堅持着不准開門。

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別是那學堂門外的難民，他們憂財產之喪失，悲骨肉的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難保，那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惴惴了。在這兒也一定起了不少的喜劇，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情，稍稍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他很可以在這樣的背景前面製造出一些甘脆的 *Romance*；甚至於他或者還可以把自已來做

主人公，在這時候和一位假想的女子發生了戀愛。我們學生要主張打開學堂門的心事，其實有一多半是這樣的動機，造夢的動機，在那兒說話的。

槍聲和火光在天將亮的時候也漸漸熄滅了。胡先生把我們關到了八點鐘，到這時候他不能不讓我們出學堂門了。

六

兵變過後的成都，真是有不少的悲喜劇景。

我在第二天清早，因為關心着住在東門的一位堂姐，一等學堂門打開，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不消說是很慘淡的。避難的人已經絡繹的在回到自己的家裏。

原來變兵都是向天放的槍，所以也從沒有看見有甚麼死傷的人。夜間看見的東一處西一處的火光，真好像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獄的一樣，其實祇是燒了幾家偏僻處的當舖，有的聽說還是當舖自己放火燒的，因為他遭了劫搶，火燒後便免得償還，這好像是他們開當舖的人的規矩。

藩庫是燒了，兵械庫的確也搶了。在我走到南門大街的時候還零星的可以看見一些變兵，那全身的披掛真可惜我那時沒有照相機，沒有拍得一張照片下來。那蠢如豕鹿的丘八老先生真是蠢得要命。他們曉得銀錢貴重，當然搶了一身不少的大洋和銀錠子。他們曉得槍彈是很好的武器，同時便也搶了一身的槍彈。據我所親眼看見的，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只槍，手裏一邊拿一隻，肩上也一邊掛一隻，彈囊更加是不計其數，橫也是，順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疊疊重重，重重疊疊的掛着。但是，你想，你一個人那有那樣大

的精力呢？你已經搶劫了一個穿夜沒有睡覺，身上不消說已有不少的黃白，你還要加上這樣多的一些槍彈！

這個情形剛好就像資本主義這位次貝大老爺一樣，他拼命的把產業發展，發展，發展，把資本集中，集中，結果是弄到自己的崩潰，崩潰，崩潰。

那些丘八老先生到了那樣的時候，已經起了質變，由用槍彈的老虎一變而為駝槍彈的驢馬了。有的我看他們行步都很艱難，有的又好像是煙癮發了的光景。

在這時候各街已經有所謂自衛團出現，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組織成的。他們在這時候把平常很少看見的馬刀關刀牛角叉通同擺出來了。這些人們在晚間搶劫的時候，其實就是有力的隊伍。晚間丘八老爺替他們打衝鋒，他們便去接二陣，所有各街的搶劫，一多半以上是他們幹的。然而搖身一變，他們現在要保衛街坊了。還是該丘八老爺肯時，既已經變成了驢子，不要說別人還有關刀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槍扭一隻下來也就把你解決了，結果是走慢了一些變兵便都丟了性命。有的把自己的槍彈在街上丟了便逃起命來。

最繁華的東大街，商業場，被搶劫得最厲害。一街都是包洋貨的紙頭，貨匣商標，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滿街都是粉。在這時候錦繡的成都城真真是呈出了香街十里了。

變兵因爲自衛團搜得很厲害，便都藏匿起來了。有的不消說也趕快改變了自己的裝束，好在改裝也很方便，他們是有現成的衣服搶劫來的。在東大街遇着了一件滑稽的悲劇。

一位上穿灰鼠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幾位自衛團搶前去扭着他，有一個攔腰便給他一「梭標」（矛）把他鑿倒了。

原來這位化了裝的老爺是露了馬脚的，是他搶的時候忘了搶褲子，還是換的時候忘記了換，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的是有一條有紅記的軍褲。這位老爺當街便被幾位自衛團結果了。但更有趣味的是他們把他的灰鼠馬褂狐皮袍子剝開，裏面又還現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趙爾豐這時候還住在他的總督部堂的衙門裏，他和各街的自衛團一樣，都還有點機敏的手腕；各處的街頭巷口都貼出了他的「總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沒有印信的。因爲藩庫燒了，四川省總督的印信怕也一定燒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門前，門是緊閉着的，門上貼了一張紅紙的招租貼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夫寫的字，情不自禁地不由你不發起笑來。有了這樣的一張避邪的符錄，我想來他們一定是安全無恙的，門也容易叫開，我又拆到青石橋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時候他住在青石橋街的一家很大的公館裏，因爲他的官氣太盛，我平常都少有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館門前，依然是同樣的一張符錄。究竟是出過洋的人要不

同一點，不比一些舊式的公館人家，一聞槍聲，一見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門逃難，賸下一座空公館讓自己的用人及鄰近的無業者便把『啓發』打了。這『打啓發』的三個字就是六次兵變之後傳出來的話柄，據說那天晚上的新軍的口令便是『啓發』。起初嘩變的大抵是營防軍，當局者似乎也嘗去調鳳凰山的新軍來彈壓，然而新軍一進城也跟着變了。一到晚來的時候，彼此成羣結隊的搶劫，彼此也在互問口令，於是東也是一聲『啓發』，西也是一聲『啓發』。從此以後『打啓發』三個字便成了成都的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說『揩油』兩個字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啓發』。

*

*

*

在兵變後的幾天，成都城完全是無政府狀態。各街的江湖派，恢復了水滸傳上的梁山泊的風光。他們在各街都組織公堂，牛角叉，槍矛，青龍偃月刀，大紅燈籠，擺設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爺的一幕掩閉了之後，現在又是陳涉吳廣的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場了。在城內已經有不少的這樣的英雄，然而更加之以各縣的保路同志軍進城來成軍，那真是開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羅蒲自登台以後，因為縱容兵士的結果弄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時新軍又不他們手裏，他們便提出了一個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軍進省來成軍，這一方面算是了結一場公案，而同時也想借來作為彈壓舊軍，抵制新軍的工具，這在羅蒲也要算是一舉三得的事體了。因為這樣的原故各路的同志

軍也就絡繹抵省，然而在他們抵省的時候已經是兵變後的第二天，羅蒲已經跑得沒有蹤影了。凡爲瞻仰過同志軍的軍容的人，讀到賈長沙的「斬木爲兵揭竿爲旗」的兩句，絕對不會認爲那祇是文學家的誇張。保路同志軍軍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誇張也誇張不到，所謂同志軍，有一部分是平時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鄉團。大部分的鳥槍，梭標，牛角叉，鐵鏈，銅鏈，鐵錘，銅錘，雖然陳腐得一點但總還是軍器；有的卻拿着鋤頭，耨耪，扁擔，鐮刀；而有的更異想天開，把一把菜刀綁在竹竿尖上，雄糾糾氣昂昂的拿着。我還親眼看見一位拿「吊刀子」的——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話，外邊不知道叫甚麼名字。這東西現在好像很少見了，在從前凡是稍微要講究一點官派的人出門便要帶「吊刀子」就是一雙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個鞘子裏面。這樣的東西本是用來吃飯菜的，然而那位同志軍，他把小刀抽出鞘來拿在手裏，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間，大有仗着寶劍的鐘馗的身手。你說，這可滑稽不滑稽呢？

但是，朋友們，你們且莫忙單作滑稽的現象而一笑付之罷。我故意的把這些滑稽的現象描寫出來，使我們大家可以知道四川當年的保路同志會乃至同志軍的軍事行動，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真相，怎樣的一種性質。那自然不是羅蒲輩所代表的立憲論者，也不是董楊輩所代表的革命黨人，而是貨真價實的「人民大眾」這種人民大眾的威力我們不要把它輕視了，就是他們在竹竿頭上綁的菜刀，手裏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爲了推倒趙爾豐的原動力，殺死端方的原動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動力嗎？

我們要記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這後於一九〇五年的俄羅斯第一次的革命僅僅六年，先於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第二次革命也僅僅六年，革命的性質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結果兩者是如何的懸殊了！我們想，假使中國有絕好的指導者，把那真正的革命的民衆從那時起便引到了真正的革命的途上，中國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國主義者對抗而成為世界革命的前驅嗎？保路同志會之起直接雖是和封建社會的鬭爭，而間接卻是和帝國主義的爭鬭。直接的一步雖然走到了，而間接的一步卻忘在腦後去了。問題依然要歸結到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上來。中國的革命如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它終竟祇能出於向帝國主義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縮到舊有的封建社會的窠臼裏。中國呵！你究竟該到那兒去？

這些感想，當然不是辛亥革命的當年的任何人所有的。我們在當年個個都幻畫出了一個幼稚的夢，以為把滿清推倒便可以立地富強，但可憐這個夢在滿清尚未推倒便早已幻滅了。

在營防軍猖獗的時候誰也就職業的預感到一定會有甚麼變亂，結果預期是實現了；然而第二個就職業的預感又發生了出來。是甚麼呢？我們想罷：那樣多的草莽英雄又闖進了成都城，這在當時的人看來，剛好就和「前門去虎後門進狼」一樣。這時候大家已經忘記了保路同志軍是推倒趙爾豐的元勳，大家仍然把它當成平時的土匪看待了。

然而本是在土匪的領導之下的一些暴民，事實上也不過是一些土匪。他們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並沒有一定的目標，祇是如像山泉暴漲了之後的洪水一樣，灑山遍野的直撞橫衝，發揮他們的無意識的盲目的破壞。

城外的草堂寺旁邊，自從我們初上省的一年，便發起了一個由官紳商學出資合辦公園的計畫。費了幾萬塊錢，費了將近兩年的工夫，剛好把那公園修成，然而同志軍一抵省，他們說那公園是趙爾豐和周孝懷輩的私產，便把它搗毀得連片瓦片礫都不存留了。

四川在初辦新軍的時候，原豫備的是兩師人的計畫。在鳳凰山駐劄一師，在新津駐劄一師。因為新津是入西藏的通道，駐劄一師人在這兒是爲要控制西藏的。自從我們上省的一年，在新津城外便在建築一座西式營房，前後也差不多費了兩年工夫，經費更不知道費了好幾十萬，剛好快要落成，而同志軍便起來了。他們也說那是趙家的私產，把它搗毀成一片的磚塊。這是我們在反正後回家時所親自去憑弔過的，然而這個消息早已是傳到了成都。

這樣的盲目的破壞怎能不使當時的有產者驚愕呢？有產者的想念中所必然發生的便是想靠有新式武器的軍隊來防禦這行將臨頭的第二次禍災；一些軍政上的人自然也便樂得乘機而扶植自己的勢力了。這個想念最明顯的是反映到我們學生的心中。當時成都的學生界發起了一個臨時的學生志願

軍的計畫，以武備學堂爲中心，凡是志願的都到那兒去成軍，略受訓練便要到街上維持秩序。說來我當時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根性真是有點可憐可憫。我不消說也是志願者的一個。那是兵變後的第三天了，我把我的行李也搬到武備學堂去。武備學堂那時候已經改成陸軍小學，建築是全然西式的。因爲它在北門附近，和南門區域太相懸隔了，我直到去當志願兵的一天，還不會去參觀過一次。我把行李搬進武備學堂去了，但第一步便使我驚駭了的，是那陸軍學生所用的睡臺，那窄窄的祇剛好可以容下一個人的身子的睡臺！

『這怎麼能够睡呢？』在我想去當志願兵的志士的心中，劈頭便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衛起來了。要當志士便要這樣的受苦！怕吃苦的心事終竟佔了勝利，把志士的招牌火速折了下來，行李剛好搬進寢室，又由原雇的挑腳急忙搬出學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也不在少數。這樣滑稽的一幕，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真禁不住自己苦笑。但我也想把這件往事當成懺悔的資料，我祇是想寫出當時的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大概也和我相差不遠。我自己當時就忍着準備去吃一點苦，準備去當一個忠實的維持秩序的好兵，結果祇是做了一個軍閥的爪牙，富豪的鷹犬罷了。說得光大一點，我頂多算當了一個四川境內的如蛆如蠅的軍閥。所以自己的落伍雖然不是甚麼光榮的事情，然而也不是怎樣的恥辱。

探路同志軍雖然是在四川獨立的元勳，但他們依然是封建社會裏面的骨董！他們不過是被有產者利

用來做了爭路的工具罷了。他們當然沒有收拾四川的能力，然而根本也沒有人期待他們來收拾四川，傀儡劇的人在把戲變臨到了手之後，傀儡依然是要檢放進破箱子裏面的。

舞台大轉換，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脩武、楊莘友諸人。

尹昌衡是武備學堂的第一批畢業生，又進過日本的士官學校，在那兒和蔡鍔好像是同學，他們後來同回國，也同在廣西的講武堂幹過事情。他是由趙爾巽手裏譯回四川來辦督練公所。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裏面也比較還有點天分，他能够熬幾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選非選的古詩。他不是立憲派，也不是革命黨，他祇是有兵權在手裏的實力派。自從滿清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國強兵』的口號總算是發生了效力；因為凡有國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強，這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到現在算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甚麼主義義主都是騙人的話，祇要你手裏有兵，你手裏一有兵，不怕你昨天還是萬惡的軍閥，今天便可以成爲忠實的信徒；你昨天還是一個流氓，今天便可以成爲一個名實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開了這個創例了。

他那時在任陸軍小學校的校長，那些陸軍學生們便已經是他的爪牙，同時因爲他又是陸軍的先輩，所以四川的軍界大都很願意受他的指揮。在趙爾巽未交出政權的時候早就造出了很多的謠言，說尹昌

衛要帶領陸軍小學的學生和鳳凰山的新軍攻打總督府，我們對於他也朝夕在希望着的，然而謠言終竟只成爲了謠言。

自羅蒲登基以後，一方面是羅蒲輩有意把持，另一方面也是反羅蒲輩的有意不合作，在暗中爭鬪了十天，結果也就釀成了一場兵變。

羅蒲倒了。羅蒲之倒不用說給與了董楊輩的革命黨人佔領政權的機會，但同時卻也給與他們一個很良好的教訓：便是沒有兵權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權。在這兒革命黨人便樂得和實力派苟合起來了。是在兵變後的第幾天我不記得，我們的奉天承運的尹大皇帝又在我們四川省七千萬的子民的擁戴之下誕登大寶了。

尹昌衡擔任都督，董、楊試擔任財政部長，實際上也就是內閣總理大臣或者宰相，楊、辛友是擔任的軍事巡警總監，在這兒我們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擔任了交通部長。其他還有多少部？我不甚記憶，部長是些甚麼人也不甚記憶了。總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楊，其他也不過和我們的大哥一樣，伴食大臣而已。

我們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樣，不是立憲派，不是革命黨人，但也不是實力派。他的資格是東文學堂出身，是留學過東洋回來的，這第二批的新政府東洋幫最佔勢力，特別是東文幫，所有各部的部長、副部長差不多是被他們包辦了的。大哥在東文幫裏面算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長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了。

新人一上台，實又有一番新的氣象。都督是名實相符的軍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師新軍。（這在目前連四十師都有的四川當然不算多，然在當時的確是有些像孫悟空吹毫毛的戲法一樣。）董先生的最高妙的財政政策便是多發紙幣，多鑄銅元。紙幣不限於一元以上的銀貨的代用，就是由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銅元代用券也應有盡有的了，有的是皮筋紙，那怕你有甚麼不能解決的財政上的困難。銅元同樣的由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當五百的大銅元，我想來怕是外省所少見的，那與其說是銅元，寧可說是『銅鏡』。但這種銅鏡，在後來又有分用的辦法，一個銅元把它分成四個，每個又當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幣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來，倒真可以抵當得過五百部的滑稽小說。

董脩武的德政，當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這兒所敘述的是綜合着後來的好幾年的歷史。不過這位董脩武先生他總還算是『行己有恥』的人，他後來（彷彿是民國三年的初間）終因為財政的問題下了獄，而他自己已在獄中毒死了的。

過細的評判起來，董脩武先生確要算是時代的犧牲者。中國人在夢裏寐裏時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國強兵，結果是國雖然沒有富而兵倒強了起來。兵數一天一天的增加，在有限的收入裏要橫添出無數

的軍費，你教人怎樣能不濫發紙幣？發紙幣的政策本來並不是甚麼惡劣的政策，祇要你有相當的信用，相當的基金。但是在中國的國度裏，你那裏去找那種基金來？中國的紙幣大都是沒有相當的基金，也就給整個的中國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樣，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束縛，帝國主義者的榨取。董先生要算是死在這個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裏了。

這些都是後事。就靠着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總還有了一番作爲，儘管後來的流弊是怎麼樣，多少總算是把那目前的緊急問題解救了。特別是那位擔任軍事巡警的楊總監，他真有點雷厲風行的手腕。他的軍事巡警是要背馬槍的，這比從前拿着一根哭喪棍的警丁大有威武了。然而那馬槍對於當時的江湖派卻是無上的誘惑。政府儘管成立了，而他們擺的公堂在初期依然存在。他們從那變兵身上搶槍的滋味是一時不會容易忘記的。這軍事巡警不消說是他們的對頭，於是乎他們也就從巡警的身上來搶他們的馬槍。弄到後來巡警站崗是兩個人或三個人背靠背的站着，手裏揣着上了彈的馬槍。就這樣終竟也把那一時的無政府狀態彈壓下來了。

這從有產者的立場上說來總要算是他們的功德，他們彈壓民衆的手段雖然比趙爾豐周孝懷還要厲害，而聲望卻是日隆，他們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像劉關張關張張張張再世的一樣。

那位二十世紀的劉玄德的確也有點劉玄德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因爲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

己的聘妻結婚以前，便先討了六七位小老婆，而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當了都督之後收集起來的。他人很年青，在當時怕僅僅三十歲來往，人又魁梧，面孔也還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爾肯從都督府裏出來巡街，在他出府的時候大都督真是威風。他是有一匹很高的黑色的洋馬的，他自己騎在馬上，前後總有十幾匹馬隊簇擁着，而他們在街上總是放着小跑。在這時候街上的人不消說都要邊讓，兩街坊的人家，特別是平常不大出門的女眷，便都爭到街口上來瞻仰這位天上下來的將軍。

女眷們心懸目眩的在瞻仰將軍，將軍在電掣風馳中其實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嬪。他的一些愛妾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機會中挑選出來的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義轉變的說話，便是『願盡義務』。這『願盡義務』四個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隨意說出口的。聽說有一次也是都督出府。在都督府的皇城附近有一家成衣店，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從她店鋪門口跑過的時候，她滿看了都督一場，卻誰知都督也把她飽看在了心裏了。在都督回府之後，就在那天晚上，都督派了副官來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說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請她進宮。你說，那老板是怎樣的答覆？他很鞠躬盡瘁的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願盡義務。』

就這樣這『願盡義務』便成爲了成都人的話柄。這位尹將軍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

『寡人好色』的表現還不僅這一點。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楊素蘭，這在三二十年前要算是四川的梅蘭芳，而他的勢力或許還在梅蘭芳之上。他這人可以說是一個人妖，用藝術家的誇大語來說，或者就是一位天才。總之他是多年的楊素蘭了，我們在成都看見他唱戲的時候，怕已經有六十多歲，然而他還是在唱閨門旦（花衫）。他在年青的時候有一位總督很喜歡他，他時常是出入公門，在那時總督以下的司道府縣的大小候補官員沒有一個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卻也看上了這位老天才，他真異想天開，公然叫他裝扮成女眷進他的都督府去。

有一天晚上卻是天才的不幸，在他進都督府門的時候卻闖着了那位號稱張三爺的楊總監，公然把他破獲了。這件事情便鬧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們的尹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詔，深深的把楊總監褒獎了一場，好像是稱他爲『鐵面御史』。

中國的社會實在是一種怪異。像尹都督的這些行爲，在我們敘述起來好像是怎麼也不敢恭維的一樣，然而在中國的社會裏面卻不是那樣一回事。三妻二妾的教條是幾千年來的聖賢的禮法，所以愈見是大人大物的妻妾便愈見多。當事者自以爲矜榮，而旁觀者亦不勝其歆羨。就像尹都督這一個例子，他自己是絲毫沒有甚麼內咎的，否，不僅沒有內咎他還自己誇獎過自己。有一次我聽見過他在青年會演

說，他的題目是『英雄與好色。』他的演說我並沒有聽完，祇是有一個很有趣的三段論法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腦裏。他說：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衛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衛是英雄（判斷）。』

我不是要來講邏輯的，他這個三段論法究竟犯了邏輯上的那一種錯誤，我現在不管。總之你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的在陶醉在他的自我裏面了！他自視他的行徑是英雄，所以我在這兒把他的佳話記述了一些出來，我也不是在揭發甚麼人的陰私，我是在描寫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是一位英雄，他把那位以殺人有名而綽號屠戶的趙爾豐終竟屠殺了。

那已經是快到陰曆年底了，趙爾豐依然還是住在總督署裏面。

外邊對於他造了不少的謠言，說總督署裏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幾架機關槍陳列在大堂上的，想乘着機會攻打出來。新政府屢次要想解決他，也就因為有這樣的風聞，終不敢輕易動手。

快要到陰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許也怕是想立出一項功業來挽回他的名譽罷？他終竟派了三營人把舊總督府包圍了起來。裏面並沒有甚麼動靜，他們也就攻打進去。衙門裏面那裏有甚麼兵？大堂上面

那裏有甚麼機關槍呢？比諸葛亮的『空城計』還要空得厲害的，是老卒殘兵的影子都不見一個。

一直走進裏面去搜查的是一位營長。他最後終竟搜到了趙爾豐的寢室，他闖進門去，裏面打了一發手槍出來。

趙爾豐病了，是睡在床上的，祇留着一位『蠻丫頭』（四川人是這樣的稱呼，是否蠻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湯藥。那打手槍的便是這位蠻丫頭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當然祇好束手就擒。蠻丫頭好像當場便被槍決了，趙爾豐便從病床上拖了起來，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腦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樣被指揮刀斫了下來。

趙爾豐假使不病，或者他早已設法逃跑了罷？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在他生前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他在經營西藏上，大約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紀才僅僅五十上下，聽說頭髮都已經全白了。特別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蠻丫頭，四川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稱道她的。她這位異民族的女性爲中國的封建勢力的末路，也點綴一段優美的光輝。古代的所謂『忠義』結晶在這位女性身上了。

趙爾豐死後還有小小的一場波折。

尹大都督一把他的頭首斫了下來，真好像他親手斫下了一匹老虎的頭首一樣，他自己把來提在手

裏從都督府打馬出來，遊街示衆。

待他跑到東大街，從一家店鋪的樓上「搭」的一聲打了一槍手槍下來，打中了他背後的一位馬弁。大都督回馬便跑，提着人頭又跑回都督府裏去了。

放槍的人也被擒獲着了，是趙爾豐的一位師爺，好像姓傅，名字我已經忘了。他是跟着趙爾豐一同進藏的，他有一部很詳細的西康省計畫書，我曾經看過。

這位傅先生，以封建社會的道德來說，倒真不媿是一位英雄，他和那「蠻丫頭」兩人，真可以說是足以對得住自己的知己。但他不是沒有死的。他被尹大都督的部下擒獲了之後，他要求尹大都督殺他，但在這兒卻實現了「英雄惜英雄，猩猩惜猩猩」的古話，我們的尹大都督不也是一位大英雄嗎？所以他反以上賓之禮待之，他稱他爲「國士」。他這人是外省人，不久便離開四川去了，後來的消息我便全不知道。

黑貓

(一九二二年)

一九一二年，這便是中華民國的元年。

這一年在我是有兩重的紀念：第一不消說就是我們的中國說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結過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一場結婚的插話，現在要想把它追述出來，那真是一場痛苦，一場恥辱，一場悔恨，我自己似乎犯不着要在這已經癒合了的傷痕上再來插進一刀。但這也是那種過渡時代的一場社會的悲劇，這悲劇的主人公，嚴格的說時卻不是我。我不過適逢其會成爲了一位重要的演員，我現在以演員的資格來追述出那場悲劇的經過罷。

我自己本來在十歲以前便是定了婚的人，女家和我並非親眷，性質上完全是媒妁婚姻。但這場婚姻在未實現之前便已終結了，因為對方的女士在我十四歲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她便死去了。

由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爲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心中是隱隱引以爲愉快的。我在當時是已經

讀過一些新舊小說的人，舊小說中的風流，新小說中的情愛，當然是早已把捉着少年人的心坎。那樣的機會在我們當時自然還是水底的明月，鏡中的天，但雖是那樣的大家心裏都隱隱是含有萬一希望。所以我自從十四歲以後，便不願從速的定婚。我的父母在這點上也很能體貼我，我自小學而本府中學而晉省讀書，在那期中每有婚姻的提說我父母都要徵求我的同意；我自己便都以不忙的二字拒絕了。起初的兩三年先後來提婚的人無慮有四五十處，就中當然也很有門當戶對的人家，或有的在我還是高攀的。同府同縣的門當戶對的人家，除掉這四五十家遭了拒絕之外，以後的兩三年便不免消息渺然了。

一個人是經不得好幾個兩三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經滿了十九歲。在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我母親向我提起一件往事。

我們鄉裏有一家姓陳的人，出身十分微賤，因為養酒和開藥店的生意，相當賺了一筆錢，鄉裏人都把他當成暴發戶。那人有兩個兒子，在高小也和我同過學，高小畢業之後又進了中學，他們的暴發漸漸要變成書香了。當年高小畢業生的資格是『秀才』，一家出了兩位『秀才』，那做父親的當然很高興，他自己便擺起一副『老太爺』的架子；大約他也曾經要求別人叫他『老太爺』，因此鄉裏人便愈見恨他。

他有一位四姑娘，我們居處同街，在小時候當然是看見過的，不知道是有腦病還是前額骨患蓄膿症的關係，平時在鼻下總愛掛兩條碧龍，因此我們小時候便叫她『流碧姑』。

誰知那位姓陳的鄉老竟看上了我這位小童，他要把他的『流碧姑』仙子來許配於我。

我們母親對我說：『真是把娘氣壞了，我的兒子就再沒人要，就做一輩子的繆夫，也說不到他陳家名下來；那姑娘你是曉得的呢——（母親說着便把兩個指頭放在鼻下，我們禁不住發起笑來）——加以來說話的又是對門的那爛鼻子楊婆——（那是楊三和尙的繼母，梅毒顯然到了第三期，鼻子是已經沒有了，母親平時異常恨她）——真把娘氣得說不出話來。』

提婚已經是二三月間的事了，母親說着都好像還有遺恨的一樣。

我說：『這正是英雄識英雄，猩猩識猩猩，鼻子識鼻子呢。』
說得母親也哄笑起來了。

在母親的憤恨化成哄笑以後，第三段的變化便轉成了經微的感傷。

母親說：『你太選嚴格了，你看這兩三年已經全無消息，你不怕成爲一個繆夫子嗎？』

『我怕甚麼呢？』我說，『就當繆夫子也不要緊。』

我母親說，『你父親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漸漸要長大成人……』

我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子，兄弟和大的，一個妹子都是定了婚的，母親的意思我很明白，一方面是念到自己的衰老，想把我們弟妹的婚事及早完成，以了卻一段心事，一方面又怕我這位『寡人』阻擋了弟

妹的佳期；因此我說，『早婚本來是不很好的，但弟妹的婚事也可以不消等我。』

這便是暑期中母親和我的一段對話，在初本來以為是母子間的笑談，但誰知老人對於兒女的愛心才是那樣的真切呢！

暑假過後回到成都，那時正是保路同志會正在波起雲湧的時候，而在鐵路公司方面卻是在準備着辦理移交，我們那位在鐵路公司做科員的三哥，就因為要製造種種表冊的關係公務很忙，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那兒去幫助他一次。

大約是十月中旬的一個禮拜日罷，成都在罷市的期中，時候是在下午，天氣是很陰晦的。我坐在三哥的辦公室裏，三哥拿了一封家信給我。信上是說，母親已經給我定了婚。女家是蘇溪場的張家，是我一位遠房的叔母的親戚，就由叔母做媒；因為門當戶對，叔母又親自去看過人來，說女人的人品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所以用不着再得到我的同意便決定下來了。

這真是晴天裏一個霹靂，又好像在暗夜行路中突然碰着了一座崖頭。母親是那樣愛惜我的，為甚麼忍了四五年，在這一 次便突然改變了方針呢？自己自然是不免有點出乎意外，然而要說是絕望卻也未到絕望的程度。誠然如母親所說，遠房的那位叔母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人，她素來是寡言笑的，而且也並不是專門做媒的那種人，所以她的話是十分的可以相信。叔母是知道我的，我的性趣，我們家裏的習慣，她當然

很明瞭。女家又是她的親眷，那姑娘是她的表妹，她爲這場親事還特別去看過人來，那女子的性趣，女家的習慣，她當然也應該是明瞭的。據她說，她的表妹如到了我們家裏來，決不會弱於我們家裏任何一位姑娘，也決不會使我灰心。她是那樣有信用的人，又有那樣周到的處事，而說出這樣堅決的話，在積憂成疾的母親當然是可以不用再徵求我的同意而定奪下來了。母親怕我又是往常的脾氣，一個不即不離的『不忙』便把這段天作之合的姻緣打破。母親自然也還是出於愛惜我的意思，她怕我便真的成爲繇夫，真的便永遠得不到一位女人來做配偶。母親的心事，我能够原諒。

說到我自己呢？一個人是一個善於適應環境的動物，他會有種種的幻夢來安慰他的目前，在未會定婚之前他有他的夢想，夢想的是幾時當如米蘭的王子，在颶風中的荒島上遇着一位絕世的王姬；又當如撒喀遜劫後的英雄在決鬪場中得着花王的眷愛；這樣高級的稱心的姻緣就算不可獲得，或當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蘭，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娛心適意。在年青人的心境一般的夢想大都是這樣。因爲他自己的性格都還是一個未成品，所以他不能幻想出要怎樣怎樣的女子才是他理想中的愛人，要怎樣怎樣的婚姻才是理想的配合，那種抽象的懸擬他辦不到，但他能置身在一些具體的傳奇事體中，而把那傳奇中的英雄來自行比擬。在年青人的心目中也儘可以說是沒有理想的，他所期望的配偶，或者也儘可以把一個汎然無內容的美字來包括。要怎樣怎樣的美，他或許說不出來，但他總知道有這樣

一種對象，愛與不愛，他是所謂如水到口冷暖自知的。叔母是那樣可以相信的人，她不是說過那蘇溪場的姑娘人品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嗎？你還要更苛求甚麼呢？她說不定就是一朵深谷中的幽蘭，或者是曠原裏的一枝百合。而且那信中還說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三嫂是他家中最美的人，他禁不住要想到年青時在竹林下要想去捫觸她的手掌的那樁心事來。是的，她或者就是他理想中的人物，他們可以共同的造出一座未來的美好的花園。

就這樣要說是絕望自然說不上絕望，要說是稱心不消說也說不上稱心，他的心機在絕望與不絕望之間遊移，同時也是在稱心與不稱心之間推動。他的心機就剛好像一座去了稱盤座的天秤，兩個稱盤祇是空空地動搖。動搖了一會之後自然會平靜起來，而那時兩頭依然還是空空的。

年假回到鄉裏，回到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灣。沙灣是一種特殊的風氣的，便是家家的春聯都要競爭編撰長句。街上將近有一二百戶人家，而能够撰春聯的卻沒幾個人，所以結果這一二百戶的春聯，大概便由這幾個人的手裏包辦。這包辦的工作我們家裏的弟兄總是要佔一兩位的，在我們的一些胞兄堂兄出了遠門之後，我便在承繼他們的下手了。

這種工作在當時是很以為愉快的，因為別人家把你請去編寫春聯，當成上賓一樣看待，總要留着你吃午飯，預享着鄉裏人過年用的臘味。

那一年是革了命的一年，於向來用慣了的鶯啼燕語之外又平添了無數的新的材料。我當年怕總共編了二三十副的長聯，我所最得意的有兩副是：

「桃花春水過天涯，寄語武陵人，於今可改秦衣服。」

「鐵馬金戈迴地軸，吟詩錦城客，此後休嗟蜀道難。」

「故國同春色歸來，直欲硯池溟渤筆寫，裁天樣大旗橫書漢字。」

「民權如海潮暴發，何難郡縣歐非城美奧，把地球員帽竟入版圖。」

這便是我們當時的一些少年人的心理——我現在把這陳腐的兩副對聯寫出，並不是想拿它們來毒世，要用舊式的有火候的眼光來說，它們當然也還沒有毒世的資格，我寫在這兒就是想借來作為表示那種心理的工具。那時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國家主義者，他們有極濃重的民族感情，極蔥蘢的富國強兵的祈願；而又有極幼稚的自我陶醉。他們以為祇要把頭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黃色大龍旗的商標一掉換，把異民族的滿清政府一推倒，中國便立地可以成為「醒獅」，便把英美德法意奧日俄等當時的所謂八大強營成幾個湯團一樣，一口吞下。

命是革了。各省是怎樣的情形，當時我們不甚知道，我們單說四川。四川自從十一月二十五號宣佈獨立以來，在成都不久便起了兵變。在這兵變前後，成都的騷亂情形，我想就是不说也可想出。但那兵變的風潮不僅限於成都，在四川省內凡是有營防駐劄的地方，差不多四處都起了響應。嘉定城是有營防駐劄的，當然也免不了遭了一次大劫。在我回家經過嘉定城時，大約是十二月的尾上，兵變後已經半個月了，怕已經快到舊曆的年關，很多的市面都還沒有復原。

兵變的結果是快槍流散在民間。在所謂良民方面買來衛身的自然也有，但大多是流落在土匪手裏。四川的土匪自經保路同志會的煽動，已經由秘密的集團成爲公開的隊伍；在宣佈獨立以後，更由崔苻餘一變而爲豐沛功臣，指導者既無真正的革命人材，現在又得到了快槍到手，四川的安寧，從此便不可再問了。

但這些情形在當時都以爲祇會是一時的現象，特別是我們少年人，我們的興趣決不會因爲這樣一點地方上的不安寧，過渡時代的不滿意，便能够把那醒獅怒吼的一場大夢輕易幻滅了的。我自己在那時做文章，很得意的是愛學些子書的筆法，插用譬語。我記得在嘉定府中學堂時，先生出過一道國文題好，像是『選舉不必如官吏』，這是黃公度的在視察了日本初年的議會制度時的一句感想，而他這句感想，在當時中國要變法自強的時候卻是很大的一種阻礙。黃公度所看見的日本當年的選舉是初由封建制度向資本制度的學步，所以完全呈出一種凌亂的現象；當時是所謂壯士橫行時代，動輒用刀殺人，以武犯禁。在封建頭腦的黃公度看來，他的批評自然是有因的，所謂『選舉不如官吏』實即立憲制度的初期不如舊有的封建社會之有秩序與安寧。但我當時拚命的駁斥了他。我的文章裏面有一個自以爲巧妙的譬語是『譬之有人居處於茅廬陋室之中，屋雖頹敗然猶勉強可以躲避風雨，一朝思毀此茅廬陋室而別建高樓大廈，則必毀此舊有之頹屋而重新葺積土石，奠定地基，鳩工庀材以事建築，於斯時也，乃有不安之

時期出現，其工程愈大，則其不安之時期愈久，使彼茅廬陋室之主人乃喟然而嘆曰：嗚呼建築之不必如茅廬陋室也。是亦僥矣。黃公度之言有類於是。——當時文字的大意大抵是這樣，我總之做的是翻案文章，對於黃公度是深加斥責的，很贏得了先生的一段好評。這種在文章上可以發生的着想，在實際社會的批判上不消說也可以發生。所以革命過後儘管各處有兵變，儘管各處的土匪日漸猖獗，但我定要說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是毀壞了茅廬陋室，別建一高樓大廈時所必有的過渡時代的現象，我們不能夠因此而悲觀，更不能夠因此而咀咒革命。事實上我也不唯不悲觀，不唯不咒咀，而且在那時候，我和我們鄉裏人還做過一些愉快的事體。

在嘉定兵變過後，快槍散到我們沙灣的也將近有一百來往枝，都是所謂五子後膛；有的是步槍，有的是馬槍，聽說都是從變兵的手中買來的。買的時候起初是二三十元一枝，後來又賣到百元，以後大約槍也完了，人也沒有再買了。在年假回家時，我們遠房的一位么叔——就是那替我做媒的叔母的丈夫——他本是講江湖的人，是在執掌我們沙灣的碼頭。他向我說，想把場上的快槍通統集中，起來組織一個保衛團，一方面可以保衛地方，一方面也可以預防地方上的青年拿着快槍更在別處去爲非作歹。我便極力的慫恿他，不久這個計畫也就實現了。

保衛團的團部設在我們福建人的會館天后宮，團長是舊有的團正一位姓黎的武秀才，軍師是舊有

的保正一位姓詹的文秀才，么叔便做了參謀，我們一些在省城或府城裏讀書的人便都做了文牘。場上的青年，不問有槍無槍，願意加入的都做了團員。每天提兵操練，出告示，出招兵買馬的檄文，檄文大概都是我的手筆，時而要鬧些四六體的玩意兒，倒享不享的，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保衛團一成立有好幾十枝快槍，有一二百名的團員，這在鄉中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勢力。因此鄰近各鄉遇着有匪難的時候便都來投報我們，我們每每帶領大兵去捉拿土匪，而且每每就地便把他們正法了。這種旁若無人的態度自然也惹起了一部分人的憎恨，特別是我們村中的一部分土著的四川人。那爲首的姓楊的一家凡事都要和我們客籍人爲難的，我們組織一個保衛團，他們便組織了一個保安團，也同樣的有幾枝快槍，找了幾位姓楊的族上的人來掙持。爲首是那有名的土匪楊三和尙的從弟楊朗生。這人並不是土匪，祇是地方上的一位惡地主的兒子，平常總愛仗恃他們楊家的勢力侮辱鄉隣。他是鄉裏人所稱爲豪強翁道之流，是久爲人所側目的。他組織了保安團，顯然和我們對峙，我們預想到早遲會免不了衝突。當時也有不少流言說他要暗殺我們團體裏的人，特別是么叔，但我們團體的人多，么叔又是江湖上的人，所以他也不能有所動作。

有一天吃中飯時候，楊朗生提着他的隊伍氣勢汹汹的由下場走往上場，不一會他的隊伍由上場又昏昏昏昏的搬運了一些人家的家具下來，楊朗生在後面押着，在走過我們家裏的門口時他朝天還放了

幾槍。

他是往上場去搶了人回來的。被搶的人也是他們姓楊的人，那是一位孤兒和寡母。因為那孤兒加入了我們的保衛團，於是他們楊家便給予他一個嚴重的宗法上的制裁，叫他傾家破產。那寡母哭着到我們團裏來告，同時她的意思是叫她兒子不要回家，怕有生命的危險。被搶時適逢其會她的兒子是在團裏的。我們團裏的人聽着便再不能忍耐了，頓時決議應戰，便由么叔帶領了二三十位團員向下場保安團的團部火神廟進攻。攻進火神廟時楊朗生已經逃走了，把被搶劫了的物品通通奪了轉來，接着更營謀第二段的應付。

楊朗生的家是在下場，離我們的家不遠，有人說看見他偷走回去了。大家都說，一不做二不休，已經破了臉，這個禍根不除，將來有無窮的後患，於是當晚又去圍攻他的住居。場上是有兩尊大牛耳鐵礮，好像是藍大順或者李短搭造反的時候鑄的。那是很有過捍衛了鄉梓的功勞的古物，但從好些年辰以來便僅僅成爲了裝飾品了，大家又把它們拿來活用。

兩尊鐵礮在楊朗生家裏的大門口，準備一完畢了時便命令開礮。一礮打響了，一礮倒灌出來，把半肚子的火藥噴在兩位年青的礮手身上。時候是在夜半，可憐那兩位礮手就像乘着火雲的哪吒，渾身都燃燒起火來。兩人都是沒有經驗的，假使當時倒在地上打滾，就受傷也或者不至於丟命；然而他們祇拚命的

叫着便跑，愈跑火便愈猛烈的燃燒。當時大家都在熱心着去捉拿楊朗生，還有幾位攻打前門的人看見兩位團員受傷也把他們沒法。後來他們同跳進一個『備而不用』的水缸裏去，火算是熄滅了，然而人是要半熟了。

打進了楊朗生的家裏去，搜查的結果才空無一人。大家愈見興奮起來了，犧牲了兩位團員反收到了這樣的一個滑稽的結果。

楊朗生的父親的老家是在場外的，在峨眉山的餘勢中，是一座四圍有磚牆的孤獨的大院子。那家的大門差不多和我們家塾的後門正對，相隔不上五分鐘的路程。楊朗生既不住在他街上的家，那必然是藏在他這老家裏了。

第二天更是大規模的來圍攻他這座老家。一二百人的團員總動員，遠遠的向那院子圍去。昨晚打響了的那尊古式大礮又抬去安在那正門口了。這次由有兩位犧牲換來了一個聰明的經驗，便是點大礮的人不直接站在礮旁，是用火繩來做引線的。大家都佈置就緒了，祇等大礮一響便一齊進攻。

在這邊大礮未響時，院子裏連放了幾聲快槍示威，大家愈見踴躍起來，知道那是楊朗生藏着的證據了。鐵礮的力量究竟不錯，轟撞一聲那院子的木門便是一個大窟窿，於是大家湧上前去，一陣的亂石便把門打破了來，打了一排快槍之後，大家當心着湧進院去。

這真是有天地以來的一個奇劇，在那峨眉山下 大渡河邊，那樣的一個小小的鄉村會有後膛五子連珠和牛耳大礮的明火接仗場上的人和鄉裏的人都忘記了目前的危險，簇擁起來觀看熱鬧。還有鄉裏的農人平時受盡了楊家的剝削的，也都拿着梭標牛角叉之類的武器前來助戰了。

楊朗生是已經躲藏了的。但一個院子也沒有多麼大的天地，從正午搜到午後兩點鐘光景，終竟在一處的地板下面搜索了出來。那時大家的歡喜真是難以形容，捉着之後當時決議，提到大渡河邊上去槍斃。由峨眉 山麓押解到大渡河邊，中間要橫過街面，蜿蜒着走來可有一里路以上。在這一里路的途中真是人山人海的簇擁着觀看。

楊朗生是一位很高長的人，在一般的人中他真要高出一個頭地。此時他已面無人色，頭髮是剪了的亂蓬蓬的披着，左額上因為受了一刺刀傷，有血在流。他的頭自然是埋着的，然而因為人高，所以大家容易看見。大家真也奇怪，誰也不覺得他可憐，誰都喜笑顏開的來看他，有的還罵他：「你這狗奴才有也今日！」

大渡河邊上有一株槐樹，那真好像是天然的一座殺場，在四面渺茫的沙原石磧中單獨的有這一株槐樹。楊朗生被綁在那槐樹上面，在那噪雜的人聲中，怒吼的水聲中，尖銳的響了七槍。

我的結婚也同是革命的結果。

自從反正以後土匪日見猖獗，在鄉裏的有錢人漸漸感覺到生活的不安了。他們大多數都不知道甚麼叫反正，更不消說說不上甚麼叫共和。一省的總督變成都督，都還可以了解；一國的天子要變成『大腫痛』卻真是破天荒的怪事。他們自然也不一定如像那些保皇復辟的甚麼遺老遺少要眷念清廷，但他們以為天下總不會就如此太平下去，至少總還要大亂四五年，要亂到有『真命天子』的出現。

老人们預感着有方來的大難，那他們在未雨綢繆中所必須早行完結的一段心事，便是成年兒女的婚嫁。特別是有女的父母，他們的期待是尤為急迫的：因為怕的是大亂到來，就如像中國舊式的小說所愛描寫的一樣，婚事不消說要延擱，甚至有時連女子的貞操都是很難保全的。

在我年假回家之後，蘇溪的張家便有消息傳來，希望於一兩月內便行婚禮。這次我在家中，我的父母是徵求了我的同意的。我的一生假如，有應該要懺悔的事情，或者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終詛咒我這項機會主義的心事的誤人。我縱橫是訂了婚的，我自己從不曾掛過獨身主義的招牌——這種怪事是

我從不曾夢想過的——那早遲免不了的一關便是結婚。她不是人品很好，又在讀書嗎？究竟真確不真確，這是很容易實驗的問題，祇要你和她結婚。她處的是鄉僻地方，就說讀書當然也祇是一些舊學，新的學問是不能作過奢的希望。但祇要她真是聰明，她如果聰明，於舊學也有些根底，那新的東西是很容易學習的。她一和我結了婚，我可以向父母要求，把她帶着同到成都去讀書，我把我所知道的也可以教她，那雖然說不上是有愛情的結合，但我們的愛情不是慢慢便可以發生的嗎？——是的，這點便是我的機會主義，也怕是一般的中國人的機會主義；中國的思想，中國人的國民性，簡單一句話，便是機會主義的結晶。但那機會主義的培成，我想這媒妁結婚便應該要負一半以上的責任。成都人的一句俗語：『隔着麻布口袋買貓子，交訂要白的，拿回家去才是黑的。』萬一是黑的你那時怎樣呢？難道你會把它殺掉嗎？所以機會主義的必然的結果便是隨遇而安得過且過。兩千年來中國人便困頓在這兩重的鞭禁之下，不是把所有的民族的菁華，或者是人性的菁華都消磨殆盡了嗎？

我贊成了結婚。結婚的期日我現在已經不記憶了，好像是陰曆正月的十五前後，那時的清廷還沒有倒滅，雖已經是民國元年，但我的婚儀一切都依照舊式，祇有我自己的衣服很簡單，是一頂便帽和長袍馬褂。

結婚的儀式別處是怎樣我不十分清楚，新的儀式我也不曾體驗過。我們那兒的結婚是要費兩天工

夫的，頭一天是男家打發花轎到女家去迎親，這一天是女家的事忙，男家除在白天接接客，晚來有花宵要放煙花火礮之外，比較閑寂。第二天便是新娘到門的時候，結婚的最高潮便在那夫妻的交拜，不消說這一天的男家是十分煩雜的，遇着客多時，總要鬧你一個穿夜。

蘇溪離嘉定城有二十里路遠，離我們家裏有五六十里路。因為時在春初，新嫁娘第二天上午要趕沙灣，那除非在頭一天的晚上走點夜路不可。路途本不很清靜，實際上是紅葉人的我們么叔，便特別從保衛團裏派遣了二十個人揹着五子後膛護送花轎前去，不消說也就護送花轎回來。原始時代是有所謂擄掠結婚的，我想那打花轎去接人一定便是那種婚姻的子遺，而我那一次更有『武裝同志』幫忙，我真好像就是那一種蠻族的酋長了。

本來是所謂雜亂時候的草率的結婚，除掉自己的家族和街坊隣近之外，差不多沒有來客。所以頭一天我很清閒，晚上鬧花宵沒有甚麼特異的事體可以記述，不外是一些花炮，蛇鬚箭，煙火樹一類的東西。

晚上我在母親的房裏，父親在外面去照拂一切事情去了，母親在替我收拾一些換洗衣裳，我在前一直是睡在和母親的房間相通的一座廂房裏的，我的換洗衣裳便都在母親房裏的衣櫃裏面。

母親說：『你這些衣裳明天就該拿過你自己的房裏去了，我替你收拾好。』

『媽，你沒收拾，我看我是不拿過去。』

「你不拿過去那怎麼行呢？娘已經管了你二十年，你現在是已經有人服侍了。」

母親的聲音不知怎的，在我聽來總覺得有幾分傷感的一樣。是的，古人說過「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更拿俗語來說「結婚以前是娘的兒，結婚以後是婆娘的兒，」做母親的人臨到她的兒子要結婚了，一方面她自然覺得她盡了哺養的責任，樂得她的兒子長養成成人，但同時和這有不可分離的一個悲劇，便是事實上她的兒子就如像羽毛豐滿了的雛燕，是要永遠離開她的——肉體上雖不怎樣的相離，但是精神上的相離，感情上的相離，那真是無可挽回的一種悲劇。

我沉默着了，母親也沉默着了。默坐了一會我打了幾個呵欠，母親叫我到廂房裏去睡。母親說：「你早些去睡罷，明天你還要勞頓一天，說不定晚上都不能睡覺。」

我遲疑了一會，母親又催促了我幾番，我就起身進廂房裏去了。

廂房裏有兩尊鋪位，有一尊是我的一位兄弟睡的。祇有南面有一堵方格紙窗，窗下有一張方桌，桌上堆着一些我們平時喜歡看的書，那時候我喜歡讀的書是莊子、楚辭、文選、史記、嚴幾道譯的天演論、羣學、肆言，我特別喜歡的是莊子。我喜歡的是他的文章，覺得那是古今無兩。

窗子的西邊一堵粉壁上掛着我們死了的一張五嫂的畫像，那是五嫂死後五哥在成翻特別找人用鉛筆畫的，原先本是掛在他自己的房裏，但不久五哥便續了絃，新五嫂說是怕見死人，他又拿來掛在母親

的廂房裏了。在五哥的意思，他不把來藏在箱篋裏，或者是想隨時到這兒來瞻望的。那畫像很朦朧，或者怕
是看的人的感情輸入罷，那平常看來總是帶着十分的淒涼的情調。

我進房去在昏黃的菜油燈光中，朦朧地又望着那張畫像，那依然是十分淒涼，好像是帶着欲哭的樣
子。

我把衣裳脫了，順手在案上拿了一本莊子來，是十子全書的黃木紙本，便倒睡在床上。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

泛泛的讀了一陣，也覺得心無繫定，自己又把書拋開了。

心裏依然是在想，想的也依然是那種機會主義的問題。答案就在明天了，自己好像在擔心着要受試
驗，但那試驗又好像祇是一道國文題的一樣。么婦是那麼誠實的人，她決不會欺騙我，決不會欺騙我的父
母；隱約之間，自己的心裏又在這樣想，希望她能夠像那死去了的五嫂的形像……

第二天的上午，結婚的儀式漸漸要達到高潮了。每來一次客，廠裏的吹鼓手便要烏迭哇烏迭哇的吹一遍，雇用的一兩名水煙師就像鸚哥一樣，但是死命地高叫着，『有客來了，裝煙倒茶！』人愈來得多，那原始的音樂，原始的宣傳便愈見頻繁，四圍的人聲和呼吸結果便湊成了『熱鬧』。

第二進的廠廳上是供着家神的，廳前一直到臨街的幾重門戶都完全下了。在神龕前面平擺着兩張方桌加上一條長的桌圍，上面放着一對長大的紅燭。這桌面是預備來陳設禮物及其他獻品的。台桌前在地上敷着紅氈，下面掩着兩個蒲團。大約是十一點鐘的時候，有先行的跑回來飛報，說花轎祇離家四五里了。得着這個消息之後，一切情形自然更形活動，我的工作也就開始起來。我們有一位伯母，她引導着我，叫我在那紅氈的沿邊上，從左踏去一步一步的踏他一個周遭，這是什麼意思我到現在都還揣想不到。

左旋右轉的敷衍了一會，在不甚遠的下場口上轟撞統的三聲鐵銃，祇聽大家號叫一聲『啊，到了！』一家的男客女客都迸射了前來，把禮堂，禮堂下邊的天井，天井上邊的兩廂，和第一進的中堂，兩邊兩岸都被人塞滿了。隣近四街的人男女老幼也都簇湧了來，湧在大門前，有的更湧進了第一進的中堂，達到天井

沿邊。

轟撞統的又是三聲鐵鏡，兩隊的吹鼓手，來的和坐鎮的，一齊都在烏迭陸東匡的吹打，鞭炮聲，叫聲，轟隆隆震天價響鬧。

花轎臨門了，在進門之前鄉裏人有一種習慣，要由一人（有時這人就是新郎）提着鞭炮在花轎周圍環繞三遍——這或許也是古時擲掠結婚時把女子搶來後男子的示威或自鳴得意吧，但在鄉裏人是說，爲要避邪，因爲新娘是別家人，怕有別家的邪神邪鬼附在她的身邊。

花轎抬進了前堂，放在禮堂下的階沿邊上了。在這兒要行一次拜轎的手續，便是要由男家叫一個小兒有時是新郎自己，向着轎門拜了一拜之後，新娘才肯出轎來。在新娘方面對於拜轎是要預備拜轎錢的，在她出轎之前先要把拜轎錢投出——這一種習慣鄉下人沒有別的解釋，我想來怕又是上古母權時代的子遺，所以男子要先向女子低頭，而女子要給男子以給養。

花轎是用重重的裝飾帷幕圍得水洩不通，轎拜了之後，轎門才打開，轎裏怕要悶得半死的新人被伴娘伴母的幾拖幾扯，才扯起了身來。我看見了有一隻腳先下轎門——『啊，糟糕！我自己心裏叫了一聲，因爲那隻下了轎門的尊腳才正是一朵三寸的金蓮！我的希望已經冷掉了三分之一了，這不正是一場欺騙嗎？但這還可以忍耐，因爲腳雖包了隨後是可以放的，人還年輕，大約也可以放成半大小。』

新娘的一身是通紅的鳳冠霞帔，臉上在幾層蓋頭之上更罩有一層紅的蓋頭，那不消說她的眼睛是完全被奪了的，她的一切行動便要靠伴娘和僮相。新娘和新郎立在神桌面前，由一對證婚的人把桌上一對大紅燭點燃。然後新郎和新娘轉身過來先拜天地，回頭又轉身過去再拜祖宗，接着是兩人相對作一夫妻交拜。這一交拜過後兩人的夫婦之道便算成立了，以後的新娘便成爲男家的人了。這自然就是古時在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神前結婚的遺習，古時的所謂神就是生殖器，所謂神前結婚就是在神前的交媾。交媾過後自然男的便成爲女的的人，女的便成爲男的的人，但其後人文進步，由交媾變相而爲交拜，於是枉矣冤哉，說那樣兩人便成了夫婦！

交拜過後是入洞房，這入洞房的一幕很是有趣的，分明是在白天，新郎一隻手要掌着一盞燭，一隻手是牽着新娘頭上蓋着的一張黑色的紗帕，不消說新郎是在前面走，蒙頭蓋腦的新娘由伴娘和僮相及其他人簇擁着跟在後面。這個情景令你怎樣也不能不想到撈掠結婚時代的復活。那蒙頭蓋腦的新娘被新郎牽着的，不正是才由異族得來的女俘虜嗎？結婚的寢室叫作「洞」房，進「洞」房時白天都要點燭，那不還表示着一個穴居野處的風習嗎？

洞房的設備那又是一個時代，一切的大小器具都是女家運來的東西，這不消說又是母權時代的局部的再現。

始，因為它們發野，便很可厚非，所可厚非的是再演出的這些古習是僅存其殘骸，遺卻了它們的精髓。野合時代的結婚，母權時代的結婚，那縱說不到後代的詩人所想像的高貴的戀愛，但至少是雙方合意的。就是擄掠結婚，在女子自然是不公平，但當時的社會已成男性中心，至少也還有男性的片面的選擇；能够佔領俘虜中最美貌的女子的人，必然是族中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所以結果還是美人良士成爲配偶。然到婚姻祇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後，男女雙方都真是『隔着袋口買貓兒』了。一錯鑄成，終身沒改，男女雙方的一切才能精力便囚繫在運命的枷鎖之下長此活埋，中國人的民族性的日趨偷懶，日趨醜惡，日趨虛偽，日趨苟賤貪頑，日趨陰賊險狠，難道不正由於這個原故嗎？

我總之是結了婚了，以後還拜了父母賓客，磕了無數的三跪九叩，稽首頓首，我昏昏蒙蒙的也就到了晚間。我口說我頭痛，倒在我照常睡慣了的廂房裏的床上睡着。別人要去關房，我也不管，我祇是死悶地睡着。

聰明的母親是知道我的。儘管父親是擔心着，要求評我的脈，看我的舌苔，審我的熱候，怕我是得了甚麼重病，然而母親是知道我的，她三番兩次的走來坐在我的牀邊。

母親對我說：『八兒，你那樣使不得，你要曉得，娘是很費了一番苦心，你么婦說，人是怎樣有人品，怎樣的溫和，脚是放了的，也在讀書；誰個曉得她所說的話才不大可靠呢？』母親暗暗的也在埋怨么婦，她自己

也覺得好像是受了欺騙，但我們么，媼爲甚麼要說出那樣不誠實的話，我到現在也還是不能了解。

母親是怕我埋怨她的，但我也並不埋怨她，我也不知道應該埋怨甚麼人。母親又對我說，『脚是早遲可以放的，她現在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從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雖然不如意一點，但你一個男子不能在這些上就要灰心的。你看你的大嫂怎樣？你的五嫂和新五嫂怎樣？不是一些平常的面貌嗎？你大哥五哥也不見說閒話。你看諸葛丞相武鄉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醜陋的妻子嗎？你男子漢大丈夫是不能够在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點，祇要性情好，祇要資質高，娘一面教她些禮節，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詩書嗎？這把那外觀上的不如意自然可以補足起來。』

母親三番兩次的苦口勸我，她到後來甚至把她平常對於一夫一婦的嚴格見解都拋棄了，她說：『你男子漢大丈夫，祇要一得志，你所喜歡的不是有你可以選擇的自由嗎？』啊，母親，你實在是愛我，但我們的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從前的甚麼『二妻三妻』在我們新時代的青年是視以爲恥辱的。我們就不敢說希望要有愛情，但至少希望有可以容受愛情的素質。儘管是怎樣的聰明賢惠，誰個會和一位猩猩女士結下不解的因緣呢？

我自然是始終沉默着。

母親最後又責備說我不孝：說我父親爲我經營治婚的費用和一切的準備是怎樣的操心，就單這兩

三天又是怎樣的奔走應酬，安排這樣又安排那樣，事情妥當了，剛好鬆得一口氣，我又來做過場，使他愁悶。我這不是做兒子的行爲，也不是做人的行爲。

是的，母親的責備在我那時的麻木狀態中倒是頂門的一針！我自己已經墮入了運命的網羅，我何苦要把這種無聊的苦楚，還要移加在已經劬勞了一世的二老身上？這自然是不能怪什麼人，一切都祇是運命——在當時是這樣作想。於是我又才掙持起來。我母親最怕是我明天不去回門，我也答應去，她自然就安心得一些。在我母親大約以爲我是有意效法諸葛孔明了。

別處的風氣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在我們鄉下結婚之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是要『回門』的。所謂『回門』就是新郎跟着新娘回到女家去，在那兒應酬一天。女家在那天是特別熱鬧的，那就如男家的新娘到的那天一樣。

很高興大家的鬧房。自己自暴自棄地喝得一個大醉的我，第二天清早頭昏眼花地要陪新娘和昨天新娘家裏來的人一同坐船去到蘇溪。蘇溪不在大渡河邊，船到水口場，由那兒向西走去，還要走十來里路。水口場，蘇溪，嘉定城，恰好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嘉定城是那三角形的頂點。蘇溪本是手工業有名的地方，嘉定的大綢便出產在這兒。這兒又因為是蘇東坡到過的地方，所以才有蘇溪的名號，據鄉土學者的詮索蘇溪是應該寫成『蘇稽』的，究竟有怎樣可稽考的遺跡，我倒不會去踏查過。

我本來是有些暈船的人，又有宿醉，一上船被河風一吹，我便嘔吐了起來。新娘在這時候已經就在執行她的婦道了，她聽說我在嘔吐便打發她的伴娘來承問我，送了一些薏仁來。好意我當然是感謝了。新娘是吃水菸的人，回頭她又把她的水菸袋送到我的轎裏來，我便不能不加以謝絕。

船動身得太遲，到中午過後才趕到了蘇溪。女家是在場外的，同是一姓的張家人聚集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在一處有些很古的松樹林中我下轎來，由一個石階段上被人引進了一家院子。院外是一面的磚牆，進門去便是一個很大的四合的天井，我便被引到靠下牆的一間客廳。客廳當中一個圓桌，左右兩排茶几坐椅，正中的壁上貼着一幅鍾馗的畫像。起初是我插在這兒，不一會又來一位有一臉麻子一臉烟屎的人，有五十上下的年紀——這後來我才曉得便是新娘的父親——又把我引進左手的耳房。這兒一進門也是一張大圓桌，靠側壁也是一排茶几坐椅。是一間長條的耳房，左手壁底有兩床鋪位相對，中間夾着一道小小的窗眼，是嵌在院牆上的，窗下一隻小台桌上放着幾管舊式的前膛槍。鋪位上有四位人在對靠着抽吸大烟。右手靠天井的一面是三堵方格窗，都是向內推開着的，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段有一帶耳窗。窗下有一張長窄案，案左靠壁一個書櫥，也有些書籍。

那位丈人把我引到靠壁的一隻坐椅上坐下，他替我倒了一碗茶，回頭便進內堂裏去了。我便一人坐在那兒，在兩尊床抽大烟的人也沒有起身來管我，我也沒有打招呼。窗外倒很有些人簇擁着偷看。

窗外天井中的吹鼓手在不斷的吹奏，也同樣的聽着些水煙師在招呼客人。

⑤ 閑坐了好一會，裏面的準備好像已經停當了，便有人招呼我進去。穿過天井走向對面的內堂。天井中的吹鼓手大吹大擂起來。內堂內外都擁擠滿了男女的人頭，不消說都帶着一雙飢渴的眼睛在等着看我。

我自己覺得好像是在唱猴戲的一匹猴子。我這匹猴子究竟所見世面太小，我被人看得有點驚惶，頭也不敢抬，眼睛也不敢邪視。內堂裏面的佈置和家裏差不多，拜客的儀式也相彷彿，究竟拜了多少久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全身發燒發汗就像是拜了三四個鐘點的一樣。

好容易拜完了，又退回到對面的耳房。圓桌撤去了，擺着了兩座方桌，桌上已陳設着酒席。接着有不少的男客進來，每來一個人和我招呼一下便走到桌上坐下了，想和我談一兩句話的人一個都沒有。外觀像學生的也沒看見一個。我自己一腔的悶氣，但也正樂得沒人來和我談話。我所希望的是早點開飯，開飯過後或者能夠優待我，引我到一個偏僻的房間。我並不是肚子餓，我是想倒在一個可以睡的地方去安放。這一個不容易支持的身子。等到上燈的時候飯才開了，那四位烟鬼起來和我同席，也彼此都沒有打招呼。我胡亂的吃了一些，又去悶坐起來，別的人猜拳賭酒的鬧了好一夜。但是依然還是沒有人理我。

席散後又擺上圓桌，這次擁擠了不少的人進來，在圓桌上開起『紅寶』來了——所謂『紅寶』在鄉裏人又稱爲『四門灘』的，有甚麼青龍白虎一類的名目。鋪上抽大煙的人又在騰雲駕霧，桌上賭紅寶的人真是如岡如陵，我一個人恰好像流落在了一個沙漠裏的乞兒一樣。我悶坐得好不耐煩，便大着膽子走出耳房，但是耳房外的客廳中也同樣擠着一大堆人在賭紅寶。——『啊啊！糟糕！』我自己心裏禁不住這樣嘆息一聲。

我依然折回到耳房來。這次那書架上的一些書又鑽進我眼裏來了，我起了一個好奇心想去檢查一下。那些甚麼書籍。除掉一些舊戲本，舊小說如天雨花之類，以及八股時代的參考書之外，卻尋着了一部古板的文選。這好像在千里之外遇着了故人，我禁不住把灰塵蒙緊了的書從架上取了下來。我想這家人大約也是所謂舊家，看那院子的結構很古，房屋很低，而在書架上又有這部文選！可憐的這部文選，卻被博徒和烟鬼拋撒在塵垢中，有誰來過問呢？

我把江淹的恨賦翻來讀了幾行，窗外又突然聽着一片噓噓的女人的笑聲，我又驚吃了一下，徐徐地把書關閉了，放回原處去了。『嚇，糟糕！』我又暗自嘆息了一聲，同時我心中也生了一個疑問：在這些博徒烟鬼中所培養出來的女人，究竟會有多少智慧呢？

夜半過後總怕已經有好一會了，那始終在床上靠着抽大烟的人大約已經把癮過足了，有兩位起來伸懶腰。有一位喊着，『喂，該沒事情了嗎？我們想趕回城裏去啦。』

他們又抓着了一位賭錢的說，『你們那一位走進去請一位主人來，說我們要回城裏去。』

回頭我那位丈人公才走了出來，那四位烟鬼已經措好了他們的前膛槍，預備要啓身的形勢了。他們一看見那丈人公走了出來，便一同打拱。

『哦，張大爺，今天打攪了，我們想不會再有甚麼事情。我們想趕回城裏去啦。』

彼此謔套了幾句，那烟鬼們也就走了。我很懷疑，我覺得那是幾位縣城裏的所謂「差狗」。那怎麼會到這兒來當成上賓一樣看待？後來那丈人公又走了進來，是他把賭博的人叫散了。他走來招呼着，叫我到一尊床上去靠。我倦得已經沒法，也就管不得甚麼乾淨不乾淨，便依着他的勸誘，走去靠在一邊的烟盤子上。這回是他睡着抽吸起來了。他自然也和我客氣了一番，也向我問了一些省裏的情形，他連連的在嘆息，說反正過後世道愈見荒亂了。

我這時候冒着膽子問了他一句。我說，「剛才走了的四位是甚麼客人？」

果不出我的所料之外，他說，「那是城裏的差人呢。」

「是親眷嗎？」我又問。

「哦，」他驚愕着回答，「不是的。是我們去請他們來的。」

「請他們來的爲甚麼呢？」

「唉，」他一面開着烟，一面慢慢說。「前天多蒙姑爺家裏費心（他稱我是姑爺）派了二十隻後膛槍的隊伍來接我的大女兒，我大女兒的福分自然不小。不過這近處的一些「二五」（大約是土匪的別名）一看見了眼便紅起來，在外邊放出謠言說要來搶槍。我想萬一天姑爺來，遭了這樣的事件，那不是小事。所以昨夜才連晚派人進城去請了四名差班頭來保護。幸好今天姑爺來也沒帶隊伍同來，所以今天

也就沒有事的過去了。這真是應該感謝的呢。」

他所要感謝的是甚麼我實在摩不的確，大約是感謝我家裏人沒有再請保衛團的兄弟們同來罷？這本是出於我的不高興，是我在臨行的時候謝絕了的。我倒沒想出反可以樂得主人的感謝。但同時我們自己也有些好處，免得加倍地掃興——這在後來便可以明白的。

主人那樣的關心，不消說我也感謝他。我想那四位煙鬼一定使他破了不少的費用，別的且不說，單是大烟恐怕也飽吃了一二十兩罷！不過我也在想：萬一真有「二五」要來搶槍，我倒不知道那四管槍，到底抵得着甚麼事？

主人還和我談了不少的話，好像談過當年的收成，又好像談到過大烟的漲價，更好像談過一些真命人主的待望……我起初還在勉強支持，後來我實在支持不住，管自睡熟了。他把纏過足了是幾時我不知道，他把我搖醒了，叫我起來把衣服脫了打橫睡，我迷糊糊地起來，看見對床的帳子下了，帳內有好幾種鼾聲在作戰。圓桌上也攙睡着了好幾個人。等主人走了，我剛好睡下之後，圓桌上睡着的人一連走來了三個，那是來賓或用人，我分別不清楚，他們一來，便一同倒在我睡着的床上。我以後便再也不能睡了，我索性又起來穿好衣裳，在那靠壁的椅子上坐着，坐到了天亮。

我的結婚受難記在這兒便可以了結了。

第二天回家去才知道鄉裏又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就在我去回門的那一天，城裏也有一隊差人下我們鄉裏，他們帶來兩件知府的公事，一件是命令把保衛團解散，一件是傳票，傳保衛團團長黎武秀才，軍師詹文秀才，還有我們么叔，進城去過堂。

原來就是打死楊朗生那件事情發作了。楊朗生的父親楊敬臣，這在他是殺子之仇自然不能不報，他便下城去告了狀。府縣的知事那時都還是舊人，知府姓李，是雲南人，和城內一家姓李的豪紳認了同宗，而這家李家恰好和楊家是有親眷的。就由這樣的因緣，那知府便准了他的狀子，而我們事實上便成了罪人。這在當時大家是很憤慨的，尤其是我們年青人。我堅決主張不理，我們倒不如索性帶着那八九十隻快槍上省去成軍，八九十枝快槍是可以成立一營的。我們的么叔也很贊成這個意思，但無奈那名目上的首領黎大團長，詹大軍師都一致反對，他們知道事體是並不那樣嚴重的，城裏我們也有不少的熟人，而且我們還有最後的一個靠背，是我們的大哥在成都當交通部長。所以他們說，文有文幹，武有武幹，他們在武幹了。

一下之後，這次要進城去文幹一下了。

文幹又是怎樣的呢？一方面自然是託人疏通，另一方面也來講究法律，我們事實上是違犯了法律的人，然而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製造一個事實來遵照法律。於是乎我們因為公憤和衆怒打死了一個萬惡的小地主的，在法律的要求之下，便不能不變形爲楊朗生的保安團和我們保衛團衝突，便不免互有損傷，保安團方面死的是楊朗生，我們這邊也死了兩個（就是那點大礙誤燒死了的兩個人。）這樣一添改，就如像一首自然詩添改成了一首試帖詩一樣，表面自然是很循規蹈矩的，然而詩卻到那兒去了呢？這個插話很給了我一番教訓，它使我知道法律是要求做甚麼事情的！

方略是決定文幹了，然而大家依然怕有甚麼差池，所有保衛團的重要分子都自願隨着三位首領下城，假使府官不講理時，他們便要一齊請求受罰。

包了三隻大船靠在大渡河邊，在我結婚後的第五天上，一同準備下城。於中有一隻是我們家裏自己包的，因為我們的大嫂也要上省，我和我的的一位兄弟便擔負着護送的責任。

我母親是不願意我們這樣快便離家的，但我的藉口是一方面不能不跟着保衛團的朋友們進城，另一方面是省城的學校也快要開學了。因為我的一堅持，所以大嫂們的動身也不能不提前起來和我一道。母親大約是看見我默默寡歡，她很明白了我急於離家的心事。當我們清早上船的時候，母親帶着一

頂紅風帽撐着我們一位小妹子爲我們送行。走出場口之後河風是很大的。母親杵着一根五哥由東洋帶回來的拐杖 (Cane)，河風陣陣吹來每使她不能不佇立，或微微後退幾步。我便倒退着在母親面前走，希望可以當當風頭。母親是把口掩閉着的，沿途都沒有說話。由家離河岸大約有半里路的光景，走到河岸時各船都已經上好，早在等着我們去開船了。母親已來不及上船，祇立在河邊上向大嫂吩咐了一些，回頭船也就開動了起來。母親最後在岸上呼喚我：

『八兒，你要聽娘說些，娘已經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罷！』

船上的大嫂聽着哭了起來，我也禁不住眼淚潛潛的。我們祇是說：請母親沒擔心，請母親回去。但是船開過後母親立在岸上總是不動，一直等到船遠遠的轉了一個灣，我們又才看不見了。

大嫂在船上還哭了好一會，她也帶着眼淚勸我說：『八弟，你當真沒到遠方去好呢。』——一個男子在女性的眼中看來，好像是多生了一對翅膀的一樣，祇要一想到遠方，一翅順風便可以飛去。其實在戰心裏反在爲這件事情焦愁，我就想到遠方，卻怎麼能去呢？不過母親的悲傷我是始終受着感動的，那時我在船上做過幾首詩，有一首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阿母心悲切 送兒直上舟

淚枯惟刮眼 灘轉未回頭

流水深深恨

雲山疊疊愁

難忘江畔語

休作異邦遊

下城之後在城裏耽擱了兩天，保衛團的事情果如詹大軍師所料，用文幹的方法來了結了。剩下的責任是護送大嫂上省。在那兩天之中大嫂向城裏的親戚處都去辭了行，同時上省的走法也決定了。由嘉定上省陸路祇要三天半，自然是很快，但大家的意思以為路上不清淨，走陸路不好照料，恐怕會發生意外的危險，於是便決計走水路。走水路是由涇江溯航，那要費十天半月，誰也不能預定，因為水小船多，有時遇着過灘，狹窄的水津是祇能容下一隻船的，那時便要輪班，幾十隻船挨一挨二的輪班過去；像那樣過得一個灘要費你一天半日或三天兩天都說不定，愈朝上走，這種灘口是愈多的。但是好處是同在一隻船上易於照料，而且每晚落宿處都有無數的躉舟，這於預防匪患上也覺得方便。結果是走了水路。

女性的虛榮心，我看無論如何是要重上好幾倍的。我們大嫂在城裏做了一對燈籠，一邊寫着『四川軍政府』一邊寫着『交通部長郭』，白日夜晚她都要打在船頭上；我很反對她，說這樣反遭人注目，但總不能把她說服。在她的意思，或者這也是一樣護符。每天在船上都是懸心吊膽地過着日子，特別是在晚間，在那時以為是可以保險的躉舟卻好像是一隻一隻的賊船一樣，使你怎麼也不能放心。上水船大概都是一些貨船，搭載客人的已很少見，護送家眷的更是沒有。那些船上的水夫一個三個都好像是水，辭傳上

的阮小二、阮小七的一流人物。有一天晚上，船到了彭山，在夜空中突然聽見了幾聲槍聲，大家都有點不寒而慄起來。隔不一會有兩隻縣正堂的燈籠打到岸上，來人是幾名差役。他們拿了一張縣正堂的影子送上船來，我到船頭去應話。他們問明了是護送家眷的船，便又各自走了。回頭那幾位差人又來傳達那縣正堂的話，他說地方不清靜，官家的勢力薄弱，希望我們不要點燈，怕的匪人以爲是解送銀扛的船，失了事不能擔戴。這回卻把大嫂也駭着了，她不能不把她的燈籠頓時便收檢了起來。

倒還好，在路上足足驚恐了十三天，船到了成都。在這時候另外一樣悲劇又發生出來了。

大哥回到成都已經一年了，起初的半年是住在皇城裏的一處公家的地方，後來反正後因爲皇城要改成軍政府，他便搬進了青石橋街的一座大公館裏。我們在成都雖然同住了一年，除掉禮拜日去看他一次和他每禮拜到分設中學的甲班來講課一次之外，他的私人生活我是不大清楚的。

大嫂的上省，他本來早就要求過，但家裏的二老不允許，足足隔了一年，他做了部長了，在這一次又才達到了目的。

原來在那青石橋街公館裏，我們大哥才已經有了一位新的愛人。那是很美貌的一位下江的女子，一般人稱爲李太太，聽說是從前某一位道台的遺妾，那公館本來就是她賃居着的地方。

大嫂動身的時候，叫我們不要去通知，她存心要使大哥於無意之間得到她的到來，可以加倍的使他

感受着喜悅。她一來便落到青石橋街的公館裏，在大哥方面是不會早作準備的。這自然是免不了有一場遭遇戰了。

開始便是上下房之爭，大嫂要爭住上房，而那位本來住着上房的李五太太卻不輕易折服，這使我們的大哥自然是爲難了不少的。但我們大哥到底是一位大政治家，在我們下一個禮拜日去看他的時候，老大嫂已經好好住在上房，而那位新大嫂移居在下邊的耳房裏去了。

那位新大嫂的李五太太，是很會拉絃子的，以後凡遇着禮拜日去時，每每聽見大哥的音聲在和着新大嫂的胡琴低吟淺唱。唱的多半是川戲的唐明皇驚夢，是那「賢妃子比從前花容稍減」的一節，或者便是趙太祖斬紅袍，唱那「孤王酒醉在桃花宮」。我們路過耳房窗外時便要先叫一聲「大哥」，接着他出來便跟我們同到上房去，那時大嫂總是在床上悶睡着的，大哥不怕當着我們在面前，他也要去抱着她親吻。

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大哥不知道幾時公然吃起了鴉片烟來。這項他也沒有向我們迴避的氣色，大概一等大嫂起了床，他便把烟家具來擺上床去。我有一次也實在忍耐不住了，問過他一句：「爲什麼要抽大烟呢？」他答應我說，「你那裏曉得成都的官場抽大烟當於在吸三礮台！」

是的，中國說是反了正，我自己默默也就無話可說了。

自反正後成都的學界也煥然改觀，最可注意的是一座成都城有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學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數，學生也愈見多，那時候真可以說是做官慾的洪水時代！中小學堂的學生都受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因而父子同學的佳話，甚至祖孫同學的美談都有出現的。

我們的分設中學是被裁撤了，剩下的兩班人歸併在成都府中學裏。

那時候所有稍微出色一點的舊教員大抵都去做官去了，留下的一些殘渣剩滓，那真是犯不着要再費筆墨來形容。當時凡是誠實一點的學生學無可學，事無可做，便大都迷失了他的方向了。據我所知道的，比較好的學生有兩條路，一個是進存古學堂，一個是入南門外的華西大學；因為前者還可以學些舊學，後者至少可以學幾句英文。

說我自己呢，我是經過了重重的失望的人，我差不多是甚麼希望也沒有了，我有一個唯一的希望便是離開四川，然而連零用錢都不能不仰給於父兄的人，你怎麼離開法呢？我在這時候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時候，我拚命的喝大榴酒，拚命的打麻將牌，連夜連晚的沈酣，連夜連晚的窮賭；那時的學校是不住堂的，

上課也很自由，我有一次連打過三天三夜的麻將牌，打到後來幾乎連坐都坐不穩了。不打牌不吃酒的時候便是看京戲（革命的結果把京戲輸入四川）學做成都的所謂「躉神」（不良少年）總是要坐在戲場的第一排，對於自己所捧的旦角怪聲叫好。比這些稍微正氣一點的便是學做歪詩；不是用杜工部秋興八首的原韻慢擬出一些感時憤俗的律詩，便是學學吾家景純做幾首遊仙或者擬古。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有點肉麻，然而在那時候的少年，你要他的肉不麻，那是祇好叫他自殺了。

那樣自暴自棄的肉麻生活我在成都足足過了一年半的光景。我的大哥也很不滿意我，他有時間接向人說，說我年紀青青的便學着了一肚皮臭名士的怪脾胃。他的批評是正確的，但也和我的批評他一樣彼此雖然曉得了彼此的壞處，而彼此都不會推察到致壞的理由。

大哥做的是交通部長，所當管轄的自然要包含鐵路上的事情。我們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四川的反正，乃至中國的反正，是起源於爭路。那麼一反正過後，照理第一步所當積極進行的，不就是修路的事體嗎？然而自反正過後四川的鐵路學堂因為沒錢經營已經停辦，川路公司也無形解體了。我在當時自然不會想過除開滿清政府和舊時封建社會之外還有一種大怪物，使你中國的鐵路乃至其他的產業都無法經營，使那經營鐵路及其他產業的人都不能不腐化，我祇以為這是我們大哥耽溺於腐化的生活而遺誤了國家的大業。我們的腦筋那時實在太單純，從不會想一想，就是大哥所吸的那鴉片烟，本是從那兒來的？

自二月尾上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之後，各省軍政府改部爲司，更不久又縮小範圍，除民政財政司法教育四司存留之外，交通司也被裁撤了。在這時候有所謂征討西藏的問題發生。

西藏在英人的德惠之下，自滿清末年早就很想脫離羈絆的，在前有趙爾豐的武力坐鎮，會把他們羈縻了一時，畢竟也並沒有甚麼根本的施設。反正的結果屠戶的趙爾豐反遭屠殺，他留在川邊的薩部因而更勾結藏人作亂，時有內侵的形勢。

當時天下的豪傑差不多都以自請征討西藏爲榮，而終竟擔負了這種榮譽的是四川的大都督尹昌衡將軍。

尹昌衡大將軍，便是那自稱爲『好色的英雄』的，他就因爲好色的結果，弄得來在成都的聲名已一敗塗地。而同時省內本是有兩個軍政府存在的，重慶的一個是純粹的民黨的機關，也就和我們的兩位大嫂一樣，時常爭持不下。正爲那西藏問題緊急的時候，重慶方面便有以武力來襲取成都的形勢，而成都的民黨自然便會內應起來。在這時候那進退維谷的尹昌衡才利用了征討西藏的名目，作以退爲進的應付。這個策略在尹將軍一時是收了很大的成功，他博得名震海內，儼然就好像是當時的諸葛武侯——自然是說他七月渡瀘的一節，同時使民黨的份子震於他的美名，便不好過於露出了自己的爭權奪利的鋒芒了。於是尹昌衡把都督的位置暫託胡景伊代理，而成渝的和平合併，也就成立在胡景伊的手中。

當尹昌衡出師西征的一天，那恐怕是四川自開關以來的第一個盛日。警師的地方是在南門外的武侯祠，滿城的官紳商學各界都出城送行，特別是學生，聽說是有好幾萬的人數（我自己實在罪過，當時並沒有去送我們這一位愛國將軍），在武侯祠附近都站着女學生，等尹將軍一到時便一齊成爲了散花天女，滿天滿地都散着通草花。

這個光景真可以說是千秋盛事了，不過要曉得，那花有一半是尹將軍自己命人辦的！還有一半呢？還有一半是商會的義捐。成都的商會有那樣的愛國的至誠？你假如要這樣去稱讚他們，那商家一定會笑你。他們會告訴你說，『先生，你太年青了，我們玩不出那樣的花樣的。你要曉得自反正以來成都裏平空的添了幾十萬的軍人，而這軍人們都是使用鈔票，我們小店主們實在吃不下啦。如今尹大都督要帶領大兵去西征，這是何等的功德，所以要備點香花來貢獻啦。』

是的，成都實在就爲軍隊和鈔票苦得要命，那時的帶兵官還沒有甚麼地盤觀念的，他們都想住在那錦繡的『小巴黎』，都不想移到地方上去駐劄。那時的兵隊的分駐問題也是大家所焦頭爛額的。尹都督的那一舉的確是附帶着解決了一個困難的問題。然而商家的打算也依然錯了，他們沒有想到兵的來源和他們所贖的金錢是一樣的，舊的去了，新的會源源不絕的增添，四川在反正時有十四五萬大兵的，後來不是增到了四五十萬嗎？

在尹昌衡去西征以後，不久大哥便失了業，他也就步了他的後塵前往打箭爐去了。大哥這一去也解決了兩位大嫂的一場紛爭。像打箭爐那樣偏僻的地方，加以又在軍事期間，那兩位女將軍不消說是不能同去的。舊大嫂很弱，她決心坐鎮成都，新大嫂的李五太太便被送回嘉定城去別營覓葬，但隨後這位新人不知道又跟着那一個先生走往那兒去了。

*
*
*
我們再來談談尹昌衡去後的後事。

尹昌衡所寄託的那位胡景伊是四川最初派遣的日本留學生，是由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他這人以前有怎樣的功德我不知道，祇是在他代理四川都督以後，他真可以稱為四川的小袁世凱。他人矮胖和袁世凱相彷彿，就是行事的手腕也很有那一種奸雄的本色。他接事以後便雷厲風行地施行他的高壓政策，在短時期間把四川的軍民財政等權幾乎全都弄到了自己的手裏。他的高壓政策的程度我們把殺死朱山一事來證明罷。

朱山先生自從保路同志會在鐵路公司開成立會的一天他一拳打破了一個茶碗以來，由川東的爭路遊說員一變而為鐵路督辦大臣端方的幕府。在端方死後，他不知道幾時又回到了成都，那時正是胡景伊壓迫輿論最厲害的時候。他不知道是寫給甚麼人的信發了幾句牢騷，大意是有『方今武夫專橫，非我

輩所能容喙」等語，這不知怎的又落在了當局者的手裏，於是乎便因為這樣一點小小的事情把他槍斃了。

朱山臨刑時有別妻，別女，別友的幾首詩，在當時是很膾炙人口的，我記得他那別友（大約是劉申叔罷）的一首是：

『去年談笑會分手 地獄天堂兩自由

惟有人間留不得 一分顰笑見恩仇』

在武夫專制之下，人的生命便寄繫在一分顰笑之間，詩情的確是很哀婉的，我看他反對武人專制的言論中，怕這首詩要算絕唱罷！——雖然這種消極的絕望並不能把專制的武夫奈何。

胡景伊一方面高壓民衆，一方面盡力效忠於袁世凱，於是乎袁世凱一道命令下來便實授他爲四川都督，而把尹昌衡任命爲一個沒多大實權的川邊經略使，這在胡景伊自然是躊躇滿志，而在尹昌衡則露出了他本來的馬腳了。

尹昌衡的出征西藏本是一管花槍，那本是他賣名緩衝的政策，他的私心是等到了相當的機會還是要「復辟」的，而胡景伊卻才把他的位置奪了，這位冒失將軍一得到這個消息，便帶領着大兵又由川邊回來要和胡景伊爭奪都督。

那時好像是秋涼的時候了，住在成都的人誰都有點人人自危，以為胡景伊一定要背城借一，這一回的成都真是要遭一次浩劫了。然而等尹昌衡快抵省城的時候，胡景伊才單人獨馬到武侯祠去迎接他，而尹昌衡也就驟然改變了過來，命他的軍士離城十里割營，祇他自己進城住了幾天，又退回打箭爐去。

這兩位演戲的本領真是超等名角。尹昌衡演出了那樣可驚嘆的單純，胡景伊演出了那樣可驚嘆的老獯！然而後來都是一樣，他們兩人後來都是一樣地失了脚的。我們試問他們在燈赫的時候，對於革命，對於民國，對於四川，對於四川的人，究竟有了甚麼貢獻呢？

(完)

初出夔門

(一九一三年)

- 一 初出夔門
- 二 幻滅的北征
- 三 北京城頭的月
- 四 世間最難得者
- 五 樂園外的蘋果

一 初出夔門

一九一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風雲醞釀着的時候，天津的陸軍軍醫學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揭曉是在七月中旬，六名的人限於八月初十在重慶取齊，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鄉，向我的父母親族告別。在七月下旬由嘉定買船東下，直詣重慶。我的次兄翊新有公幹要往瀘州，便和我同船，更兼帶着照管的意思，要把我送到重慶之後再折返瀘州。

是在夏天漲大水的時分，由嘉定解纜，途中祇宿了兩夜，在第三天的清早便到了宜賓。在這兒遇着了一番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大驚愕。

在未到宜賓之前，江水是帶着青色的，江面的寬度和一切的風物與故鄉所見的並沒有怎樣的懸殊，然而一到宜賓，情形便大不同了。宜賓是金沙江和泯江合流的地方。船過宜賓城的時候，遠遠望見金沙江的紅浪由城的東南湧來，在東北角上和比較青色的泯江江水刀截斧斷般地平分了江面。江面倍加了起來，青色的水逐漸侵略着紅水的面積，終竟使它從江面上消滅了。

青水雖然得着全面的勝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覺着它的掩藏得煞是費力的恐慌，就像懷着絞腸的痛苦的人，勉強在外面顯示着一個若無其事的面孔的一樣。船愈朝前進，突然在橫斷着江面的一直線上，品齊着湧出三兩朵血樣的紅花來，奮迅地一面噴湧，一面展開，隨即消滅了去。愈朝前走，花開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聲地唱着花啦——花啦——花啦的凱歌。江水逐漸地淡黃了，橙黃了，紅黃了，俄傾之間化為全面的血水。

花已經不再噴湧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卻起着巨大的駭人的漩渦，橫徑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斷地，無秩序地，令人眩暈地，在江面上游着，游着，游着……但深幸和噴湧所取的是反逆的進程，愈朝前走便愈見減少，愈見縮小，愈見徐緩，終竟是浩蕩的紅水獲得了它的壓倒的平衡。

就這樣兩種水勢的衝激在宜賓城下形成着一個驚人的奇蹟，在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痕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還和昨天所見的一樣新鮮。宜賓北岸駢列着一些紅砂崖的淺山，山上多無草木被覆，那崖層的紅色就好像剝了皮的肉色。那也好像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來作為那個奇蹟的背景的一樣。

似乎有意要談趣的，尤其是我們所乘的那隻船，那是一隻中等大的半頭船，是載着「油枯」的，載子有些不平，不怕我們搭船的弟兄兩人都坐在右邊，船身總是略略向左側傾斜的。在未到宜賓之前，因水勢平穩，倒還沒感覺着什麼，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後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陣的跛馬一樣，在水面上囉哩了。

起來。跟着金沙江一道飛來的南風，又有意地調侃我們的跛馬，他當着它攔腰一拍，跛着的左足便落進漩渦裏，咕嚕嚕地打一個風車，剛好出了漩，不讓你把握着的，一口氣放下，接連着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全船的水手都驚惶失色，掌舵的艙工連一動也不敢動。我的次兄，他緊緊地盯着我，一隻手指着右側船舷上的檣桅。我瞭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萬一落水時，快把那檣桅抱着。

驚異早被打倒，是恐怖抬起了頭來支配了一切。

我實在是沒有想出，我們可以安全地渡過那難關。這兒的契機不能不說是偶然。我們偶然搭着了那載子不平的船，使我們受了那樣的驚愕，也偶然賴那載子還沒有跛到，使船漩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着了我們兄弟兩人的乘客減少了他的載子的不平。假使那載子的左邊在上載時，偶然地多放了幾片『油枯』，那滿載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腳的馬駝進了另一個世界裏去嗎？

難關是幸而過了，但在年青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覺着自己，真真是離開了故鄉，真真是竄入了紅塵，真真是躡進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過了險難之後，那因循苟且的船夫們把載子整理了一次，以後算平穩地到了重慶，在途中記得是祇宿了一夜的光景。

到重慶的那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館裏向一位護送員的少將報了到，但他同時卻向我報告了

一個消息，說成都都有電來叫我們不要出發。他把電報也給我看了，電報的大意是說：天津來電，言第二革命爆發，各省學生發送，俟有後電再策進行。

這個意外的消息，其實有一半已經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經是爆發了的，就在四川境內鬧得也有點風聲鶴唳，在熊克武支配下的重慶，在打箭爐懷着失位之痛的尹昌衡，都有響應的形勢。而我們在那樣的形勢之中到達了重慶的那座山城，那座行將爆發的活火山。

護送員在把消息傳達了之後，叫我們各取自由行動，趕快離開重慶，他說重慶的形勢十分危險。因此就在到了重慶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次兄同時起身，次兄往瀘州，我和一位同考上軍醫的姓胡的人由東大路同返成都。當時的東大路是要經過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雞公車（在小小的獨輪車上安一把坐椅，坐者向前，推者在後，）肩輿和溜溜馬，回到成都要費十天工夫。我們在到了榮昌的時候，便在報上得到重慶獨立的消息，就在我們離開重慶的那天晚上便發作了，城內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槍殺，被拘捕者中連護送我們的那位少將也在內。愈朝前走，途上兵馬的輸送愈見倥傯，永川、榮昌、安岳、遂寧一帶不久便成爲了戰場了。

我在考上軍醫之前是已經進了成都的高等學校的，是隨着南校場的王闓運掌教過的舊尊經書院那兒藏的古書頗多。回到成都以後，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但仍然是可以寄宿的，便搬進學校裏去住着。一天

沒事便跑向圖書室裏去繙閱古書。那時是喜歡駢四麗六的文體的，愛讀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的哀江南賦——那在離騷以後的第一首可以感動人的長詩，覺得他那『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繙紳以清談爲廟略』的幾句，真是切中時弊，每天總要誦它幾遍，誦起來總不免要一唱三嘆地感慨係之。然而一位譚哀江南賦的青年也不見得是怎樣高華的志士。誦書之餘他要和同學的人在寢室裏打打麻將。有一次打輸了想撈鈔，愈撈愈輸，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領得的旅費輸得一個精光。沒有辦法，祇好跑到文廟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館裏去和嫂姪們同居。

天津有電來，第二次又由成都出發時，已經是九月中旬了。省內的軍事也剛好告了結束，同縣人的王芳舟因鎮壓革命有功，做了重慶鎮守使，他的哥做着川東省視學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時的先生，乘着機會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次兄是王芳舟在武備學堂和留東時的同學，當時適好回了成都，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兩位長者同行。因爲軍事初停，東大路的匪風甚熾，便選了小川北路，由簡陽經過樂至、遂寧、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慶，也同樣費了十天。

在鎮守使衙門裏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齊了，便乘着當時川河裏所有的唯一的一隻輪船蜀通號東下。這次我們的幾位沒有專置的護送員，祇由一位護送着一批嬌小的清華學生進京的吳老先生，兼帶着照拂的責任。就這樣，我們，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來第一次搭上了火輪之船，而且是在這

火輪上當着遊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繼着「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後而爲四川都督的本是尹昌衡。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將軍在成都的皇城裏做了半年的「土皇帝」政績卻不大芬芳。在民國元年的春夏間，受着重慶的壓迫，爲緩衝而兼賣名起見，便出兵征討西藏，把都督的位置讓給胡景翼將軍署理。胡將軍的本領卻是不弱，乘着「土皇帝」把御位移到了打箭爐的期間，他卻和北京的袁世凱拉攏了，不久便被實授爲四川都督，使「土皇帝」祇落得一個川邊經略使的虛銜。這把我們的皇帝氣得暴跳，從打箭爐率領着大兵回來，在武侯祠的廟門前演過一次空城計中的司馬懿。那時是在秋冬之間，成都城內並沒有兵，我們住在城裏的人都在替胡將軍危險，以爲他如不準備巷戰，便祇好脫逃。但誰知這胡將軍的本領還在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輕騎滅從地先跑出南門去迎接我們的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樣的按摩術，竟把我們皇帝肚子裏一鼓所作的氣，化成了從後門陰消下去的瓦斯。可愛的皇帝下出了御旨，命自己的三軍離城十里安營紮寨，自己也輕騎滅從地同胡將軍並轡進城。據第二天的報紙和官方的告示，原來尹大將軍是回來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將軍又率領着三軍回打箭爐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畢竟是事實，而攻打西藏也本來是槍花，於是乎陷在打箭爐的將軍便弄得來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將軍之煩悶，將軍之憤懣，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醞釀，爆發，

餘波的期間，打箭爐和重慶將同時響應的消息或空氣，早就四處傳播着的。然而省外的革命運動逐次鎮定了，重慶的獨立也遭了失敗，尹將軍卻始終沒有響應。他在革命平定之後，卻打了一個電報進京，要面陳方略，袁世凱一個回電也就歡迎他進京。尹大將軍於是乎便有北上之行。但在將軍還未到重慶之前，他有兩班人的衛隊做開路光鋒的，已經先到了重慶，而且真是千載一時地竟和我們同船。可憐那蜀通輪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兩旁的廊道上的統艙鋪位是有限的，一半的鋪位被那兩班人佔領了，我們的一批和清華學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爲了輪船上的遊神——遊神者四川話之流氓也。

但當了遊神卻不能說不是走了神運。因爲我們沒有鋪位便可以不陷在那又窄又熱的統艙裏，並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艙的甲板上去遊覽，三峽裏的風光便是在那官艙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們是被關在那統艙裏，我相信所看見的光景，怕祇有從那圓窗眼中所窺出的一圓崖壁罷。

中國的地方我走過的可不算少，像三峽那樣的風光我實在沒有遇見過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一幅偉大的傑作。它的風韻奇而秀，它的氣魄雄而長，它的態度矯矯不羣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經很模稜了，祇記得進了瞿塘峽時是清早，我是站在官艙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着微微的雨。有名的豔預堆是一個單獨的岩石，在峽口處離北岸不遠，並沒有怎樣的可驚奇，可驚奇的還是那峽的本身。峽的兩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樣。峽道在峭壁中蜿蜒着。輪船一入峽後，你祇見到四面都是岩壁，江水好像一

個無底的確湖，你後面看不見來程，前面看不見去路。你仰頭上望時，可以看到那兩岸的山頂都有白雲巒，而你頭上的帽子可以從後頭梭落。天是祇有一小片的。但等船一轉彎，又是別外的一洞天。山氣是森嚴縹緲的，煙雨在迷濛着，輪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煙霧隨着蜿蜒的峽道，在山半搖曳着，宛如一條遊龍。這些自然祇是片段的峽道，在某一個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幾年後的今日，所剩下的記憶卻是以這些爲代表。片段化爲了整體，一瞬化爲了永恆。

在輪船上當遊神的人，夜間自然沒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卻是特別。川河裏的輪船，因爲水險是不開夜班的（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記得離開重慶以後，在未進峽前宿過一夜，在出峽後宿過一夜。在未進峽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輪船的買辦在停輪後替我們雇好了民船，讓我們下去過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輪船。在出峽後是在岸上的一個農村裏過夜的，下榻處是一家酒店。聽說那兒已經是湖北的秭歸縣境了。

就那樣在神韻縹緲中，不知不覺地便出了夔門。

二 幻滅的北征

輪船過了稀歸以後沒兩點鐘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見了有好多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彷彿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着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像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彷彿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恆河嗎？……中國的千城們，一遇着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迴着的時候，卻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XY丸的統艙票，就給蝦蟹一樣，回頭便被那從黃海以外纔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至漢口的三天，的確是像成爲了蝦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着了靠着北側的上層鋪位，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過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卻什麼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

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赫赫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看，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卻沒有看見可以稱爲「山」的甚麼存在。這也是難得的，因爲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丈的峨眉、雪嶺、瑯琊、珠城，像在漢陽江邊矗立着，在武昌城裏匍匐着的，那些營養不良的爬蟲，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剛好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疊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的接客先生們所造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真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地跳上了船來，手裏各各拿着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着，和爭着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湊的艙口道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鬪，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爲了被人爭奪着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陣列着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稚」的感慨卻沒有怎樣的發作了。只記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的人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遠遠地要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宿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去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面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是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卻只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沓，車廂中的污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的窗外的自然。

車入河南境界以後是罕有看見山的。車道兩側所能望見的大抵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木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的沙漠地裏捲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於一夜之間被風吹去。得着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潸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地嗎？怎麼竟這樣地蕭條，這樣地淒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卻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制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着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本身是已經在向沙漠進軍的。

還有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墳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墓冢是用磚土，因此之故，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只好看成爲墳

墓或坟墓的集團了。

……（沙漠化的進行曲，坟墓的進行曲，頹唐了的大地的葬歌……嗚，嗚，嗚……火車駝着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着初雪。曾把車窗略略向上推起，藉着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減了的黃河。時間過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蕩蕩的濁浪或者也可以鼓動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河床，卻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像蚯蚓一樣在那裏蜿蜒着。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的。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鐘的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便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

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着的客不僅是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大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來坐在那大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以身殉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着大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御者並坐在御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嚙吒，嚙吒，嚙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着，成爲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下的是天津的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隣接着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意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戲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去，說拉回客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客棧照若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槓，要去了三倍以上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只有三十來往歲的年青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

們。校長的態度是和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記得他是姓李。他對我們說，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全體覆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後學校也果然覆試過一次，但我在未經覆試之前，早就起下了離開天津的想念了。

我自己本來是沒有學醫的意志的人，我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醫人，也不想過要藉醫業來糊口。那樣着實的想法，在當時的我，是未免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門以內的時候，只因為對於現狀的不滿，天天在想着離開四川。在那時最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卻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的，只是視為一種方便，是因為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己出一個錢，好藉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四川，外面的情形卻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於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為。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覆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是略略調查過一下的。據見聞所得，知道了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大多是用的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東西洋留學生了，但那

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卻多是毫無貢獻的。青年人最重虛榮，尤其在我的二十年代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為標準的，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須得用外國教本。一座皇的軍醫學校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麼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為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看輕了那座堂 裁皇也的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到北平去的，因為我的長兄樞那時住在北平，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平總會有更好的出路可找。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只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而且學醫，又何必一定在這兒？……）

存着了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覆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着大家去應試。人材是不可謂不濟濟，廿幾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面的題目自然是已經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做

——「拓都與么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是糊裡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了場

後誰都在叫苦，說莫明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面目見人。

——『拓都與么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够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卻是懂得了的。他對我們說：

——『這是 total and unit 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名姓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曾經讀過嚴幾道的斯賓塞的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是足以令人咋舌，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膽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着火車要趕往北平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爲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川的。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總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啦，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卻是一件難事。

——「請你隨機應變地替我幫忙一下罷，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託了鯤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京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着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着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京，他是在夏天便往日本、朝鮮等地去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同時那跟我又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着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色的華絲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雞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京人穿衣，穿棉袍就廠穿棉袍，穿夾衫就廠穿夾衫，夾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儉」。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着了所謂「寒儉」的意義了。照着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儉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約是因為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麼也無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的失敗之所由來。

我被引到的是吹簫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我們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的學的，在做着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本是寄寓在他那兒的，是在正院外的坐南面北的一座廳房裏。廳房是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着。右側是書房，是在法政學堂裏唸書的京官的一位兄弟住着的。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着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是我的下榻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同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卻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裁削小，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着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清冷的態度中也含着一絲淡淡的暖意歡迎着我。他聽見了我不同意進軍醫學校的話，他是極端贊成的，以為年青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軍醫的出身是沒有什麼「發變」的。什麼「拓都與么匪」的國文題，尤其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讚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了下去，便決計住在北平等待着大哥的回來。雖然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覆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幾位還很高列；又說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

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籠籠不下區區之么麼。』

三 北京城頭的月

在京官寓裏住着，不知不覺地便過了三四個禮拜，大哥依然沒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積雪一樣一天一天地濃厚了起來。

京官一清早便要去看判廳，在中飯時回來一次，午後要到晚上才得回來。他的飯食是在內院裏用的。在法政學堂的預科的京官兄弟也是一早要出去上學，雖中飯和晚飯是陪着我在外院裏用，但在午後放學回來之後，他大抵是出外訪友或玩耍去了，在家裏的機會很少。

禮拜日，京官是要敘他的天倫的，京官的兄弟卻愛去照顧所喜歡的鬮子。我時時要求他把我引去看萬牲園和圓，或者圓明園的廢跡，又或者如天壇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總說：『天氣冷，沒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開春去。』因此我雖然到過一次北京，而且滯留得也相當地長久，除開由吹簫胡同走出正陽門由正陽門走回吹簫胡同之外，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的。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柵欄附近的茶園裏去飲茶，鬮子也跟着去聽過一兩次，但在去過一兩次之後，覺得是百無聊賴，因此就在禮拜日也都是一個人留在寓裏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並不鬆懈。正在春情發動期中的他的兄弟，臉上多有燒瘡，因此便愛用雪花膏來掩飾，一天洗三四次臉總要塗抹三四次的雪花膏。又因為愛吸紙煙，他左手的中食兩指總是染得焦黃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慣他，不問什麼時候，見着了他總是要罵：

——「一個臉塗得像個奸臣，一雙手爪爛得像些屎橛頭，老三，你要這樣幹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家去啦！」

但是這樣的罵卻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京官愈罵，老三卻似乎愈有意識地和他反抗，他的臉上的雪花膏愈見厚，手上的煙垢愈見濃。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學的。他時常對我辯解着說：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強不了。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氣候乾燥，不塗雪花膏臉皮要村，不吸香煙不能夠潤肺。」

他似乎是把香煙的煙子當成着水蒸氣的。

老三在背地裏也是愛罵他的哥哥的，他要罵他官派十足，並不高明地總要撇一口的京腔——其實到京才兩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約是自信比他的哥哥更加高明；他罵他一妻一妾時常不和睦，連妻妾都管理不了，滿有本領來罵自己的兄弟。這些話，他幾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說一兩次，我自然是不好作怎樣的參預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對於京官的敬意，我說他為人很嚴正而有操持，別人都是在花天酒地

八大胡同裏醉生夢死，而他自己是絕沒有那樣的惡習。但就是這樣的話，老三都要取一種否認的態度。

——『哼，他嚴正！一個有小老婆的人會嚴正。他是因為有我和大嫂的監視，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為不能夠放肆，所以他總是在我頭上出氣。』

京官對於他的嚴格被解釋成爲了性慾不能滿足的報復，這樣的精神分析怕有點冤枉罷。

老三是最重視英文的，他的預科科目中有好幾點鐘的英文，他說只有這門功課有趣，而且有用，將來無論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國人辦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讀的課本有一種是嘉本圖的歐洲遊記（Carpentier "Europe"），我在他沒有那門功課的一天便在家裏替他檢查字典，把生字用鉛筆來註在書的旁邊，這層是使他對我生出友誼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問過我：

——『你們在中學堂裏學外國文自然是好，但要學什麼幾何代數，聲光電化，那有什麼用處呢？一位木匠師傅並不懂幾何，一位糟房老板並不懂化學，而你們懂得的人也只有那麼一回事，有什麼用處呢？』

這一問委實是把我問窮了的，我們在中學堂裏學習的初步的課程，其實只是科學的一點『人之初』，那里就會懂得它的應用上來。然而在低級的生產與高級的技術接應不起來的社會裏，就到現在也還有好些從外國學回來的專門學者，在苦於『所學非所用』與『所用非所學』，二十幾年前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少年那裏窺察得透學與用之間的關係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並不亞於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間每肯到書房裏面來，看見我們在檢查英文字典的時候，他總愛說：『你們的時代比我們的好，我們要學洋文，年紀是已經太大了。』他在高興的時候也偶爾要談談他的做法官的經驗，據他自己說來，他所經手過的離奇的案件如果寫出來是可以抵得過一部福爾摩斯的。他所講過的案情誠然有些是很離奇，但我通忘了，只記得他說過一件不甚離奇的小小悲劇。

他說，還是他在地方審判廳任事的時候，有一次審理過一件盜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別人東西。法庭判決了他三個月有期徒刑。那時候是在十月，犯人聽了宣判，把手指屈起來數了一下，說：『青天大老爺，請你開恩，監我五個月罷。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邊又冷，我又找不到飯吃。』京官是沒有讀過安那託爾·法朗士的作品的人，這段故事不用說完全是出於他的經驗，他把它也看得很嚴重，他說：『在一個社會中的自由生活還不如在監獄裏受刑，國家設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兒呢？』京官只是嘆息，但也沒有說出究竟該怎樣的所以然來。

在京官窩裏不知不覺地便住了三四個禮拜，京官給與我的印象雖然仍是一尊有點呼息的石偶像，但他對於我似乎暗暗地有幾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僅時常愛批評他的兄弟，而且有時還要批評我的大哥。他說我的大哥是過於『大氣磅礴』了。一抵京，向總統府報了到便跑出去遊歷，一直沒消息回來，

總統府來召見過兩次，都只好回說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機宜。他有時又勸我讀他書房裏所有的一部陸宣公的奏議集，他說將來或許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議實在令我發生不出趣味來，我也沒有料到中國的將來還有使用『奏議』的必要的。

是在第五個禮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盞洋燈光下，一個人坐在書房裏讀着在玻璃廠花了一塊錢買來的胡刊文選，讀着我所嗜好的魏晉人的詩。因為我不高興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來之前，爐中我沒讓人生火。房中的空氣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靜無聲，突然在窗外的階沿上發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了的聲音，是屋簷口的冰柱積長了墜落了下來。百無緣故地眼淚在眼中潑潑了。把書掩着，立起身來步出書房門去，迎頭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磚面的地陣上。中堂外的積雪放着皎潔的銀輝，天空中的一鉤上弦月報告着是舊歷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詩樣的興趣悠然來了，折回書房去，順手拉了一張信箋來，寫出了幾句卽興詩。

『天寒苦晷短，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詩寫好，返覆地唸了幾遍，剛好把來盞在書裏的時候，忽然有人把門簾打開，是京官走進書房來了。

「你一個人在家嗎？老三那傢伙，怕又竄進那兒的鬪子館裏去了？那傢伙天資又鈍，又不肯用功，真沒辦法！你怎麼沒叫人生火啦？」

——「我因爲不高興那煤氣，弄得頭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來約你去看電影的。我始終是很忙，今晚才得了一點兒空。」

我當然是只有唯命是聽的。

跟着京官由吹簫胡同走出大街，經了些轉折，穿進了中華門內的宮牆。一片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議。皎潔的新月和幾點明朗的疎星，就像是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一樣。毫無吝惜意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的石板所面就的廣漠而寂寞的宮庭上面，好像是太古以來的人跡所不會到過的一片大湖。我在中華門前留連了一下，覺得自己的腦腔，自己的一切，都像澄澈了的一樣。

走出了正陽門，進了一家在大柵欄附近的電影館。館子是舊式的戲園，一張白布張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雜亂地坐滿了無數的觀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條在樓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會賣戲單的人走來了，周圍的人都爭着在買。京官沒有動。賣戲單的竟抽了一張來遞給他。

——「戲單，買麼？兩個銅子兒。」

——「咱們用不着啦，咱們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說：「是懂英文的啦。」

噯呀！這樣一句話使我頓時不安了起來，原來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帶去做翻譯的。真是要命，一個才從四川那樣偏僻的省份出來的中學畢業生，讀嘉本圖的歐洲遊記那樣淺顯的書都須得死抱着字典不放手的，那里會有本領充當英文的通譯呢？詩的感興，月光的陶醉，看電影的愉快，不用說都通通被駭跑了，就好像毫無準備地坐在講堂上要受試驗的一樣，或者說就好像一個罪人坐在法官面前聽候宣布判決，怕要更貼切一點。

戲園裏滅了燈了。毫不容情的電影機劈頭在銀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國字，而那外國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來更多生了一些角，不僅一個字都不認識，連一個個的字母都像是初次會面。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啦？」京官質問起來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說認不得，只說收得太快，沒看清楚。委實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內行，他說前幾面的字幕都是戲名和演員的名字，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戲中插的字幕，那是幫着戲情的說明。開首的幾張字幕過後，戲影來了，好像是那一國的皇帝出殯的光景，銀幕上現着送葬的行列，有無數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來了，而且很長，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連字母都還沒看清楚的時候，一幌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呢？」又是京官的發問。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該怎樣的答案，銀幕上現出的又是一些輕氣球隊，接連着兩三片好像是在舉行閱兵式。一幌，又是很長的字幕。

——「這回的英文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媽，實在連字母都認不準確。在中學堂裏學了四五年的英文，媽的，怎這樣不濟事呢？）硬着喉嚨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銀幕又變成了非洲的熱帶地方的蠻境，許多黑人赤裸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鴨嘴還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兩個大圓盤。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現了。

——「這回可看清楚了嗎？」京官的問話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譏嘲。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了，牽延迴避，已經是沒中用了的；「偶爾該有一兩幕可以認得的罷」——那樣的機會主義也達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時候了。但自己又有幾分不甘心，祇好沒有十分把握地遊移着說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詫異地說，他以後便沒有再問了。

照現在推想起來，那些片子大約是德國的或者俄國的所謂「消息片」，是報道着當時的重要的世界新聞的，所以各張片子毫無連絡，而字幕的說明也不是英文。但你連自己都沒有把握，你怎麼能够使京官相信呢？在當時，京官在我的精神上所加的賦稅不能夠不說是過於苛虐，但我使京官在他的精神上所得到的卻也是很苛虐的打擊，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懷着滿腔的希望期待着，我以為我將來會成為陸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為曾紀澤，然而誰知道第一次來試驗我的英文程度，就這樣落了第呢？京官自然始終是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學過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認識，也當認得一半或者幾成，然而卻和他一樣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不認識便坦白地說不認識，或者京官也能原諒，但我始終是遊移，推諉，最後是並無把握地回答說「不是英文。」——「這孩子真是虛矯得有點程度啦！」京官的心裏不會在這樣的作想嗎？

「咱們回去罷，」銀幕上的消息片接着還演了幾張，但還沒有演完的時候，京官突然地這樣說：「今天演的片子，毫無味兒。」

我受着了無言的判決，跟着我們的法官回到了吹簫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實在是想哭。這一次的試驗比天津的「拓都與么匿」還要來得絕望，天津失敗了，有逃到北京來

的出路，這一次的失敗簡直是無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連從京官的寓裏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己沒有錢。

（我爲什麼要跑到北京來呢？不要那樣的高傲，降心相從地住在天津的學校裏豈不甚好嗎？弄到現在來毫無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終竟是有。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廳，見面的機會很少，祇有在晚間總免不得要見面，能够把這晚間避過便是絕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間來便藉口頭痛，受了煤氣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我一出去，目的地點便是中華門前後的宮庭。夜夜都是皎潔的晴空，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議地高深。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新月一宵圓過一宵。星點逐漸地疏滅了。廣漠的宮廷依然是太古以來人跡所不會到的太湖。佇立在那兒的我，假使沒有那透澈全身的冰感，沒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氣，是儘可以比成爲尼羅河畔的斯芬克司的。

四 世間最難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剛好把飯吃完，我又準備着要向中華門附近去作逃避行的時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氈高領的大斗篷突然回來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驚的，與其是我，寧是我的大哥。大哥離開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會考上了天津軍醫並逃到了北京來的這回事。他穿的依然還是和服，待他在寢室裏把行裝解了，我才詳細的把近況報告了他；他卻不以我的丟掉軍醫學校爲然，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長我十四歲，在我未有記憶時已經進了學，榜名叫開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號叫成五。但他這號卻經過了兩次的奧伏赫變。第一次是在科舉停止的一年。在最後一次的秋闈不第，大哥考上了當時在成都新成立的東文學堂，學滿一年便要由省費送往日本留學。當時的國是，是維新變法，富國強兵，於是大哥的號便由成五變而爲崇武。近年大約是因爲年齡的關係罷，不知幾時崇武又變成而爲橙塢了。他由東文畢業之後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學的並不是軍事而是法制經濟。盛清遜國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得了一個法科舉人，在司法部做過一向小小的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後在省城的官班法

政和紳班法政的兩個學堂裏擔任教授。革命以後做過幾個月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後來交通政局他便進了打箭爐，不久便以川邊經略使代表的名義駐劄北京，但他可說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遊歷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的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學畢業後進法政學堂，將來可以作爲他的幫手。但我違反了他的意旨，我說我厭惡學習法政，而且厭惡學習法政的人，在中學畢業後便進了成都的高等學堂。在當時維新變法的過渡期間，大家秉着『學優則仕』的古信條，學習法政，是成爲了風尚的。辛亥革命以後因宦海中起了新陳代謝的宏波，於是法政風更成爲了狂風，在民國元二年間，單以四川的成都一個省城而論，私立法政學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學乃至祖孫同學的佳話都時有所聞，在當時大有『法政不死，大亂不止』的神氣。

大哥是很寬宏大度的人，我比他雖然要小十四歲，但他從不會嚴厲地責備過我一次。我在前雖然遠抗了他的意旨拒絕學習法政，而且毫無忌憚地說厭惡學習法政的人，但他也毫沒介意。這次我由四川出來，中途把天津的軍醫學校拋棄了，在我的私心以爲大哥是一定贊成我的，他一定會和我們的居停主人同鄉京官一樣，即使不說出口來，也要暗暗地讚許我的志趣遠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滿不以爲然。

『學軍醫，既兼實用，又是官費，真是很難得的，你怎麼把它拋棄了呢？』

他的聲音並不嚴厲，態度也依然是和緩，但僅此已經是對於我的一個棒喝，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實在是太孟浪了，毫無把握地幹出了這樣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來。但大哥在說了那幾句之後，也沒有再說什麼。

第二天他看見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舖去，花了五十幾塊錢替我買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當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覺着溫暖的。當天他在外面訪問了好些舊友，晚上很遲的才回了寓所，看他的態度是很不得意。

當然是沒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後要進京面陳方略，他的開路先鋒的兩排衛隊在九十月間已和我們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頭，經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個公電給四川的同鄉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分發揮得十足。那電文是『昌衡此次晉京，欲學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鄉親友，一概免見。』這樣一個電，把同鄉中的大小京官弄得衆口嘩然，沒有一個不罵聲『昌衡這小子猖狂』的。同鄉京官中有施某和顧某在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人，而爲尹昌衡所殺的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又是袁世凱的『商山四皓』之一，於是乎土皇帝一晉京便被京皇帝軟禁了起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哥的處境不用說是很困難的。

寢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在北窗下安着一架楊妃椅，自大哥回來以後我的寢具便移在楊妃椅上去了。椅和炕之間相隔不過三尺，靠着東手的壁次有一個茶机，上面點着一盞洋油燈。

大哥坐在炕上很是沉悶，我坐在楊妃椅上也是消沉着，沒有話可說的。大哥在沉默了好一會之後，他突然對我說：

——「我今天替你把學校的情形打聽了一下，年假中各處都不招生。聽說祇有法政學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又是你所不願學的。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這些消息我本是早打聽得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覺得除學法政而外，自己究竟沒有什麼特長，早已經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卻礙着往年的言質不好說出口來。

大哥看着我沒有回話，他又接着說：

——「學法政也真是沒有着落，天下大亂實在是病在於學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學軍醫，怎樣呢？學校方面已經沒法挽回了嗎？」

——「假使早得兩個禮拜或者還有辦法，聽說已經掛了我的斥退牌。」我這樣說本是照着事實回答的，但好像把責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說出了下面的話：

「真的，我該早回來得幾個禮拜……照着目前的形勢看來，恐怕我們兄弟兩人在這兒的生活都很難維持。」

我真是想哭出來了。我一直憑着自己的稚氣在那兒衝動，全不會顧念到「生活」這個嚴重的問題上來；經大哥這樣一說穿，就好像從夢裏醒來了的一樣，真是慚怍得無地自容。停了一會我決絕地說：「大哥，我決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麼呢？」

——「我想改行經商，留在家裏代替父親管理家務。」

大哥沒有置可否，停了一會祇說了一句：「等到明年開春，看看情形再說罷。」

我沒有再說什麼了，祇是深自怨艾，把什麼夢想，什麼野心，什麼自負的念頭，都消滅了去；有生以來像那時的那樣的失望是從沒有經驗過的。

自從大哥回來之後，京官寓裏的客日漸加多了，尤其在禮拜日，每有唱雙台的時候，因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國會議員，因為自從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實行「苦推打」把國會解散了以後，那些國會議員沒事可做，似乎是把訪問這件事作爲了消磨時間的專業。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選出的議員來訪問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談了一番國政之後，問得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學堂，便難兄難弟地

稱讚起來，接着又說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華學校的中學部，將來是要留學美國的，真是他們一縣的「空前絕後」的人材。大哥隔着布簾聽見，憫笑了一下，低聲地說：「空前有之，絕後則未也。」但我卻是愈見地難過，覺得我這個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長爭氣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這個日期我是沒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張次瑜，來訪問他來了。適逢京官有客，我們便退在寢室裏談話。

次瑜也是國會議員，他是大哥的東文同學，後來同留學東京，同在成都任教職，革命後曾任四川軍政府的財政部次長。他在成都時就是認得我的，一看見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代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最後是說到沒有出路，不知道該怎樣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學呢？能夠的時候我可以幫忙送去啦。」

國會被解散以後，所有舊國會議員每人是照原薪支給三個月，發遣回籍的。張領到了這三個月薪金，便決心往日本去遊歷，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觀望一下中國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號便要動身，特別走來向大哥辭行。

——「我也想到這層，」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沒有收入的啦。」

——「日本留學不還有官費嗎？考上了官費不是就不要你供給了嗎？」

——「官費是誠然有的，但祇剩下四校，是東京的一高，高師，高工，和千葉的醫專，但都很難考的。而且高師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葉是六月，連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學費我現在的力量都供給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够了罷？」張說。「我從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帶去的，起初是一名官費由我們弟兄兩人合用，我們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醫專，便補上了官費，僅僅費了七個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們的腦力強，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够了罷？」

大哥聽了這一番話，好像深深地受了打動，他回頭來問我：「怎麼樣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領，能够費半年工夫考上官費學校，半年的學費我是可以維持的。怎麼樣呢？有把握沒有呢？」

大哥問着我，但我實在回答不出來。日本我是沒有去過的，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費學校，我自己實在不能保險。如果據我次兄的先例看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次兄由武備學堂畢業後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後因不喜軍事要改學科學，但住了兩年終竟沒有考上官費學校便回國來了。次兄費了兩年沒有成功的，要限我半年，我怎麼能够說得一句有把握的話呢？

——「怎麼樣呢？有把握嗎？」大哥接着問我，但他看見我遲疑着不能回答，最後是他放下了決心：「我看，你去罷，先去住半年來再看。半年之內能够考上官費自然好，如不能够，或許到那時我已經有了職

務了。我就決定你去，沒有遊移。」

就這樣我的大哥便決定了讓我到日本去留學，今晚說好，明晚就得動身。當時大哥手裏是沒有現錢的，他祇有幾隻由打箭爐帶出來的金條子。他當晚同張次瑜講好，要把一隻金條給我，讓我拿到日本去換成錢；因為日本的金價要比中國貴些。沿途的車費和到日本後的短期間的費用，希望由張暫時墊借，到日本把金條換成錢之後，由我償還。次瑜不用說是完全答應了的。我自己就好像突然由一十八層的地獄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頓時勃勃了起來。

次瑜的路線是決定由京奉鐵路經過朝鮮的，二十八號的晚上照着約定了的時間到北京東站上去聚會。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車站時，停不一會次瑜也到了。東站是很宏敞的，因為買票和種種手續還要費些時間，和我十分借別的京官的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廠裏處處巡走。

——「你真好，」他很羨慕地說，「你有那樣好的一個大哥，我自己的大哥總是時常苛刻我，沒把我當成兄弟看待。」

——「其實你的大哥也把你關心得很切，不過性情稍微嚴格得一些。」我這樣安慰他。

——「那裏，他是恨我監視着他，不能夠自由罷了。」（他依然是頗有偏見地作那種的揣測。）「你想去萬牲園，可惜我也沒有把你引去。那兒看門的兩位長人，恐怕你沒有看的機會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兩個人說着些無足輕重的話，在站廠上穿來穿去的走着，穿走了一會，正打算要回到月台去的時候，我的大哥和京官兩人帶着很着急的神氣，迎頭跑了來。

——「呵，你們跑到啥地方去來？車快開了，趕快！」大哥喘着氣說。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頭路的時候，又責罵起他的兄弟來：「你真是不識世務！險些兒誤了別人的大事。」

其實時間並沒有那樣的迫切，上了車後，隔了十分鐘光景又才開動了起來。

臨別時大哥沒有說什麼話，我也沒有說什麼，我儘從車窗口上伸出頭去，看見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隱沒了去，我在自己的心裏暗暗地發着誓：「我此去如於半年之內考不上官費學校，我要跳進東海裏去淹死，我沒有面目再和大哥相見。」

有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說過：『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我現在卻可以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無產者，要想進「王道樂土」，是難於一個鏽了的針要想穿進銅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幾年前初來日本時，竟偶爾取了陸上路線，得到了一個機會在火車上穿過了一次「王道」以前的「樂土」。

一 晚車離開了北京之後，在第二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關。那兒的形勢的確是很險要的，一邊臨海，一邊負山，高峻的城牆在萬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經略，熊廷弼，袁崇煥諸公何以一遇着索爾來攻便要退守此關的戰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當有過效用來的這個關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沒中用了，無邊的「樂土」正浩浩蕩蕩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關以後，在京奉鐵路沿線的印象卻什麼也沒有，大約是未成「樂土」以前的關外自周

秦以來早就受了漢化的，和關內並沒有什麼區分，因而便不能得到新的印象罷。祇是記得沿線的地面都覆着冰雪，沒有看見過一條河，當時頗很詫異，靠着同伴的張次瑜告訴我，說北地的河川都是凍結了的；他並指着一位趕驢車的人正橫過着一處窪下的地面的對我說：『那兒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從前讀過的地理書上連黃河在結了冰後都可以過車的話來，那種情景當然是不限於關外了。

但車一到了奉天之後便完全換了一個世界。

到奉天時是在晚間，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國客棧的接客先生們通通拒絕了，接了一張日本人的客棧招帖，乘着有軌馬車到南滿車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車站前的租界街道的宏闊——怕有北京正陽門大街的四倍——才盡量地睜開了我的驚異的眼睛。

次瑜對我說：『這些地方正足以見到日本人的雄心，東京的最寬的街道怕也不過這兒的五分之一吧。』

旅館是三層樓的洋房，我們被領到的是三樓上的兩間房間，是面就了日本式的草蓆的。晚餐是日本式的菜，第一次才吃到了日本人所喜吃的生魚片，覺得也還可口，連次瑜的一份都替他吃了。——生魚片這東西，中國留學生每不高興吃，其實是傳到日本的中國習慣，廣東潮州一帶喜吃『魚生』，就是浙江的西湖裏面也有一種菜叫『醋魚帶柄』，是以魚肉片生吃，以魚皮骨爲羹的一舉兩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後，次瑜叫館裏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們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淒淒的廣漠的街道上走了一會，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還是出於次瑜的請求，他一引便把我們引進了一家朝鮮屋子裏去。一進門去，看那屋子是呈着L字形，對面向和左側彎轉進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坑，坑下似乎是生着火，許多朝鮮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兒斜橫着。進門的左手角上是一間應接室，鄰接着和牆坑相對的是一帶的小房間，那些房間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當我們一進去，坑上的姑娘們同時發出一片嬌聲，大舉地向我們盪擻而來，我駭了一跳便祇姪朝門外退，不一會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來。背後祇聽得一片嚴厲的嬌噪聲，大約是那些姑娘們生了氣，在發罵。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鐵路的日本火車，一上車尤其使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車票本是買的二等聯絡票，由北京一直坐到東京。由北京出發時所坐的京漢線的二等車和京漢線的三等是毫無差別的，車廂既舊，又污穢，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車就像真的進了樂園一樣，座位是藍色的天鵝絨綳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異常潔淨，而一車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車坐錯了，坐上了頭等，上了車後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車上寫的字，依然是在腰間的一條藍帶上寫着白色的「二等」兩個字。

安奉鐵路最初本是日俄戰爭時日本人所修的軍用輕便鐵路，戰後日人取自由行動改修，於光緒三

十一年當時的清廷始迫不得已定了一項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由中國贖還的條約，照約當於民國十二年滿期。但這些條約不用說是已經老早拉進茅坑裏去了。當我經過那兒的時候，鐵路竣工後僅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設備都還是新色的，和舊了的京奉鐵路的一切比較起來，覺得中國是頹廢得不堪。鐵路沿線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給日本的，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已經早不是中國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發後整整費了一天工夫到了安東，在那兒因為是『國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經過稅關檢驗的。在安東換了車，車上大都是回國去過年的日本人，帶着家眷的很不少。車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兩個橫列相對者不同，是一側橫列相對，另一側僅有一條座位沿列在窗下的。我們把橫列相對的座位佔領了兩個起來，有一位三十來往的日本人帶領着一位怕不上二十歲的很年青的夫人，在我們逼近處的對側的縱列上取下了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話在和同車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頗憤恨地附耳對我說：

——「這傢伙可惡，他在罵我們，說有討厭的支那人同車，請別的日本人照應他的老婆。」

原來那日本男子是來送行的，回國的祇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聽見次瑜的翻譯卻沒有憤恨到他所憤恨着的那樣的程度：因為我那天整天都沒有吃飯，肚子

真是餓得沒法的。

次瑜本是做過大官來的人，在火車上的餐事總是要上食堂車的，上食堂車時是一個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線時，因為我身上還帶有幾個中國錢，我可以胡亂地在車站上買點雜食來吃，但一轉乘安奉路，車站上賣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錢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上去食堂車的，吃了之後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記了我懂日本話而且也沒有日本錢。我看他沒有把日本錢給我的動作，又有些膽怯不敢一個人去上食堂，因此在當用食事時我祇推說不餓。其實餓了一天，委實是有點難於忍耐的，那裏還有爲些小的事情而憤恨的悶氣呢？

男子把夫人寄託了之後，等車快開時各自下車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實是有點委首，睫毛很深，眼仁很黑，臉是瓜子形，祇嫌塗的粉太厚了一點；穿着得和同車的家庭婦人們也大有不同，大約是當時的日本的摩登姑娘罷。車一開後，她的存在便成爲了全車的日本人的目標。男的以一種難於形容的眼光看她，時時彼此耳語，女的眼光大抵是出於羨慕；因爲她所用的東西，樣樣都覺得是分外精緻的。他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男子是坐在我們的鄰席，滿嘴的絡頰鬚，人很壯，有點像老熊的風味；以他對於她的態度，尤其令人刺眼。因爲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過頭來看她時便無從掩飾。他的掉領是很頻繁的，又愛借故去溫存她，或者送些報紙去，或者送些蘋果去，但那瓜子臉卻不大理會，頗有點鄙屑他的神氣。

瓜子臉的座位是在我的左側，和我最相近，我每一側目不免便要和她打個照面。起初她的眼光還有點迴避的神氣，我一掉頭過去時，她要把視線埋下去，讓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簾。但三兩次之後，她那一對紫苑花不再掩閉了。她每愛把手篋打開，取出鏡面來照，又愛拍拍粉撲，一切的舉動有點像在向我矜示。

夜境漸漸地深下去，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橫了起來，有些帶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篋之類的行李來砌在兩個對向着的座位之間，便敷成爲一個臨時的寢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臉取出了一個氣枕來，吹脹後也在座位上打橫起來了，她的臉卻是朝着我的一邊，在臉上蒙了一張大的白絹手巾，不時地揭開來把我打量一下。

朦朦朧朧地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天已經發亮了，火車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鮮的舊京漢城。令人驚異的是漢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來朝鮮的舊制要有官職的人才能蓋瓦屋，不然便儘管富裕都祇得用茅屋，這不用說是後來才得到了的智識。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了，食堂車的僕歐拿着菜單來散，車裏的日本人便都絡續走進食堂車去了。瓜子臉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臉同去，但她沒有同他們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進食堂車的，於是一個車廂裏面便僅僅剩着我和瓜子臉兩人。我看她幾次很有想要

向我說話的神氣，但看我不肯先發（她當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話的），便也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會之後，又才向食堂車走去，走到快出車門時特別回顧了一下，意思大約是邀我也去罷，她當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個日本錢也沒有。次瑜吃了轉來，他叫我去，但他依然沒有把錢給我的意思，我也就依然推着說『不餓。』他說：『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飯都不餓。』我的天，我何嘗怪起來呢！日本人吃了飯的都轉來了，瓜子臉轉來的特別遲，轉來時給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說：『你真怪。』

車子是逆着汽管的，因為天晴，便感覺着有充分的暖意，我在將近中午時分，便索性把狐皮袍子脫了，儘穿着一件湖色的單綢衫，兩朵紫苑花向我開得愈見鮮明了。但那有意識的花是全車中人的目標，花的意識是容易被入蹤跡的，惹得把視線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來，全車中織就了不整的六邊形的視線的絲網。她自己似乎也覺察到了，索性在座位上打橫了下去，但和晚間所睡的位置掉換了，頭睡在腳的舊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樣便和我隔離了起來。但奇異的是取了一面鏡子來憑在面前的天鵝絨上。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對着鏡子賞識自己的可愛的面龐，還是取着那樣的體勢，好毫無顧忌地偷看着應該映在鏡中的我呢？我那時候讀過蘭牟的沙氏樂府（T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想起了羅美沃與朱麗葉的故事來，所謂一見而生的戀愛，真真是有的嗎？但是，可惜，我這個羅美沃，肚子卻正餓得發慌。

大約她也覺悟到我不懂日本話的（因為凡是茶房來辦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話，）又到了吃中

飯的時候了，早飯時的一幕又重演了出來，大家都進食堂車去了，車中又祇剩下她和我。她整飭了一下妝飾，也要進食堂去了，卻從枕畔取了一個蘋果來，含着微笑地遞給我。那蘋果，我知道她在早餐時，由食堂裏取來的。我沒有辦法，祇好接着，用英文說了一聲：“thank you”（多謝你。）她笑着，放快脚步地走了，這次卻沒有回過頭來。

蘋果，紅得放着光輝，香得激湧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沒有人，便把這自亞當以來所被人愛好着的愛的贈品送到最前線上去，和我身內的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饑餓作戰。啊，奇怪！蘋果是那樣的清甜而脆爽！本來我們四川也是有蘋果的，但祇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時就和嚼木屑一樣，毫無風味。有一種可吃的，而且是孩子時所愛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紅』，但那比普通的蘋果要小七八成。蘋果而有花紅之味的，我自生以來才嘗到第一次。真是名實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飯轉來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說不餓。但我把蘋果的一件事報告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說：

——『你們在那兒眉來眼去，我早就曉得的。但你替我們報了仇，昨晚她的丈夫臨別時說我們的壞話，今天她老婆卻把你當着潘安。』

——『我並沒有潘安那樣的美貌。』

——「其實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樣我們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我開起玩笑來，但我的心裏卻隱隱地在恨他：你既有這樣的俏皮之材，爲甚揣想不出我肚皮
的饑餓，不肯先把幾個錢給我呢？

在午後又有些日本客上車，把車位佔滿了之後，茶房來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來給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門次堆滿着許多行李的坐位上的一隅。原來日本的頭二等車，每個車廂都有茶房的，有經驗的乘客，一上車便要把三五塊錢的外水給他們，他們便招呼得很周到，你的行李便用不着過磅，一直運進車裏。我不用說是沒有經驗的，而且又是中國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們的欺負。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臉。因爲我被移徙後的座位和洗面室相近，她一個下午便向洗臉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實在是餓得沒法，我很想到晚餐時破一個臉，向次瑜要錢，但誰知等到天黑卻沒人去用晚餐，後來才知道到了釜山後在聯絡船上是有餐事的準備的，凡是船上的餐事照例是不另取錢，故爾車上沒有設備。

到了釜山，天已經黑了。瓜子臉先下了車，在擦身過時她那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兒的無言的寒暄，是說：「我們在船上再見。」然而，惆悵她那裏知道我們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時的呢？釜山的中國領事柯榮階是我們四川人，而且是大哥和次瑜的東文同學，我們是要落在他那兒過年的那

晚剛好是新歷的除夕。

蘋果的滋味雖然還是很鮮，但『樂園』不用說是已經失掉了的。



蘇聯文學史

季莫菲葉夫·水夫著



蘇聯的每一勝利都是世界性的勝利，都是符合全體進步人類的福祉的。蘇聯文學的每一勝利也都是世界性的勝利，也都是符合全體進步人類的福祉的。

蘇聯文學作品的被紹介進我國，少說也有二十年的歷史。但直到現在還不曾出現過一本總的、全面的、有系統的論述。本書為蘇聯僅有的這方面的著作，文字深入淺出，內容從十九世紀起，直到十月革命、內戰時期、恢復時期、重建時期、衛國戰爭前一時期、衛國戰爭時期、戰後時期等。對於未來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文藝派別和最近一次文藝界的澄清運動，都從社會的階級的基礎上給予精確的分析，對於大匠的作品均有具體詳盡的批評。最後一章紹介蘇聯各兄弟民族的文學，材料新穎。在蘇聯這本書被用作中學十年級學生及大學學生的文學參考書，已增補再版了好幾次。全書四十萬言，附精印作家肖像三十幅及作家人名索引表，尤為生色不少。

本書內容

- (1) 九十年代！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新時期
- (2) 文學的新任務
- (3) 高爾基創作道路的開始
- (4) 第一次俄國革命時代的高爾基
- (5) 兩次革命中間那一時期的高爾基
- (6) 十月革命後的高爾基的創作
- (7) 接近高爾基的現實主義作家
- (8) 詩歌中的現實主義
- (9) 批判現實主義
- (10) 象徵主義
- (11) 華列里·勃柳索夫
- (12) 亞力山大·勃洛克
- (13) 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
- (14) 蘇維埃文學的主要發展時期
- (15) 符拉其米爾·符拉其米洛維奇·馬雅可夫斯基
- (16) 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的創作
- (17) 十月革命後的馬雅可夫斯基
- (18) А·托爾斯泰
- (19) 蕭洛霍夫
- (20) 法捷耶夫
- (21) 蘇聯各民族的文學



海燕書店刊行

海
燕



新
書

抱 箭 集

——沫若小說·散文合集之二——

\$ 15.60

費 娜 小 組

——巴人著·四幕悲劇——

\$ 5.50

賭 棍

——戈果里著·什之譯——

\$ 2.50

古 物 陳 列 室

——巴爾札克著·高名凱譯——

\$ 6.00

米 露 埃·雨 兒 膏

——巴爾札克著·高名凱譯——

\$ 11.00

“遺 失 街”風 箏

——中 篇 小 說——

俄·俄羅斯斯基著·水夫譯

董 秋 斯 譯

傳

傑

克

倫

敦

馬背上的水手

愛爾文·斯通作

用。在傑克·倫敦以前，美國沒有自己的文學。傑克·倫敦不僅教化了美國，也用他的作品在不朽的文學界為美國爭得一席崇高的地位。這樣一個偉大人物，論出身卻是舊社會所不齒的私生子，上流人所憎惡的海盜和乞丐。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屈的意志和無盡的血汗積成的。傑克·倫敦的書可以不讀，他的人卻不可以不知道。此時此地，在艱難困苦中掙扎的青年人，都可以從他的生平吸取無限的希望和勇氣。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把這個譯本獻給中國讀書界。

法國大文豪法朗士說，傑克·倫敦是美國的馬克思。這句話是否誇張呢？斯通這部書作了很扼要很正確的解答。五十年前，保守的拜金主義的美國，不但怕聽社會主義，連進化論都成了禁忌。傑克·倫敦的著作盡了最先的最大的啓蒙作用。

蘇聯文學史

全書四十萬言
分上下二冊

季莫菲葉夫著·水夫譯

本書內容包括自高爾基止於這次衛國戰爭後時期的文學對於蘇聯各個民族的文學亦有詳情的記載尤爲可貴。 \$ 16.00



蘇聯的土地與人民

譯原 陳 · 若夫 洛海米

本書是以通俗生動的文筆寫成的一本蘇聯新地理，以紙上旅行爲經，以全蘇十六個共和國爲緯，敘述描寫，都極巧妙而得體原名「在祖國的土地上」(On the Land of the Motherland) 得奧林匹亞獎。作者N. 米海洛夫是蘇聯一個旅行雜誌的主編，很出色的史地通俗作家，西察諾夫說它「並非用舊的觀點，而是用動聽的主觀的，很上」。此外這本書「還是一部最好意義上的政論性的作品，又寫得美麗帶才氣」。

一 莫斯科及其附近

克里姆林——首都——莫斯科的街道——莫斯科的友誼——(2)新的地理——(3)動力站——(4)金屬地帶——(5)農村——中心

二 沿着伏爾加河到高加索

母親伏爾加——從莫斯科到伏爾加——高爾基城——汽船——俄羅斯河上的民族自治區——薩瓦拉的牛軋——伏爾加草原——斯大林格勒——在阿拉特山脚——石油城——走道山區——十五億立方呎的水——阿美尼亞的首都——斯大林的生長地——柯爾齊治亞的羊心——溫暖的黑海——柯爾齊治亞的金羊毛

三 跨過西南的草原

戰爭的幾條道路——俄羅斯草原地帶——進入烏克蘭——全國的煤斗——烏克蘭草原——俄羅斯城市的母親——德尼泊河——從喀爾巴阡山到德尼斯脫——庫爾途維亞——又是黑海

四 西北的幾個海

莫斯科的衛兵——明斯克——白俄羅斯人的國土——洛濟尼亞河——里加——芬蘭灣——列寧格勒——奈瓦河畔——工業的列寧

格勒——俄羅斯的凡爾賽——生路——湖沼與森林的領土——跨過北極圈——不凍的北極圈——由空中到北極

五 跨過北部林地到烏拉爾

北方的大門——木材的城市——渡過北極去的新路——墜石帶——後衛——烏拉爾的首都——南烏拉爾——磁山——烏拉爾的

六 綠洲·沙漠·中央和亞細亞的城市

亞洲的門檻——白楊的城市——水與生命的屋頂——塔麥爾——百米爾的新首都——在天山山脈野性的河流的渡過沙大的心臟——在阿拉特山脈野性的河流的渡過沙大的心臟——在阿拉特山脈野性的河流的渡過沙大的心臟

七 橫跨西伯利亞到遠太平洋

巨大的復員——過去的歷史——西伯利亞的工業——通過冰封的通路——世界最遠的阿穆爾河上的城市——太平洋的岸邊——火溶着阿穆爾河上的城市——在庫頁島上——白點——世界的邊緣

附錄 一九五〇年



書發究石開會務化文爲京中

行刊店書海

海燕書店刊行



內容要目

俄羅作家
 高爾基
 A·托爾斯泰
 瑪珂維茨基
 謝爾蓋
 奧爾斯
 卡倫斯基
 愛倫堡
 卡爾
 伊薩
 伊
 各民族作家
 江蘇
 史泰里
 史庫
 卡
 柯納
 柯
 瓦
 安
 安
 安

蘇聯作家論

戈實權編著

這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研究蘇聯文學的心得，也是作者先後所寫的論蘇聯作家的文字的彙輯。全書共分兩大部：第一部分是論俄羅斯作家的，第二部分是論蘇聯各民族作家的，其中除對每個作家的生平有詳盡之介紹外，並對其作品及創造有精闢之分析，而作者所論及的各位作家，這都是蘇聯文學中的代表人物，因此從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出蘇聯文學的動向與面影。全書共二十萬餘言，並附作家圖片十餘幅。

蘇聯文學研究會秘書長戈實權

演員自我修養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著 什譯

「莫斯科藝術劇院」非但在蘇聯，並且在全世界戲劇界創造了一個新的流派，——至真至善至美戲劇藝術，作為這劇院靈魂的是這劇院的創辦人史達尼斯拉夫斯基所建立的演劇體系——「史達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在這以前，演劇藝術只是各顯所長的愛美藝術，只是未經精煉的手藝，只是刻板的模仿，在這以後，演劇藝術才作為一種科學而被多方面地加以研究，才成為一套完整的藝術體系。這體系——「史達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是由內心的體驗而至外表的表演，由身體的訓練，而至心靈的發掘，它使演員的演技有路可循地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史氏曾應美國戲劇界之請，把這體系作有系統的演講，後來又根據演講稿，用英文出了一本書，這便是中國也有了譯本的「演員自我修養」。史氏晚年計劃著作好幾部大書，來講解這一體系，其中最主要的一部便是「演員自我修養」，史氏把他原來的演講稿，加以極大的增補和刪改，使之成為適當的教本，約較英文本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由蘇聯國立藝文出版局用俄文印行，這裏所譯的便是根據這一增訂的俄文本。



蘇聯史

潘梁克多娃教授主編
梁香譯

本書內容

遠古時代的蘇聯	第一編	卷上
亞細亞的封建分裂	第二編	卷上
家國民族各成連和大攔的羅斯俄	第三編	
族民諸聯蘇的紀世七十	第四編	卷中
國帝族貴主地斯羅俄的時紀世八十	第五編	
生產的義主本質和解決的度制奴農	第六編	卷中
展發的俄沙在義主本質	第七編	
命革主民級階產資次一第	第八編	卷下
命革主民級階產資次二第	第九編	
命革義主會社月十大偉	第十編	卷下
戰內涉干事軍	第十一編	
作工平和的家國與復向轉	第十二編	
家國義主會社聯蘇	第十三編	

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的歷史該怎樣寫，早已成爲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蘇聯的歷史家們用唯物史觀的觀點，把蘇聯過去的歷史，辯證地加以整理和重估價，寫成了正確詳盡的蘇聯通史。潘克拉克多娃教授爲蘇聯著名的史學家，在她主編之下的這部「蘇聯史」，不僅寫過去俄國的歷史，並且同等地敘述現在蘇聯境內各大民族的過去歷史，上自遠古時代原始公社制度起，一直敘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戰後新五年計劃開始爲止。本書編制，清楚明瞭，詳盡周到，已被蘇聯採爲教材，迄今再版七次，實爲研究歷史者必讀的典範巨著。全書多八十餘萬言，共分上下三卷，即將分別出版。



中國文化協會研究叢書

海峽書局發行

少年時代

• 版權所有 •

刊行者：

著者 郭沫若

發行人 俞鴻模

刊行日期 三十七年九月

基本定價 國幣十八元

上海燕書店
(18) 汲隱路八十號

總 (19 全 (A 1-1) • 2 (2001-3000)

暑

